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履

園

叢

話  
錢

詠著

(上)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履

園

叢

話

錢

詠著

(下)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錢

詠著

履  
園  
叢  
話  
(上)

##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爲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爲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論，警頹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卽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序既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賁於邱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淺淺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卽以爲遺愁素笑可也」。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  
文孫原湘序。

## 履園叢話序目

昔人以筆筭爲文章之唾餘，余謂小說家亦文章之唾餘也。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探草野之新聞，卽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耳。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少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爲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雖遣愁索笑之筆，而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曩嘗與友人徐厚卿明經同輯熙朝新語十六卷，已行於世。茲復得二十四卷，分爲三集，以續其後云。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梅花溪居士錢泳自記，時年政八十。

錢  
詠著

履  
園  
叢  
話  
(下)

#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 總目

叢話一	舊聞	一
叢話二	閱古	二九
叢話三	考索	六一
叢話四	水學救荒附	八七
叢話五	景賢	一八
叢話六	耆舊	四四
叢話七	臆論	七五
叢話八	譚詩	一〇四
叢話九	碑帖	一三一
叢話十	收藏	一六一
叢話十一	書畫	一八四



叢話十二	藝能	三二〇
叢話十三	科第	三三五
叢話十四	祥異	三五六
叢話十五	鬼神	三九三
叢話十六	精怪	四二〇
叢話十七	報應	四四三
叢話十八	古蹟	四六七
叢話十九	陵墓	四九二
叢話二十	園林	五一九
叢話二十一	笑柄 惡俗附	五四七
叢話二十二	夢幻	五七九
叢話二十三	雜記上	六〇一
叢話二十四	雜記下	六三三

# 叢話一

## 舊聞

###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叛于粵東，孫延齡叛于粵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得之，送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卽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謀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道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贖，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

郎中加光祿寺卿。

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尚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攀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濟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潔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無咎者謹藏于家，珍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繩武，文叔生石埭教諭慶孫，教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嶧山先生。其時易亭尚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既設帳于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冠而進，見易亭服新衣，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啓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爲忠

文弟子也。後外祖請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諭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模，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爲山中巨富，攫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遇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弦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爲尤甚。康侯以爲畿輔重地也，不可饑饉，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爲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

不數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劫。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圖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鄖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爲鹽菜費，戰亂兵而安帖之。

本朝蘆政既行，計畝起科，濱山成擾，將爲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聞克東

被焚，暴露骸骨數十萬，募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通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塗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整道路以坦之。有郡邑費宮傾頹朽壞，墜茨而丹雘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厚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欽賜舉人世臣，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村民，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百，出沒於鵝湖、菱菱、華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兵斂跡，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瑛、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此，與康侯爲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略，乃相議曰：「民之衝賊也深矣，擄其貲，淫其婦，火其廬，恨無人爲之率先耳。祖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爲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興衆，卽爲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

於是荆生入城見邑侯瞿公，名四連，河內人。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荆生曰：「然則起一城之衆，父盡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

勇者從旁相助，必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掠資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撓，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費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卽給旗委札，出庫兵，恣荆生所取。

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爲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爲助，日給錢米，爲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爲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二十五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聖主賢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踰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刀出勸衆，衆唯唯。二十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爲萬

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墳，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菱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

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翦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啓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人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掌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官曰：「我輩得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寧死賊，毋媚役也。」縣官出爲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港，舟不得行，而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

是時蘇州鎮總兵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甚，銜恨刺骨，惛惛然思一隙以中席也。人楊營者誣荆生窩盜，人曹營者誣華甫、宗玉叛謀，人徐營者誣席氏一門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僧友徐敬實挺身見



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其冤，卒弗解。

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愬，窮詰連引，親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爲傾身護持，賄通折獄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熱，令勦賊功，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既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懼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熱之羊尖地，土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寰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烟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爲甚難，亂之則甚易。況挺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茲土，慮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內則湖蕩，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劫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于賄脫真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爲盜，三府之民不謀同

起，械船飛漿，徧布洪濤，建幟立國，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羅父母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爲請鎮兵，庫竭而糧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鄙儒，略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勦賊是務，捐資竭產，卧甲枕戈，凡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作，輸賦稅，是非爲身謀，而爲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窩盜，又誣造僞札，置僞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而滅族有餘矣。瀝肝碎首，無以鳴冤，誓日指天，莫能伸曲。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鞠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稿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既切，淚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

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卽彙集文書發本縣，一讞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苑山、陸四已爲鄉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於當事者，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即遷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

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即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既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

留村在無錫既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橋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婿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尚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婿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婿馮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于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人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尚有傳其事者。

##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礮于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字明獲之，利其鐵，夜

靜時，袖椎拊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牀覆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圍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隴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償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官屬爲之一空。

###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隨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 康熙六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游墅關，先于二十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爲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馬進閩門，士庶夾道，至閩塞不得前。上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璠光寺。

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蔀屋，極目無際，上爲瞻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連葑門，駐蹕織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浙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上人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上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江回蘇，合郡士庶進萬民宴，上頷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飯喫。」士民復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駕，俱有黃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自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屬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聖詩若干帙，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萬年之觴。又于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聖道場，百姓歡呼塗路。十九日，召蘇州在叔元、繆日藻、顧沂、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賜賞各有差。又賜彭孫通、升御書扁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

爲商邱宋華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鵬翔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駕由浙江回蘇。

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鱖魚銀魚兩筐，乃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到岸，而隨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上升輿，笑曰：「到也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豔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沒有來。」其時翠峰寺僧超撥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土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上分付衆百姓：「你們不要踏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墾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塌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濱，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卽由蘇起鑾北發。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華尚在任，一切行宮採



事俱照舊例。筆扈從時，見上勤于筆墨，每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筆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陵，乞御筆兩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筆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爲不朽盛事。」上卽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衛取人，重書賜之，上勤于筆墨如此。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爲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秦來等五十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官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溫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 門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即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門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屈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強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借送者。」其播弄人如此。

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于雅園顧吏部予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婿王永康來議飲，席散遊園，置碎燈于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人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盞，

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東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于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為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爲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涇，宿關帝廟，題二絕句云：「昔爲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漢清。」此人亦奇士也。

## 騏驎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驎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驎之良，尚爲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爲盜賊。」欲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爲逆臣吳三桂將領參謀。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將軍趙良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子，竟以壽終。

##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人，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

事爲微，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媪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緝凶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卽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啣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順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獲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尚書，一閣學，直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

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尚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闖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 陸清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即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弟兄不睦，倫常大變，予爲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惠，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爲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

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 御舟卽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孟頫，館于巡撫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構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舉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楨寫壁案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註冊復還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官翰。

###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翔薦，出知江寧府。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鳩，建亭

其上，月朔宜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爲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人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蹟烏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衝短簿祠。」兩後萬松全還匠，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閑，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噶禮以爲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人人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旋陞江寧布政使。

###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關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卽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祖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欵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



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

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帛繫未絕時，即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年邸抄。

### 水鑑

雍正初年，田公文鏡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晏會，隨到隨見，見後即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見遊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爲人上者，毋爲民鑑，當以水鑑也。

## 爲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軾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人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擔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搏菹，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蹟矣。」公雖受知于文端，而爲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爲，所謂「敏則有功」也。

## 獨力捐辦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桂取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蔣恭棗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曰梅、弟刑部員外蔣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焄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參劾廷桂一摺，奉旨嚴行申飭。

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捐。惟蔣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朝廷于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

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以利地方。果能善家爲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辦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楫字濟川，諸蔭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疏財。官刑部十年，明慎練達，囹圄有頌聲焉。

###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爲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爲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于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 安頓窮人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人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爲蘇藩，禁開戲館，怨聲載道。金閭商賈雲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鶴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爲遊棍，爲乞丐，爲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

車農部遊虎邱治坊浜詩云：「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爲幸，每畝祇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

### 銀價

顧亭林日知錄記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則當銀七兩五錢。萬曆中，猶止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矣。國朝康熙初年，亦不過十餘換。乾隆中年，則貴至二十餘換。近來則總在十八九、二十換之間。至於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

## 叢話二

### 閱古

#### 周留鼎

鎮洋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此鼎，高漢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兩耳，三足，中有銘文二十四行，共計四百又三字。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留赤環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充伯也。第二節則小子數訟于井叔，以金百爰贖五夫，留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匡衆寇留禾十秭，留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案說文曰部：𠄎，出氣詞也，象氣出形。籀文從口，今無此字，皆作忽。余謂象人言時口中出氣易于散也。春秋傳曰：「其亡也忽焉。」楚詞：「忽而來兮。」洛神賦：「飄忽若神。」漢樊敏碑：「奄留藏形。」皆言易散之義。古人命名，自有意見，不必定取吉祥語。如論語之仲忽，春秋之鄭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經訓堂之東樓。余嘗請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廟，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 周邢叔鐘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前後面俱十二乳，滿身青綠，間有硃砂斑，真寶物也。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母曰：『諱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得屯乍魯永終于吉。』」母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鐘。此器曾開貢單奏進，以斤兩太重，難于擡運，人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據以進宮，遂發還。先生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

### 周太簇鐘

金陵司馬舍人直有周鐘一具，高一尺五寸，銘文中有營字不可識，遂將搨本質之歙縣程瑤田先生，以周尺度之，曰：「此太簇鐘也。」瑤田深于小學，當必有據。

### 周散邑銅盤

散邑盤，舊藏揚州徐氏，今歸洪氏，華秋嶽嘗繪圖。其形如盤，盤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蝕其半，共計三百五十七字。山陽吳山夫、紹興俞楚江、嘉定錢辛楣、儀徵江秋史、曲阜孔光

生、蘇州江鄭堂皆有釋文。阮雲臺先生爲浙江巡撫時，收入積古齋鐘鼎款識，書命工仿造一箇，可以亂真。

案商、周之器，西漢時已有出土者，得之以爲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張敞、鄭衆，皆能辨識，其來尚矣。魏、晉、六朝、隋、唐之間，無有明其學而爲考訂者。自宋劉原父刻先秦古器記，遂有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踵其後，而趙明誠、董彥遠、黃伯思、薛尚功、王子升、翟耆年亦有著錄。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將諸集錄證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鑑，尤備千古未有之奇。近時阮雲臺官保又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洋洋大觀，愈精愈博，不特可補經傳之所未備，且可益許氏之所未及者，豈僅足資考訂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見商、周之物，如鼎、鐘、彝、卣、壺、爵、盤、觚、罍、敦、匜、鬲，以及戈、劍、弩機之屬甚多，以有款識者爲上品，無款識者次之，亦如看書畫，作雲烟過眼可也。

### 秦權

余於嘉慶甲子在邗上見一秦權，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共一百字，雖青綠遍體，並不剝蝕一字。心竊疑之，自後又見兩枚，與甲子所見者無異，乃知皆仿造也。

### 漢量

漢銅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兩。其文云：「律石衡蘭奉，蝕二字。容六斗，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藏桐鄉汪硯畦家，今不知所歸。又見長白斌少僕家亦有銅量一具，容米四斗許，亦是漢物。說文穀字許委切。注云：「米一斛舂爲八斗。」又云：「米一斛舂爲九斗。」據此則量有大小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爲一斛也。

### 漢陶陵鼎

是鼎爲揚州阮雲臺官保所藏，蓋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兩。」又云：「重十斤。」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秤之，重四斤十三兩三錢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今官斗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權量之不同也。宋陳無擇云：「二十四銖爲兩，每兩古文五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爲兩，今之三兩當漢、唐十兩。故今之升斗、尺寸、斤兩，皆後大於前也。官保云：「器與銘辭不相應者，恐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

互錯耳。鼎今藏焦山方丈。嘉慶十九年冬，余從高郵回吳，適遇王南陔中丞，同遊焦山，撫摩一過。

### 漢銅洗

漢銅洗，余所見者不下十數具，卽古盤匱之屬也。有陽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貴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孫大富貴洗，大約皆本朝出土者居多。

### 建昭雁足鐙

青浦王蘭泉司寇家有雁足鐙，其鐙槩似雁一足立起，上燃以鐙，燭油並用，製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重三斤八兩云云五十九字。阮雲臺官保考爲大將軍王鳳之物。鳳于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陽朔元年成帝所賜也。嘉慶廿五年春，余嘗仿造四具，贈斌笠耕觀察，觀察自爲製銘，每當夜宴，四鐙爛然，頗令人發懷古之幽情也。

### 漢長安銅尺

銅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銅質堅貞，青綠可愛。上有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第

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計十有八字，篆法精密，的是漢人，與曲阜孔氏所藏應儼銅尺相等。惟此尺作陽文。疊起較之，應儼尺短六分。按應儼尺造於後漢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漢成帝元延二年不過九十二年，已長短之不同如此。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爲領縣第一。今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當是在長安鑄者二十枚，此爲第二十，未必鑄三十枚以頒郡縣也。

晉書律歷志載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爲尺者。今應儼尺既流傳人間，或又疑此尺爲劉歆所造。然案宋秦煇鐘鼎款識搨本中有晉尺，上有文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十九字。今將此尺與晉尺較之，又短八分，則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於工部營造尺，猶之宋三司布帛尺大於晉尺，晉尺大於漢建初尺，建初尺大於元延尺，元延尺大於周尺是也。時代既殊，尺有贏羨，難以定論云。

### 古泉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津書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

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泉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考，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道俱有泉譜，

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幣考，翁氏宜泉有古錢攷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

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卽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圖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泉小泉直一、公泉一十、幼泉二十、壯泉四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大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有開元通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咸通元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爲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兗、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廣、荆、桂、藍之字，猶如本朝順治通寶幕文有同、福、臨、東、江、宣、原、西、薊、昌、南、河、荆、雲、浙、陽、鞏、陝、

延、襄是也。卽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

嘉慶三年，海州嵇家溝鄉民濬池得巨甕二，發之，中實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皆滿，土花剝蝕，蒼翠可愛。

嘉慶戊寅春，紹興西郭門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甕砌成，狀如埕道，其中空洞無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古，中貯五銖錢數萬枚，並無青綠。郡人陳圭堂親見之，攜以示余。余謂漢、蜀、兩晉時無甕器，唐、宋無五銖錢，皆事之不可解者。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宮，深不逾丈，下見牆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歲，荊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歷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重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元寶」、「靖康元寶」、「建炎通寶」。

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熙重寶」、「淳祐元寶」、「皇宋元寶」、「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元寶」、「德祐元寶」，皆有宋一代之錢。余爲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朗齋、方子雲、孫香泉輩見之，半被分去。

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用，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

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據軍樓後，爲加築河工隄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枚，並古鏡刀劍之屬，又有銅盤磁碗甚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同元等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四，春十六。「紹熙」，春元，春三，春四，春五，同二，同五。「慶元」，春二，漢四，漢三，同六。「嘉泰」，春元，同三。「開禧」，春元，春二，漢二，漢三。「嘉定」，春四，春十一，春十三，漢元，漢二，漢十三，漢十四。「紹定」，春三，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計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

按宋史食貨志，兩宋錢幣，本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錫

錢最後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鐵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人境者，不知其幾，于是沿邊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以舒、蕪、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蕪州有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冶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大小鐵錢，通行于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日」、「春」、「日」、「漢」者，卽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 錢范

翁宜泉太守有錢母說，卽朱竹垞所謂泉范，以銅爲之，所以鼓鑄也。今官局鼓鑄，皆用翻砂，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三三三，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錢范亦不等，有五銖泉一板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兩枚者。范必兩塊合成，中有二小筍，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動也。惟古來博古家總未及此。余所見有四五種，近亦漸少矣。

### 秦漢銅印

集奏、漢印者，莫備于顧從義之集古印譜，雖宋宣和印譜、趙子昂印史、王傑嘯堂集古錄，皆所不及也。余少時最嗜漢印，所見官印私印不下千萬枚，皆能鑒別。尤留心於官印，以爲漢人繆篆紛紜，參雜隸法，不足以引證說文。而職官之因革廢置，古今不同，實可以表裏史傳也。嘗欲專摹秦、漢、魏、晉、六朝職官及蠻夷諸印爲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 秦漢瓦當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當兩仰瓦之際，爲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筒瓦是也。云當者，以瓦文中有蘭池官當、宗正官當、宜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秦、漢時本名。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卮無當。」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棖璧當。」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當。」注家謂當卽底也，故謂之瓦當。

按瓦當之文，歐、趙、洪氏俱不載，蓋當時人猶未之見。逮元祐六年，寶雞縣民權氏潘池，得古瓦，文曰「羽陽千歲」，其事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又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有「益延壽」三字瓦。自是而後，聞無闕焉。國朝康熙間，侯官林佶人得有長生未央瓦。一時名士俱有詩，見于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楓者，以其子官關中，又得瓦當之有文者二十餘



種，因作秦漢瓦圖記。至四十八九年間，鎮洋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嘗著關中金石記，採瓦當文字十餘種入記中。幕府諸客，如張舍人墳、宋孝廉葆醇、趙文學魏、錢別駕站、俞太學鑒修所獲瓦當最多。後青浦王蘭泉先生爲陝西廉訪，亦獲廿餘種。而海內通博之士依兩公以遊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時陽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補長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見諸君所得有異文奇字者，皆爲雙鉤，用舊軃摹仿，較之原本毫髮無遺，故特備于諸君。而歙縣程彝齋敦爲作秦漢瓦當文字一卷。逮畢、王二公相繼遷擢，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蓋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齋、申大令兩家所搨本錄之，較畢公之關中金石記、王公之金石萃編爲尤備焉。

〔十二字瓦〕 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此宋芝山、趙晉齋得于長安市中者，諸君斷爲秦瓦。

〔蘭池宮當〕 此瓦晉齋得之咸陽。攷漢書地理志，涇城有蘭池宮。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夜出，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殿，卽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據此則始皇因池以爲宮，又卽以名宮也。

〔衛〕 此瓦晉齋、獻之皆有之，俱得自漢城。長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也。」彝齋謂漢百官表有衛尉，掌官門衛屯兵。當爲衛尉寺并宮內周垣下區

廬瓦也。

〔長樂未央〕

張、宋、趙、錢諸君俱有之，皆得自漢城。漢書高帝紀：五年後九月，關中治

長樂宮。

史記高祖本紀：七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此則

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宮即用某字瓦也。

〔長生未央〕

此瓦最多，諸君俱有之，皆出于漢城。蓋亦未央宮瓦，亦取「長生」二字配

合成文也。

〔長生無極〕

此瓦亦出漢城，當是未央、長樂宮瓦也。

〔與天無極〕

此瓦當與「長生無極」同意，頌禱之辭也。

〔億年無疆〕

此俞太學得于長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謂王莽妻陵瓦，非也。攷秦、漢宮

殿以年壽命名者甚多，率取頌禱之辭耳。

〔延年益壽〕

此瓦趙、錢、俞、申諸君俱有之，亦得于長安市上。當是甘泉宮益壽觀瓦。

〔延壽萬歲〕

此瓦俞太學所得，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瓦也。

〔千秋萬歲〕

此瓦亦諸君所有，出于漢城者。長安志引三輔黃圖，謂未央宮有萬歲殿。

此即其殿瓦歟？

〔長毋相忘〕

此張舍人所得，亦出自漢城，不知何宮所施。案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

殿者，不知所在。此疑爲後宮所用也。

〔永受嘉福〕 此瓦四字俱是蟲篆，蓋漢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學得于長安肆中，引董賢傳爲「椒風嘉祥」，或又引揚雄傳爲「迎風嘉祥」。細審之，實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無疆〕 此瓦錢、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于漢城。錢別駕定爲漢太廟上所施。

〔便〕 此瓦惟一「便」字，作陰文。申大令得于長安市，引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據此則爲便殿所施。

〔飛廉〕 此瓦作飛廉形，俞太學得于漢城。攷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觀。當是飛廉觀瓦也。

〔朱鳥〕 此瓦作朱鳥形，錢別駕得于漢城。案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漢宮闕名有朱鳥殿。又長安志未央宮有朱雀殿，一名朱鳥殿，此其所施也。

〔玄武〕 此瓦作玄武形，上蟠一蛇，趙文學得于漢城。引史記高祖本紀：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云：「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卽玄武闕瓦也。

〔鳳〕 此瓦作鳳形，俞太學從漢城仙女樓下得之。攷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建章宮有鳳闕，此其瓦也。

〔萬物成成〕此瓦申大令得于長安市肆。攷三輔黃圖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爲名。」今云「萬物成成」者，當是長秋殿瓦。

〔上林〕此瓦錢、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揚雄傳及東方朔傳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門署衛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書，乃俞太學于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其所由來，或謂天鹿閣瓦，非也。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有二十二觀，有衆鹿觀，「甲天下」者，言其多也，豈卽衆鹿觀瓦耶？

〔三鳥〕此瓦有三鳥形，俞太學得于長安道上。長安志二十二觀中有三雀觀，此其觀瓦也。

〔黃山〕此瓦惟「黃山」二字，俞太學得自興平。漢書地理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長安志云：「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十里。」其爲黃山宮瓦無疑。

〔宗正官當〕此瓦申大令得于漢城。案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親屬。」史記文帝紀注正義曰：「漢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當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此瓦趙文學得于漢城。案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

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 此趙文學得之長安市中。案漢書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此當是右司空瓦。

〔上林農官〕 此瓦錢別駕得于長安市中。據史記平津書，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則上林之有農官，當自此始。此即農官治事處之瓦也。

〔宜富貴當〕 此瓦亦取吉祥語意。中有二小字，或說「金」旁作「刃」，爲「劉」字，非也。余嘗見古鏡上有小印曰「千金」，細審之，實是「千金」二字。

〔高安萬世〕 此錢別駕得自漢城。別駕據漢書佞幸傳，董賢封高安侯，上爲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窮極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大〕 此瓦俞太學得之漢城，不知所施。

〔有萬惠〕 錢別駕于漢城得一殘瓦，惟「萬惠」二字。後申大令在長安市亦獲瓦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觀之，上下文藻相合，實「有萬惠」三字耳。漢碑「惠」、「喜」二字通用。

〔八風壽存當〕 此瓦程彝齋得之漢城長樂鐘室舊趾南百步埃廡之間。因攷漢書郊祀志，王莽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此當是八風臺瓦也。

〔粹〕此瓦嘉定錢既勳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雲臺先生定爲「豐」字瓦。

〔仁義自成〕此瓦程彝齋所得，不知所施。

〔虎〕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義。或曰此真白虎觀瓦也。

右秦、漢瓦當三十六種，其中有重文者、異文者、殘闕者，共記所見一百二十餘塊，較諸家著錄爲多。

### 古磚

按古磚題字，亦不載于歐、趙著錄，惟洪氏隸續有永平及汝伯寧諸磚，自後無有見者。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出日多。老友海鹽張芭堂徵君作金石契，山陰陳雪樵騎尉有古磚題字攷，又吳興陳抱之太學作金石圖，俱載有漢、魏、兩晉、六朝諸磚，又借揚他人所得者，計三十種，傳之藝林，亦可備嗜古之一助云。

〔漢萬歲磚〕此磚乾隆辛卯吳興莘芹圃得之，桐城胡維君又于長興得一磚，亦有「萬歲」二字。隸續載汝伯寧磚曰「萬歲舍」，曹叔文磚曰「千萬歲署舍」，邯鄲篆磚曰「萬秋宅」。觀此則知漢人尚吉語，如瓦當文曰「千秋萬歲」、「萬年無疆」之類，必是漢磚無疑也。

〔漢五鳳磚〕此磚揚州阮雲臺先生案頭見之，文曰「五鳳三年」四字，海鹽張芭堂所

貽也。

〔漢竟寧磚〕 文曰「竟寧元年歲」五字，下缺，上端作大獸面，形模古異，吳興陳抱之太學所得。按元帝紀第四改元曰竟寧，「歲」字下當是「在戊子」三字無疑。

〔漢建平磚〕 文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紀元曰建平，磚右側有「宜」字，上有「廷尉書」三字。文獻通攷云：「廷尉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改爲大理。」知建平時猶未改也。

〔漢永建磚〕 文僅「永建」二字，下缺。按後漢順帝紀，順帝在位十九年，紀元五，初紀曰永建，凡六年。

〔漢本初磚〕 文曰「本初元年，歲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字。按後漢質帝紀元本初只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漢中平磚〕 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計六字，其左側有「萬歲富貴」四字。按後漢靈帝紀，帝在位廿二年，紀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漢亭長磚〕 揚州羅兩峯有一磚，畫像車騎，外貌一人，方面豐頤，鬚髮有須，兩手執旗干而立。上有八分書「亭長」二字，宛如漢石室畫像。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乃得免爲民，就田合選爲亭長。亦漢磚也。

〔吳寶鼎磚〕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之，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計十一字，書法在篆隸之間。一面有螭文，筆勢勁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載此磚，以爲宮殿上所用，引孫皓起昭明宮爲證。然魏晉以前，磚上大率皆有文，不獨此磚也。

〔吳潘冢磚〕文曰「嘉興象西潘儒南父母墳塋磚」十二字，又兩頭有曰「潘冢」、曰「潘墓」，皆篆書，共十六字。浙江嘉興、海鹽諸處委巷頽垣中，往往有之，其書法非隸非篆，絕似國山碑。張芑堂金石契定爲孫吳時磚，引赤烏五年避太子和謙名，改嘉禾爲嘉興，亦一證。

〔晉太康磚〕太康磚，余所見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居民于太湖中掘井得數百塊，皆太康磚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吳賀申作」十三字。又吳興陳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臨安□弼制萬年」十一字磚，磚右側有「萬歲不敗」四字。又一塊曰「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吳門陸默齋舍人所藏也。

〔晉蜀師磚〕蜀師磚，嘉興之海鹽，揚州之平山堂，皆掘有蜀師磚。或以爲蜀都城磚，非也。然「蜀師」二字，義終未詳。嘉慶六年冬，浙中陳南叔得一磚，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所作」計十二字，則知蜀師爲陶人也。

〔晉永平磚〕嘉慶丁巳歲，南康謝蘊山先生爲浙江布政使，開東園屋，得永平磚八塊，先生大喜，定爲晉惠帝時物。遂名之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至數十家。或以爲明永



平厥所造，非晉磚也。先生怒曰：「爾輩嗜古家，每以穿鑿附會爲長，區區瓦礫，何足深究耶！」  
〔晉元康磚〕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按晉書惠帝第三改元，歲在戊午。

〔晉永寧磚〕 文曰「永寧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計十字。近嘉興張叔未解元得有一磚，文與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載芭堂金石契。又一磚文曰「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蔡作」，上下兩端作蕉葉文，亦惠帝改元也。

〔晉永興磚〕 文曰「永興二年八月」，下缺，計六字，亦惠帝改元，當在乙丑歲也。山陰陳雪樵所得。

〔晉永嘉磚〕 文曰「永嘉二年」，歲在「」，下缺，計六字。按晉書，永嘉，懷帝紀元。此云二年，當是戊辰歲也。此亦抱之所藏。

〔晉建興磚〕 文曰「傳世富貴」，左側有「建興三」三字，當是建興三年也。按晉書，愍帝改元曰建興。攷三年是乙亥，卽蜀漢建元元年也。

〔蜀漢建元磚〕 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張申明仲和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漢年號也。亦雪樵所得。又東晉康帝、秦苻堅亦曰建元。

〔東晉泰元磚〕 晉泰元磚有數種，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字，一曰「晉泰元九年十月」，

又一日「晉太元十六年」，又一日「卜氏塚，太元廿一年」，皆陳抱之所藏，阮雲臺尚書有跋語。又嘉慶四年，山陰蘭渚山人掘地得一穴，大逾甕，有好事者組入，昏黑不可辨，地寬廣約一間屋許。以火照之，輒滅，以手捫壁得古磚五，每塊長一尺六寸，厚二寸，博一尺許，上有「晉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陽文凸起，四磚皆同。其一磚尺寸相仿，文已磨滅，惟存「君諱堅」字君實，會稽山陰人也。長子玩，次子玫，凡廿二字，則陰文。五磚皆楷書，今藏吳比部蘭馥家。

〔晉咸康磚〕 此磚搨本在吳門陸謹庭孝廉家見之，文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東晉成帝年號也。

〔晉永和磚〕 余見者有兩磚，一曰「永和四年」，陸謹庭所藏車氏搨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張芭堂曾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講嘗題一詩云：「頑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蕩滌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髮猶傳晉永和。」

〔宋元嘉磚〕 文曰「宋元嘉六年太歲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陳抱之所藏。

〔宋秦始皇磚〕 此宋明帝年號也。文曰「秦始皇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陳雪樵得于山陰。

〔梁天監磚〕 文曰「天監八年五月」，六字。杭州萬氏營葬于西溪，掘土得之。磚藏丁龍

泓先生家，載金石契。

〔梁臺城磚〕 本朝康熙中江寧民人于臺城舊址掘得，一磚計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調官」，下缺；「都昌縣提調官」，下缺；「總甲曹才」，下缺；「窰匠鄧」，下缺，共十九字。車氏搨本也。

〔隋大業磚〕 乾隆五十八年紹興府城戴山下居民商姓于住屋清暉軒下掘土得之，磚旁有「隋大業九年太歲癸酉袁」，凡十字，磚頂上又有「遲杼」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磚〕 文曰「大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號，後人誤作太和耳。

〔唐大中磚〕 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號也。此二磚俱陳抱之所藏。余曩在吳門又見有「柳磚」二字，筆法顏魯公，想亦唐時磚也。

右漢、魏、晉、唐磚，合重文、異文及殘缺者計四十餘塊。又有無年月可攷者，如功曹史、左將、柳、崔氏造、李氏、王宥、東遷、潘氏、孫氏、大泉五十、五銖、可久長、長樂、壽考、安富貴、大吉、祥、磚之類，不能盡記，皆漢、唐物也。

###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扣之有聲，面圓而多花紋，其上隱起，有四耳，作蛙腿之狀，無

鑄造年月字樣。有徑二尺餘者，有徑尺許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見，不下三四十枚。惟晉陵趙甌北先生家所藏一枚爲最大。今雲南、四川、廣東西俱有之。國初趙秋谷有銅鼓歌，朱竹垞有銅鼓考，謂皆出自諸葛孔明所鑄，其實非也。後漢書馬援傳：於交阯得駱越銅鼓，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是在孔明之前。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賈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爲大鼓，以黃金飾之。又在孔明之後。惟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新唐書云：蠻人譙聚則擊銅鼓。則銅鼓者，實苗蠻之所造，非孔明也。

### 銅帶鉤

古銅帶鉤，余見者有二十餘種，形如螳螂，要皆是漢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語，如位至公侯、長宜君官、大吉祥、富貴昌之類，考者謂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螳螂鉤，以相拘是也。金縷者，卽今之嵌金銀絲也。

### 玉昭文帶

昭文帶，本名璣。說文：璣，劍鼻玉也，所以鼻劍者也。今人謂之昭文帶。古玉者固多，後人仿造者亦復不少。余見有漢玉者十餘條，其色有紅者、白者、黑者、白質黑章者、白質紅

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 古鏡

余三十年來所見古鏡極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黃帝治鏡于西方，青龍白虎辟不羊，朱鳥玄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爲保長生富貴昌。」一曰：「鍊治同錫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光照天下達四方，長保二親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紀從竟始，調鍊同華去惡滓。刻竟均好置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東西市。」一云：「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令。」又云：「人鑑以形，我鑑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臨。」又云：「得月之光，長毋相忘。」按洪氏隸續所載鏡銘，與此亦大同小異。余謂諸鏡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盡漢鏡也。

### 唐鏡

嘉慶己卯三月，錢塘趙晉齋來吳門，攜有一鐵鏡，徑六寸許，背有嵌金飛龍兩條，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續鐵鏡」十二字。其銘文云：「三乾卦。續鐵作鏡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當前驚破膽，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護暑垂長領，回祿離疇成早斂。」共四十

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 鐵券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先武肅王鐵券，當爲吾家至寶。冰拜觀者凡兩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紹興府與修郡志，李曉園太守專札台府克公借觀。第二次則道光三年三月，冰省先世墳廟，至浙，親往台州觀之。券藏東門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莊，皆錢姓，地名裡外錢。其守券者曰錢永興，兄弟三人，皆務農，輪流值管。有小樓三間，專爲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遺像及忠懿王草書真蹟，並宋、元、明人題跋極多。惜鄉城遠隔，未得裝池爲可惜耳。

謹案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鎔鐵而成，鑲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衛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擡，連後官銜一行，中書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剝蝕者已十之三四矣。鐵色如墨，並無銹濫，而金書爛然，光彩射目，尚如新製。

按自忠懿王納土後，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誥百餘函進呈，詔賜忠懿王嗣子惟潛藏之汴京賜第。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左右，帝問券，欲見之。晦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于昭化坊賜第。神宗元豐四年，特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

呈，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屬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人寇，詔公主榮國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于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有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一村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售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氈復還，誠爲異事。

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開國大臣勞烈，將錫之以鐵券，前一月下禮官議立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時嘗賜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實寶藏之。」遣使者訪焉。尚德卽世珪子也，奉詔櫛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定國公李善長、禮部尚書牛亮、主事王肅觀之，鑲木爲式。敕省臣宴于儀曹，恩意有加。陛辭日，命遺券、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尚德併其祖王手跡，各裝潢爲卷，歷代名賢俱有題跋。

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上以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尚存，尋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見奉天殿，諭：「孺子前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將土地歸附。爾之祖

先，忠孝好處，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禮部奉旨差行人曹閏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四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于宗子鳳墀家，世守不墜。

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書裔孫錢陳羣，率台之族孫武進士錢選等進呈乙覽，當奉到御製七古詩一首。臣陳羣進表稱謝，一時隨駕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搢紳，如莊有恭、范清供、齊召南、沈德潛、蔣士銓、沈初、費淳等，皆有恭和御製詩原韻，爲一時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

### 金塗塔

先忠懿王造金塗塔事，不載于吳越備史。故自宋、元、明以來，人無有知之者。雖嘉泰會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輿地紀勝及程孟陽破山寺志俱載有吳越金塗塔，而未見其物，故亦未詳其制。至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竟視爲塔之瓦，誤矣。乾隆壬子三月，余遊蕪湖，忽見于吾友陳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頂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鑲金剛八位，下層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層，卽沙門德清所謂釋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內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時所編



記目耳。余始爲之作考，曾經供奉案頭者累月，一時士大夫賦詩，傳爲佳話。後聞是塔爲朱文正公所得，陸見時作面頁矣。嘉慶己卯歲，常熟劉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門縣田野中掘土出之，與前所見者無異。孫子瀟庶常爲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傳聞不如親見。」信哉！

### 宋宣和銅器

宣和年所鑄銅器甚多，據所見者，則有銅瓶、銅香爐、銅爵、銅壺、銅如意之屬。雖製作精妙，大約總不如周、秦、兩漢之樸而華也。

### 宋磁器

陶九成輟耕錄謂磁器始於五代，非也。嘗讀杜少陵乞車少府大邑磁盤詩云：「大邑燒磁輕且堅。」則唐時已有之，至五代、兩宋而始盛耳。明永樂、宣德以及成弘、正嘉諸朝，皆稱極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製作尤精，實超出乎前古。惟質地頗鬆而脆，不比宋、明之堅且結，可以垂久。

## 岳氏銅爵

乾隆甲寅歲七月，余寓西湖，監修表忠觀。桐鄉金雲莊比部示余銅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鑄「精忠報國」四篆字，爵右邊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爲武穆王孫，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冤，訪求裔孫，賜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時也。比部云擬將此爵歸之岳廟中，以垂永久。武進趙味辛爲作賦紀之。

## 秦檜鐵鍋

浙江藩署，南宋秘書省也。著作郎石待問嘗書「蓬餅」類于省中。謝蘆山先生爲方伯時，命余亦書此二字，以名其軒。軒前有大鐵鍋一具，可煮五石米飯。相傳爲秦檜之家中舊物也。

## 元石礎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舊宅，故今尚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爲元紹遺蹟。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亭、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遊拙政園，園西有粉牆，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爲何家所居，曰

程氏也。遂通知主人並往遊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喜之。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爲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爲榕壘先生取去，亦置之須靜齋中。余嘗有詩云：「七姬塚上亂鴉翻，駙馬堂前秋草蕃。留得蒼苔蟠柱礎，任人移置別家園。」

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開宏文館，設官屬，自立爲吳王，妻劉氏爲后，以女夫潘元紹爲駙馬都尉，視同腹心。元紹好治園圃，聚斂金玉及法書名畫，日夜歌舞自娛。凡搏菹、蹴鞠、遊談之士，無不羅至。及元紹敗，士誠俱置不問。世所謂七姬者，皆元紹妾也。

余得礎後，友人賦詩者甚衆，吳門陸君果泉又爲賦石礎歌，用韓昌黎石鼓歌韻，尤妙，附記于此。「錢君新得元石礎，命我試作石礎歌。元季僞周潘駙馬，謀畫自謂同蕭何。事見明史張士誠傳。出兵邀請美田宅，擄菹蹴鞠備提戈。皆元紹事。大興土木駙馬府，石工朝夕相礪磨。結客少年曳珠履，藏嬌金屋皆綺羅。回廊曲榭何深邃，雕甍畫棟真巍峩。豫章榎柎遠採取，武康文石搜巖阿。石破天驚金鼓震，檄飛八罪空譏呵。皂林一敗勢漸孤，西風黃葉謠非訛。摧坊倒碣作飛礮，羅雀掘鼠搜池蚪。平江被圍九月，兵食俱盡，至取坊碣充礮石，取水蟲食之，一鼠直百

鏡。府中礎石偏完固，堅比金鐵蟠蛟龍。書畫收藏更充滿，豈藉鑿定丹邱柯。三獸刻鏤猛如虎，六龍圍繞飛如梭。風雲際會思航海，熟知海運路委蛇。趙家舊例受周禪，後房妝飾同官娥。士誠改至正十四年爲天祐元年，皆元紹謀也。元紹本爲趙宋子孫，改姓潘氏。其國號曰大周者，思繼周也。後降元，去僞號，由海運漕粟十一萬石於大都。濰城被圍，元紹等又勸士誠即用海運船裝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蓋元時安南亦以塔受禪。誰知一朝心膽碎，七姬涕淚流滂沱。銘留墨寶稱三絕，七姬墓志，張羽撰文，宋克書丹，盧熊篆，蓋世稱三絕。盤薦紅顏調六和。元紹後房妾有蘇氏者，才色俱絕。元紹醉後，殺以饗客。楊鐵崖作金盤美人行歌。殺妾何辜饗士卒，加租有額私陞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沒元紹及周仁、徐義等田產，取私租簿以定田賦。郎君投溷鬚眉動，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誠既死，太祖復慮元紹叛，殺而投諸溷中，其妻張城破後，摩笄自殺。亭館淒涼存石礎，何異荆棘悲銅駝。回想當年全盛日，朝歌暮舞常經過。周仁、徐義同筵燕，宋克、盧熊相切磋。或倚雲根斜點筆，或乘畫舫浮清波。勒石銘勳誇衛霍，投戈立馬輕胡頗。石人無眼已如此，石城有國難如他。元末有童謠云：「石人一雙眼。」明太祖以金陵石頭城爲都。堂呼都尉尊墟像，廟傍宰謫鄰媵嬰。駙馬府堂塑潘元紹夫婦像，在盤門麗娃鄉，是鄉相傳爲吳伯璠舊宅。至今尚有潘氏巷，揭來弔古三摩抄。玉册流星鐙影散，太平新曲今誰哦。士誠盛時，畫于元夜張鐙，有玉册、流星、萬點金、百花圖諸名目，與其母曹氏，其妻劉氏登觀風樓，召元紹等開賞鐙宴，賦望太平諸曲。齊雲樓廢啼烏鵲，金女

壇沈來鴨鵝。士誠既厚葬其妾金姬，復用其父李素爲隆平府丞，立廟建碑，命饒介撰文，周伯琦書丹。其後墓陷爲湖，今俗稱金姬湖。滄海桑田五百載，石火電光一剎那。礎底尚鑄天祐歲，痕疑銅柱比中軻。君因訪碑得四礎，如聞漢碣來東河。今年河決山東，聞有新出漢碑。珍藏不殊鐘與鼎，我欲來看常蹉跎。」

## 叢話三

### 考索

####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人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懶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

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素元官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皆屬有理。

###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證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爲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爲三年喪耳。其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謂也。必白爲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問。六十八

歲，孔子歸魯。又考之古禮，父在爲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元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爲子之服又當降也。乃迂執者拘于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卽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爲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爲出母之喪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爲出妻，亦弗思之甚。

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卽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爲庶母矣，何曲爲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爲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



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然則夫子爲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於周櫟園，南匯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 苟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彡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案燕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日苟矣。」鄭亦遷就，並解爲「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爲論語「苟志於仁矣」，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爲「苟，誠也」，亦誤。

###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爲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

「仁」也。案篆文「人」作尺，或變作尾，隸書亦作匕，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用，猶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據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註：「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爲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

兆杜縣有亳亭。素隱：「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矣。」高誘註：「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岌之教授書著推經齋簡記，考之甚詳。

### 嵩周

爾雅釋鳥嵩周註：「子嵩鳥出蜀中。」下云：「燕燕，胤。」案「嵩」字音規，嵩周卽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嵩」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驪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 度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詞於朝。』」註：「度，隱也，謂以隱伏諂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窮」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度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意改，度詞聊復託苛窮。」或作度詞者誤。

###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 並爲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爲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靠並」、「依並」是也。

###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恒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爲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蕒。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蕒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蕒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雖淳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爲典據。

###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爲尊，而以爲賤，何也？

###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爲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於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雖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 親家

今人呼嫗親爲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爲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案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親巡遠方」，「親巡天下」，

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爲親家者，其來久矣。

###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傳。心竊疑之，以爲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案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于唐貞元十八年，爲玉泉伽藍，有董佺爲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爲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爲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爲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爲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用錫、致祭、典禮爲一卷，頗爲詳備。惟稱周將軍爲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 打陰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跽。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希韓鞠臆。」徐廣曰：「臆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跽，躡也。一曰卑也，秦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即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爲屈一膝是也。

###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爲湖者，即如泗州舊城亦以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



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卽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噴有繁言。世俗之感，一至於此。

###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爲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略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確確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卽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奠於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爲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聲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錢九千，白樂天爲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卽可以爲農，農卽可以爲兵也。後世分兵農爲兩途，言兵不可以爲農，農不可以爲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 泉之爲錢

余年二十七人，館于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孚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鏐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頤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銑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爲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帖，凡爲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帖，亦尚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爲泉，亦覺無謂。

###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未有，略記數條于此：或問：「今學官之樂舞生本于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鄭注：「所謂籥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爲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書藩臺爲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爲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佛。』卽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爲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脚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註脚色而已。』注云：『注其人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卽根脚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習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 北音無人聲

顧亭林曰：「人爲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人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

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註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人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于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于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漁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古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 鯤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數語，爲之大駭，以爲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桡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爲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國初有大魚過

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卽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 梅梁

禹廟梅梁，爲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爲梅樹屈曲，豈能爲棟梁乎？卽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 顏淑冉予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

未明蒸盡，摘芒續之。」顏淑字叔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予字子我。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裴駟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予，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 繳

古有箬無繳，說文箬字注：「蓋也。」笠字注：「箬無柄也。」然則箬卽今之繳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繳入。」此爲繳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繳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爲曲蓋。」亦卽繳也。故今吳人呼繳爲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軒。」疑亦是繳，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于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卽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埃兒，埃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人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卽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凋，雖有慚于松柏；近秋俱敗，亦無愧于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乙，勒爲成書，有譜者爲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教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爲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爲第一世，黃帝爲第二世。其略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爲諸侯，八傳而生



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爲一世，黃帝爲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鑿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爲昆吾氏，惠連爲參胡氏，永言爲鄧人，安爲曹姓，季連爲牟姓，而鑿鏗卽彭祖是也。商時爲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爲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後，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鑿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

詠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尚是沿襲貞觀初所貢之氏族舊本。卽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祇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闕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爲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斬者爲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略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尚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爲典據，謬矣！

宋狄青不認梁公爲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爲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況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爲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爲證，亦不足以爲典據也。

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略，或彼詳此略，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爲繁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爲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爲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鹿園支，至方伯爲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爲祖，則忽長五世，爲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爲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爲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爲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卽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於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銘，然後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

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舊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爲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卽以原藁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卽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人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垣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 孟蘭盆會

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奉佛，縉爲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今孟蘭盆會之始也。

###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覈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卽理。六經言道卽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爲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爲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卽有詩文，詩當始于三百篇，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于尚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秦、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

又變而爲時藝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官商節奏，爲忠，爲孝，爲奸，爲佞，宛對古人，爲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暘學爲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卽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嶼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剪錢爲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爲祠祭使，始用之以褻拔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

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錢，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稿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卽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 叢話四

### 水學

####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貺，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懼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滯蓄者，則有



龐山、陽城、沙河  
身，血脈流通，經  
方得病，實有關工

昔人于深陽  
其流，並疏塘浦以  
往來，易于淤塞。

治水之大要  
疏通。

宋政和間趙  
間李結又獻治田  
專于治水。要之  
約而易辦。高田  
防以避水。池塘

范文正公曰  
工費浩繁，庫無儲

田而爲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爲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爲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爲之梗。小民習慣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爲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爲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 太湖

太湖之爲震澤、具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衆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宜歙、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苕、霅兩溪之水以入，匯爲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橋入吳淞，一由長洲

出崑山人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溢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爲民興利除害而已。

徐賈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爲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爲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爲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爲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芟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既築長隄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襟江帶海，淤潮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宋、元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水監諸官，又有所謂撩淺夫、開江卒

者，年治月修，故得豐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卽爲水患，況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爲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昌爲是。余以爲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爲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爲第二義。蓋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茅爲最利，卽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爲害，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爲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爲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却有故焉。一塞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爲利，而不知屢開屢塞之爲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人黃浦，近沙河者使人婁江，近昆城者使人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爲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蓄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茆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爲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爲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爲急，劉河、白茅爲次。三吳諸水，衆流所歸，總匯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汎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 來源

三吳水源，天目爲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爲苕、霅，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匯而爲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爲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爲濠，分布諸

河，至得勝諸壩爲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爲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牌東入兩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給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荆溪，而匯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爲下流患，引宋單鉞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爲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屯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荆溪、陽湖之百瀆，烏程、長興之七十二瀆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而獨山門、吳塘門爲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爲之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爲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港，而長橋爲之大。皆所以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爲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

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郊宣曰：「譬諸一人之身，五堰爲首，荆溪爲咽喉，百瀆爲心，震澤爲腹，旁通震澤，枝河則爲脈絡衆竅，而吳江爲足。」今廢五堰，使宜歛諸水不入于蕪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滿而氣絕矣。

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爲首務。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爲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爲急。若不量其遠近，視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 枝河

三江爲幹河，諸浦爲枝河。幹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水利，盡力溝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人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幹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內，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幹，皆附一本而生，開花

結實者，則從枝幹而發。若僅治幹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己田，水遠路遙，一時尚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 水利

郊廩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蓋江南之田，古爲下下，今爲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吳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瀦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爲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



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洩而爲田害也。水之利在涇泓，此旱年之所資灌溉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田自稔。故曰善治農田者，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當拔其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引而導之，人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卽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王叔臬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一日不加勤撫之，一出一人，其費增倍。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爲要務，築圩岸爲急需。究其本源，則枝河淤塞，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爲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卽爲圩岸。築隄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隄高，泛溢「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

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鄺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爲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流，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驚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二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爲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爲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啓閉，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爲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

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爲豐，化瘠以爲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爲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錢公輔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則死，禾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間，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爲利，水溢則爲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障，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其不爲三吳之害者幾稀矣。

或謂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閘已失其勢矣。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

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滯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菱蘆，以引沙土，而享菱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爲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寢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爲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鏹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嚙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爲田，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爲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澗皆湮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菱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爲平陸矣。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

決他何處去耶？嗚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爲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蓋治之則爲利，不治則爲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爲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決，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反勞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爲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爲利，不治則爲害。

###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圍、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爲三江既濬，建閘爲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岡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潮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爲斗門，蓄洩啓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一

浦，大者閘，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闕，且有石閘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

或謂設閘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扃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以資灌溉。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閘設官，盜賊易于斂跡。嚴啓閉之規，添疏導之卒，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舉錫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卽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塘浦既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既高，則低田不涇，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蕩，復入塘浦，不三二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鑒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圍田，每方數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啓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

爲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爲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爲存亡，今門闌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嘆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戶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爲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缶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吳之田最低下，衆水所歸，爲民利，亦爲民害。大約畏澇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既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芟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爲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爲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莢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箬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或謂每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

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築之，或備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爲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陸，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庠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 濬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滌蓄以備曠旱，可以宜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則滴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爲豐者，上浜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蓋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濬，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猷猷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溉，常豐稔矣。」民



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爲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濬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濬，爲利無窮。早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爲利，淺者種荷爲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簞泥取污，卽爲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浣紗，兼爲飲食之利。今常鎮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不濬，而反皆填塞，或築爲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 專官

王叔杲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既苦于政務之繁，而邊計其農政之瑣，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爲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遠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漲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吳之利而責于三吳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家，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爲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濱，灘漲不一，埧則速爲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爲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吳韶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卽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專官非難，得人爲難；修舉非難，經費爲難。」蓋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卽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決排之方，大小

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強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爲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爲譬如治病，今人尚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吟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者乎？病既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澗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諮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吳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爲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匯，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岸以緩其

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壩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既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既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 協濟

東南水利爲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資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爲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閒款，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舉賢才，或起廢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爲表裏。蓋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設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爲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爲緩事。然水利爲民生之本，鄉閭之休戚賴焉，國賦之盈縮系焉，協

濟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閘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舖戶。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稍遠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園圩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管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卽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請有司上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牽算，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册，取其連環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

加之以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多。既省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自此太倉日積，國課日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衛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濬之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額，不礙仕途，一也。隨處捐納，國帑豐盈，二也。所取甚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倖進，多造人才，四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湖田有坍漲，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爲尤甚。或以官逋爲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寫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爲積道，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爲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芰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茭白、茨菇、荸薺、芹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蓋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此開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册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爲量丈，重畫圖册，田段一準而

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埒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即以治田之利爲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因天之時，設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 救荒附

####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舖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舖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



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

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二三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爲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舖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舖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舖不滿四五十金者，不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

一處，不可妄取己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人典當者，即取其典票贖回，給發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爲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爲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爲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爲頭強橫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舖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

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

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爲止。或所捐錢米尚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爲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爲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賤，由是而起，尤爲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爲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爲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爲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糶爲能，豪強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饑而臥。今冬明春，尤爲可慮。某目

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卽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設弛，實爲德便。上稟。

###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龍、齊公彥槐，亦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爲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

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為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

今也定為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圖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足。令圖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即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為之調撥而已。某圖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瞭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郵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

是說也，槐書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爲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間爲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爲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爲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圖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 叢話五

### 景賢

####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資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廷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爲遊騎劫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爲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爲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資。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洵洵，利其家產者甚衆。景輝爲掌護之，歷二十年。既授室，景輝乃爲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爲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爲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

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

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遷跡蘆濱，閉關獨處，擁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暑祁寒，必衣冠點勘，至老無倦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爲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爲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爲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至，或無過鞭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爲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爲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食，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以居屋售於世楨。



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爲之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賣其值。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并爲之請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爲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霽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爲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臯輩對酒賦詩以爲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爲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齟齬爲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爲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評、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間言。家甚貧，以館穀爲生。伯嘗少于仲，心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惲氏聞之，卽出見二翁，惲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兩來，磚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兩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諸弟有逋負人者，兩來出己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兩來嘗以事入官，

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兩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爲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爲食。父母死後，盡築爲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一編籬以衛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化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近且爲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侯傳贊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 鄉賢二

顧大任字永肩，號价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頌，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誠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關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兄官在都，公孝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字均字理平，父廷宣，名煒，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墜誤，謫戍新疆。字均萬里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卽孑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遇恩赦，乃侍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藟足薰面，備嘗艱險，途中懸崖絕壑、豺虎變箐、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者屢矣。從姪大鎔做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字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罵拉雜摧燒之。字均爲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矚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養養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

南雲

願一見

問不通

公瑞業

惟屢糠

近洞庭

前夕夢

則楊姓

爽。楊

已亦病

長

有醫宗

前明諸

宗伯未

品題天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媪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焰，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粟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衾，卽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名上聞。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續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爲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穎悟，切志於學。因父遠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息。及壽終，哀毀成禮。尋父歸，儻居用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風雨，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迨父病，數月不解帶，蟻蝨滿身。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齒。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

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莖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炊，二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暮，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蒼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塘字韓望，齊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塘亦耆耄，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民，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廬，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人，某從孔子人耳。」

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我註脚，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卽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卽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卽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爲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爲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字也。

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

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歿，無子，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爲制喪服，葬而除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謬濶。經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卽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爲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元和人。少讀書，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



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貲，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爲士民所悅。

會寧爲關中衝要，其東北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爲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盆、黃家坳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山，山以西爲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爲黑莊、郭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南爲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爲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岡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

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衆起事，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時陝甘總督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田五中烏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劫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爲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

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爲燬燼，惟存禮拜寺。

初九日，賊直抵渭城，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勳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焰，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

當是時，會寧爲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卽令四關廂居民拆毀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焚劫。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

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貯粟萬石。堡懼爲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舖，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窅，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

遇有司馬荆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

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間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爲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之不至也。

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爲指示機宜。堡隨送啓行，而忽聞報至，賊卽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卽傅公壻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願效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興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

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爲巢穴，築壘開溝，爲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爲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奔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

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尚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院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寬適爲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歎歎欲泣而不能自己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乍喜放鷗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嶇。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卑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冰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纈茹蘆鹽，回首邊城

飲水廉。計拙真同洪濬統，譚高欲捲雪霜髯。冬烘病愈頭風櫛，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院談兵膽尚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高人薪木期無毀，曾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禮，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鑄者，本籍浙江，爲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鑄耻之，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八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勵爲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爲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國史館纂修官。

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飭法營私，但查亶望爲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上是之，

奪沅爵三級。

先是，臺諫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事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問。且言嗣後願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對曰：「御史例得封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當是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先生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泰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夜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舖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人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爲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挈交刑部治以罪。上嘉之，以禮敢言，擢通政司參議。

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上常召對便殿，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尚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爲湖南學政。到任後，絕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

子莫不感服。迨歲科期滿，有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卽委員賈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啓行。各官有追送贖儀者，俱拒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

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學湖南時，適荊州水災城圯，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捏辭參奏，以爲諸事皆己所發也。上責以錢澧近在鄰省，不行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上曰：「澧爲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主事用。」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奉旨以員外補用，卽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旨授湖廣道御史。

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皆趨走多歧，將來必生事端。況內右門近接禁寢，向來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結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上覽奏，遂切

實諸大臣，謂錢漣所奏甚是，卽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爲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坤頗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

六十年乙卯，扈蹕漢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坤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

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爲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爲知己。適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爲贖，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母却也。」其風義如此。

###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卽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爲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



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爲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過征，必至京隨宦遊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備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爲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畧學書作畫，又取官僚中啓事尺牘，晨書夕寫，以爲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楚也。

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爲覓楚館。初意江漢爲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橐筆幕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爲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傭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踪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爲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聞者導人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

處。耿適至，爲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卽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卽下鮑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之望何？其難三也。爲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卽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爲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齎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冲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靡屨。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

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爲某郡司閫，熱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爲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爲

穎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人楚道路，乃與張分手。

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煖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憊。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徧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瘟疫流行，多朝發夕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留，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頹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卽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卽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爲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穎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卽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憇恩主人相留，不復讓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鋪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穎上，謁史君於學會。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爲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遺齋夫，徧投門下。

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四三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

自穎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間，一路人烟稀少，崇巖巨嶺，綿亘千餘里，爲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轎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爲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爲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窺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遇雨，水勢洶洶，赤脚行石齒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愬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俟多人爲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

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

告也。

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凡值一錢半鏰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誡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沉沒江中。既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爲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疏節濶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闐闐，較舊制更嚴且整。

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蹙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曩昔，卽十年前事，知者甚鮮，況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爲谷爲陵，矧旅櫬耶？汝既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爲役總，董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人，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

官與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爲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爲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

次日，乞徐爲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爲界，爲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偃僕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趨，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問，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培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蓄人，因挾芳容歸寓。

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既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爲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絢，及筆墨疏布小刀

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啓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罅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績，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爲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爲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

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踟躕，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識，當爲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爲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晏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贖白銀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贖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爲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

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爲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即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柁樓祀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爲酸鼻。既而卜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柩，即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顧詫爲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煒。葬既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爲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朝，旌門如制。

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蛇虎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即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奄窆，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吳錢泳書。



## 叢話六

耆舊

###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國子生薦舉引見，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理軍務。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濟南府知府，擢濟東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

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金閶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棊几、瓦枕、藤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緝閱。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曰：「惟儉可以惜福，惟儉可以養

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硯火熒熒，爲苦志明經所不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爲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泳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門，得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 隨園先生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爲文，嘗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叔父於巡撫金公幕。金公奇其狀貌，命爲詩，下筆千言，遂大爲賞歎。適是年有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應是選。」乃送入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豐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 抱經學士

盧抱經先生名文弼，餘姚人。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邃于

經學，所著有儀禮新校、羣經拾補、鍾山節記諸書。平生最喜校正古籍，爲鍾山書院山長，其所得館穀大半皆以刻書，如春秋繁露、賈子新書、白虎通、方言、西京雜記、釋名、顏氏家訓、獨斷、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封氏見聞錄、三水小牘、荀子、韓詩外傳之類，學者皆稱善本。

### 覃溪閣學

大興翁覃溪先生名方綱，字正三。乾隆壬申恩科進士，歷官至內閣學士，降鴻臚少卿。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攷諸書。所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嘗得宋板施注蘇詩，海內無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爲文忠作生日會，卽請會中人各爲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慶十六年，重赴鹿鳴。其明年，又重赴瓊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爲歐、趙焉。

### 山舟侍講

錢塘梁山舟先生名同書，字叔穎。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官翰林侍講。引疾歸，以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家居六十年，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寸紙，求者接踵。至於日本、琉球、

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楮以爲快。余少時遊幕杭州，嘗修士相見禮謁先生於竹竿巷里第，必縱談古今書法源流以啓迪後生，有董思翁老年風度。年九十餘尚爲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法見道者也。

### 響泉觀察

吾邑顧響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監察御史出爲寧夏府知府，旋調平涼府知府，擢鞏秦道，俱有惠政。總督文公綬知其賢，奏請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罷官。歸田後，爲東林書院山長，善誘恂恂，培養後進。能詩工書，著有響泉詩鈔十二卷。求書必素潤筆，亦甚廉，卽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爲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里稱善人焉。

### 西莊光祿

王西莊先生名鳴盛，字鳳喈，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第二人，以內閣學士降光祿卿。尋丁艱歸，遂不出，遷居蘇州閶門外之聞德橋。余年十六七時，始識于金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嘗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尚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榷、蛾術編

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爲苔岑集，自刻所爲詩文曰西莊始存集。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又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爲圭臬云。

### 竹汀宮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銜卹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全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爲大成者也。余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學者，莫不推尊先生爲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爲太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辯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趙樸菴、曹習菴、黃芳亭爲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優值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藩，躋秩卿貳，邊歷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懋績，與千叟宴，予告歸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嘗東至興京，

西南至滇、蜀，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賞戴花翎。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者，卽錄其姓名籍貫，細書小摺，盛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坐談，一聞佳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菴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爲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啓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殿試。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不復與人閒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皆釋氏勸世普濟衆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內有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人，揮麈談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歿。

##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爲河南巡撫。

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卽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爲有督撫才。不數日卽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務。泳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爲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蔣莘畬、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爲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慧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人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錢數物爲公相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人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鄆、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衆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卽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既平，尚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尚食其利云。

##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爲侍讀全公魁幕客，册封琉球，有海天遊草。太守既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人骨，高唱凌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卽之，未免流人輕挑一路，然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 竹嶼中舍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爲吳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尚書同年。二十七年，召試，進內閣中書。先生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著有硯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尚書爲河南巡撫，延先生爲大梁書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 穆堂侍御

許穆堂先生名寶善，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



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於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宋填詞譜，吳中諸樂部莫不宗仰之者。

### 蘇潭中丞

南康謝蘊山先生名啓昆，乾隆庚辰進士，通于史學，嘗補西魏書，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時，余時在轉運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來甚密。著有補史亭詩、浙東小草、蓬巒軒草諸刻。所交皆一時名士，如胡萊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後擢廣西巡撫，又著粵西金石記十二卷。卒于任。

### 耘松觀察

陽湖趙耘松觀察名翼，幼聰穎，年十二學爲文，一日成七藝，莫不異之。以直隸商籍入學。乾隆庚午中順天舉人，辛巳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編修出守廣西，民淳訟簡，人民悅服。適緬甸用兵，奉命赴滇，贊畫軍事。調廣州監司。未幾，擢貴州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讞事鑄級。遂乞養，歸田十年，母既終，不復出。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侍堯奉命赴閩，過常時邀先生爲參贊。事既平，李公欲人奏起用，先生固辭之。遂由建寧分道，遊武夷九

曲、過常玉山，遍歷浙東山水之勝，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唱酬以爲樂，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簞曝雜記六卷、皇朝武功紀略四卷、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甌北集共若干卷，學者稱甌北先生。

### 筠心學士

吳門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爲先外祖華嶧山先生受業弟子。始以明經教授太和，旋入爲中書舍人，登癸未進士，入翰林至侍讀學士。嘗奉敕纂修西域圖志暨西域同文志，於回部山川風土最爲熟悉。三典省試，四校禮闈。舟車所及，山水之勝，人物之奇，莫不發之於詩，王蘭泉司寇謂過於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筠心詩鈔十二卷。

###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生爲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告歸，爲大梁書院山長，既又爲婁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沒於吳門。

### 杜薌宮保

元和姜杜薌宮保名晟，字光宇，爲前明給事中塚四世孫。家赤貧，忍饑勵學，中乾隆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官保與韓桂齡兩尚書云。官保官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雋，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午鄉榜，己丑成進士，及殿試名列第七，以引見不到降附三甲末，迨御試保和殿，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畫評詩，遊心物外，怡然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己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銜奏陳，奉旨加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年適遇覃恩，胞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封光祿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戶部主事，兩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者甚衆，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

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泳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爲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深。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橫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爲人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尚爲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儵然而逝。余見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回丙舍者三日而去。

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爲宋文正公後。中乾隆乙未進士，人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逋累累，不能資族中，咸推先生爲主奉，清釐整頓，一秉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洽園詩藁十卷。

###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中乾隆戊戌進士，入翰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回籍，爲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趾，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爲南方之學云。

## 杜邨觀察

吳杜邨先生名紹浣，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爲業，寓揚州已百餘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當時如彭南昌、畫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應真像，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初年，余每到邨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過從，語必終日，不知誰爲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琢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鑿刊茲嘉

石，以傳億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爲碑識云。

### 平階中丞

清平階中丞名安泰，滿洲鎮黃旗人。中乾隆辛丑進士，爲人謙雅，能詩歌，清新有法。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揚其寵也。中丞歿後，公子尚幼，其青衣李某爲刻其詩，菊溪相國序之。

###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爲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于懷，因以名之。幼聰穎，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爲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姬傳、趙雲松諸先生，亦莫不賞異之也。

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對策稱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以刑部主事用。旋陞員外，除郎中，總辦秋審處。每有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權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僚幕誤之也。」是以山左吏治爲之一變。

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爲終老計。當道延爲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蕺山、西湖之詒經精舍，造就後學，問字者千餘人，一時推爲學者。嘉慶八年，爲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衛河，以滋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學，直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後劉學使鳳誥又以邱氏爲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書刻書爲事。他如伏犧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鎮掘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籍，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烺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爲人也，溫純縝密，其行事也，胸襟爽朗，其爲詩文也，磅礴渾灑，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爲山東巡漕御史，適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酒賦詩，爲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爲快，其天性然也。後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

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遂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爲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欲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爲異物，無一人與言者。嘗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章之妙，遂謂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窮甚，竟無子。

###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萼輝。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井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七歲，當時已爲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清臣、吳玉松、石竹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棟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爲兒童嬉戲時，今日爲大僚矣。擬取廷恩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恩科果中進士，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

舍人少聰穎，十一歲嘗謁沈文憲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晚風」之句，遂大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集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遊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摺升，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爲歸，精于三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爲龍城書院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子鳴銜，號觀亭，以孝廉爲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

### 十蘭判官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坵，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畢公奇其才，奏留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

率，非深信確據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冰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痺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關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隴盤屋，盤屋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河，嘯聚往來，焚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餘人，分據要害，賊觀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生急啓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衝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論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爲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

###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膳錄，得議敘，授山東臨清州判。值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爲動，凡十七晝夜。會欽差大

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勦，這是夜大霧，哭聲震野，城中執火視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爲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開門納之，苟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濶人也，乃使勁兵數百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餘留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廟住宿，給以食，全活者無算。賊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仿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樑子，以國子生遵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湖南知縣，陞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鄉親勘。」忽命與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戶門中，役適踵至，詭言告貸，寔欲其作

證，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蔣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通判；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寧，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煥，字德昭，亦積學礪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尚見其在學舍中誦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秦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 良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良庭先生。先生爲惠松崖棟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尚經學。余嘗雪中過訪，見先生著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尚書集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爲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尚書聞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填詞，有烏雲春山櫻桃藕簪金蓮諸闋，柔情旖旎，又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皋農部云：「觀良庭所學，決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尚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 懋堂明府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卜居吳門，時相過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考證音韻，定古音爲十七部，條分縷析，成爲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爲之注疏，且以發明二徐爲說文解字注，祛諸家之說，祛後學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聲。

### 端卿刺史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爲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顏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盡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爲漢平通侯楊惲，因名爲氏。惲之子梁相遷，昆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學教習出爲浙江富陽知縣。其爲官也，剛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奧，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爲莫逆交，兩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爲傑出，以韓、歐爲宗，以理氣爲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爲上官所忌，誣誤。後隨一僕遊游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言：『如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良可歎也。」

### 春嘘叔訥兩明府

陳春嘘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爲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嘘素不信，爲駁詰數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爲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脩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凜凜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嘘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言，真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嘘爲立書院，涵濡



教育，不三二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年，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感德，爲立生祠。卒於官，年未五十耳。

呂叔訥名星垣，爲毘陵七子之一，國初呂殿撰官之後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爲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早知富貴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爲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尤長於詞曲。嘉慶己卯萬壽，嘗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爲世所稱。

### 大紳先生

吳郡汪大紳先生名縉，其先休寧人，人籍爲吳縣學生。好爲古文，覃思奧曠，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嘗爲建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爲莫逆交，三人皆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爲指歸者也。

###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記若干卷，搜羅頗富，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火，惜哉！

### 謙士侍郎

侍郎爲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硯懷，號謙士。由國子生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戶部右侍郎，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模印，尤好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郵典。

### 味辛司馬

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爲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刻厲爲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獻賦，賜內閣中書，擢侍讀，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以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勵，發爲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雅，一以韓、歐爲宗。所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集若干卷。

### 淥飲先生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以治坊爲世業，而喜讀書，

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詔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賚浙江學政王杰上進，奉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賜廷博，鄉里榮之。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禁中，仁宗見之，傳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書，亦名知不足齋，爲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呈，有旨欽賜舉人，傳爲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 晉齋文學

趙巍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誠也。家貧無以爲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

###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朝考得知縣，揀發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奏留南河效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畫，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襜，所在咸集，迥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 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爲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千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余嘗書楹帖贈之云：「寶臧卅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爲尋詩。」晚年家居，仿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叩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鴨藍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喜八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爲抄錄成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擘雲籠烟記之類，皆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尚書以千金購得之。

### 雪樵總戎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難蔭世襲雲騎尉，咨部引見，著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東，廣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左營守備。象山在東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詢，乃西洋喚咭喇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兵刃如雪，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朝之意。宣畢就賓席，晤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贊服。頻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所受。

嘉慶元年，有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爲保薦，廣寧力辭不就，曰：「盛名非所宜當，今供職軍門，報恩有藉，豈敢與耆儒競進耶？」是歲溫、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撫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往，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歲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賑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參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海嶼，劫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門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

阻，徧歷島嶼。隨壯烈伯李公長庚商滅賊計，目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廣寧有文武才。

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八年，有旨擢安徽壽春鎮總兵。人覲，仁宗召對，詢廣寧出身履歷，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兗州鎮總兵。其明年，兗屬洵饑，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匪倡亂之信，卽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曹縣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卽分兵派守，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數警，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興提兵亦至曹州，奉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窺東明，據滑縣，圍濟城，勢甚張，毘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路兜剿，自髻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諍于經略某公，遂參劾之。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營，俟大功告成再赴新任。」奉旨依議。適肇獲僞知府王學禮、僞總兵朱文盛等一百七十八名，亦

附片奏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究，交印信，星夜進京。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旨，又賜克什等物，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卽日出都，兼程遙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

廣寧孝悌性成，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雪山房藥，一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舫、黃左田兩尚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眙人，少爲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無子，如我行，君爲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白於官，改供自認，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敘爲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年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陞儀徵參將。秦通文學，有將略，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然一書生，真奇人也。

# 叢話七

## 臆論

### 五福

洪範五福，以壽爲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爲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爲神仙，爲人瑞，已視之則爲匏繫，爲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爲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諒何容易，必至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尚義，隨手揮霍，銀錢易散，不能富



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今之吏役、長隨、包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答之曰：子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冰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圍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為災，或盜賊時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為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為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為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知足，亦何必耄耋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已，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富、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卽持一盃酒。」其言甚妙。

###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爲宗，釋家以虛無爲宗，道家以清靜爲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爲，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爲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清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爲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之兩入耳。

###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爲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天道不可強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孫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

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天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也。

###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爲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爲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會也。

行仁義者爲君子，不行仁義者爲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爲善爲惡必報。帝王者，卽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亂；人臣者，卽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宄縱橫。

###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驟

至，花草數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諳，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爲富貴者，吾不願也。

###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余每爲留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爲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爲上上也。

###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辯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鳥獸

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花幾莖，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 援墨人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爲之一筆鉤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爲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人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人儒。

###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 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于漢口，見其窩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彌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素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爲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爲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爲真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宦，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爲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爲善道。

### 爲善爲惡

大凡人爲善者，其後必興，爲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余謂爲善如積錢財，積之既

久，自然致富，爲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于運用，少則難于進取。蓋運用要縈心，進取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羨，以爲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答，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僧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汨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

### 官久必富

語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



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爲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洵洵，霎時俱盡，可嘆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藉聽羣奴。」

### 收藏爲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爲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卽收藏爲旺之義也。

###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爲主，卽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于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于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爲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真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蓋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卽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鎔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

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荆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爲主，便勝於區種矣。

###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爲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爲有秋也。然歲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爲之父母者，將何以爲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先糴米以納糧，後糴米以爲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爲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爲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爲上，市廛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廛、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是也。

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喜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觀覲，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 謹言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駁舌以取戾。

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爲座右銘。

###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爲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卽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衆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爲遊惰之民，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皂隸，爲盜爲娼者，豈有種耶？

### 利己

今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尚是汝物耶？就其中看，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

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子弟開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爲優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古而然焉。

###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爲禮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于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待之，人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相傳裘文達公爲尚書時，最喜提獎後進，體卹寒酸，是以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朝回，請賓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恬齋爲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爲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爲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爲非禮乎？余答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孺悲之流爲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冤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爲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樂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卽爲客賣，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嬰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爲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爲善，用之不得當則爲惡。非特爲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



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裘，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譁然雜遝，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真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即棄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爲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旨哉言乎！

##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丘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行，見利思義，以義爲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爲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爲兩途，則愈沉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爲仙佛，定似禽獸。

###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爲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于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復能逍遙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爲神仙耶？

###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

者也；貪巧而憚于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爲虎狼也，避之可也；鸚鵡能言，吾知其爲鸚鵡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爲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

###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乎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叢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爲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叢竹蔓

藤，安能強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 賚緣

每見官宦中有一種賚緣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爲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卽是來時路，枉費賚緣一片心。」蓋爲此等人說法耳。

###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艙上綵，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綵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遙乎中流，呼嘯于篷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脚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 寬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爲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爲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真富，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即爲孝子。

童蒙初人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宦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惑亂其君，且謂「天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爲小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爲人子。

### 關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

無關學問也。

###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



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爲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爲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真有學問者不能。

###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貴戚及豪強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況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柏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夭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 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辨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個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 儉

晏子春秋云：「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無

爭，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于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于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長也。

###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爲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祕訣焉，問何訣，曰「慳」。

###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

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尚清靜也；佛家無累，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

田爲利之源，亦爲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爲利，天下不治，則爲累。以田爲利，大富將至，以田爲累，大患將至。

##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卽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卽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卽謂之聖賢可也。

## 叢話八

### 譚詩

#### 總論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爲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簿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却有幾等：工于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于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爲主，有氣卽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秦、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蹏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

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卽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李，不能強其作章、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卽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厚、唯、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卽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簫、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顏、柳，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璧，腹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

尺，終是旁門。

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爲刮絨逼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于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懋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

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樂于三五，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于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辭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辭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榮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覩覷，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



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于造作，難于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唐竇胤論書人微，不聞其書法過于歐、虞，司空圖論詩人微，不聞其詩學過于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 以詩存人

唐璠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爲明諸生，工歌詩。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爲使陸務觀、范致能而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遺集不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挑蘚讀殘碣。如聞老龍吟，叫窳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暝命迴轍。」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窮杳渺。潛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

立神智生，返濺濕芒屨。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蔦。閑心淡忘歸，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落日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里心。」仙佩又自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父，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力追豔體闕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  
僅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僅見其七律一卷。寒食虎邱云：「王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纈寶穀相娛賞，肯信江淮只兩層。」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  
暝色亂吹烟。江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頭船。生平  
不忘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  
多驕氣，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沍何時了，一見梅花  
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

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韻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秋雨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云：「細雨迷征騎，涼颺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錯山邱稻，青蔥石徑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與先飛。」懷俞心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溯洄。窮愁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剪燈同聽雨，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泠富篇什，早晚遣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飯，紅漿醉老禪。鳥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僂僂負花期。好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臘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離態，衰羸祇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人跡少，洞庭水闊雁行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鳥啼向驛門前，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

吹落僂頭兩鬢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于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闊，衰楊遠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爲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頹逼暮年，況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真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蕙爲大瓢先生正」，因問先著爲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長，讀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遺老也。

華氏爲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焉家見華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己卯春日，偶于友人破書中得一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人，康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自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月明生。楊柳離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目是神洲。」和友云：「雨過江皋淨，移舟落照間。與同孤鶴曠，心與野雲閒。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上云：「何處

堪樓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難移死後心。惟知因義重，非是爲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閨淚滿襟。」僧舍梨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滄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雪影幽窗外，詩情曉夢中。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云：「遠水殘邨外，爭飛噪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葉愁霜冷，驚棲妒月明。孤琴幽韻遠，猶似隔林鳴。」喜晴云：「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明。紅橋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邨。嬌鳥酬歌韻，香風散霧痕。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邨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時荔邨方客如臯，吾鄉陶學博國果正爲校官，其夫人顧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不歸耶？盍爲謀焉。」于是夫人自典簪珥爲倡，同學諸生聞之，亦釀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閩秀宋衡臯，名之淑，李輪霞室也。輪霞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燒殘啓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桐影裏秋如水，蟋蟀聲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低頭怕見團欒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爲厚

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園詩也。案庾子山遊獵詩有「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似卽本此。然余以爲和相未必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爲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見壁間所掛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耻說爲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塞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艷陽時。蠹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颺，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棲霞放舟云：「青山入夢成知己，明

月同舟當故人。」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歿後，雲伯爲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澁，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東，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詩于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爲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采香、待月、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靨淺，玲瓏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盤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

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梭仙侶有方干，調子山，聯袂尋春扣綺闌。時復中之音嗒嗒，翻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事，金筒玉碗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可稱絕倒。

###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巍，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二年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此詩蓋公當日爲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關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鄰泉、王葑町、錢裴山、周載軒、陳桂堂、李齋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



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昆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稷之會，賦詩云：「昨得蘭亭春稷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春稷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冶春詞句今傳謳。漁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知己相廣酬。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闌涼秋。安江門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稷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況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碧。我攜稷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爲我稷硯開，此峯爲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客。謂陸曉峯。明朝寫出秋稷圖，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閱齋孝廉一詩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稷，故事千年人不記。魯都賦手建安才，臨河敍錄蘭亭字。蘭亭蘭紙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甃碑打蛟龍愁。秋稷主人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翠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軍修稷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攜春稷硯，新詩揚州家傳徧。今朝又作秋稷會，觀者人人盡稱羨。殘醉江臯寄采牋，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

花裏新吟秋稷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閔齋同客秋帆尚書河  
回江東，閔齋以與修衡輝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  
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報平安，家有高堂一  
難。」嗚呼！以閔齋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人詞於  
悲也！

阮雲臺官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  
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爲一時之盛。官保嘗試湖州，  
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蕭疎蔭幕門。材美日  
蒼生計，歷久空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何曾知  
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闈  
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凡，頗有霖雨  
今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爲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  
常熟。署後卽虞山也，有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

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有温李詩才笠照繪事，高樓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一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戀無因。風飄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輔座，蛾麋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化絳雲紅踴躍，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爲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悅簡棲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邨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饒，至杜邨與其兄蘇泉俱中進士，入翰林。杜邨詩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通峭。嘗記其舟中感懷一首云：「楓葉蒹蘆荻，紛紛滿客舟。水雲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寐，翦燭數更籌。」江湖天地闊，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響僧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踏誰橫笛，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輔國公裕瑞爲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有亭臺花木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遊。所著有養香軒吟草一卷，十類駢豐紳股德稱其詩清華幽豔，是能鎔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家者。記其灤陽道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荒林雪，山鳥斜衝古寺煙。雀舌宜烹疎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無眠靜對寒檠影，起視

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贈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甚長未錄也。

婺源齊梅麓庶常彥槐，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卽賦歸田，遂卜居陽羨爲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爲刻坡公種橘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首云：「撫字僅科兩弗堪，八年竿濫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只不貪。苗長但須除一莠，馬蕃焉用禁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泉百甕甘。」「年年清興在春深，扃戶重將舊業尋。校士可能持玉尺，論文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驎躩雲路，莫遣鴟鴞集泮林。畢竟詞章總餘事，讀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旱稻苗枯，火急符書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終賴鄭公圖。聖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教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老，哀鴻安得命全蘇。」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恩賑外，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一橋一墓五年修，點綴青山與碧流。俗變荆蠻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潯山，歲久傾圮，子寡黃修葺。名題豐樂憶滁州。」自注云：望亭橋舊名龍匯，久圮，子以賑餘之錢興修，改名豐樂。平川日落漁樵渡，寒食花開士女遊。俯仰之間已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已笱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清靜尚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又鉛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樹，能詩。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靈席上，有

題小紅雪樓詩卷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小草每依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叟醅。贏得詞人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白，又能詩，舍人甚愛寵。死時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裏，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徧九泉。」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閑接洞房。瓶水浸開紅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蟲聲嗚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牆。即用綠春舊句。佳句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櫂影，追逋夢怯打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綬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急，勸拋微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衣香小立飄隋苑，泉味同嘗愛惠山。輸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尚人間。孝女以賣畫養親五十餘年。「帶圍寬盡舊湘裯，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爲愛梅花猶強坐，寒香禁受兩三分。」夜半天風沸海潮，仙舟綵伴似相邀。歿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買山只道成偕隱，臨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

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漁家曬網，每于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山每爲所掩。亡友蔣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長洲諸生。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卽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于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圖名志傑，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爲一時所稱。毓圖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爲補，淺澗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椿。」送友人云：「雙鶴去不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爲書「題裴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爲雲臺宮保之弟，年未弱冠，卽能詩歌，爲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滄川南野堂筆記、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尚未脫藻，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

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卽於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詩讖。  
顧西軒名銑，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

張鐵琴彰，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彌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光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閨云：「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十三，隨先高祖避難陽山白龍廟，至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自寄，卽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實一山也。」公有詩云：「一巢重結古荆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身雲外作孤飛。故園

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爲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爲知縣，簡發江蘇，歷知沭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爲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爲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尚爲秀才，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翦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人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



面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爲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爲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神尚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寄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先生爲之擊節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師言，輒呼負負。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梁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閩秀張文煥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緼袍已敝還思典，土甕生塵久絕糧。多少閒愁何處寫，滿庭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家亦枉然。破屋正愁連日雨，荒厨已斷昨宵煙。鷗團窮海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蒿人過少，臨風獨立聳吟肩。」嗚呼！安得廣厦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詩，快樂以終其身耶？

一官匏繫，垂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願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爲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閩中別兄一首云：「十載離家音信稀，問關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不知。舊里半凋聞欲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別，立馬斜陽塗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採入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拈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聲闐闐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辨官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家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爲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驚，遂謂草茅下賤，何敢妄議時事，偶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然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之爲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簑翁獨坐看。」程魚門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卽不離之間。汪春亭詠

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一朵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那有蝶飛來。」吳野渡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風雨歷滄洲。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頭。」吳信辰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邨詠牽牛花云：「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幃子，倚如長城，而一蚊闌入，則不寐通宵。其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實難爲懷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擬留詩卷才難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爲傳親故莫相譏。」因誦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牆」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爲失也。偶賦前舟嘆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共指天邊月。須臾月暈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聞變追前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躑躅心煩憂。」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脚石，後舟反過前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爲吉爲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 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卽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還停水上，山已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搖春雨暗，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得秋先」，范履淵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巢當午鬧，蚓壤趁涼歌」，俞楚江之「紅憐花別樣，綠愛柳當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卧空田」，黃星巖之「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樽」，許子遜之「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岐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之「落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輸獨鳥閑」，趙味辛之「水清魚入定，山古樹無花」，吳象超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有態，山活翠難名」，莊印三之「寒鳥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

子之「門臨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竹船之「帆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牧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青」，李少白之「一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滌江之「病因看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楚草，紅露半牆花」，龔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漣水之「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衣」，使阿慶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國初諸公，無論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牆頭花亂開。」汪澤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滄浪人去水如煙。」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卽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卽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

舊恨繁三月，細雨斜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留」，劉春池之「道在己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暮雲抱郭籬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後雁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卧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掛右邊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燈來點鼠，移秋八戶有寒蛩」，王鏡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紅葉夕陽邨」，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鷓兒酒，人在青山燕子磯」，黃贍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陣，曲爲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

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知，冒萋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相呼」，汪可堂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煙沈遠浦，潮聲挾雨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鸚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劍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籬人語一燈紅」，王籽園之「報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脚底白雲雙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煙迷古塞晴疑雨，雲擁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山」，常蹇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算殘棋」，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擬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 叢話九

### 碑帖

#### 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師太學儀門內，爲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廣徑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臼。相傳爲周宣王獵鼓也。初棄陳倉野中，按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陳倉有石鼓山，鳴則有兵，並非上有石鼓舊文也。今金石家輒曰陳倉石鼓者，恐誤。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汴京國學，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國學。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僅存者二百八十餘字而已。謂爲周宣王鼓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爲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爲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爲成王鼓者，程琳、董道也；謂爲宇文周物者，馬定國也；故王伯厚皆駁正之。至楊用修云得李實之家唐人搨本全文，恐是升菴偽造。今陽湖孫淵如觀



察竟取楊本刻諸虎邱孫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純皇帝以乾隆庚戌親臨辟雍，見石鼓漫漶，爲立重欄，以蔽風雨，卽以原文集爲十詩，再刻十石，並御製石鼓文序，仍從韓愈定爲宣王時刻。聖訓煌煌，垂示萬古，真藝林盛事云。

###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時已亡，今所傳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據宋人劉跂模搨，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讀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據集古金石二錄，猶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廟災，則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慶乙亥歲，前泰安令蔣君伯生賦閒無事，獨遊岱頂，聞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車水尋覓，果得殘石兩小塊，審之僅十字，卽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搨數十紙以貽海內博雅君子，則有翁覃溪閣學、阮雲臺宮保、梁苴林方伯、孫淵如觀察俱賦詩作跋，爲一時佳話。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 秦琅琊臺刻石

琅琊臺刻石，十二行，計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三面臨海，卽琅琊臺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載史記，凡七處，嶧山、泰山、琅琊、之罘、東觀、碣

石、會稽是也。惟嶧山之文獨闕，故宋時鄭文寶補刻之。元至正間，魯人申屠駟又以會稽刻石模於紹興府學。余又嘗得徐鉉所模碣石門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實可補史記闕文，而學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過也。

### 新莽天鳳刻石

山東鄒縣野田間新出王莽時天鳳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後有「後子孫毋壞敗」六字，似是墓間石也。今五經博士孟公繼煊移置孟廟。嘉慶庚午春，山東金鄉縣馬進士又於鉅野縣之昌邑聚田間得殘碑一段，僅存銘文，上下亦不相連續，有云「宣仁播威，賞恭糾愆」，又云「奮旅揚旌，殄滅醜類，助烈煥爾，聿用作詩」，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顯者。惜無紀年可攷，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 漢燕然山銘

吳江翁海村徵君惠余雙鈎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搨本，真如景星慶雲，世未易見。余細審之，謂必是後人重模，如西之作鹵，且之作氏，竅之作寇，鏐之作爍，復之作龔，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於漢隸，必有精鑒，

卽是重模，亦非近時人所能爲之。案此銘，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漢隸、字原俱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模數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孫克宏金石志皆謂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絕無傳搨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

是碑舊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片石無存。海內所傳，惟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漫堂所藏，一爲華陰王無異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搨本之先後。近阮雲臺官保又得一本，云是寧波天一閣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後矣。官保嘗自刻一石於雷塘祖塋，并將歐陽集古錄跋語真蹟附刻其上，可謂嗜古者矣。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熹平三年

是碑舊藏吳門蔣韻濤學博家，前闕四十八字，後有豐道生題跋，知明時與夏承碑同藏于吾鄉華東沙氏，卽真賞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從韻濤姪春泉明經雙鈞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

## 漢熹平石經熹平四年

熹平石經，見於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碑、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諸經，而刻至光和中。尋遭董卓之亂，焚燒洛陽官府官舍，碑已殘闕。後魏武定四年，由洛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從鄴城移至洛陽。隋開皇六年，又從洛陽徙至長安。轉移遷徙，碑益漫滅，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洪氏隸釋所載，不過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偶於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部，中夾雙鈎五六紙，率皆殘闕不全，細心尋繹，得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盂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不詳何人所摹。惟視管子第一本上有國初徐樹丕印記，則知爲牆東老人所鈎無疑矣。故翁覃溪聞學有詩云：「熹平石經紙摹十，錢子得自徐牆東。蓋紀實也。自余模勒之後，南昌學宮有重模本，紹興學宮有重模本，如臬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編亦載之。五十七年，余北行過濟寧，錢塘黃小松時爲運河司馬，又藏有舊搨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八行，堯曰四行。小松屬余并刻之，均爲藝林罕見之寶。」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奉安趙氏所藏，世無第二本。洪氏碑圖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有陰者，是題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張瘦銅、孔荭谷、孫淵如諸先生俱爲考證，實存四百九十九字，較隸釋少二十五字，此本卻多出七字。審其用筆之妙，較張遷結體相似，而蒼勁過之，漢隸中能品也。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中平二年

是碑係舊紙舊揚，亦是人間希有之物。據隸釋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書惠兩字，洪氏所無也。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建寧二年

郭有道、陳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謂無媿辭者。惟兩碑久亡，歐、趙亦未之見也。今山西介休驛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國初傅青主重書，後鄭谷口又書一碑，與傅書並峙，故顧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譏。陳仲弓碑世亦無有，洪氏所載惟有太邱長陳寔壇碑。嘉慶元年，

余偶書一本贈山陰陳雪樵騎尉，騎尉遂以刻石，因椎搗數百紙傳播坊間，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日本人視爲原刻，戊辰、己巳之間，寄信中華海舶，一時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書翻刻以應之。海外人以耳爲目，不知真僞如此。

### 漢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

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叔、楊景西二跋，卽吳山夫雙鈎之所自出也。王虛舟所見亦卽此本。明嘉靖間，是碑與婁壽碑俱吾鄉華東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人目矣。

### 漢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

此碑是黃小松司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爲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數與隸釋相符，惟筆畫間稍有譌處。江秋史侍御嘗釋出數字，可補洪氏之闕。

### 漢小黃門譙敏碑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額曰「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審其結體用筆，其爲重刻無

疑。洪氏亦載此碑，「優游」下似是「氏」字，蓋借作「京邸」之「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驗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證隸釋之誤。

漢圉令趙君碑初平三年

往時見海鹽張芑堂徵君案頭有此碑，是全張未裝者，既復見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張。洪氏云碑在南陽，即今河南之南陽府。數年之內凡兩見，似此碑猶在人間，或隱於荒山窮谷間，難以尋覓耳。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吳門春暉堂陸氏，友人王晉康示余樊敏碑，視其搨本，的是原刻，爲臨一過而還之，以爲坊間尚有也。後數年欲購不得，當面錯過，至今猶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蘆山縣，後山陰李松雲先生知雅州，屢有書託其尋訪，終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節署，晤武威張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蘆山，完好如舊，又知高頤碑在綿州之德陽縣城外大路旁。則諸漢碑之存於人間者自亦不少，特無好古之士爲之傳搨耳。

漢酸棗令劉熊碑

酈道元水經載酸棗城有縣令劉孟陽碑，卽是碑也。曩時見歙縣巴雋堂氏有雙鈎本，既又見揚州汪容甫家有宋搨原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于洪釋之外者。後江秋史又爲雙鈎，以巴、汪兩家合參之，然總缺上半截。後見明州天一閣舊搨本，有「君諱熊字孟陽」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等字，則知江秋史所鈎是下半截也。

### 漢楊氏四碑

太尉楊震、沛相楊統、繁陽令楊君、高陽令楊著四碑，歐、趙、洪氏俱有之，惟罕見搨本。嘉慶元年春，青浦王蘭泉司寇遊西湖，攜於行篋。時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司寇出以見示，觀其刻畫顯著，神氣不侔，且字多別體，與隸釋不合，當是宋人翻本。

### 兩晉六朝碑

兩晉六朝之間，最重書法，見于晉書、南、北諸史，而碑刻無多。今所傳者惟刁遵、司馬紹、高植、高貞、高湛、元太僕以及孔廟、乾明、賈使君、鄭昭道、啟法寺、龍藏寺諸碑最爲烜赫。其時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論之，大半爲俗工刻壞。故後人皆宗唐法，而輕視六朝，殊不知唐初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則曰：「譬諸友朋，但擇貞賢可交而已，遑問其乃祖乃父乎？」



### 唐觀音寺碣

陸德明爲秦王世民撰觀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謂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班師凱旋，駐蹕廣武，值夜雨作，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畢露，王頓首拜瞻，乃建此寺。觀此已開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謂德明著經典釋文，世稱儒者，何乃作此語，爲後世口舌乎？援儒人墨，當自德明始。

### 唐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藥撰文，世無全本。案解大紳春雨集載河南范諤跋語，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砌下有石，視之，乃此碑也，歎爲至寶。既而寺僧誤會石中有寶，破而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問之，僧以寶對，石已分三段，乃取數十縑易之以歸，置于里第賜書閣下。遭靖康之亂，范氏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罷後，好事者始搨之，已而碎其石，又分爲數片。今世所傳宋搨本，皆是也。宋潘溪集謂當時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於肥，殊乏率更精絕之氣。則今世所傳宋搨者，恐未必盡是原石耳。

### 唐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有兩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城武縣學，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彥超所刻也，至元、明時已剝蝕不全矣。往時見商邱陳伯恭學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嘗縮臨刻入小唐碑中。

###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書醴泉銘，自宋、元、明以來爲藝林所重，幾至家絃戶誦，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搨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殘闕，又經俗工洗鑿，滿紙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時聞吳門蔣氏有佳本，據唐搨刻之，一字無損，然未見原搨，不敢信也。惟吾鄉秦氏有舊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堅者遂取翻刻，以售於人，謂之秦板。今坊家錦裝檀匣，轉相售易，所稱宋搨者大半皆秦板也。

### 唐磚塔銘

磚塔銘，明末時始出土，石已分爲三塊，近則愈搨愈壞，又亡去百二十餘字，無全本矣。

然得片紙隻字，猶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勁有法，在歐、褚之間，故學者紛紛，遂爲名碑，可見古人用筆，一挑一擡，皆有法度可尋也。撰者爲上官靈芝，其下惟有「敬客書」三字。學者謂敬客當姓王氏，或又以敬客爲方外者。余獨不謂然，撰文爲上官氏，則敬客亦姓上官無疑，與李輔光碑巨雅書同一例。今吳門重刻有十餘本，皆以西紙搨之，以充原刻，可發一笑。

### 唐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以草書得名，世謂之草聖，惟郎官石記是真書，太倉王敬美家有一本，爲天下所無，董思翁嘗模入戲鴻堂帖者是也。嘉慶乙丑歲，余在京師，南海葉雲谷農部以此見示，後有王濟之、元美、敬美諸跋。余爲雙鈎一本藏之。近日吳門顧湘舟上舍又取雙鈎重模一碑，立于蘇州府學尊經閣下，以存長史舊蹟云。

###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有二，一爲李思訓，一爲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礎，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於署中掘地得之，後爲王京兆惟儉取去，今所存惟二礎。康熙中有宛平令吳涵者移置順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載之詳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吳門蔣春皋氏，一

藏歛人羅養芝家，相傳俱是唐搨，余猶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慶元年六月，余舊雙鈎蔣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報以詩云：「觸暑吳閭蔣逕開，手模唐搨李碑還。心馳六礎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對湖山盟北海，肯隨董莫跋張寰？此碑莫廷韓得自張寰，各有手跋。石經重晤中郎後，扁二邕齋待我顏。梅溪舊手模蔡中郎石經，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題其齋焉。燕山名蹟幾人知，郭逸鈎模復許誰？借問羣鴻戲海意，董文敏曾模人戲鴻堂帖。何如衣帶過江時？畢澗飛跋，稱憚南田蓋一舊本，嘗縫入衣中，以防失墜，云云。貞珉元氣憑君得，落筆精微不我欺。今日錢君新拓出，重開仙鶴伏靈芝。越四年，余至京師，毘陵胡蕙麓爲宛平令，卽以余所雙鈎者刻石，署壁仍書李蔭舊題，曰古墨齋。蕙麓聞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與法梧門祭酒共觀新刻，兩公又賦詩見贈，爲一時佳話云。

### 唐滑臺新驛記

李少溫滑臺新驛記不載於諸家著錄，似碑亡久矣。吳門貝簡香氏得一舊本，有元人吾衍跋語，遂摹之磚板，可以亂真。又繪雲縣城隍廟記有重刻本，在今常熟縣城隍廟戲樓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鄭公刻，邑人徐斌有記。

### 唐麻姑仙壇記

南城縣有麻姑仙壇記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爲魯公原刻。其小字者，則趙明誠所云慶歷中一僧所書，黃魯直猶能道其姓名也。自歐陽集古錄稱之，咸以爲魯公親手書，至陸放翁比之羊叔子峴山故事，亦過矣。試觀魯公書碑，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敬之家廟、臧懷恪、中興頌、宋廣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顏氏家廟諸碑，有書大小兩本者乎？則永叔所謂愈看愈妙者，不過一時興會語，不可遂爲典據也。今曾寶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舊搨。

###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余家有開成石經舊本，其用筆絕類歐陽率更，可備書家一格。舊唐書譏其字體頗乖師法，言其與經文相淆雜，非議其書法也。故顧寧人尤詆之，而不知原刻殘闕，爲後人修改補綴，以至魯魚莫辨，顏氏未見原刻，但憑修改之本而駁詰之，誤矣。乾隆壬辰歲，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見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歎惜，始議興修，賴以不墜。第卷帙浩繁，推搨之難，裝池之費，不能家置一部也。茲記其目錄于此：周易九卷，計九石；尚書十三卷，計十石；毛詩廿

卷計十六石，周禮十一卷，計十七石，儀禮十七卷，計二十石，禮記廿卷，計三十三石，春秋左傳三十卷，計六十七石，春秋公羊傳十二卷，計十七石，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計十六石，孝經一卷，計一石，論語十卷，計七石，爾雅三卷，計五石，又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國學石經，即仿開成舊式也。

#### 四唐碑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唐碑四種，其一爲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爲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開元廿四年。其三爲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天寶十三載。其四爲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載。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岡口登舟，乘黃河南下，曾將四碑帶回，安置樂圃之賜閒堂。至嘉慶四年九月，有旨查抄，爲錢塘馮鷺亭編修購去，道光六年又爲嘉興張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 唐石幢

吳門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漢、唐之碑絕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

庭山包山寺，會昌二年九月僧契元書，又一幢無年月，與前幢東西對峙，又一幢亦無年月，座上有宋開禧乙丑閏中秋續刻題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杲菴道人法住偈語。按宋長文墨池編載有成通五年于僧翰書在洞庭山者，似卽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正書，亦東西對峙。其三在甬直鎮，今元和縣所轄，大中八年秋崔渙書，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樣。其四在常熟北山興福寺，卽唐時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陸虞行書，年月剝蝕不可辨，後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樹幢僧智峯等名，一京兆全貞書，亦無年月。按錢叔寶續吳郡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間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閱縣志，竟以爲宋時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鎮胭脂墩菴中，上刻乾符五年歲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當弟子許亮李帖代贊各捨三千文云云。計五處，余皆推搗之。又一幢在虎邱劍池，顯德五年高陽許氏建，則五代周時物矣。

### 後梁鎮東軍牆隍廟碑記

乾隆辛亥歲，余在紹興與修府志，於卧龍山上城隍廟搗得此碑，前載表奏，次列教旨，最後作記，時在梁開平二年，先武肅王撰文，有官階甚長。碑以城隍爲牆隍，以戊辰爲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陽，墓前三百餘步，地名頭城門，玉皇山卽龍山也。東坡表忠觀碑「龍山之陽，歸焉新宮」是也。碑甚豐大，約高二丈許。龜趺螭首，上有一穿額，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書。本文五行，行九十字，剝蝕過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餘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無悞。撰文者爲丞相和凝，書丹篆額者則司農卿權令詢也。余嘗命石工護之，作護碑圖。碑西南三百餘步名玉屏峯，峯下吳氏墓，茶園之內尚有王子忠獻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略小。據十國春秋，太常卿張昭撰文，則剝蝕無一字矣。相傳爲明時太常吳誠、尚書江瀾先後佔葬時所燬。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訪得之。

##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是碑在臨安功臣山下淨度寺桑園中。碑載普光號令因，爲武肅王第十九子，幼通禪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國羅漢寺，時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師，封安國羅漢寺主，加兩浙僧統。龍德三年，改授吳越僧統，賜號慧因普光大師。寶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衆諷經，乃爲遺



章，申辭王父，園寂于真身寶塔寺，時年二十有四。王命歸窆於錦里功臣山南，營建塔院。是碑撰書系銜磨滅難辨，惟有「鎮東軍節度使」六字及文內「業職忝詞林」五字。十國春秋載皮光業以文字受知武肅，特賜進士第、秘書郎、右補闕，尋遷兩浙觀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雖殘闕，而詞句清麗，其爲光業無疑。光業卽日休子也。

### 蜀石經

福州梁茵林先生爲江蘇方伯，得孟蜀石經春秋殘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計三頁，共三十五行，皆昭二年傳，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後有翁覃溪閣學、家竹汀宮詹跋語，考之甚詳，定爲孟知祥廣政中據蜀時所刻。曾宏父石刻鋪敘謂爲皇祐元年樞密直學士田況刻，非也。先生既賦詩于後，復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寶云。

### 馬楚銅柱銘

嘉慶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搨得五代時楚王馬殷銅柱銘至京師者。銘文爲李宏臬所撰，吳任臣十國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記注皆引之。南昌相國爲裝池巨冊，以爲至寶。余題其後云：「楚王樹國建功多，銅柱鐫書繼伏波。欲識五溪平復事，誓文墨搨好摩挲。八百

年來瘴雨零，行人指點一痕青。吾家鐵券今還守，敢勝溪州柱上銘。」相國見之笑曰：「此的真錢生詩，不可移易他人。」

### 宋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石經，在今杭州府學櫺星門內，左右兩廡，計周易、尚書、毛詩、中庸、論語、孟子、左傳七種，僅存八十七石。余於嘉慶初年嘗館於兩浙轉運使署，府學即在其西南隅。每當春秋佳日，輒同二三知己步入學宮，徧觀石經及李伯時所畫七十二賢像贊。曩余做蕙平石經體，書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刻石，即於是時始也。案元史載申屠致遠爲杭州路推官，時有西僧楊璉真伽欲取高宗所書諸經石刻築浮屠，賴致遠力拒之，則今之僅存者，是致遠力也。

### 宋表忠觀碑

蘇文忠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即宣和書譜所稱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孫壻左朝散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傑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一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模，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

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觀廢，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本朝乾隆四年，諸暨余懋標爲府學教授，其同年友趙石函者來視余，忽于齋旁隙地得之，計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時名士如傅玉筍、桑敦甫、勵樊榭、周穆門、丁龍泓諸公俱賦詩以紀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諸兩浙轉運使秦公震鈞、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糧道張公映璣、暨錢塘知縣蔣公重耀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時翁覃溪閑學、梁山舟侍講、阮雲臺中丞亦各有詩文以紀其事，俱刻于三石柱之側，真藝林佳話也。楊文襄一清記云：「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徒於樞星門北之兩偏，疑此兩石之外，尚有十餘石，不知淪沒何所矣。」案紹興舊刻所云曾孫塔楊偃者，卽楊和王沂中子，代州崞縣人，見宋史楊沂中傳，惟稱曾孫塔，殊不可解。據榮國公忱墓志，偃娶榮國第三女，其系銜尚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榮國爲武肅七世孫，實是第八代孫塔，何云曾孫塔耶？考古亦無此稱呼也。

墨妙亭詩刻

宋孫莘老嘗知湖州，彙集漢唐諸賢名蹟石刻於郡齋，署曰墨妙亭。東坡爲作記，並賦詩刻石，中有云：「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人座螭隱壁，空齋晝靜閑登登。」蓋紀

實也。吳興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漢、唐諸刻無有存者，惟存東坡詩一石而已。後此石亦斷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陽明守仁壽，龍場驛丞時得之，曾琢爲硯，存十二字，見裘文達公日修記。一時朝貴俱有詩，蔣心餘七古一首尤爲絕妙。其一片天啓初黃石齋道周得之，亦琢爲硯，存十七字，爲吳興姚玉裁所藏，後歸桐鄉汪氏，當時如厲樊榭、丁龍泓、蔣心餘諸公亦各有詩紀之，載吾友張芭堂徵君金石契中。余幼時猶見搨本，今戲鴻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舊刻重摹，非真贖入石也。

### 宋刻

古有碑無帖，隋開皇時嘗以王右軍蘭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猶在人間。唐太宗既得蘭亭真蹟，命供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四人各鈎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者如歐、褚諸公皆臨搨相尚。又樂毅論相傳爲右軍親手書刻者，其餘皆紙素。所傳太宗哀集二王墨蹟，惟樂毅論爲石本，當爲刻帖之始。自賀季真手模右軍書十卷爲澄濟堂帖以開其端，至南唐昇元二年，李先主又出秘府所藏右軍真蹟，刻爲四卷，爲昇元帖，則刻帖成部者，實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諸鎮，四方圖籍悉輸內府，江南文物素盛，藏書前代遺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詔命翰林侍書學士王著鈎模三代、秦、漢、魏、晉、六朝、唐人諸名蹟，彙刻

爲淳化閣帖，又有秘閣前帖，然大半皆仿書，或唐人雙鉤，隨意集成，未必盡是真蹟也。米元章、黃長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後，法帖盛行。仁宗慶歷五年乙酉，僧慧超與希白臨摹諸帖，刻石長沙，謂之長沙帖。皇祐中，廬陵蕭太傅汝器與其弟汝智相繼宰和州之含山，得劉楚公丞相被賜閣帖，重模載以歸廬陵，謂之廬陵帖。哲宗元祐五年，秘書省鄧洵武、孫諤等請旨，乞以淳化閣所未備，取前代遺墨刻之，至建中靖國元年畢工，歷十二年而成，凡費緡錢一百十五萬，是爲秘閣帖十卷。元祐七年壬申，劉次莊得呂和卿閣本臨模爲戲魚堂帖，有釋文十卷，因刻于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詔旨以淳化、秘閣二帖未有之蹟入石，爲秘閣續帖十卷，實居長沙、廬陵、清江三刻之後。大觀初，徽宗以淳化閣帖漫漶，且王著標題率多舛錯，有詔出內府所藏真蹟，命龍大淵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題，名大觀帖，又增入十七帖，書譜並他帖總二十卷，因刻石于太清樓下，爲大觀太清樓帖。三年己丑，汝州守毅陽王柬又採集晉、唐、五代名人書刻石，置於郡齋之坐嘯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記，謂之汝州帖。會稽有翻本，黃長睿深譏其謬。又駙馬都尉潘師旦所刻之絳州帖，劉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謂之絳帖、潭帖是也。又黃山谷所刻之臨江帖，山谷自有釋文刻于後。紹興初，有國子帖，又米帖。紹興十一年辛酉，郡守張斛集秘閣、潭、汝、臨江諸帖，參校而成爲武陵帖，又鼎帖亦張斛所摹。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師說爲鑄薛尚功鐘鼎疑識帖，後郡守譚令憲又別鑄

王右軍之十七帖，置于庾樓，淳熙十二年修內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閣帖，謂之前帖。又集王右軍樂毅論不全本，與黃庭經起，及唐明皇、歐陽詢、褚庭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真卿、李陽冰、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書，共爲六卷，每一卷後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字樣，謂之秘閣續帖。紹熙、慶元之間，太師平原郡王韓侂胄刻閱古堂帖，開禧二年以罪死，籍沒其家，石入內府，改名羣玉堂帖，計十卷。他如吳雲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寶真齋法書，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岡軍重模之武岡帖，前後總二十卷。湖州張氏之烏鎮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豐陽所刻之遷陽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陰陸放翁之荔枝樓帖，新昌石照明又模漢熹平石經殘字以及黃庭、樂毅、曹娥像贊并歐、虞、褚、顏小楷，謂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間，曾宏父所刻之鳳墅帖及續帖，前後共四十冊，置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云鳳墅者，刻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畫帖、時賢題詠帖、宋宣獻之賜書堂帖、廬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書彥約之星鳳樓帖、王曼慶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寶晉齋帖、賈似道之世綵堂帖、太平府學之姑熟帖。嘉定間劉元剛集顏魯公諸書爲忠孝堂帖，又留忠宣與曾無玷三帖。又宋人集諸家法書刻石爲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觀爲祖本而遞增遞改者。亦有采集諸名家法書在諸帖之外者，亦有專刻一家者。凡此之類，皆謂之宋刻。其中優劣之各殊，推搗之先後，真僞之混淆無

序，紙墨之濃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語也。

### 明刻

有元八十餘年中，無刻帖者，雖如趙松雪之工書，亦惟究心二王，於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無當於意，臨模亦鮮。即虞伯生、鮮于伯機、鄧善之、柯丹邱、張伯雨輩善於賞鑒，亦未聞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閣帖祖本重刻之爲泉州帖。周憲王爲世子時，又以閣帖爲主，而參之以秘閣帖，又增入宋、元人書，爲東書堂帖。晉靖王爲世子時，又以閣帖、大觀、寶晉爲主，而益以所藏，刻爲寶賢堂帖。肅王又翻刻淳化閣帖舊本，謂之肅府本。成化間，長洲文徵仲父子刻停雲館帖，章簡甫再模之，今謂之章板，校原刻略瘦。嘉靖中，錫山華東沙刻真賞齋帖。章簡甫又刻墨池堂帖，歙縣吳用卿刻餘清齋帖。天、崇間，華亭董思翁刻戲鴻堂帖，金壇王太史肯堂刻鬱岡齋帖，宜興蔣一先刻淨雲枝帖，雲間陳眉公聚集蘇文忠書，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書，刻來儀堂帖，莆陽宋比玉集臨蔡君謨書，爲古香齋帖，漢陽太守孫克宏刻東臬草堂帖。崇禎庚辰，陸起龍又刻片玉堂詞翰十二冊，皆陸深書。莫方伯如忠及其子雲卿刻崇蘭館帖。雲間顧從義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蘭亭松雪十八跋，後周東山又翻刻之。又曾見有國

朝名人書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記何人所刻也。海寧陳氏刻玉煙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書爲小玉煙堂帖四卷，蓮華經七卷，他如銅龍館帖、大梁堂帖、來仲樓帖、鷓鴣館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寶鼎齋帖、清暉閣帖，皆思翁一手書也。

###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將內府所藏舊人墨跡，遠自晉、唐以迄本朝，編次模刻，題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軒法帖二十卷，又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九年，諭內閣命成親王刻詒晉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戶部侍郎劉鏞之刻其叔父相國劉墉書，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又成親王自刻所藏晉、唐、宋、元舊蹟爲詒晉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於前代，涿州馮相國之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禎末年，至本朝順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僅有五卷，而題頭亦未全也。自是以後，真定梁蕉林相國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國有擬山園帖，華亭沈氏有落紙雲煙帖，又賜金堂帖，陳香泉太守有予寧堂帖，虞山蔣相國子名洲爲山東巡撫時，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宣解元重光刻有東書堂帖四卷，江西曾觀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揚州江氏有潑墨齋帖，唐



氏有秀飛軒帖，曲阜孔氏有寶鼎齋帖，孔舍人繼洵刻有玉虹樓鑒真帖十六卷，又取張文敏照平生所爲書曰玉虹樓帖十六卷，舍人孫昭薰刻舍人手書爲隱墨齋帖十卷，長白鄂公西林爲陝西巡撫時，刻有環香堂帖，嘉興唐作梅大令刻有綠蕤山莊帖，大興李味莊觀察刻有平遠山房帖，雲南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陽湖孫淵如觀察刻有平津館帖，吾鄉秦蓉莊都轉刻有寄暢園帖，嘉善謝若虞編修刻有望雲樓帖，吳縣謝氏刻有楔蘭堂帖，錢塘金氏刻有清嘯閣帖，南海葉氏刻有貞隱園帖，揚州鮑氏刻有安素軒帖。近崑山孫少迂刻壽石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齋堂帖。余與盛松雲員外先刻有詒晉齋帖四集十六卷，皆詒晉齋主人書也。

### 僞法帖

吳中既有僞書畫，又造僞法帖，謂之充頭貨。舊有含翠亭僞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詩爲米南宮詩，後有「元豐壬辰米芾書」字樣。考元豐紀元始戊午，終乙丑，而無壬辰，其爲僞蹟可知矣。更有奇者，買得翻板絳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以新紙染色搨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絳帖，卽原刻也，二曰星鳳樓帖，三曰戲魚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買者紛紛，其價甚賤，不過每部千文而已，遂取舊錦裝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林、高江村之類印于帖上，以爲真未搨。而官場豪富之家不知真僞，竟以厚值購之，其價不

一、有數十金者，有百餘金者，有至二五百金者，總視裝潢之華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實皆僞本也。嘉慶初年，有旌德姚東樵者，目不識丁，而開清華齋法帖店，輒摘取舊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題跋，半石半木，彙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雲居米帖十卷，皆僞造年月姓名，拆來拆去，充舊法帖，遍行海內，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噉鄙。

### 論刻帖

張懷瓘書斷云：「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爲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爲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蹟，無論可法不可法，輒刻之帖中，以爲備，則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國，以功顯，以忠著，非書家也；王荆公、陸放翁，以文傳，以詩名，非書家也；藏其墨蹟可也，刻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國朝名人尺牘成大部者，費至數千金，殊覺無謂。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爲之，非如二王真蹟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書，有名家書，有託名書，有同名書，又有並不善書而隨手屬筆者，亦有他人代書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書斷之所謂法帖者也。

### 家刻

余生平無所嗜好，最喜閱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蹟，見有佳札，輒爲雙鈎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總角刻碑，似有來因也。乾隆五十三年間，始出門負米，初爲畢秋帆尚書刻經訓堂帖十二卷，又自臨漢碑數種，刻攀雲閣帖二冊，便爲海內風行。嘉慶四年己未，遊京師，鈎刻成親王法書爲詒晉齋帖四卷。十年乙丑，復至京師，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書一鱗片爪，集成小冊，爲詒晉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劉鏗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壻平生所爲書，余時在京師，爲之鈎勒，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進上。十三年戊辰，爲長白鐵冶亭宮保刻惟清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兩兒曰奇、曰祥將余歷年所臨漢碑五十餘種模刻，名曰攀雲閣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爲相國英煦齋先生鈎刻松雪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蹟或舊搨本，擇其尤者，輒爲模刻，命曰小清秘閣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十八年癸酉，爲雲間沈綺雲司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謨諸書帖刻爲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門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時二公俱鎮閩中爲督、撫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寫經堂帖，起于鍾、王，終於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爲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

四卷，皆取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諸公書，而殿以松雪、華亭二家。時太守正攝篆案郵。是年，蕭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臨漢、魏隸書大小數十種刻成四卷，曰問經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黃兩峯囑爲昭文令，介余選集山谷大小行書六冊，曰黃文節公帖，蓋蔡、蘇、米三家各有專刻，而文節無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令吾邑，偶見前英相國所刻松雪齋帖而愛之，視相國所未備者，又續刻松雪齋帖六卷。是年冬，鍾祥彭毓圃志傑爲烏程令，余爲刻吳興帖六卷贈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臨本黃庭、顏魯公竹山連句，及宋四家、趙榮祿、俞紫芝、張伯雨、吳仲圭、郭天錫、倪雲林等書，合而爲一，計八卷，以續寫經堂帖之後。是年九月，攀雲閣帖刻成，計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爲長白斌笠耕觀察取趙、董兩文敏墨蹟，刻爲抱冲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兩年之內，爲歙縣鮑讓齋觀察刻余向所縮臨唐代諸碑三十二冊，至四年而始成。是時儀徵巴樸園宿匡昆仲素視余所刻諸帖，余因檢得六十四石贈之，藏之樸園壁間，命曰樸園藏帖八卷。次兒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時成焉。七年丁亥，爲嘉善周又山觀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遺墨大小楷行草書六冊，爲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爲膚施張河帥芥航先生刻文與可、蘇東坡畫竹題跋，計兩大冊，分裝四卷，曰澄鑑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學古有獲之齋帖四卷，自鐘鼎款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諸書，各摹數字，略備體格，本爲課

孫而刻，亦以便初學觀覽，爲書法之源流也。其餘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傳誄，有詩刻題名，如秦會稽刻石與碣石門刻石、泰山、琅邪、之罘、東觀諸刻石、漢熹平石經殘字、郭有道、陳仲弓、楊伯起、曹娥諸碑，及縮本漢碑、定武蘭亭、褚模蘭亭舊本、樂毅論、九成宮、醴泉銘、磚塔銘、孫過庭書譜之類，不可枚舉，俱別載寫經樓金石刻目錄中。

# 叢話十

## 收藏

### 總論

收藏書畫，與文章、經濟全不相關，原是有可無之物。然而有篤好爲性命者，似覺玩物喪志；有視爲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醫。余嘗論之，其爲人也多文，雖不知書畫，可也；其爲人也無文，雖知書畫，不可也。大約千人之中，難得一人愛之，卽愛之而不得其愛之道，雖金題玉躑，插架盈箱，亦何異于市中之骨董鋪邪？

考訂之與詞章，固是兩途，賞鑒之與考訂，亦截然相反，有賞鑒而不知考訂者，有考訂而不明賞鑒者。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疎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諸人，始兼考訂。若本朝朱竹垞、何義門、王虛舟輩，則專精考訂矣；然物之真偽，恐未免疎略。

收藏書畫有三等，一曰賞鑒，二曰好事，三曰謀利。米海岳、趙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爲

賞鑒，秦會之、賈秋壑、嚴分宜、項墨林等爲好事。若以此爲謀利計，則臨模百出，作偽萬端，以取他人財物，不過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與論書畫耶！

看書畫亦有二等，至真至妙者爲上等，妙而不真爲中等，真而不妙爲下等。上等爲隨珠和璧，中等爲優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須見聞，又須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詩文有一日之短長，書畫有一時之興會，雖真而乏佳趣，吾無取也。

清河書畫舫謂看字畫須具金剛眼力，鞠盜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爲不然。看字畫如對可人韻士，一望而知爲多才尚雅，可與終日坐而不厭不倦者，並不比作文論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氣和，至公無私，毋惑人言，便爲妙訣。看得真則萬象畢呈，見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間，並不在學問之深長，詩書之廣博也。

晉、唐名蹟，品題甚少，卽有品題，不過觀款題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題詠，題得好益增名貴，題得不好益增厭惡。至明之項墨林，則專用收藏鑒賞名號圖章見長，直是書畫遭劫，不可謂之品題也。余見某翰林題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筆比擬之，是隔雲山一萬重矣。

國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谷歿後，其物大半歸黃崑圃家，而散于海內者亦復不少。如記中所載之唐僧懷素小草千文、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黃山谷松風閣詩、朱晦翁城南二十詠、賈休羅漢、易元吉猴貓圖、宣和御題

十八學士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榮祿睿陶詩小楷及枯樹賦，余皆親見之。

高江邨嘗言，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資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饜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觀其有小印一枚，曰「江邨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銷夏錄中之物亦有真有偽，如蘇文忠送安國教授詩有陳石礪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雙鈎廓填，而江邨亦收蓄之視爲至寶，何也？

收藏書畫是雅事，原似雲煙過眼，可以過而不留，若一貪戀，便生覬覦之心，變雅而爲俗矣。試觀古來收藏家，從無有傳之數百年子孫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書家，前有三宋二沈，後有文、祝、董思翁諸公，此其最著者，其餘如吳匏庵、李貞伯、陸子傳、王雅宜、張東海、婁孟堅、陳魯南、王百穀、周公瑕之流，亦稱善書，可爲案頭珍玩。大約明之士大夫，不以直聲廷杖，則以書畫名家，此亦一時習氣也。

有明一代畫家，盛推文、沈、唐、仇爲諸家之冠，然而可傳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進、杜東原、姚公綬、陶雲湖、呂廷振、周東村、陳道復、王仲山、袁叔明、陸包山、宋石門、王酉室、錢叔寶、謝樗仙、趙文度、張君度、孫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楊龍友、陳仲醇、李長蘅輩，亦卓然成家。近時收藏書畫者，輒曰宋、元、宋、元豈易言哉？卽有一二卷冊條幅，又爲海內士大夫家珍祕，反不如降格相從，收取明人之易爲力耳。



唐

玄宗鶴鵠頌，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五尺八寸，紙凡四接，岐縫內俱有「開元」二字小印。結構精嚴，筆法敷暢，迥非唐以後人所能爲之。有蔡京、蔡卞一跋，前後俱有宣和、政和、小璽，蓋宋時曾入內府者。相傳尚有黃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謹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語云：「唐玄宗鶴鵠頌，宋時藏于祕府，徽宗朝有鶴鵠千數集于後苑龍翔池，逐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題于後。宋亡，卷遂流落民間，爲指揮方明謙得之。佑謂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鴟梟蔽日、鳳皇遠避之時，雖有鶴鵠數萬，何益于治亂存亡哉？」據此，則知卷後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經訓堂帖者，卽此本。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計七十八字。宋時曾入御府，有「悅生圖書」，則知又是賈秋壑家中物也。後有趙子昂、郭天錫二題。乾隆戊申歲，太倉畢竹癡員外曾購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夢奠」二字非吉語，旋復還之。余時在先生河南節署，一見，後不知所歸。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東陽、莫是龍、王世貞、毛澄、王鴻儒、陳繼儒、文嘉、嚴徵諸題，又錢穀、張鳳翼、獻翼觀款，相傳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謂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蘭亭、頭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樹賦上，其稱重如此。

張氏清河書畫舫則定爲米元章臨本。余亦未敢視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戲鴻堂帖，金壇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鬱岡齋帖，經諸賞鑒家品題，自足寶貴耳。

顏魯公竹山書堂聯句詩真蹟，書于絹素，雄古渾厚，用墨如漆，迥非後人所能模仿。國初藏真定梁相國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歲，爲畢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歿後，圖籍星散，又爲揚州吳杜邨觀察所有。嘉慶丁卯歲，粵東李載園太守來吳門，攜有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墨蹟卷，其書皆狂草，如張長史筆意，而杜邨觀察適至，顏冊亦在篋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蹟，同觀于虎邱懷杜閣下。余笑曰：「顏、杜生于同時，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後使兩公真蹟聚于一堂，實吾二人作介紹也。」按新唐書，天寶十二載，安祿山反，魯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後魯公以元載誘貶湖州，在大歷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時也。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蹟在上清瓊宮陰陽通真祕符之前，卽海昌陳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後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闕也。按靈飛經爲唐開元廿六年玉真長公主奉敕寫，元袁清容始定爲鍾紹京書，其說蓋本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一語，然亦未能斷定爲鍾書也。明萬歷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于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冊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已。太常之子湖廣

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煥留劍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爲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祕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于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爲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毫髮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爲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卽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僞跋于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爲吳餘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于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白麻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八寸六分，計三十二行，前後有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璽，蓋宋時嘗入內府者。其鮮于樞、張可與、張宴三題之後，并書新唐書本傳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卽戲鴻、快雪祖本也。余在畢秋帆先生家見之，

後爲豪貴所素，遂入京師。

范隋告身，絹本，高八寸，長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十四字，卽文正公五世祖也。後有宋人跋語二十一人，元人跋語二人。今藏吳門范氏義莊，有石刻。

懷素小草千文卷，黃素絹本，高九寸，長八尺七寸六分。筆法嚴密，字字用意，脫去平時劍拔弩張之習，而一趨于自然。後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年六十有二」，字勢略偏側，正其晚年作也。後有宣政三翼，卽宣和書譜所載四卷之一。卷用黃素，八方，每交接處用軍司馬印印之。相傳素師居永州龍興寺，卽吳呂蒙故宅，寺後浚井，得軍司馬印，故素師每作書必用是印。後有文休承一題，具載始末，嚴分宜冰山錄中物也。本朝康熙中，爲商邱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時歸入明府。乾隆丙午歲，吳杜邨太史購于京師，以贈畢秋帆先生。余嘗漢人經訓堂帖，較停雲所刻，有過之無不及處。

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跋及者。唐代至今千餘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雲間沈妃雲司馬託余集刻晉、唐小楷，爲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卽肥雲所藏。一曰觀經，卽魏席芬家所

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蘆庭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絺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蕘圃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經，吳門葉氏所刻律藏經，王夢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悟靈飛經之非鍾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羅昭諫嘗爲先武肅王鎮海軍掌書記，昭宗賜王鐵券，時羅正在幕府，則謝表必其手筆也。余年十九，在吳門清嘉坊書肆中見昭諫手書謝鐵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後書「乾寧四年月日臣羅隱代脫」十二字。代脫者，代爲脫稿之義也。後有劉青田一題，考之最詳。國初藏勵宗萬家，不知何時流落吳門。當時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後爲粵東一客所得，屈指四十餘年，至今猶在心目。

張僧繇沒骨山水一幅，絹本，上列兩峯，青綠相間，其下蒼松三株，白雲一道，掩映于紫翠之間，落筆雄奇，出人意表。舊爲宛平王相國家所藏，畫之上方有禹鴻臚之鼎題記。

尉遲乙僧天王像，絹本，着色，真唐人筆法也。本立軸，作袖卷裝池，橫看，自宋時已然，後有宣和、紹興小璽及內府圖書之印，並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聖旨審定及內侍盧道隆等官銜，又元張金界奴上進題名一行，項墨林家物也。畢秋帆尚書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進呈，今藏內府。

## 五代

先武肅王賜崇吳院長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帥」五大字，後題「龍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後又大書「都元帥吳越王」六字。下有押，猶今之畫稿也。文作駢體，字徑六分，絕似蘇靈芝憫忠寺碑。蓋晚唐書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來世藏台州本家，與鐵券並守。憶於乾隆辛亥歲，余在會稽同修郡志，嘗借觀，爲雙鈎一通，刻小清秘閣帖中。至道光癸未歲，余再至會稽，則知爲家新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蘇志，崇吳寺在今吳江縣充浦，前臨太湖，兩洞庭山在望。惟地僻鄉隅，鮮有至者。他日擬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猶見五代時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於草書，見之史冊，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狀七行，後具押字，余前已雙鈎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樸諸跋皆爲人竊去，惟存熙寧、元豐、元祐題名而已。中有賈平章觀款，書法極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觀鐵券，又復摩挲者累日。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凡八行，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題。阮雲臺官保書以示余，余頗疑之，未爲雙鈎，其後卒以刻石，有跋記於後。

王齊翰挑耳圖卷，前有徽宗御題「勘書圖」三字，又「王齊翰妙筆」五字。畫一貴人自挑其

耳，坐于屏幃之前，衣紋精細，設色甚工，儼然吳道子法也。後有蘇東坡、穎濱兄弟及王晉卿題跋。舊爲吾鄉安氏之物，嘉慶壬戌十月在揚州吳杜邨太史家見之。

世稱唐小李將軍之畫，今所傳者絕少。余嘗在吳盤齋大令膠城署中觀五代時衛賢所畫廣寒宮圖，樓臺殿閣，細逾毛髮，中有一宮門，上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離宮別館，用筆若絲，刻劃精整，幾無剩意。其款兩字在一石隙之間，恐小李將軍亦不能過之也。鑲邊絹上有梁蕉林鑒賞印記，其上又有一小璽，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瀟湘圖，思翁舊物也，藏畢秋帆尚書家。卷長丈許，神采煥然，具有遠山蒼翠、江水瀠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烏帽一人，旁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漁人布網漣魚者，蓋取謝宣城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思翁一生畫學得力於此。前後有三跋，隨筆中亦載之。後爲豪貴奪去，今不知所歸。

宋

高宗賜岳忠武墨敕草書十四行，在硃色雲龍箋上，有「皇帝上用」「書詔之寶」兩璽。此敕舊藏西湖岳廟，爲奉祀孫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門先生爲浙江布政使，始爲裝池，題一詩一跋，刻諸石上，嵌于廟壁。時余在轉運使署，因將搨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賦詩見寄，余

乃請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內之士，題詠遂遍，近已滿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蹟，一高宗草書，在團扇上，書「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憶昔騎款段，隨意入桃花」一首，後用德壽硃文璽，當爲高宗晚年筆，一孝宗書「春雲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風度碧岑」，既解從龍作霖雨，油然出岫豈無心」廿八字，合裝一冊，爲仁和趙晉齋文學所藏。近時士大夫題詠甚多，余亦題二絕云：「石經剝落長苔痕，遺恨冬青不足論。留得二陵真蹟在，蓬門猶識趙王孫。」焚香再拜啓題封，想見揮毫德壽宮。龍鳳昇天陵谷改，尚餘文翰扇清風。」

陳簡齋詩卷，紙本，凡一百零一行，計詩二十三首。舊有張宣公標題，今不存。後朱晦菴、劉西臺、危太樸諸跋，具在。案宋史，簡齋名去非，高宗時爲資政殿大學士。太樸跋語具詳始末。

蔡忠惠謝賜御書詩表，字如指大，結構精嚴，後有文與可、米元章二跋。按續書斷載仁宗深愛君謨書，嘗以御筆書「君謨」兩大字并詩以寵異之，君謨乃作詩表謝，卽此卷也。往時見雲南周氏刻入春雨樓帖，後見墨蹟，在五柳居陶蘊輝家，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

又忠惠自書詩稿，計八頁，每頁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書詩之三，下書「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紀行之作也。其第二頁題龍紀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極有古人風格」九字，則歐陽永叔親筆也。是冊南宋時曾入賈似道家，前後俱有「悅生葫蘆」及長字印



記。又有楊龜山、張正民、蔣璨、張天雨、張樞、胡粹中諸題。其書雖草草不經意，實君謨妙墨也。

蘇文忠書，余所見者不下十餘種，真偽參半。按崇寧、大觀間蔡京用事，以黨籍禁蘇、黃文詞，并墨蹟而毀之，至政和間始弛其禁，故後世傳者少也。曩在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家有大書偃松屏贊，乃其謫惠州時爲書示其子過者，第絹本毀濫不全，余集其數句刻入小清秘閣帖。又有九歌六段，是從家恬齋方伯處得，雙鈎上石，未見真蹟。

又文忠書四十二章經真蹟，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觀于汪筠莊明府齋中，書在絹素，織成朱絲闌。高九寸許，長七尺二寸。小楷，微帶行筆，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數行破裂者，而後幅完好無闕。有宋僧悟靜、元王原吉、時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陳無軒載人寓賞編，茲不復贅。後爲筠莊子元度攜于行篋，在晉陵舟中遇賊竊去。越二十餘年，京口楊子堅忽于友人家見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橋頌卷，有趙松雪題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僞書，以售於人，遂借以雙鈎，與原蹟無二，以示畢秋帆先生。時先生爲河南巡撫，竟以千金得之，實僞蹟也。

黃文節松風閣詩卷，高九寸餘，紙本，三接，長六尺三寸，無款印。元至治間爲皇姊大長

公主收藏，不擇人而題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銜。乾隆己酉春三月，觀于鎮洋畢澗飛家。

又文節書劉禹錫伏波神祠詩卷，明時爲嚴分宜舊物，有張于湖、范石湖兩題，今藏諸城劉文清公家。信芳尚書嘗以示余，生平所見山谷墨蹟，此爲第一。

米禮部書宗室崇國公墓志銘，鄭居中撰文，幾二千字。余所見者有大小兩本，絕似褚河南哀冊。後有袁楠、鄧文原、黃潛、柳貫、揭沘、葉盛、吳寬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齊梅麓員外家，其一藏揚州鮑氏。按米襄陽志林，當時臨模米書酷肖可以亂真者有二人焉，一吳雲壑名珺，一陳伯修之子陳寺丞，禮部俱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或兩人所臨也。

又禮部虹縣舊題真蹟卷，無款，有儼齋秘玩圖書，是華亭王氏之物。後有金大定間劉仲游、元好問兩題。雲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鈎模人帖。

又禮部書杜詩王宰山水歌墨蹟卷，絹本。後有徐守和兩跋。雲南周氏曾刻春雨樓帖，今藏吳門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註經草稿真蹟，余見者有二種，一爲嘉善謝若農中翰所藏，易繫辭自「无咎者善補過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計六十一行；一爲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論語「顏淵問仁」至「司馬牛問仁」，計五頁。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約相同，當是文公一手書者。

朱文公和張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孫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賓之篆書「晦翁手澤」四字，

後有干文傳、黃潛、于淵、李東陽、吳寬、周木、陸簡、何喬新、董越、李士實、張元楨、費宏十二人題跋。楊鐵崖和詩，後又有陳白沙、謝肇浙、徐渤三題。其黃潛書城南齋記稱常熟錢君伯廣早從其鄉先達尚書干先生遊，先生守婺源時，得朱子手書城南齋二十詠而寶愛之，卒乃歸諸伯廣，遂卽所居東偏構一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號焉。按虞山譜，伯廣諱廣，千一公七世孫，柳溪先生寬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陪趙季由太守於吳門寓齋，出示吳雲整書歸去來辭真蹟，筆筆飛舞，全用米法。後有董思翁一題，傾倒殊甚。惜其物已經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國書「慈幼堂」三字，爲吳中顧頤醫陳仲和所得，卽以名其堂。後有陳繼、王鏊、劉吉、邱濬、費閻、吳寬、楊士奇、胡濙、楊榮、金幼孜、李東陽、楊翥、馬紹榮、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陳鑑、朱仲陽、張昇、靳貴、劉忠、毛澄、楊守陟、吳儼、李傑、楊廷和、陸簡、宋毅二十九人題跋。此吳門陸蓮庭孝廉所藏，書情同邑陶君名廣考諸人名號爵里甚詳，有小記附於後。

馬遠松陰高士圖，吾鄉李芥軒先生所藏，閱百年矣。嘉慶庚申，從子有毅持以示余。按遠畫本師李唐，用焦墨作樹石，筆力矯矯，千古獨絕，吳小仙所從出也。

李營邱秋山行旅，吳門繆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畫絹素狹，俱是雙搨，此僅存半幅矣。乾隆戊申歲，畢秋帆先生爲河南巡撫，聞其名，爲物色之，有客攜至汴梁者。余時在節署，因

獲觀焉。

米元暉雲山圖卷，紙本，款題「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懶拙米元暉戲作」十六字，後有元人韓性、王逢、楊遵、顧祿、宇文公諒、朱文瑛、陶九成諸題，道光乙酉四月偶於汪氏見之。

元

趙榮祿書壽春堂記，大楷書，是絹本屏幅，剪裝巨冊者。嘉慶元年，余客兩浙轉運使幕中，雲間陳古華太守攜以見示，同海豐張穆菴都轉、烏程陳無軒學博披覽一過，後阮雲臺先生嘗刻石武林。

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烏絲方格，字大逕寸，前有篆書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計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華兩跋，錢塘梁文莊公家藏物也。嘉慶元年二月，余謁山舟先生，始觀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鑒真帖，而長白煦齋相國見而愛之，因介余往錢塘雙鈞，又收入松雪齋帖。

二贊二圖詩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後有卞華伯、王弇州、董思白、陳眉公、文湛持五跋。思翁謂是卷學顏魯公送蔡明遠叙，兼米海嶽用筆，迥異平日之作，洵至論也。向藏畢秋帆尚書家，余嘗鈎刻入經訓堂帖。嘉慶己巳，偶遊京師，知爲劉文清得之，今又爲煦齋相國所有矣。

汲黯傳小楷，用歐筆，爛漫千餘言，當爲松雪平生傑作。惟余近年所見者已二本，俱有文衡山補書，絹紙相雜，真贋莫辨。甚矣哉，作僞之人也！

天冠山詩本，廿八首，今陝刻祇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間，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學江西，得一本，紙墨完好。後松雪自題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爲作此廿八首。」按其時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師，官集賢學士，未嘗至此山也。陝刻跋云：「予昨遊天冠山，且謂山在丹陽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貴溪。」丹陽乃道士號，足證陝刻之不真。然用筆自佳，非近世人所能爲之，或曰文待詔少年作也。

小楷過秦論二篇，刻于戲鴻堂帖者惟一篇耳。嘉慶乙亥，婺源齊梅麓員外宰吾邑，偶談此卷，云真蹟在其同鄉董小楮編修處，越數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後當惠贈也。梅麓賦詩云：「鷗波妙墨世原稀，況復香光論入微。趙璧竟從千里去，吳鉤今許五年歸。米顛豪奪真無賴，季布盟言豈有違。寄語山靈好呵護，莫教化作朶雲飛。」他日此卷竟來，余當爲員外一并上石，以與戲鴻、滋蕙兩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賦，松雪平生臨本最多，相傳松雪曾見過王子敬墨蹟者。余曩在京師，見司馬達甫中翰家一本，紙墨如新，今爲孫制府平叔氏所藏。粵東吳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數行，乞詒晉主人補書之。其餘如梁蕪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尚是真蹟，至經訓堂帖所刻楷書本，則

僞矣。而學者甚多，有翻刻盛行于世，異哉！

頭陀寺碑文，吳門蔣氏所藏，余於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觀察舟中見之，用筆在洛神、枯樹之間，可寶也。

神仙篇五首，一張正見，二盧思道，三王融，四陳思王，五郭景純，後書「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宮道人書」。字如中指大，靈和峭拔，當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筆。然觀其卷中如「憶」之作「憶」，「娥」之作「娥」，「阿誰」作「何誰」，「進趨」作「進趨」，恐松雪未必至此，其爲僞本無疑。今在英相國家。

舊聞當湖家夢廬處有松雪臨黃庭經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見。道光丙戌春日，偶於梅麓員外高齋閱之，後無年月可考，審其結體用筆，實松雪早年書，殊乏英俊之氣。有鄧善之、楊載等十六人題跋，皆真。

臨褚河南枯樹賦卷，白宋箋本，長洲宋小巖編修所藏，後歸畢秋帆先生。有趙孟淳、白珽、陳深、龔璿、周天球、黃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貞、文伯仁、黎民表諸題，最後有太僕寺印及撫治鄖陽等處關防，是明時王敬美家舊物。

「快雪時晴」四大字，乃是題張伯雨臨右軍帖前者，後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與壽春堂記相等，前篆額六行，計廿四字，內兩行爲後人重補。此卷今藏笠耕少僕家，惜文中闕數行，失去仇公諱字，後有倪鉦一跋，云仇字彥中，又見虞道園書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鏐也。

嘉慶己未春，余在京師，過質郡王府，見松雪畫陶靖節像，闊袖幅巾，手攜一杖，翩翩欲仙，上書歸去來辭小楷十二行，真妙筆也。郡王薨後，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見矣。

孫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歸去來辭，是畢氏廣堪齋舊物，余嘗模入集珍帖中，審其用筆，當爲中年之作。

松雪所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余嘗于吳杜邨太史家見之，所謂獨孤長老本是也。尚有吳傳朋、錢舜舉及柯九思二跋。爲商邱陳望之中丞所藏，後德清談韜華觀察得之。談沒後被火，圖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數字，今在英相國家。

吳門陸謹庭嘗得松雪畫李太白廬山觀瀑圖，青綠山水，一紙皆滿，無空隙處，而一種幽深玄遠之趣，溢于尺寸間，非松雪妙筆，不能傳之也。後有元明人題識甚多，其姚公綬一跋最長，惜爲後人妄加「趙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爲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婁東，在畢澗飛員外家見魏公自繪小像，紙本，長尺許，闊七寸，作一鏡。像居其中，僅畫半身，頭戴一笠，身著月白縐衣，面圓而俊偉，豐神奕奕，微鬚，真元世祖所稱。

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書贊兩行。又在友人處見一像，有自題七律云：「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霽水頭。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從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後題「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趙孟頫自題」，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裝」。觀魏公此詩，其出山服官，非素所願，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趙松雪嘗拜中峯和尚爲師，爲畫一小像甚妙，盤椅一張，師橫卧其上，朱履一雙脫在椅前。此種畫法，古所未見。後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爲師作贊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吳興趙孟頫焚香謹贊。此幅往在吳門陸白齋先生家見之，曾倩南潯陸梅圃臨過一幅，後爲友人搜去。觀此兩像皆畫于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

世所傳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絕少。憶于甲寅三月，余在錢塘晤鮑綠飲先生于西湖寓中，見一卷，當是夫人生平傑作。後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於姚居南潯一詩一跋，寫作俱妙，題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揚畹畝閒。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敷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幔結貽佩纓，重之齊琅玕。寫真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渺難攀。況有斐媿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于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



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磨墨，寫此幅于軒中。夫婦人之事，箕箒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爲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丈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臬識。

趙仲穆書畫，昔人稱其克紹家風，然用筆太重，重則近俗，無復有乃翁秀色。因知筆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間，雖父子不能傳也。余弱冠時在吳門，見仲穆手書長卷，所錄古今體樂府小詞共計三十五首，後題「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吳德璉姊丈一觀」云云，後有文衡山、許初兩題，皆精。衡山跋謂德璉者卽王國器魏公長壻也。德璉長于新樂府，當時爲楊鐵崖所稱，故此卷所書樂府爲多，豈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書其先世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文所撰誅蚊賦，桂花紋白綾本，共計七十二行，最後十七行參錯書在紙上，蓋應其方外交閑上人所請也。後有魯威、柯九思、蘇大年、王敬方、鄭元祐、楊椿并元祐書刻石疏共七題。此卷明時藏沈石田家，後歸吾鄉華東沙氏，至本朝又爲梁蕪林所得，畢氏經訓堂帖始刻之。

饒介之號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亂隱居姑蘇，跌宕自喜，嘗與雲林生往來。工草書，宗懷素。余嘗見其蕪池積雪詩卷，童梧岡侍郎所藏也。後有金問、魏瀚、呂憲、吳昂、王淮、朱應祥、蔣宗誼、姚公綬、鮑浩、馬時正十人題跋，並下令之，安鹿邨書畫印記，惜爲後人填墨，殊失

真面目矣。

張伯雨書，實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種逸韻，與柯丹邱異曲同工。曩從王夢樓太守案頭見所書台仙閣記，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縑短幅，平生所見甚多，一時難以悉記。

趙大年江邨秋曉圖，絹本，無款，前後有元初人圖書印三方，後有龔璠、吳訥、趙孟頫、陳敬宗四題，真蹟也。

高房山山水簡澹超逸，可與二米相伯仲。余嘗見其墨竹一幅，亦可與吳仲圭、顧定之相伯仲矣。有趙松雪一詩題其下，云：「高侯落筆有生意，特立兩竿煙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

黃子久與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俱爲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煩簡得中，不特爲三公之冠，實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時所見畫幅甚多，惟在京師內務府胡某家見浮嵐暖翠一幅爲最妙。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畫宗李昇，而皴法少異，其品在松雪、大癡之間，萬壑千巖，長松修竹，又是一種豁逕。余嘗見叔明畫紫雲山圖真蹟，出筆奇古，與平時所作迥異，固知名家一邱一壑，無不臻妙境也。

叔明嘗爲陶九成作南邨真逸圖，余在秋帆先生家見之，高八寸，長三尺許，紙本，不著名

款，惟用「黃鶴山樵印」一方，後附孫作撰傳，王掖撰序，胡儼撰記，金聲跋語，皆一時名手。張丑題云：「萬歷戊午春獲於長洲吳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與九成爲中表兄弟，每過南邨，輒流連不忍去，與酣落筆，穠郁深至，可一掃丹青故習，非松風閣、聽雨樓、琴鶴軒諸卷所可比倫也。舊時尚有叔明自題篆書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懶遊窩圖卷，紙本，高六寸五分，長一尺四寸。後有記二十行，書法類右軍東方先生畫像贊。題款曰「壬寅九日句吳倪瓚爲安素先生寫」，最後有彭敬叔、徐乘二詩。按雲林集載此文，文中所謂金君安素者，實先世永謙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薦辟，以人材科將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讀垓山之陽以終其身，距雲林所居甚近，家譜所載。是卷昔嘗見于陸白齋先生家，既又見一幅，有記無圖，畢秋帆尚書所藏，曾刻入經訓堂帖者，實僞本也。

又嘗見雲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題「丁未五月東海倪瓚畫」。後有吳匏菴、卞華伯二詩，吳云：「聽松庵裏試茶還，第二泉邊更看山。獨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閬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遠山。老我今爲亭上客，啜茶閒試鷓鴣斑。」俱是真蹟。

梅花道人書畫俱妙，余所見不下一二十種，畫竹尤多於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則斌笠耕少僕所藏之絹本兩竹，皆仲圭生平傑作也。又道人有草書心經一卷，爲貽晉

齋主人所藏，後贈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與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屬余刻石梅花卷，有跋記之。  
顧安字定之，善畫墨竹，吳仲圭以蒼老勝，定之以秀色勝也。揚州吳杜邨觀察有小幅立軸，余曾雙鈎刻石，贈江元卿員外。又吳門王月軒所藏長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錢塘趙氏見一幅，後有屈生題云：「海內人傳顧定之，生平畫竹發清奇。披圖記得湘江夜，翠影參差月下時。」

僧大祐書七寶泉開山順菴主行實並道衍書順菴主塔銘合卷，有錢仁夫、李應禎、戴冠三題，吳縣光福寺中舊物也。按道衍卽姚恭靖，書時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見成祖之前。

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橋龍壽山房。相傳金華宋景濂是善繼後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後。明人題跋觀款散題于諸卷上者凡數十處，不能盡記也。  
有元一代，書法大約俱由松雪門逕，如柯丹邱、白湛淵、郭天錫、張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獨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鮮于困學、康里子山、鄧善之、周公瑾、楊鐵崖、陸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畫家全講氣韻，不名一格，實能超出唐、宋人刻畫之習。黃、王、倪、吳無論矣，生平所見者，山水則朱澤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壺、曹雲西諸家，花卉人物則王若水、王元章、錢玉潭、孟玉潤諸家，蘭竹則鄭所南、李仲芳、蘇昌齡、顧定之、李息齋及其子遵道諸家，如過眼雲煙，不能悉記，皆所謂以氣韻勝人者也。



畫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爲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爲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會稽、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于宛轉，遂將鐘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鑪，不可以爲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爲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爲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恆傳。八分者，卽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爲方，而爲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

者，有全遺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于此，迨鍾傳一出，又將漢隸變為轉折，畫平豎直，間用鉤趯，漸成楷法，謂之真書，篆、隸之道，發洩盡矣。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爲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穀、趙凡夫之流，猶勸襲元人之言，而爲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曾玄而問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爲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久，羣艷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侍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小松司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學者自此日

益盛云。

隸書生于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爲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長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蠹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蠹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爲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第爲真、行汨沒，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爲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卽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卽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玄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攙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于隸書，近人所學，賴爲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攷，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徵，鍾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爲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陰謁阮雲臺先生。時先生爲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蓋由篆變爲隸，隸變爲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徽、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南派不顯于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

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寶泉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相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于啓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于碑榜。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義、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爲確論。余以爲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于此，皆以啓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啓牘者，亦毋足怪也。

###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餘種；近阮官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啓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聖教一派，而流爲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概而論。卽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爲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病，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爲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爲創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

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畫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爲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真能得書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蹟，有偽蹟，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札，何嘗是坡公真蹟耶？故友蔣藝菴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菴不以爲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實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卽受病處也。」藝菴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病百出，旋復去之，迺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爲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蘆槎先生。先生一見泳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爲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人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麓諸體退之，乃悟先生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卽失之俗。如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卽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爲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

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爲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讚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冲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爲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事，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爲碑榜者，那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敎，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

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過之。此所謂借贊借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與尚不在眼底，況文徵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于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爲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敘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爲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于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

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玉云：「子昂書法，溫潤閒雅，遠接右軍，第過爲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爲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于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爲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爲大病者，非也。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尚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款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纔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爲諸城劉文清公，一爲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爲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人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



苛。文清本從松雪人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于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筮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蹟臨模，遂人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爲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爲竈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爲滕公佳城，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 叢話十一下

### 畫學

####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若雲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閬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之法以氣

韻爲工，本朝憚南田則又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爲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畫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不可以爲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尚難于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爲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僞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僞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僞褚河南，不過以此遊戲，未必以此射利也。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僞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穰、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册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款」。余少時尚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買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僞日多。就余所見，若沈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辨，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

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中舉人、進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 畫中人

錢載號籀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爲余臨宋本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之以秀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球璧。余與竹嶺爲忘年交，有滕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尚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爲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

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龜，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峯，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續，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緝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樵印，皆能自關門徑，追蹤古人。嘗臨畫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御容。其弟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爲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南巡，嘗獻畫冊，

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敵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牘，有黃華真，近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摹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至邗上識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爲質府賓客，官四川司馬。仁宗在潛邸識其人，召寫御容，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伸縑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爲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州人。爲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人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莘圃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樸園學畫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樸號樸園，其學與芹圃略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樸園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人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舉秋帆尚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亦工花卉。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爲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蓑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蕉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

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蕉畦爲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爲「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爲余臨上官周鹿門借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莽，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次，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醇號芝山，西安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爲廣陵書院山長。歿時年近八十矣。

周瓚號采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官保爲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煌號鏡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畚，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爲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



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爲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葯，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滙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有法。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爲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于粵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爲至寶，亦以海物爲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徵號南籬，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奉旨回籍，不加罪。

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培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爲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爲人豁達不羈，而素于飲。喜吟咏，善題草，畫梅尤人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昂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滌雲，休寧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楞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裴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爲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

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頓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爲作金萱圖，真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寇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爲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人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爲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至于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簫，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豐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爲余作「只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山，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鵠，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樸，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爲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鉞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西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於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爲一時傳誦。

馬岡，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于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人署繪圖。時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爲指示之，又命臨模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爲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鶴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爲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于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爲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高宗愛其筆墨，嘗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內府所有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爲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尚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尚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賞休。

齊己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余爲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爲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庵，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 叢話十二

## 藝能

## 書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爲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爲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遝，卽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資，皆爲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之道，但令其臨模已書，合己意，而後爲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爲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爲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窮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爲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爲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爲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要工夫，如無天分，少

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爲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聖祖仁皇帝有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高宗純皇帝又有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圓歷儀象、環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 射

射爲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爲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



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爲詐人武斷，包漕說訟之事乎？

### 投壺

今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卽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賊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今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爲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鶴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焉。其時有俞宗瀛號梅華，隱號古明，潘奕正號月池，孔繼洛號沛霖，田英號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

嚴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于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麻處嵩、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舉，廷果精于此技，然所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轉輪袍、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邀遊公卿間，亦今之賀老也。

###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李暉博弈論，遂深惡之，以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廢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

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著諸人爲一時國手，所刻桃花泉棋譜、賽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著高揚州，偶于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雙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弈，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著爲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弈，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伯，績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摹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摹刀，却無時習，輒以秦、漢爲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

後落墨。譬諸畫家，無胸中丘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連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峯啓淑，歛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爲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瑪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韻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爲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峯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峯欲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爲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雨槐，是專學顧雲美、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爲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鄭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爲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人手，而上追秦、漢，

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鄭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碑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碑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儈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爲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爲，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爲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贗本轉轉摹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今人刻行楷尚不精，況篆隸乎？

###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爲佳，其所謂狼毫、兔毫、羊毫、兼毫者，各極其妙。然毫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毫。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

最健之毫進爲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禿，無有鋒穎，以此爲厚，不亦謬乎！

###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爲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千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椎千碾萬碾，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牋紙近以杭州製者爲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礬太重，不能垂久。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于唐、宋，所謂衍波牋、浣花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爲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牋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 硃硯

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



其他名色甚多，如鸚鵡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官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院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院爲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卽如歙之龍尾、蘇之嶼邨、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爲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爲硯者，皆出于通州福山一帶，人家牆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爲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爲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礪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爲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鬼溪，手段卻好，惟所礪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斷復萬鍊，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于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

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爲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爲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寧人馮錫與者，爲余鑄如意百柄，鑪燈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鐃簫、鐃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于西洋，本朝康熙間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鷟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一層。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于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北定極，衆星旋轉，玩二十八宿于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爲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毫髮不爽，令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而知，是開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間開鐘對定時刻，然後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線，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間開鐘對定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爲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琿渠、青金、綠松、螺甸、象牙、密蠟、沉香爲之，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櫺、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于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二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

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上所親頒。

### 刻書

刻書以宋刻爲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爲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聯字類編、淵鑿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 裝潢

裝潢以本朝爲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爲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帚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于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爲之提獎，故素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于此者日漸日少矣。

##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偻，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于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爲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審觀覲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櫓，桅杆兩，櫓頭稍篷及柁篙帆樁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髻者爲

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卧，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鑿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于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爲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臂攔，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基。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

幾進，街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爲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闊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于領略，而又必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街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爲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爲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卽低，非闊卽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爲主人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既造而木料尚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屋既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榻扇最忌雕花。古者在牆爲牖，在屋爲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爲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靈瓏剔透，尤爲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爲，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爲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密室要參錯如園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

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爲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

裝修非難，位置爲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歎奧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于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何如，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茅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汪春田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籬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爲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雞豬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爲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奇爲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侍郎家爲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千錢，咸稱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爲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于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



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豬爲十三經，山珍海錯爲廿二史，蔥菜蘆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爲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饌豐，點食多爲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品鮮爲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爲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間，時候得宜。譬如鹽菜，至賤之物也，上之于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于酒肴之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亞于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

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以黃河鯉爲佳，江南以螺螄青爲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鯽魚、時魚、連魚、鯪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鱧，太湖之龍與鼈，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庖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萋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鱸魚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闕則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中之者能殺人，惟橄欖汁可解。雞味最鮮，不論雄雌，養至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鱒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卽死。

刀魚本名鯊，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爲美味，不可去之，此爲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爲穢污之物，輒棄去，余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鯊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菜子爲菜者，其法始于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蕪菜，炒荸薺，炒藕絲，山藥、栗

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爲菜者，如胭脂菜、金雀花、韭菜花、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肴饌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瞻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成宜，但期適口，卽是嘉肴。

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饈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饈肉，而無珍饈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爲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治民。珍饈嘉肴，自較饈肉更鮮，雖出之家廚，亦足以供客。」

### 堆假山

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爲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子、張國泰皆爲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于諸家，如儀徵之模園，如阜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榭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于傾頽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鈎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

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 製砂壺

宜與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爲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雯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陳曼生司馬所製爲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于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聽其悠揚跌宕，直可步武元人，當爲昆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爲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昆曲，卽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

###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籥相應，又佐以提

琴、琵琶，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兩打梧桐諸名色。憶于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高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于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官牆。」

### 演戲

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蓋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卽崑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想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爲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 雜戲

按文獻通考，雜戲起于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碗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碗，雜以談諧，爲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臺臺清言欲笑人。謾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關雎弄碗真無匹，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攷元吳淵撰有碗珠詩云：「碗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實碗手中迴。」似卽今之弄碗也，可補古雜戲之缺。

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毬鉛彈、攢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爲衣食者也。



# 叢話十三

## 科第

### 種德

吾鄉鄒于度忠倚，前身相傳爲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狀元舟過金山者，觀者咸歎羨之，老僧曰：「狀元亦人爲之耳，有何難哉！」崇禎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兌金者，挾重貲赴金陵鄉試，泊舟京口，忽起大風，行舟多覆。鄒君啓其篋，指謂人曰：「吾財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於是人爭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盡矣。老僧于山上見之，曰：「此人有德，吾可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鄒君中式歸，見老僧入室，而于度生。本朝順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狀元及第。

陳理，山陰人，字厚菴。康熙初，官廣西平樂府司獄，因人籍。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回籍，幸獲無恙。後長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進士，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三十九年庚辰進士，官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賢良方正科，歷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毅，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賢，陝西鄜州知州，次齊芳，湖北監利縣知縣，次齊庶，刑部直隸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綬，恩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



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丞，殉賊匪林爽文之難，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玄孫廣寧，以襲雲騎尉世職，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官，與余爲總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爲常熟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決，筮之，因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三子：元文中順治己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秉義中康熙癸丑探花。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資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嚴曉山，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祲，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即起，始終理其事，不假手僕從。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訓，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又入翰林。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冢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遠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卽以言達於各房，爲憲副公改葬焉。時

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與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剋，當于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熙丁卯。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繆薛書名慧隆，吳縣諸生。父國維，由進士歷官貴州右參政，嘗平蠻寇之亂，民德之。薛書乃敘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稱公孝行。子彤，自幼穎悟，中康熙丁未狀元。孫曰藻乙未榜眼，曰芑戊戌進士，曾孫教仁、遵義俱中甲科。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之父名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販者索僕所負賬，時僕已更他主，告之故，販遽肆咆哮，公卽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賣帚者既去復來，云失其一，公償以錢。賣帚者睨視謂曰：「使汝不匿帚，肯與我錢耶？」人咸誚公，公怡然也。其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文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尚書。

張映葵字筠亭，長庠生，好學能文，敦行不息。賴硯田盡心教誨，貧無修脯者，無異視也。從學五百餘人，成進士者濟濟。後以拔貢任天長教諭，旬課月試，寒暑不倦，成就甚衆。嘗攝縣篆，有廉聲。以賑荒積勞成疾，卒於官。祀鄉賢。子光焯、孫鳳翼，相繼科甲。

石琢堂殿撰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

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閭閻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爲者，竟敢形諸奏牘，以污曠之。此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僞撰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人蔣氏，時爲侍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釧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燼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節儉起家，力行善事。學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而推誠相與，益以積德行善爲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瓊，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嘉慶辛酉同登鄉榜。

姚秋農總憲，中嘉慶己未狀元。臚唱之前一夕，京師人有夢迎天榜者，見金牌二道，上書「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八大字。蓋姚高祖陳臬江南，曾以事活萬人，知其有陰德之所致云。

###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錫、金兩學，前明時有「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兩匾，志一邑科名之盛也。本朝順治丁亥，己丑兩科，皆中十一人。自壬辰至甲

辰六科中，有四鼎甲，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斌，己亥榜眼華亦祥，甲辰探花周弘。三元備焉。解元范龍，會元秦斌。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學，有欲易此二匾者，一士人爭之曰：「匾不可去也。九進士中有高忠憲，三解元中有顧端文，皆一代名賢，豈可去乎！」至今尚仍舊額。

康熙初，有人見趙恭毅公申喬應童子試，儀容肅穆，言語安詳，寓一樓，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警效之聲。後中進士，官至尚書，立朝譽謬，爲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學問也。梁溪雜事載：「明初開科時，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縉紳三老保舉生平無過，方准入試，其結狀分數至十餘條。永樂初，邑中有徐紹德者，以曾共倡女飲酒，爲鄰人所詰，降廩不與試。」其遴選人材如此其重云。

狀元、會元、解元，雖三年內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婦人女子皆所健羨。一隔數年，便茫然不復能記其名矣。須其人有功業文章膾炙人口者，方能流傳。卽如三元，翁覃溪先生書考過，自唐至今計有十三人，所傳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輅而已。

馮鈍吟先生書言：「子孫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長者，與其出一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陰有某進士者，少無賴，不齒于人。中式後，鄉人不禮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誤矣。凡人中過進士，原該稱呼老先生，譬如呼牛爲牛，呼馬爲馬，勢不能稱其爲牛馬。」

也。故讀書人必先立品。

### 孝感

彭一卷名瓏，字雲客，長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舉京兆試，調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服闋，補長寧令。深己愛民，以不善事上官，受誣被揭。其子定求聞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回籍，殯葬父母畢，懸額遺像於書室中，感興出人必拜告，終其身如此。後定求中會元、狀元，曾孫啓豐亦會元、狀元，官至兵部尚書。曾孫子紹觀、紹升，孫希濂、希洛、希鄭，曾孫蘊輝，俱中進士，科甲不絕。

吳編修廷珍，字叔琦，吳縣人。幼孤，奉母極孝，十八歲遊庠。後夢神謂曰：「汝壽止二十，汝知之乎？」吳夢中驚泣曰：「修短固定數，但無以報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須努力行善耳。」驚而悟，即奉立命功過格，實力奉行。閱六年，戊辰登鄉薦。忽夢遊神廟，殿闕巍峩，旁有人謂曰：「汝得鄉舉，乃力行功過格之報也。」從此益自奮勉，奉行愈力。并將功過格諸善本，參酌採輯，刊刻行世。嘉慶辛未，以第三人及第。

### 求籤

康熙己未，編修徐逸少先生公車北上，禱其鄉大乘菴土神，得一籤，後二語云：「今日杏園

沉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後大喜，以爲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庸也，而先生亦捷南宮，授庶吉士云。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鄧小山教授雲倬爲諸生時，祈得之，乾隆癸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癸丑會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續虎，嘉慶己卯鄉試，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于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中六十六名。

蘇城蔣騰越公配黃淑人，懷孕時遣嫗禱於韋馱神，得一籤云：「懷孕生男已有期，後來金榜掛名時。」旋生長子曾炘。越十年，復懷孕，又得是籤，生四子曾煌。後兄弟俱中甲乙科。曾炘爲長沙知府，曾煌爲郴州知州。又是籤旁註有「綿長寶貴」字，曾炘於長沙任題陞長寶道，尤驗。

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祈得一籤，有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爲「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文後比即用此句，下股對「無黨無偏無反側」。主考官可亭先生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夢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謁其房師趙恒夫於寄園，恒夫曰

吾邑趙舜儀，寄居妻族，康熙中，並無趙姓應試者。舜儀乃重內，庠姓趙也。鬼神之弄人，殆不

康熙戊子科，蘭谿鄭孝廉集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

雍正癸卯，以登極連開鄉會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節，會試人翰林。

寧河崔解元鳳集，乾隆庚辰

正演紅梨記趙解元事，是科果掄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

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戊」去心爲「戊」，「牛」去首爲「午」也。

蘇州蔣古愚學博，秉鐸穎上，督課諸子甚嚴。時穎上人有「兒童都識孔夫子，祖父當如蔣老師」之句。古愚子國華，乾隆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官至永平守，國萃庚辰、辛巳聯捷，官中翰。惟長子學文富於學，屢躋南北闈，古愚憂之。甲申元旦，夢家中廳聯更換，上聯「長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聯「二人同心頌詩讀書」，落款「鍾離子彭鑑書」。古愚醒後，以告學文，學文愈加發憤。每日三文一詩，寒暑不輟。明年乙酉舉京兆，試書經房，南元次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從弟禹邁同榜，以詩經房中式。主考同鄉彭芝庭大司馬爲正，滿洲鍾公名音爲副也。

吳香亭玉綸登乾隆辛巳恩科進士，先於戊寅年除夕，夢龍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鳴金伐鼓。見洪濤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觀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謂公必中。蛇者巳也，金屬辛。其歲適聖壽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至是果中會榜，時公年纔三十耳。見湘幹閣學所撰年譜。

李石渠先生名殿圖，嘗官福建按察使。少時祈夢卜科第，夢神語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劉侍讀亨地房。丙戌會試，盧學士文弼薦中，撥入紀太僕復亨房，夢始驗。

蘇州何一山中翰桂馨，人泮前，夢中得詩云：「第一才名第一仙，聲華好並李青蓮。世人



莫笑詩腸澀，匹馬秋風落照前。」後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館欽定一等第一，授編修。及翰詹大考，以詩中錯字，列下等，改授中書。何下名卽李重輪也，則「秋風落照前」五字悉應矣。

涇陽怡廷相鄰居有村學究，夜夢城隍廟前有大紅緞金書云「庚子科解元柳邁祖」八大字，遂以夢告之廷相。廷相卽於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邁祖也。

### 鼎甲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吳縣繆彤，一長洲韓勳。石公召韓，謂之曰：「子文元氣渾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燄太藏，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莢果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評如此。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興」七句。會元秦弼卷，本房以爲平而棄之。會世祖作此題，典試官探知，破題爲「詩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進呈，世祖大稱賞，硃筆濃圈，擊節不置。臚唱日，一甲至二名不及秦，世祖色變，至第三名爲秦弼，世祖乃大悅，拍案曰：「吾意此人必鼎甲也。」賜袍服特比狀元。一時稱之，以爲異數。

順治戊戌狀元爲常熱孫公承恩，世祖甚器重之。時公生子，入朝，世祖問曰：「爾子曾取名乎？」公對曰：「未也。」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爲元？」既而曰：「狀元是爾已做過，將來必爲宰相，當名曰相。」後公隨駕冒風寒，未幾卒。其子相，坎軻終身。

蘇城吳氏始祖埜，明時葬在胥門外桐涇，與七子山相對。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爲吳壻。天啓壬戌，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爲吳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中探花，彭爲吳壻。乾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爲吳甥。嘉慶壬戌，吳裔孫棣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道光壬辰，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

韓文懿公莼，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爲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士弟子員，以欠糧三升爲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見其文，以爲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裏門，其屋盡被圍封爲屯兵之所，其裝摺尚欲著房主辦理。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于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爲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卽命延見，收爲門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

丑會、狀連捷，官至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爲師，徐非韓不可以爲弟，誠千古知己也。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捷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兄。」後果中甲戌狀元。潘芝軒尚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輪成爲名諸生，有聲貴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余書楹帖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爲易去之，皆讖也。

乾隆辛巳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遇，亦派人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者卽佳也。將軍檢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規定甲乙，然後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引見。上是日閱卷逾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上卽以三卷互易，趙爲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趙獨帶數珠。上陞殿遙見，以問傳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上心識之。其明日，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卽與一狀元，亦不爲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著。

吳中有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唯亭，鎮名也，去郡東四十餘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日

夜，東北風大作，海潮洶湧，直至婁關。明年辛丑，長洲錢湘舫解元榮果中會元，臚唱第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過唯亭。其明年壬辰，吳縣吳鍾駿狀元及第。是科會元馬學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于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治戊戌科，則常熟孫承恩；順治己亥科，則崑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科，則吳縣繆彤；康熙癸丑科，則長洲韓莢；康熙丙辰科，則長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則常熟歸允肅；康熙乙丑科，則長洲陸肯堂；康熙庚辰科，則常熟汪繹；康熙壬辰科，則長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則崑山徐陶璋；康熙戊戌科，則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科，則長洲彭啓豐；乾隆丙戌科，則吳縣張書勳；乾隆己丑科，則元和陳初哲；乾隆辛丑科，則長洲錢棨；乾隆庚戌科，則吳縣石韞玉；乾隆癸丑科，則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科，則元和吳廷琛；嘉慶戊辰科，則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科，則吳縣吳鍾駿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爲常熟嚴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爲吳縣繆曰藻；嘉慶乙丑科，榜眼爲長洲徐頌；嘉慶辛未科，榜眼爲吳縣王毓吳。

順治乙未探花，長洲秦鈺也；順治己亥探花，崑山葉方藹也；康熙庚戌探花，崑山徐乾學也；康熙癸丑探花，崑山徐秉義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長洲彭寧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吳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吳縣潘世璜也；嘉慶辛未探花，吳縣吳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來，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真、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本朝則錢棨、陳繼昌二人而已。

吳中會、狀連元者，凡六人：韓莢、彭定求、陸肯堂、彭啓豐、錢棨、吳廷琛也。惟彭氏一家，祖孫會、狀。其餘則寶應王式丹、儀徵陳俠、仁和金銜、嘉善秦以臺、秀水汪如洋，及近時陳繼昌六人也。

相傳蘇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場事斥革後，總不利。長洲范龍、吳縣申穉、施震銓、崑山王喆生、吳縣張兆鵬、長洲惠士奇、施陸錦、薛觀光、元和梅賾、常熟仲嘉德、崑山孫登標、昭文李景訢。惟錢棨中會、狀，顧元熙官翰林侍講。其沈清瑞、張祖勳、陸仁虎，俱不甚顯達，亦異事也。

吳門蔣時菴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會元。圖妙觀道士有李仙隱者，戲謂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與字已占兩元耳。」初侍郎會試，原擬第七名進呈，高宗御筆，親改第一。殿試卷以重寫「策」字，不得進呈。高宗每拆一卷，必問：「會元在那裏？」問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對以不在內，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甲午典試浙江，陸辭請訓，高宗謂元益曰：「你是狀

元乎？元益對曰：「臣是會元。」高宗曰：「你很可做狀元。」可知凡人命名之與遭際竟有暗合者。後錢湘舛闈學榮爲侍郎門生，且館于侍郎家最久，竟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吳門顧梅坡爲龍泉令，入闈分校。至九月初四日，各房薦卷俱已中定，將出榜矣，諸房考相聚飲，惟一令尚在房閱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謂：「此卷可中魁，惜首場第一藝已用藍筆抹，奈何？」諸人取閱，咸稱善。第已抹，無復薦理。顧公曰：「如果欲薦，吾能洗之。」其法將白紙襯，用淨筆洗去，有微痕，加密點焉。隨呈薦，主司擊節嘆賞，即發刻。因魁卷已定，置廿餘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鳴宴，見房師某，某指梅坡謂潘曰：「此汝恩師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謝，稱門生焉。至辛卯會試，潘首場，遇同鄉友抱病，擬曳白，潘勸之，且示以己作，囑其運化。其人喜，直鈔之，餘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場。闈中兩卷俱薦此人，定魁，而會元即潘也。後以雷同並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後仍捷禮闈，入詞林，官至御史。其孫恭壽，中道光辛卯恩科解元。

嘉慶戊午科，江南鄉試，揚州出文武兩解元：黃承吉，江都人；張金彪，甘泉人。其明年會試，會元又江都史致儼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蘇州正誼書院講堂前有喜鵲數十，飛鳴往來。山長涇縣朱蘭友先生親見之，以爲祥。是年會元爲馬學易，狀元爲吳鍾駿，俱肄業於正誼者。

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呈題名錄，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前此無有也。

### 異事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禎己卯科秦欽翼及子汧也。國朝康熙乙酉，則秦道然與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則周永禧之與子曰萬，皆南榜也。曰萬與弟某同人泮，與父同舉鄉試，與季弟曰瓚乾隆辛未同捷南宮，亦科名異事。

有寧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發狂鎖禁者已數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試，時忽愈，遂進場。及揭榜，中魁選。赴鹿鳴宴，憶及策內脫寫第三問，心恐磨勘罰停會試，仍發狂，復鎖禁數年而死。

康熙中有長洲周某，年纔舞勺，應院試。遇一癡道人謂周曰：「功名有路消寒會，喜氣全憑一字中。」不解何義。及十八歲入泮，則九九也。應鄉試數科，始中副車。聞報日，值重陽，亦九九也。八十一歲，以老生欽賜舉人，亦九九也。歿後，以子貴贈官，適九十九歲，亦九九也。消寒之數，無不相符，亦奇矣哉。

吳門蔣西原，中康熙癸巳科鄉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會榜第四。虞山孫子瀟，中乾隆乙

卯科鄉榜第二，至嘉慶乙丑科，又中會榜第二。又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爲童子試，縣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西鄂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爲「楊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園殿撰爲秀才時，曾入蘇州祠祈夢，終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覺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爲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夢神之巧如此。

吾鄉有蔡瓊枝者，曾遇日者言：「子當得科第，然必爲僧乃中耳。」後入泮，學官索贖儀，蔡奇貧，無所贖，學官乃拘而閉之一室，瓊枝讀書不輟。時場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會學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聞讀書聲，問：「何人？」曰：「生員也。」夫人曰：「今試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試。將入城，門已閉，寄宿僧寮。是夜衣冠盡被偷兒竊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訪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應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餘姚邵一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爲「若減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灑滯，至夜半而首藝尚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己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脩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爲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充，經經緯史，下筆千言，何至



有枯索之時，而爲帖括題所束縛耶？卽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汲縣林午橋司馬溥，乾隆丙午鄉試，詩題「山呼萬歲」，因書帝謂爲三擡，詩經「帝謂文王」，乃天帝也，遂貼出。時畢公沅爲監臨，偶見林卷，曰：「帝謂原該三擡，豈可貼耶？」遂送彌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會試，捷南宮，覆試詩中出句，有「從心應莫踰」，又爲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用。」適和相來，見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咸以爲此人必有囑託，而林茫如也。隔數年後，讀高宗御製詩有「從心不踰矩斯貞」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和相記此詩以爲證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狀元長洲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狀元蘇州徐陶璋，榜眼繆曰藻，傳臚李錦也。雍正庚戌科，狀元錢塘周燾，探花梁詩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進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也。乾隆乙丑科，狀元武進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也。嘉慶辛未科，榜眼吳縣王毓吳，復姓吳改名英，探花吳廷珍，傳臚毛鼎亨也。

祖孫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縣有甘汝來，與其父萬達、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舉於鄉。惟汝來官至尚書。

國史有傳、父子同登進士者，乾隆己未科，烏程費灝、子蘭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

桓，辛巳科，大興邵自鎮、子庚曾，嘉慶甲戌科，仁和陸堯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丁酉科順天榜吳縣蔣曾煌與其弟業謙、姪元復、姪孫榮也。嘉慶甲子科蔣榮之子景曾與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順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進士者：順治三年丙戌科膠州法若真、法若貞，六年己丑科烏程姚延啓、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儲郁文、儲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興儲方慶、儲善慶，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歸安沈涵、沈三曾，且聯名人翰林，二年丁巳科歸安潘汝誠、潘汝龍，十三年戊辰科涿州劉湘、劉洵，二十四年己丑科長洲張學庠、張學賢，大興黃叔琬、黃叔瓊，山陰沈詩李、沈詩杜，二人本學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長洲彭紹觀、彭紹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寧賈策安、賈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興邵自昌、邵自悅，五十二年丁未科靈石何元煊、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烏程王以鏞中會元，胞兄王以衡卽中第二，廷對狀元，嘉慶四年己未科大興俞恒澤、俞恒潤，滿洲廉善、廉能同登鄉榜，同中進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祝慶蕃、祝慶揚。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崑山徐乾學之子樹穀、炯、樹敏、樹屏、駿，兄弟五人，俱中進士。長洲張孟球之子學庠、紹賢、應造、企齡、景祁，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學庠、紹賢同榜進士，應造亦中進士。大興金澍、金溶、金潢、金洪、金濬。又邵自昌、邵自華、邵自悅、邵自本、邵自和、

邵自巽、邵自彭，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履威、馮履豫、馮履泰、馮履豐、馮履謙亦同中甲科。又鄒平李鵬九，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內中兩進士。太倉李錫恭，兄弟五人，亦俱中鄉榜，惟錫恭中進士。

弱冠登第者：順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六；戊戌陳廷敬，年二十；辛丑蔣埴，年二十；康熙己未李孚育，年十六；辛未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鼐，年二十；甲辰蔣攸銛，文舉，俱十九；嘉慶辛未侯官李彥章，年十六。長洲一邑中，蔣埴、彭紹升二人而已。

道光乙酉科廣東鄉試，有陸雲從者，年一百二歲，欽賜舉人。陸赴鹿鳴宴，房師戲謂之曰：「三場辛苦，還能耐耶？」陸對曰：「百歲蹉跎，竊自慚耳。」詢其何年入泮，陸曰：「鄉先達莊有恭中狀元之年，門生已應童子試第二次，去年歲試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會試，又欽賜國子監司業銜，實年一百又三歲。京師哄然，咸往觀之。貌如六十許人，耳聰目明，步履甚疾。

吳門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句云：「儻若乘龍去，還施潤物功。」後人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不佳，忽憶放鯉詩，因以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光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喜東床有後賢。一代賓興傳異事，外孫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賦詩呈先生，云：「騷壇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母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翹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曾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 武科

馬全初名瓌，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墮濠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譁。事聞，制府俱爲參劾。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歸安胡某，恂恂爲善，人極風雅。勉子弟讀書，不許馳射。所生四子：長元龍，次躍龍，三虬龍，四見龍，俱中武進士。元龍官廣西左江鎮總兵官，躍龍官江蘇揚州營遊擊，虬龍官陝西新安鎮總兵官，見龍官山東濟寧衛守備。元龍次子開璉，以武舉官廣東龍門協副將。躍龍二子亦中武舉。胡某四授誥封，年八十餘而卒。以同懷四人而俱中武進士，大江以南所罕見者也。

秦州劉榮慶、劉國慶同胞兄弟爲武狀元，古今未聞，亦可爲熙朝盛事。

## 叢話十四

祥異

###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并繪圖進呈御覽，宣付史館。案漢書，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史，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遇也。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距宋時又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應已五見，實我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綵亘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十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天矯，日出始散。

##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人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鬪，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刃繫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爲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睛」字，否則風濤立至矣。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州志。

##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燭之，得一大珠，藏妝匣中。匣惟一簪，明日啓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爲聚寶珠也。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啓墳，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 道士鵝

嘉興紫虛觀，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爲含山盜所劫，索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鵝也。

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王澹人有化鵝堂記。

### 邱三近

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爲僧，名正詣。學問淹博，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遺銀十兩，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共初年事。

###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寶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猪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諸家莊人，其婦六胎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爲蚌所啣，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聞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開忽闔，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雲伯嘗爲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關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



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卽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而估舶竟無恙。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于石隄見之，虎卧草中，莫敢撻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鵠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衆逐虎，利獨擒得之，揮衆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卽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爲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 魚鬪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鬪于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沂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爲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爲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爲善之報。

### 魚吐珠

康熙中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戶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盍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斛，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閃爍絢爛，五色氤氳，頃刻而滅。蔣卽以此魚饋其內兄韓東籬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

百頭。亦異事也。

###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爲二。癸卯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爲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凶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衆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 鷲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爲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結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鶉鴉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聞篋中啾啾有聲，啓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鶉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目擊，作文記之甚詳。

###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卧椅上，矍矍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攫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 見祥爲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王婆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爲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爲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者也。

###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

卜，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拆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追而死。

### 抉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潮而上，遂膠于灘。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爲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精爲明月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卽鯨目瞳，夜可以鑿，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爲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衆說，以未谷爲長。

### 猫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猫能作人言。一日猫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猫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猫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猫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卽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舖。一日，友來假貸，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剪刀，觸手即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 食鼈食龜

吾鄉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于甕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蘇州有某富翁者，至費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鼈，庖人將殺之，見鼈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箸，即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鼈首。我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

數百龍來噬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人食龍者皆無恙。

### 食橘化蛇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橘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渴甚，採擇其大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目發赤，徧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橘林中。亦奇事也。

###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為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為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見三岡志略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寇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爲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卽動，不解其理。高宗庚午西巡，駕臨，試之果然，上爲霽顏。

##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葑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 牛背書

朱明經雲翔有佃戶蔡鳴皋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四字，一時觀者甚衆。汛兵牽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灑，其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經自撰年譜。



###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

### 失印

諸城劉文正公爲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曰：「綸扉重地，豈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奏請交部議處。」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 潮來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爲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二三尺許。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爲湖南巡撫，其弟照爲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錫熊爲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聞名。

##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方滅。

##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爲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牆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于五月十四日巳時忽于樹節內生烟，卽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灌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楓樹亦如之，并有火心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灌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焉？」并言曰：「雍正年間，礪橋之

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爲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卽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餚，每食後，餚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通寶」。啖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 陰兵

乾隆乙巳歲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居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噪，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矣。

###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

黑土，其色微黃而帶白星，可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廢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御製詩。

###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瀆、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在田中種豆，俱隨風飛去，至數里而墮，卻無恙。青石一塊重二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卧房內，忽發大響，墜一包裹，內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脚。更有奇者，即于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逃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為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略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所未聞也。

###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高於東華殿寺。來觀者，每人索錢

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 猫異

乾隆庚戌年，閔峙庭中丞鸚元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內陸之望。署中蓄一猫，潔白如雪，爲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貓尾上漸有珠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爲祥。且曰：「此得花翎之兆也。」未匝月，爲高郵巡檢陳倚道叩關人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啼。成爲不祥，棄置野田。

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常熟西南鄉羊尖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眉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類，頭面相向，四臂共胸。卽此類也。

###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菜區南四圍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人縣志。

###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爲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獺，從樑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

此蕭縣劉君竹一爲余言之甚詳。

###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高家橋顧姓爲兒養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劃然自斷，人皆詫之。及烹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蓋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于蜀之犍爲。一夕，旋颺突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聞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爲風所掣，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簾門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時，有鄉人見二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煮貨爲業。于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

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卽持去，無累我也。」沈懼，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圍圍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爲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尚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鬬于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死者千



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茶盃。

###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爲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廚夫，皆赤身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人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 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綵齋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棺影頓滅。其次日，某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 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蟻蝮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三日。是歲即有黔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頽圮。後有大龜從澗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

則是龜由來久矣。

### 白虬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虬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虬。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爲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爲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虬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衆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覩。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月初更，有大流星隕于南方，光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墜於地，其聲如雷。

## 地中犬

嘉慶八年，膠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襄縣人懷瑤家，掘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頌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爲祥。其明年乙丑中進士一甲第二。

##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裏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閑居，苦于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夜暴卒。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于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羣，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紫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喧沓，歌曲滿街，即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

如此半月，疫果止。

### 板櫂自行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桀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舊第。已下行李，叔桀起如廁，廁上有板櫂一條，無端自動。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廁上已遠，忽見板櫂彳亍而來，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 龍帶石牌坊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爲龍帶去。去數十步外始落地，石爲盡粉，並未傷人。廿三年三月，離槐塘四五里地名潭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三抱大樹一株，從地拔起，落于三里之外。樹旁居民甚密，亦無所損也。

### 漢口鎮火

漢口鎮爲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尚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號，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

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廟，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

###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人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爲之紅。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爲明年必又旱，詎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間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 山鳴地動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閩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爲尤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關帝廟大殿

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運城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條山大鳴，懸亘黃河八百餘里。十二月，甘肅省又有山移之異。

### 妖言惑衆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雀星寶霞佛下降，有四十二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十五日爲一月，十八月爲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爲七行。並指通行正字爲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併爲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刻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爲九等。以花紀官：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爲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徑。捏畫十圖，並造脚冊記載官室名目，謬稱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造書畫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



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詫爲天授，深信不疑也。前一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爲九蓮金印，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啓用。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用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衆于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衆咸敬信之。有三醜婦李玉蓮者，本有氣毆，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衆。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榮升亦稱玉蓮爲開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備錄。時節相百公制府兩江，遂奏上其事。于九月十一日，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刑時猶願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其謬妄如此。

###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車矣。衆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爲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

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卧其旁。醒而見之，以爲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盡而死。

###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爲晡，屋爲宅，妓女爲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爲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祥，遂告鄰近，于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妓舟，皆爲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 龍鬪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鬪，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

上布皆飛上天。

###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于大江原處漂沒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三十里城臨磯陡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聞，奉旨豁免。一月之內，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 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葑門外道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漚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即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即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

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于世也。」

### 老鸛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鸛巢于庭樹，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于後園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鸛庭樹亦俱燒死。

### 蛟與龍鬪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鬪，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者一兩時。拖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人隨風而飛，爲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棚一齊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卽起于此處。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鬪良久。旋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親見也。

###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處，徧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霾幃翳，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錕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聞有雷聲，風氣即散，小有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滂沱，自宵達旦，亦無雷聲。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時，大雨竟日，極爲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謂「千里不同風」，是其明驗也。

###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冲雲際，一晝夜而滅。

###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于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高田乾涸，農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尚爲祈雨。

###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徙狀，人莫知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 火毬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桿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潞墅關雷擊旗桿，並擊漏稅房庭柱牆壁。與火毬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 羣鼠渡江

案明史：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

五月，瓜州、饑饉一帶，亦羣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鼠渡黃河。或言鼠屬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許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間，草房一萬六千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爲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園爲余言之甚悉。

### 楊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楊春園虎圈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額射殺虎。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于雪，三人曉起看花人。涼風吹鬢巾袖香，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池裏，一人已爲虎所餌。至尊頻覺催賜金，有旨賞銀五十兩與死者。一半殘骸付婁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槩何豪雄。虎知當死伏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擡舌軍吏賀，此勇真能不膚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此，太白樓槍安敢起。」

###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西大道

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有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南顧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子不已。更可異者，江陰有一家雄雞一雙重五六斤，忽不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餐，剖腹，中有小人一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為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不用洋錢，銷燬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數云。





## 叢話十五

### 鬼神

#### 張撫軍退鬼

張清恪公伯行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爲監臨。故例，將點名，先召恩仇。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沐浴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關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鈔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尚稱鄒二癡，爲名筆也。其父迪光，中萬曆甲戌進士，爲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爲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爲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幃，卧于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

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爲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夫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素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爲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燈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晨視，燈光低處，花禾悉壞。

###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

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人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不欲鬧，豈所畏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倏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于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阜之女。按太倉州志：鶴阜，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阜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爲變，人嘉定。俱送松江獄，脅以兵刃。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卽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爲諱。至丁卯歲，形蹟漸疏，一去杳然。陳著仙姝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管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 乩仙

秦對巖官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官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

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猫蹲于旁，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 打宵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嘗回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總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攔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高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廡有樓五楹，李遂借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

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卧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爲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于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既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卧。次早，詢之士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既而兵人，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尚多崇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

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爲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瞽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玄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婿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已身卧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囓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置不識其父也。乃默禱于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爲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沒。今其魂尚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祈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鍊，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囑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敖之類，不一而足。卽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既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一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爲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爲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爲轉詳東嶽神，其準

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蘭爲余言。

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爲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卽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爲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卽爲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人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爲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喬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

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家有藩署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州城隍廟禱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突見阜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饑餓，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饑餓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璈，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自言

「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爲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臥房。初至一小廛，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臥其榻也。太守疑爲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爲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隳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閽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爲何大官。』閽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人，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二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踟躕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廢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瀟灑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即

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卧于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迨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塵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聞吾目忽明，見需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 鬼阜隸

錫山北門外有衆安土地廟。隣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人廟燒香，見泥墻阜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阜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時，以龍墨塗其面，次早曬之，果然。其父乃持挺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阜隸如此淫惡，爲土地神者何在耶？」

##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教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有文名。既長，卽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卽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卽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笛二，披青布道袍。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笛，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

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盃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爲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貸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卽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

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魍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視，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漏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琮，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鄉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鄉親自言之。

### 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撥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見。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天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曰：「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玄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爲鬼差耳。

###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宛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爲一燈，天爲之紅。土人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尖有席宗玉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尚有陰魂未散耶？

###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吵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娘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腦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呼，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蹀躞婆」，以其赤脚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卽入卧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魃弄人也。」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 無常鬼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七八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卽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

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惑，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鉤，終日卧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獐獐，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傳，崇固如是邪！

### 還我鬚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幡，見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挽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發狂作噬語云「還我鬚鬚」，不絕于口，莫解其言。適輿夫來，知其事，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 鬼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 買乳

濱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竟乏乳，因僱乳媪哺之。一日，妾忽作囁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某審知其爲故父語也，因以妾乏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遣乳媪去。」且命多焚楮錢。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媪去。

###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于何時。其神爲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卧榻于殿上，一友頷之，一友止之。聞于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頷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 逆子冥殛

吳門沈某居葑

又日事嫖賭不顧家

鬼嘯，某秉燭出，忽

吾邑諸生有鄭

乃取墨匣爲小棺，

之，不聽。埋甫畢，

者也。

### 討債鬼

常州某學者

至四五歲，卽教以

四、五十金，稍有著

在斯，汝欲何爲？

應找五千三百文。

數年而蕩然者，豈

鬼神

##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坍塌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唸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二十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卽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峨，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齧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爲教匪所被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爲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痰疾，嘗持刀欲殺。王大、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爲之斷。卒狂死。

##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元愷，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嚙語，云有北固山神僧鎮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 祭品用熱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成衣亦降乩曰：「我爲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爲我具熱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



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爲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熱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熱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燻盛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若今之煖鍋然。所謂「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煖鍋，卽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于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一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麼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爲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 倒划船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與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敞口船載一木像，以艄倒行，紗帽袍笏，鬚鬚有鬚。邑中無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

雖陽手下將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爲居，言神愛其家，居住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不以爲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元齡字房伯，卽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聖宮前「落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爲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快焉。

###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遝，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爲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爲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檢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爲響應，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

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爲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爲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臬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纓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謔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爲祟。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雇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卽解纜，搖到大河空闊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爲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尚聞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爲祟。鄉間至刻畫像，俗稱爲「佛馬」是也。病者亦

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爲人挑棉花入市，其時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毆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哉！

## 叢話十六

### 精怪

#### 鼠食仙草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扁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于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儼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燈綵，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鸞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于隙間探之。不半月，聞呱呱聲，生子矣。又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織長烏喙，白鬚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歷如人間。里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曰：「君家有妖氣，當爲驅除之，但須以犧牲穀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強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噓氣成煙，旋繞空際，卽有金甲朱冠者現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

許。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素食，是亦妖也。」遂不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爲施神術而求一飽不可得，吾曹日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者，卽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卽烏喙白鬚之叢師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棄啣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新張真人，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悞食仙草，變幻爲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啓樓視之，見腐鼠千餘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卽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曆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卽以此也。

### 張氏怪

吾邑有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繼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鬟，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巢，几榻悉具，怪僅長寸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稿也。適客至，熙伯方咨嗟無以爲饌，怪

云：「吾當爲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五品墮於桌上，賓主啖之極歡。熙伯故貧士，無錢糴米，忽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人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家作歇，後語云：「君家素隱行尚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爲言於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浼令公再懇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即去，但須遲我三日。」即收拾篋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醢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曰：「大江以北，烽煙甚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即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錚錚有聲，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鏤居好道。偶于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官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

女出見，芳姿艷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卺，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厦，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慙朱出，教以法呪，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于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爲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闌上。一夕，月色甚明，黃昏人靜，欲喫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啟，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



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卧書館，思之不置，忽聞叩門聲，啟視之，即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官家人女，見君留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纏綿甚篤，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事者，咸謂學官家人並無此女，恐爲妖所魅。華以詰女，女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徑，窈異人間。又挾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爲妖，而遠之無計。一友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蹟于學官，見碑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衆碎其首，中有小圓石，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餘。一夕，女復至，衣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爲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人，無爲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門，一粘于卧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爲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卧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絕我？」華

寂不爲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且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葫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出，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于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仗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遶劍而上，插于葫蘆中，遂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後子且年至八十餘而歿。康熙初年事。

憶余于嘉慶二十年秋，偶拜無錫校官郭晴川先生，於明倫堂後見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嬰孩，舉止閑雅，衣妝亦華麗絕俗，意謂是門斗之女。余時正欲買妾，使人訪之，僉云並無其人，異哉！或此怪尚在學會中耶？

### 小三娘

湖廣麻陽縣方壽山中有女妖，白晝現形空中，聞語自稱小三娘。爲民厲，民懼，多遷徙避之。縣令設醮驅之，不去。時蘇州蔣敬夫名燾，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數十人，操一豚蹄、一盃酒，親履其地，詢妖所在。土人曰：「山陰有一洞，時聞異聲，窺者輒暴死，人莫敢近。」蔣曰：「居官不避難，遇難而死，無所悔也。況吾爲天子吏，爲忠臣孝子之裔，雖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顧驚愕，紳士再三勸阻。蔣曰：「諸君豈不知韓昌黎之驅鱷魚乎？諸君視吾爲何

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後塵乎？」卽至其處，吏胥勉強相從。洞口極狹，投以豚酒，焚檄呪之。俄頃，洞中黑風旋起，草木皆鳴。蔣曰：「妖能作祟，現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無所見，率衆歸。路旁見繡鞋一雙，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蔣曰：「妖已遁，民可無恐矣。」此康熙六十年事。

### 石虎

蔣光祿公塋在裏門外壩基橋，康熙四十年間，有墳之鄰近一養媳，買麵過蔣墳，稍佇立，倏失去，覓之不得。歸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誑也，罵之。養媳哭泣至蔣墳，向天拜禱，回視兩旁石獸，有石虎口吐麵一縷，因拉姑觀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見塋前神燈照耀，逾時滅。明日視之，虎已缺其口，後不復怪矣。

### 寄囊致富

吳門有某行賈虧本，抑鬱無寧。一日，有老翁來寄囊，甚重。一去年餘，並無蹤蹟。因發之，盡黃白物也。暫取運用，致費鉅萬。越數年，翁忽至，詢知其故，如數還之。翁笑曰：「我欲此物何爲？我實仙也。汝命應富，但須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盃、雞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

矣。如其言，如此者數十年。後其子孫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屢患火災，不十年而大敗。

### 龜祟

嘉定外岡鎮錢又任，途遇人攜一小龜，背穹窿如塔，詫而市之，畜諸齋中，或取置之。龜亦時行時止，不背人，亦不行他處。鄰人吳鼎之妻，頗有姿色，嘗坐檐下績，以口擘麻，亂者卽吐棄之，龜時至，食其吐餘。未匝月，吳妻忽見一客，衣黑衣，軒然而來，方趨避間，客突人抱，吳妻宛如夢寐，遂爲淫褻。自是無夜不來，婦日就疔瘡。詰其由，乃知龜之爲祟也。遂殺龜，婦忽大呼曰：「是不可饒也！」氣頓絕矣。無何而鼎亦亡。

###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于牀，遂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

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貨爲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隅。于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酆都。」如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追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勸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需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呪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 黃相公

余舊居金匱泰伯鄉之西莊橋，東北半里許有村名新宅者，鄒氏世居其旁舍。有倪姓爲木匠，娶一妻，頗有姿，一日忽微笑曰：「黃相公來了。」遂入臥房。自此，每一月輒來五六次，其

夫無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見有白面書生從內出，急將大斧刃之，人隨墮地。視之，一大黃鼠也。自後寂然。

### 蜒蚰精

閩門葉廣翁精于崑曲，有納書櫃曲譜行世。其族子某，年少能文，頗好挾邪。一日獨坐書室中，有女來奔，頭挽雙髻，曰西鄰某家女也。遂與同寢，膚柔滑如凝脂，生竊自喜。惟此女每來，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團如泥銀者，莫解其故。越數月，生得疾以瘵死。或謂此蜒蚰精也。

### 桃妖

嘉定外岡鎮徐朝元家，舊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曝裯衣於樹上。一日，忽見美男子立於旁調笑者，久之遂通衽席，女益嬌艷，而神氣恍惚。家人密覘之，疑桃爲妖，鏹之，血蹟淋漓，妖遂滅，而女亦尋斃。

### 狐老先生

山東兗州府城樓上，相傳有狐仙。好事者欲見之，必先書一札焚化，并小備餽饌，至期

而待，夜半必至，稱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動作，絕似村學究。問其年，曰：「三百歲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語言文字，無所不曉，獨未來之事不言。人有見者，因詰之曰：「貴族甚夥，傳聞異詞，每見有以淫穢害人者，何耶？」先生嘆曰：「是何言歟！世間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穢害人者，不過如人間娼妓之流，以誘人財帛作謀生計耳，安得謂之人乎？」又詰之曰：「然則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聞者爲之聳然。

### 天狗

蘇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墳旁老嫗陸姓，月下見一物如狗者從空而下，躍水中攫魚食之，如是者旬餘，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遙見華表上少一天狗，過數日天狗如舊，或疑此物爲怪，擊碎之。

### 男女二怪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煖焦洞，有村民夫婦俱年少，嫺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婦偶于門首佇立，見一美男子俊服麗容過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適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闥入，卽日間所見之美男子也，擁婦同寢，極歡。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覺也。未幾，其夫

亦見一女子至其門，美甚，疑近村無此女。迨夜將掩扉，而女在室矣。卽與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後，夫婦男女四人共卧，彼此各有所私，似若無見聞者。然夫婦日漸羸瘦，心知爲怪，而莫由窮其源。里中父老聞之，乃言村南數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爲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衆掘之，迫以火，繼灌以石灰水，訖無所見，而怪終不去。有道士葉某，習驅妖術，乃延之，設醮三日，遂不復至。

### 有聲如牛

先君十餘歲時，常侍先祖母顧太孺人寢于貽燕堂之北廂。一夕，聞堂中有聲如牛，猛厲欲絕。急召家人持燈燭之，一無所見，惟半窗殘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紹美公忽發痰疾，越五年而終。不識何怪。

###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髻，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盃，茶二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卽令童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



閱，微笑曰：「此宜淫之書，不足觀。」即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學善考據，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聖駕南巡，吾等護蹕而來。」王曰：「何不護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歟，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爲優，何者爲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也。越數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庫銀五兩。

龍精

世傳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陽節輒歸寧，與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急至家，氣已絕矣。舉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

夜方醒，問之，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爲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嚇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黑衣者，乃鼈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爲猴，爲蝴蝶，爲蝦蟆，水雞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既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爲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悞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爲婦。有蝦精者，亦佐鼈精爲祟，鼈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玄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某，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鼈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未訖，女忽暝。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者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 猪首人身

甘肅張佩青先生，乾隆辛丑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未第時，同其友人王元堂攜二僕俱在蘭州臬蘭書院肄業。路經猪嘴鎮，是日適有大官過境，大小店住宿俱滿，惟西口一小舖尚有空房三間，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張、王兩公不得已，將就借宿。至三更時，四人俱熟睡，忽聞然一聲，元堂先驚醒，見有一物，高七八尺許，猪首人身，藍毛垢面，彳亍而來，一見大駭，恍如夢魘。佩青亦驚覺，大聲呼僕，皆不應。店主人聞之，亦驚起視之，一僕死矣。不知何怪也。後元堂僅舉於鄉，得大挑為校官耳。此膚施張芥航河帥為余言之。

### 投井

吳門陶汝恭，曾受業於族兄嘯樓明經。嘉慶元年，年三十許，為鬼怪所惑，自投於井，賴家人救撈得不死。問其故，據說是日垂晚，有素不識認之藍衣婦人領至一處，洞門齊開，燈影炫目。甫入門，遂覺身在盤井，無他異也。自此如醉如癡者累年。遂狀其事於張真人，適真人有事來蘇，命其法官鄒姓者結壇，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刻，乃獲之，藏其怪於甕中。是早余自杭州回蘇，晤汝恭，言語如常。時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甕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

條，貼於四遭。兒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狀，乃揭開。未半時，癢如故。越年餘遂死，其家道亦蕭索矣。

###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須髯，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剥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卽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中秋，爲正宮，而讓二女爲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爲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匱者，欲脅之以爲將史，不允。一夕，聞二高與王將割滿匱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司，而以滿匱爲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寶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事於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子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

###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筮。心竊喜，私計

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鋪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爲此人是幹僕，即令跟隨。嗣後勢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人衙門，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聞，有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即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 樹神現形

洪大令飴孫，爲翰林編修洪稚存子，中嘉慶戊午舉人，選授湖南某縣知縣。署中廳事，舊有園池，古木參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樹素有神，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樹枝，明日再斷其根。」是夜，洪夢綠袍者數十人，皆折臂流血，訶洪曰：「汝家福祿盡矣，尚敢肆毒耶！」洪驚覺。晨起至廳事，但見池水盡變成血，樹皆人立而啼。洪

大駭，因得疾，越日死。

### 蜘蛛網龍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噓氣爲黑風，居民每望見，其風如黑煙蓬蓬，人皆嚴閉戶牖。行路者則面牆伏壁，不敢觸，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學究，喜與嬰兒嬉戲，人盡見之，習以爲常，並無他害。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兩龍來擊之，蜘蛛吐絲布網，縛住兩龍，兩龍窘，格鬪半時，濱海皆漫。又突出火龍兩條，焚其網，前兩龍始遁去。須臾，雨收雲散，龍與蜘蛛皆不見。居民於數十里外拾得蛛絲，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質堅膩。或長丈餘，或數尺，兩頭皆有焦痕。真奇事也。大興舒鐵雲孝廉爲作蜘蛛網龍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東南四十里，秦漢時謂之伊閭。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閭是也。

###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尚書爲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秦州，院東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髮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

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高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闖入。隔數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卧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釧一雙。

###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開質庫，因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遂斃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乙亥冬日，質庫大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忽聞空中人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之甚明，程不信，仍買其包。丁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

### 採蓮朱桂

清江浦有採蓮者，本倡家女，風騷絕世。一夕，有美丈夫來宿，並無纏頭。每夜輒來，驅之不去，知其爲狐仙也。鴿母哀求之曰：「仙來此間已八十餘日，無一客上門者，豈仙必欲餓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慙而去。又有朱桂者，爲茶坊傭工。每夜有好女子來奔，桂窮甚，其女

稍稍周濟之。後桂母欲爲娶妻，其女不許。桂與爭之，遂批其頰。如此者二三年，一日忽不見。此二事清江人傳爲奇談。

### 獺鬼

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每爲延接，或私自周給之。父大怒，以爲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將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治，或云獺肝可療也。乃重值尋覓，得一小獺，取其肝。未及服，而獺鬼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計禳禱，卒無效，顛癩以死，而家道貧矣。

### 賴壻

有鄉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臨河浣衣，忽見水中躍出一少年，大驚，疑爲鬼物，次日，有客來議婚事，周末許。客既去，而案頭留紅紙一張，乃賴氏求親帖也，正怪鄉村無此姓，擬待客來還之。隔月餘，忽一少年趨庭，盛服，自稱子壻。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壻實姓賴，翁何得賴婚耶？」遂據房屋，設茵榻，餽儀物，并謁親鄰。方擇吉期，忽一人來告曰：「老安人死矣，亟亟歸去。」少年大慟不止，入水而滅。或謂此少年是獺精也。云「老安人死」，遂



不改娶，亦奇已哉。

### 醫狐

廣施張子涵茂才閱余所輯園叢話精怪一門，因言其先世東白公善岐黃，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路村。每至市中輒醉，戴月而回，率以爲常。一夕，忽遇美少年，若素相識者，欲請診視，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約二里許，入深谷中。及入門，見童僕如雲，往來不絕。問所診者何人，少年曰：「內子臨盆三日矣。」診其脈，帶弦而手微熱，似受涼者。視其面，則雪白如玉，絕色也。因開一方，囑之曰：「市上惟王姓藥鋪爲道地。」遂辭歸。次日至藥鋪，果見所開方於案上，不知從何來，而藥已空中撮去矣，其地故多狐，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見山色空濛，蒼苔滿徑，血蹟淋漓而已。

### 火怪

長洲縣北鄉屈家漾諸處，忽於嘉慶乙亥年冬有火怪從荒墳中出，如煙一團，滾于地上。凡腐草枯葉，無不拉雜摧燒之。居民驚懼，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愛看戲，地方上倘能唱戲敬我，我即去矣。」于是鄉人咸釀錢，演戲三日，其怪寂然。

## 佛雲夫人

錢唐王疎雨觀察第四女名稷生號佛雲，年十七，德容兼備，尚未出閨。偶遊西湖花神廟，似見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訝詫間，忽有白雀飛入袖中，覓之不得。歸而夢與花神相見，自此得病，如醉如癡，自言自語。觀察恚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減。隔一二年，嫁於介休馬方伯，書欣之公子名鑑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擊其背，公子驚而病，二載而沒。佛雲柏舟自誓，至今嘉慶庚辰，已十餘年矣，並無恙也。佛雲能詩，工書畫，彈琴弈棋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音律。初，佛雲年六七歲，其母夫人鍾愛之，送尼院拜爲弟子。有老尼酬以銀鎖，歸而變金。問老尼，尼曰：「實銀也。」殊不可解。

## 老段

陝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餘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爲樂。時殘月初升，見一人長數丈，頭大如栲栳，口闊二三尺，卓卓然來。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畢，長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聽聽。」樵者復唱，長人復笑如前。每一笑時，山鳴谷應，樹木颯颯生風。中有一惡少年，以樵斧燒紅，投之長人口中，大叫一聲而去。明日，樵者四處尋覓，惟見枯

樹一大株，節隙處樵斧猶存耳。此乾州馬岡千言之，其事與石濤和尚相同。相傳石濤在黃山夜坐，見一藍髮紫面長人，張口突人。石濤適圍爐火，遂將鐵箸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負痛疾走。閱三日，石濤偶出山，忽見路旁核桃樹一本，杖杪如人狀，鐵箸與炭俱在焉。此皆山魃木魅之屬也。

山魃木魅之屬，在處都有，總出于深山中。婺源齊梅麓太守爲秀才時，嘗與同學讀書大障山古寺。一夕，聞窗外窸窣有聲，須臾，漸入室，喧攘殊甚，不知何物。幸卧房緊閉，未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書籍筆研字畫，以及桌椅器具，無不爲之顛倒。寺僧曰：「此山魃也。」又吳門張淥卿隨其父宦閩中，聞某縣官署後有鬼物，人不敢近。淥卿素膽壯，夜宿其處，從梁間偷看。至三更時，果有數物非人非獸，往來於庭砌之間。又有龐然而大者一頭，長七八尺，亦無首無尾。私念曰：「必山魃也。」其次夕，戲將鞭爆五六串以藥線相聯，復以火藥三四斤布置周遭，仍從梁間以待，看所謂鬼物者復來，淥卿炷以火，鞭爆齊發，火藥亦飛熾滿地。但見數物從火中跳躍大叫，移時而去。及天明，並無蹤蹟，後遂寂然。

# 叢話十七

## 報應

### 德報

元末明初有張某，江西人，積德累世，人無知者。嘗卜一地，葬其父母，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必當爲三公。」張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最先發。其一居四川，人本朝爲遂寧相國，鵬翔諡文端。其一居江南，爲京江相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慶，爲桐城兩相國，英諡文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人漢軍，卽菊溪相國，百齡諡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蟬聯，數世不絕，古今所無。而文和弟廷璐爲禮部侍郎，廷璩爲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霽、若澄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若淳爲刑部侍郎，尤爲一門之盛。

長洲韓宗伯世能與清流，令蔣育馨同登陸慶丁卯榜。宗伯之祖永椿居陸墓，家貧早起，持箕掃兩岸螺螄盡入水中，四十年不倦。蔣祖京義居婁門外，敦倫慕義，家貧，稍有蓄，必助族

雪襪寒不願也。後水椿以孫貴，贈一

蔣皆我公，名育馨，長洲人。年十八，領隆慶丁卯鄉薦，萬歷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錄其陰德尤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蠱毒，人至輒死。公親自按捕，殲其渠魁，且以治蠱良方刊示通衢，人賴以生者甚衆。又清流民俗，女婢鬻於人者，日椎髻赤腳負汲道中，過時弗嫁。健兒多眈鰥目處，終身不得娶。公下令，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罰，能遵令者各贈以銀。一夕而畢願者數千人。民感其德，爲立生祠。迨公去任，老幼攀轅，以豆一石置公車前，曰：「願祝好官子子孫孫發科發甲也。」公之子燦卽中崇禎元年進士，孫德峻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垓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埴中順治十八年進士，俱以文學宦績著名。東南自此會元以下登甲第躋顯秩者，至今不絕。

李明密字山顏，號蓼園，明末補嘉興縣學生，順治元年舉鄉試，授福建古田縣學教諭，受知於巡撫佟公國熊。時閩有流民數千，或疑爲寇，將殺之，蓼園力白其冤，得免。嘗上佟大中丞詩云：「閒嘗從行閒，歷歷摩高壘。慷慨談世事，與酣掌每抵。海上揚風波，柙中出虎兕。書生佐軍威，毋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閩左竊姦宄。城南數千人，如肉登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類遷徙。一時反側徒，渙然釋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貴知心，如公寧有

幾。平生一片心，士爲知己死。長吟以報公，詩人歌樂只。蓋紀實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圍累月。及事平，則檄按士子之脅從者，人情洵懼。公謂中丞曰：「此邦初定，猶新國也，宜用輕典。惟亟請廣招徠，以消反側。」於是諸學生畢出復業，他邑效法，全閩以安。後蓼園引疾歸，生子五人。長琇，官處州教諭；次我郊，官廣西鹽驛道；次陳常，中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兩淮運使、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車；次維鈞，附貢生，初授江西都昌縣，歷官至直隸總督。門第之盛，一時無兩，皆積德所致也。見嘉興李金瀾明經所記之天香錄。

韓誦先公名勳，長洲人，至性過人。父治，由舉人知黃巖縣事，有政績，卒於官。公奔喪千餘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被累，公盡哀所有，以濟兄。家雖破，絕無幾微憾也。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道張氏，夫婦相繼歿，撫其孤成立。其篤於倫誼類如此。子葵，康熙癸丑會狀，仕至禮部尚書，諡文懿。孫曾俱占甲科。

沈韓倬公名世奕，長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積德累仁，世奕登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培植寒畯。賞識韓文懿公於未遇時，人咸服其精鑒。子旭初，康熙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康熙己未進士，官侍讀。朝初子曾純，康熙庚辰進士，官義烏縣。俱以文學政績稱，後裔人館選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學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節事未彰，乃敘巡按山東狀，

伏闕上書，得贈卹。弟歿，撫孤女踰已出。凡宗族貧者，必竭力周之，無難色。中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大學士。子駿業，大業俱顯貴，孫曾科甲，至刑部侍郎銜，七世顯貴。

蘇城蔣公表名維城，由歲貢廷試第一，授學正。生平敦厚好施，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於南翔甫里，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玄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其餘善行不能殫述。年六十，隱居洞庭，尚未得子。往來太湖，買生物放湖中，三日爲期。其夫人袁氏爲先生置簞室二人，五年之中，連舉五子。先生歿時，其弟公遜先生已卒。甫里人請于當事，爲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廣東欽州營遊擊阮公名玉堂，爲今雲貴總督阮雲臺宮保之祖。少善馳射，中康熙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改署苗疆九溪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民爲亂。時雲貴總督張廣泗爲經略，總制全軍。阮隨各營官兵進剿，殺獲甚多。苗民糧盡，不能支，乃乞降，近營跪哭。阮察其誠，爲請于經略。經略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衆賊乞降，經略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受降。當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人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而各營官兵，由左路奮登突殺，賊之精銳殆盡，生擒男婦子女三千五百

餘人，解赴大營。經略欲盡誅其生口，阮爲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殺者，當誅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經略始可其請。阮既出營，爲分別男女年歲，苗民環跪，哭聲震于山谷。先擇壯年強項者斬之，其餘全活，給以口糧，阮之德也。至官保，中乾隆己酉科進士，入翰林，現官雲貴總督，晉官保銜，賞戴花翎。以文章經濟稱于時。咸以爲積德之報云。

吳縣潘大冢宰世恩，其先世歛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撈蒲，家盡落，且負人累累。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爲舐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難，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予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下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爲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卽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爲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欺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爲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之，皆以爲此鼎元地也。數世



後，遷吳冢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冢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吾鄉孫春臺中丞名永清，未第時嘗佐廣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爲友。值土司以爭蔭襲相告訐，驗其文，皆明時印璽。總督某公將擬以私造符信，律當斬，株連者甚衆。春臺先私具一稿，懷袖中，見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襲，無反狀，豈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奈何？」春臺出稿示之，方伯讀竟大喜，陳于督撫，從之，得活千人。後中丞以中書舍人起家，官至廣西巡撫。第三子爾準，中嘉慶乙丑進士，入翰林，歷官至浙閩總督。

常州費歐餘觀察，濟之父，故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智略，狀貌奇偉。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行，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至觀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陝西督糧道。其公子開綬，中嘉慶庚辰進士，授庶常，年纔弱冠耳。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爲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尚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爲美也。」盡以囊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

學，以教鄰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間，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鏗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聽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人無償，將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亦何必尋此短見耶？」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隔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

夏源泰在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舖，與茅廁相近，一日在廁上得遺金約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後亦爲夥計，遂發財。傳其子傳其孫，至今猶盛。

無錫東門克寶橋有某姓者，偶入茶館，拾得一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隔症，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坐有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隔症遂愈，其人至今尚存，家道小康矣。

吳江縣皂隸石魯瞻，居心甚慈，清閑無事，輒取竹板磨極細，或浸糞缸，使人不痛不傷。有私託打重板者，石嗚咽不應，曰：「吾不忍爲也。」如是者五十年，聞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

### 冤報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宦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既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戴匕首於膝褲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卽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啓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卽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

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余鄉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一妻甚美。某甲見之，嘗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每俟其飽食後令之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遊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爲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嚙其足，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數圍，鉤之不去，而甲已憊矣。因將前謀告人，一村老幼咸來，且觀且駭。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瘻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僞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

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癢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卧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殮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昧良之報應如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爲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請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于媒，女泣曰：「吾爲父死尚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痣，又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此，尚得爲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深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暇，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樹間，稍沾

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檢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余同鄉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妊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氏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方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求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遂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如是者數次，自云：「已到陰司審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家人啓視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 孽報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施伴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

餽之銀，不受。適鱗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鱗魚已滿廚矣。又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計奪也，其勢焰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與人鬪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繫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玄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擗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許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公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手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爲盜，問立斬，亦天報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達妻顧氏頗美，縣役某催科至其家，觸君達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人房自泣曰：「此頸爲人加手，豈可洗乎！」遂縊死。越兩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見顧氏上其舟，役作魅語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適遇來船，縊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報應亦奇。

崑山徐建菴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人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豆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卽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悞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先生嘗館于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昔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烈之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覺羅雅公巡撫江蘇，奏准不許濫膺，遂使陋巷窮嫠，向隅飲泣。雖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當爲，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而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不可泯滅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當。恭逢聖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此



省區區小費耶？後公以征庫車城失機正法，安知不以此一事之報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一徐氏婦荷鋤往田，忽爲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碎。人爭拾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此慢褻字紙之報。

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鑿真元，患癆瘵天死。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刻淫詞及春宮圖像，易於銷售，積資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散。此編造淫書之報。

湖州某姓，爲人陰險，有刀筆才。凡非理之事，經其飾說，便足奪人之聽，平生所害不一人。後得一奇疾，發時輒自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傷風而死。此刀筆害人之報也。

有某翰林簡放學政，取士頗不公，盈箱累篋，滿載而歸，遂爲富翁，不復出矣。營造大宅兩區，一在故鄉，一在京師。二十年後，同夕火起，燒盡無餘。

吾邑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靡惡不爲，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闈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

曰：「今到剥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間事。

乾隆初年，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遊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大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有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面具，卽土豪某也。遂鳴官，緝捕得其實，問立斬，無不快之。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鉦，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鉦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于舟中，中鉦死于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譚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爲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管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

二惜一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陵替矣。

常熟黃草塘有須姓者，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牛刀安置門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斷舌死。

又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忽得一夢，夢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須將稻柴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叫而絕。

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病，病愈後，面成羊狀。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糴米，死于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傘，從后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噬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牀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

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秘，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雄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曰：「此吾偷雞之報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頗有姿色，而冶容放誕，不異青樓，其夫憤之，未得問也。一夕，

聞妻房中有人聲，卽持刀入，但殺其妻，而脫逃其姦者。其夫懼罪，卽時商于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難，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無可奈何，卽書借票與之。棍乃爲之計曰：「爾急急回家，勿動聲色，點燈室中而半掩其門，俟有人來，卽殺之是已。」果如其言。天明辨之，卽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間事。

婁門陳生某者，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勿哭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嚙語耳。」至次日晚，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舉家大驚，師亦駭，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兩三時始甦。生自言量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誑其財物，致鬱死。訴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于是諸惡丐亦求素于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告其事。及期，諸丐譁然，至其家，已有備，咸爲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入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定奪可也。近因偶萌惡念，故被拘執耳。」生與婦力辨是和非強，渠先來奔，而婦執以誘奸，兩造爭不

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果得淫奔狀。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婦與生仍講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仍作丐。有號哭跪求于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一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索賄，其母又為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遊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言之甚悉。

蜀中有一無賴子，夏日大醉，裸體仰臥文昌殿前。道士勸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無賴猶訕謗不已，且對神像遺溺，忽風雷大作，霹靂一聲，削柱木一片，鋒銳如刃，適破其腹，劃然中開，腸流滿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皆為雷火所燒，惟兩柱上所挂金字長聯，雷火燒處，逐字跳過，無一筆燒壞者。時吳門周勗齋太守適官叙永廳，親自往驗，目擊其事。

余見有某太守者，家蓄美麗甚多，選其精于一藝者，號「十二金釵」。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絲作藤，穿碧玉翡翠為葉，取紫晶綠晶琢為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鋪設宋錦為褥，褥上置大紅呢繡花坐墊，旁列古銅尊彝、白玉鴛鴦洗、官哥、定窰瓶碗，及圖書玩好之屬。與諸美人彈琴弈棋，賦詩飲酒，或並觀唐六如、仇十洲所畫春冊，調笑百端，以此為樂。不數年太守

死，而美人星散，宦囊蕭然。又有某顯宦者，好優童豔婦，不惜重費。人其室者，兩行侍立，朗如玉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視，怵怵心動而已。後官敗出戍，死于黑龍江，家事亦顛倒不可問。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門外有七圖張姓者，兄弟四人，無惡不作。皆力田，頗饒裕。新造廳堂一所，費至數千金，尚未進屋也。道光元年五月，忽染時疫。兄弟叔姪以及老少婦女接踵而死者，至十人，僅存兩歲幼孩而已。聞者爲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潤州，自其祖貿易吳門，遂爲吳人，年少美丰姿。見鄰有好女，兩小無猜，目成心許。求姻不諧，生已別聘，女將嫁矣，生又誘與爲亂。復設計破其婚姻，擬納爲妾而復不果，女遂抑鬱死。未幾時，見此女爲祟，生遂患羊頭風，每發即暈。成婚後，延親朋演劇譏會，生忽仆地，口稱潤州城隍同吳郡城隍欲會審，須往聽訊，遂暝。忽聞號泣聲，又聞杖責聲。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書未到，不能出關，潛伏貢布船，至本籍告準，始會審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閩門崇真宮橋左右失火。時有鄉人搶劫一箱，未至家，適其弟自賭博場見之，遂奪去。計值百金，一夕而盡。鄉人悲憤致病，醫藥半年，賣田去屋始得就痊。枉費老心，轉破其產。

東臺姜又白言其鄰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樸誠，娶一妻，美而賢，事翁姑惟謹。初生一子，頭頂尖出數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則更高，以爲怪而斃之。繼又生一子，鼻上一孔甚小，人中間缺寸許，可望其喉，亦以爲怪而斃之。後生二女，皆嬌美如其母。嗚呼！豈天將斬翟姓嗣，故隱其惡，而顯其報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郵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觀。詢之，乃分發廣東候補知府卓齡阿與其妻關氏，並本船舵工一人。其僕言，主人在京，伉儷甚篤，獨不孝于其母，分院而居，有黃泉相見之誓。母知子將出守，使人謂卓曰：「吾母子不見久，譬如與汝爲鄰，今日遠遊，亦當來一面。」而卓與關竟驅車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惟舵工同時震死，不知其故。或言卓在京時，負人七萬餘金，債主十三人皆山、陝放賬者，跟隨坐索。卓不得已，卽與其妻同謀，差舵工郭元良買砒霜，欲藥之也。時州刺史某爲驗其尸下棺，交其僕從回旗，而以放賬者提解回籍云。

### 忤逆報

吳門蔣榮祿公塋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卽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于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不

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紅綾衫與之換。婦歸家，姑喜示其衣，婦又奪之。初著身，忽然墮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豬。鄰人咸集，不孝婦猶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故變豬，以示人耳。」言訖而竟成豬叫矣。獨其前脚猶似人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爲余言之甚詳。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藥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鬚髮俱燒去，尚未死。其人係遊手棍徒，日以賭博爲事，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不孝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竟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開，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姑聞之，欲入房視，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門，惟見不孝婦臥于地，一腿變成驢，越數月死。



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嘗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豬，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是豬終日在污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案南部新書，有河南酸棗縣下里婦，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婦人首，而以犬頭續之，其事相類。

### 刻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節署，胸無墨水，而善於罵人。偶將闈署賓客出具考語，每人定以八字，無不形容絕倒。嘗謂人曰：「吾見世之所謂經濟文章、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徵歌度曲、掃地焚香，以及書畫琴棋風流儒雅之輩，一應著即處斬。」其議論類如此。其治家也，事事親裁，不經奴僕。而一錢如命，恐人侵蝕不利于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積有良田萬畝，大屋一區，計每日進門可得百金，而猶以爲未足。後以好事爲人告發，自詣縣中，覲面行賄。縣官怒，立坐堂皇，取賄置庫。一面通稟上司，關提收禁。自此花消二十餘萬兩，專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調有餘，而言語尖辛，必欲勝人以爲快。後官縣令，積資數萬金。惟有一子，亦聰明絕世。遂將所有宦囊，揮擢殆盡，至於客死他鄉。一孫癡呆，不識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寧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禍云。

## 殘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鵝掌。以鵝置鐵楞上，其下漫火烤炙，鵝跳號不已，遂以醬油旨酒飲之，少焉鵝斃，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無倫。康熙二十八年，賊匪夏包子起兵謀反，以鐵楞炙死，慘酷異常。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其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鱸香館」，蓋借「鱸」爲「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樁，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于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爲余言。

浙中有搢紳寓吳門，御下最殘忍，性好淫，家中婢媼無不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則褻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一箠數十，有號呼者，則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鑢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頸。其有强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

于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攜，千態萬狀，難以盡述。後有傳其事於鄰近者，咸爲憤憤，率衆習其門，主人大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殆盡，因成訟。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據，僅辦提解回籍，而案始結，然其家已破矣。有僕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確。將來又不知作何報應也。

### 折福

戴堯垣春水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廁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卽問此事，學士曰有之，可見堯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廁上看書最爲可笑。雲間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窳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歿。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廣陵有縫商女，甚美。嘗遊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認此女爲娼也，不由分辨，遂答之。女號泣，卽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之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事遂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雍正初年事。

## 叢話十八

### 古蹟

余生嬾惰，憚于行役。紀游之處，不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省而已。足跡所到，略志鴻泥，以備遺忘，不可謂之閱歷也。江蘇爲父母之邦，習見熟聞，則從其簡。

### 萬歲山

萬歲山在皇城西北隅，其南爲太液池，中駕以金鰲玉蝀之橋，橋之北爲北海，橋之南爲南海。樓臺掩映，金碧交輝，松檜連雲，秀出天表。嘉慶十年七月，曾隨前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與文穎館提調官孫平叔、徐心伯諸公，由西苑門至萬善殿查道藏諸經。紅蓮綠水，瑞日祥雲，恍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京師。

### 豐臺

豐臺在京城西便門外，爲京師看花之所。鑿池開沼，連畛接畦，無花不備，而芍藥尤勝于揚州。相傳卽金時之拜郊臺，當時有豐宜門、遠風臺諸名，故曰豐臺也。京師。

### 樓桑村

余出入京師者數次，每過涿州，求所謂劉先主之樓桑村，渺不可得，惟黃沙撲面而已。按蜀志，先主涿郡人，少孤，與其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童童如車蓋，皆謂當出貴人，因號曰樓桑村。卽今之涿州也。涿州。

### 董江都讀書處

董家里在景州城西南廣川鎮，相傳爲仲舒讀書處。成親王有詩云：「何人自有春秋對，下馬應尋董學村。」卽此。景州。

### 直沽

直沽在靜海縣東北，丁字沽、小直沽俱大禹治水時疏導之處。天津。

### 九河故道

余嘗過南皮，訪之土人，云九河故道渠岸形蹟猶有存者，徒駭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西南，覆鬴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俱在城西，鉤盤在西北，惟鬲津即今之天津。皆爲當時注海之處。南皮。

### 岱廟

岱廟余凡三至，在山東泰安府城中。南向進泰安門半里許，至遙參亭，即岱廟前門。廟五門三闕，東西角樓五層，如天子宮室之制。進廟門，則老樹參天，古刻林立，東西兩傍，有穹碑二座，一爲宋宣和間立，一爲大中祥符間立。迤北而行，上丹陛九級，登峻極殿。殿壁皆畫東嶽帝君出巡回駕，儀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門東，有漢柏五株，皆枯朽無葉。西有巨石如石浮圖，而無一字，相傳爲漢武帝時所立。殿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時置。此出二門轉西，進延禧門，有唐槐，枝葉凌霄，蒼翠可愛。槐之南爲右闕門，攬衣而上，北望三峯，所謂南天門、日觀峯者，俱在指顧間矣。泰安。

## 泉林

泉林在山東泗水縣，泗水出焉。高宗南巡，常幸於此。其地竝無高山大林，水由平地流出，勢甚洶湧，真是奇觀。論語「子在川上」，相傳卽此地也。泗水。

## 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東濟南府西門外呂祖廟前，三窟突起，聲如殷雷。相傳此泉自王屋山來，爲深水之源也。乾隆壬子六月，余入京，爲遊第一次。自後每過濟南，必往觀焉。歷城。

## 南池

山東濟寧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而得名也。故今東偏小室中，據一工部像，而以許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樓，前工部尚書和公爲巡漕御史時重建。嘉慶庚申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時靈石何蘭士亦爲巡漕御史，錢塘黃小松爲運河司馬，同在南池會飲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圖書，與州人李鐵橋、山西劉鏡古、吳江陸古愚同觀，爲一時佳會云。濟寧。

## 艮嶽

艮嶽舊址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隅，約略計之，在今鐵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未有子嗣，聽方士劉混康言，京城東北形勢增高，當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爲山林，象餘杭之鳳凰山，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勛者，構求天下奇花異木、太湖靈璧以及珍禽異獸佳果文竹之類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于平江，每歲所費以億萬計。調民夫發運，皆越海渡江，至于鑿城穿山而至。時東南監司郡守亦有應奉，又有不待詔旨但行進物至都通宦官以獻者。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勛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飛樓傑閣，瑤島瓊臺，雄瓌偉麗，於斯極矣。宣和四年，上自爲記，以此山在國之艮方，故名艮嶽。至靖康中，金人犯闕，城門不開，大雪盈尺，凍餓以死者無算。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以炊飲食。是日百姓入艮嶽者以數萬計，臺榭宮室，爲之一空。則當日之所謂芳林園、玉津園、同樂園、宜春苑、凝碧池者，更無從蹤跡矣。今相國寺尚存湖石數峯，相傳爲當時舊物。畢秋帆尚書巡撫河南，嘗築嵩陽吟館于內署之西偏，亦有數石峙于窗前。每逢宴會，必在此間，余親到也。祥符。



### 吹臺

吹臺，漢梁孝王築，在開封城東南二里許，卽師曠繁臺。梁孝王增築之，一曰平臺，坏然高聳，鬱然深秀。阮嗣宗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是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在畢秋帆尚書幕下，嘗偕方子雲、洪穉存、徐朗齋、凌仲子輩登此臺，惟一望平疇，黃沙撲面而已。上有禹王廟，故土人又謂之禹王臺。又有三賢祠，祀李白、杜甫、高適三人。今又增李崆峒、何大復，爲五賢矣。祥符。

### 相國寺

在開封府城內，齊天保六年始建，名建國寺。唐睿宗時改爲相國寺，明成化間更名崇法寺。崇禎十五年，賊李創以黃水灌城，遂湮沒。本朝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漢復捐俸重建，今仍曰相國寺。百物充盈，游人畢集，爲汴梁城勝地。

### 梁王城

在今開封府城西北二里，卽戰國時梁惠王故城。唐高常侍詩所謂「古城蒼莽繞荆棘，駐

馬淒涼愁殺人」是也。

### 汴故宮

在開封府城內正北，本宋之大內，金人廣之，明洪武十二年，即故址建周王府，今之貢院是也。當時之所謂太乙宮、景靈宮、玉清昭應宮者，皆不可問矣。

### 夷門

在府城安遠門內，亦曰夷山，即汴城東門也，爲魏侯嬴故蹟。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日南歸，有出夷門詩一首，刻棗中。

### 梅花堂拱奎堂

梅花、拱奎二堂，俱在開封府治內。先世翰林侍讀學士藻及文肅公鑑，先後知開封時所築，今廢。以上皆祥符。

### 黃鶴樓

黃鶴樓在湖北武昌府城外，臨江，以唐崔顥詩得名。其樓高七丈，飛簷畫棟，八面環瓏。

登樓一望，帆檣千樹，烟火萬家，真大觀也。乾隆己酉八月十日，余在畢秋帆尚書武昌節署，將回江南，方子雲、洪稚存、徐朗齋諸君設餞于樓上，吹笛賦詩，月出而罷。余亦書兩絕云：「倚樓橫笛未成音，雲影飛來似有心。黃鶴不歸雲不去，一詩傳誦到如今。」晴川閣上月初環，鸚鵡洲邊對別顏。惟有大江流日夜，不知何處是鄉關。」武昌。

### 赤壁

赤壁在黃州府城西門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夜過此，是時月色甚明，因泊舟城下，賦詩云：「東山初上月，江水自中流。赤壁固無恙，雪堂猶在否？孤舟留枕席，人世總浮游。兩賦傳千古，光芒射斗牛。」志所稱東坡竹樓、橫江館、寒碧堂、快哉、臨臬亭諸勝，俱付之引領而已。黃州。

### 廬山

余自幼夢遊廬山，未得一至。道書所謂第十八洞天者，有香爐峯、五老峯、康王谷、白鹿洞、石梁瀑布之勝。余過九江，舟中望之，若隔天表，嘗有詩云：「朝發潯陽江，遙望香爐峯。百里連青蒼，千巖勢竦從。境幽罕人蹟，雲迷訝天通。奔悅未能往，亦足開我胸。」其二云：「嘗

讀石門詩，渺若登靈闕。想見諸道人，拂衣步空碧。此事千餘年，應與仙雲絕。惟有鮑參軍，凌風幾探閱。南康。

### 馬當山

彭澤縣東北有馬當山，橫枕大江。唐王子安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者，卽此。彭澤。

### 石鐘山

石鐘山在湖口縣城外，臨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從楚北回吳，偶泊舟北門外楊港，遂由西門乘一小舟遊石鐘，土人謂之上鐘崖、下鐘崖者也。初見巨石無數，如樓閣然，汨沒中流，而又有如牛馬、如虎豹者，盤踞於樓閣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許，作彎弓引箭之勢，上題「英雄石」三字。時東北風甚急，仰見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濤搏擊石罅，其聲果如洪鐘。正駭愕間，忽見紅牆古廟，隱隱有人，舟師指曰：「此觀音崖也。」乃攝衣而上，登一小閣，閣之左崖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深不可測，曰黃龍洞。憑閣而望，但見風帆亂飛，半入九江，半入鄱陽湖也。余急登舟，更欲遊所謂下鐘崖者，舟人且懼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對白沙

洲，但聽江聲日夜流。人家富貴無三代，每有清官不到頭。」其聲宛轉，亦可以見風土人情之一斑耳。頃之回，過城西門，繫舟普陀菴下。循逕而上，登懷蘇亭，亭中有碑刻東坡石鐘山記。亭右卽爲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環壘，俯聽鐘聲，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狀，石上題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題，在白雲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陽明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參政徐達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詩一首，不復記憶，似卽紀擒宸濠以後事也，讀畢而下，復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亞上鐘崖。而兩壁如剪，夾一小閣，則奇險更甚于觀音崖也。是時日色已晚，風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燈矣。余生平所歷佳山水，若江寧之燕子磯，鎮江之金山，焦兩山，和州之天門，彭澤之小姑，黃州之道士袱，嚴州之釣臺，紹興之鏡門山與吼山，皆不足奇，得此而嘆觀止矣。湖口。

### 潯陽江

九江府治後城上有庾樓，庾亮刺江州時所建，樓下卽潯陽江也。城西半里許有琵琶亭，以白香山詩得名。前樞使姜公開陽所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垂晚，余嘗停橈亭下。時江波漾月，柳影翻風，南望廬山，青蒼不斷。江上時有小舟載婦人彈琵琶，真江行絕景也。友人周竹珊詩云：「琵琶一樣聽來慣，聽到潯陽便有情。」德化。

## 礪磯

礪磯在安徽蕪湖縣西七里大江中，高十餘丈，周圍十畝有奇。上有靈澤夫人廟，相傳爲三國吳大帝妹孫夫人殉蜀主，以黃武三年薨于此。余友王仲翬孝廉嘗作礪磯孫夫人廟碑，典雅可傳。余爲刻石廟中，可補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闕。蕪湖。

## 太白樓

太白樓在太平府城西南采石山，亦名謫仙樓。樓上下牆壁間題詩幾徧，有蕭尺木畫壁，甚妙。咸以爲畫勝于詩，近亦刷去不存。當塗。

## 識舟亭

亭在蕪湖鶴兒山頂，俯瞰大江，帆檣四列。相傳爲謝宣城「天際識歸舟」處也。壁間有前明方逢時、王思任題詩石刻。蕪湖。

## 滴翠軒

滴翠軒在蕪湖赭山廣濟院塔旁，宋黃山谷讀書處，舊名檜軒，爲鳩江名勝。蕪湖。

## 烏江

烏江在和州東南，距江口三里許。有土山甚峻，叢木鬱然。山下有項王廟，遺像在焉，兩側以亞父范增、司馬龍苴配享。後殿壙夫人像，是爲虞姬也。又有項王墓在廟後，據史記，葬項王穀城，安得復有墓在此乎？想前人附會耳。讀汪佃碑記，知舊時有唐李少溫篆額，今不存。又一碑刻王畫像半身，石光瑩然若鏡，余有詩云：「不渡江東忍自亡，天心人事本難量。英雄已足稱千古，香火還留祭一方。叢木秋風餘殺氣，鬼燐墓雨落星光。我來鱗櫂寒塘晚，惟聽江流悲未央。」和州。

## 天門山

天門山在和州東南，與太平府之博望山東西對峙，中隔一江，今人謂之東梁山、西梁山。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廿九日，余泊舟山下，因登岸。攜一僕造其絕頂，山形秀削，石路盤紆，俯瞰大江，聲喧足底，卽李青蓮詩所謂「天門中斷楚江開」是也。山下設遊擊一員，以備守禦。距蕪湖關不過四十里耳。和州。

## 濡須

濡須山在巢縣東南，濡須水所經也。方輿勝覽云：「濡須山謂之東關，七寶山謂之西關。」  
胡三省通鑑注：「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當三面之險，相傳爲夏禹所築。」按東關之名，  
見于三國志魏書，陳書及水經注，唐書地理志云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是也。其地高峻險  
狹，實守阨之所。余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六日，扁舟過此。又行數里，過踰山，春秋昭五  
年「楚子觀兵坻箕山」，卽此。乃披衣而起，回望濡須、龍洞諸山，已在微茫烟靄之間。秋林墮  
葉，半紅半黃，落日暮雲，忽青忽紫，宛如一幅徐崇嗣沒骨法也。巢縣。

### 孔子臺

孔子臺在巢縣西北五十里，土名柘臬。名勝志云：「孔子南遊至橐臬，與弟子憩臺而反。」  
卽此。按巢縣卽夏、商時南巢地，周爲巢伯國，後屬楚，橐臬居巢縣。史記項羽本紀居巢人范  
增是也。其云橐臬者，春秋時爲吳邑，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臬」，漢置橐臬縣，屬九江郡。三  
國吳志矢桓傳及杜預左傳注，括地志，俱有橐臬之名，不知何時訛爲柘臬。想「橐」「柘」音相  
近，後人又因「柘」字類「柘」，而再訛也。巢縣。

### 芍陂

芍陂在壽州南八十里，春秋時爲楚相孫叔敖所造。陂周二百二十四里，橫徑百里。陂有



五門，上承淝水，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水北流，經孫叔敖廟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爲黎漿；一水曰葛瀆。又北流入壽春城中，又北逕相國城東，又北出城，注淝水。壽州志云：西自六安州龍穴山，東自濠州橫石，東南自龍池山，其水胥會于此。按後漢書，建初八年，王景爲廬江太守，郡界有故芍陂稻田，景率吏民修起蕪廢，灌田可萬頃，境內豐贍。魏書志建安五年劉馥修芍陂堰。宋書高祖遣毛修之復芍陂，灌田數千頃。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使參軍殷肅因舊溝引淝水入芍陂，溉田萬餘頃。自唐、宋、元、明以來，或濬或廢。本朝順治十二年，壽州知州李大升又修之。真萬世之利也。壽州。

### 淮水

淮水出桐栢山胎簪峯，下有禹廟，廟前有三井，是爲淮源。自漢以來，治淮者嘗禱之。余至正陽關，必渡淮水，是年淮水大決，淹沒民田以數十萬計，爲歎息者久之，乃作詩云：「淮瀆滔滔控數州，東馳千里未能休。幾看禱廟尋三井，安得探源溯上流？秋潦漲時成竄鼠，阪田沒處有浮鷗。我來問渡斜陽晚，白草黃沙漫野愁。」壽州。

### 潁水

潁水出潁州府城北。余自乾隆丁未十月將之汴梁，道出潁川，由太和至周家口，舟行者數日，遇如皋林鐵簫，有詩云：「潁水流不息，楓林落日黃。扁舟獨西走，羣雁向南翔。兄弟經年別，關河去路長。篷窗無限意，還見野鴛鴦。」水邊鴛鴦甚多。暮寒泊邨店，沽酒認青旗。犬吠閉門早，樵歸生月遲。喜聞鄉國信，況有故人期。相對挑燈坐，舉杯聊酌之。」阜陽。

### 錢塘江

余以乾隆乙巳歲春三月始遊錢塘，嗣後往來于浙東西者幾三十餘年。其山則有南高峯、北高峯之峻險，其水則有西湖、玉泉之清冽，其寺宇則有淨慈、靈隱之雄壯，其洞壑則有飛來、金鼓之幽深。古蹟之多，名勝之雅，林木之秀，花鳥之蕃，當爲海內第一。惟八月之濤最爲奇觀，其來如三座雪峯，其聲如百萬軍鼓，心搖目眩，頃刻而至，則天下所無矣。按錢塘之號，先于周、秦，見史記始皇本紀。至先武肅王築塘捍海，而名益著耳。錢塘。

### 煙雨樓

嘉興府東南有煙雨樓。五代時武肅王第六子元璋爲中吳軍節度使，築煙雨樓于滌湖之上，卽此，又名鴛鴦湖。嘉興。

### 榜李城

按史記吳泰伯世家，吳伐越，句踐迎擊之，敗于榜李。據府志云，在桐鄉濮院之西，濮院即榜李墟也。其地有范蠡。秀水。

### 魏塘

嘉善東門外有河一道，通清風涇，曰魏塘，亦名武塘。相傳魏武帝經此，故名。嘉善。

### 石尊

石尊在湖州府城南二里峴山上，是大石一塊，中窪可以貯酒，故又名窪尊。唐開元中，李適之爲湖州別駕，每挈所親登山酣飲。後顏魯公爲湖州刺史，偕賓客門生弟姪輩作窪尊聯句詩，卽此。今石尊上有一亭未圯，而所謂逸考堂者，已片瓦無存矣。烏程。

### 墨妙亭

墨妙亭在湖州府署後，嘉慶癸酉初冬，余始至吳興。時陽湖趙季由爲吳興太守，遂與尋

覓漢、唐諸刻，竟無有存者，遂賦一詩云：「若花正浮雪，橘林新著霜。謝公到郡久，今始來斯堂。握手招殘碑，一笑傾壺觴。墨妙已無存，寒花尚餘香。藝獻不可作，顏徐亦難量。俯仰感古今，緬焉暗神傷。」坡公來吳興，嘗晤孫莘老。酬贈詩最多，當時和者少。屈指七百年，此事誰復訪。青山依然在，古刻蹟如掃。乃悟金石質，年壽猶不保，何如飲美酒，令我顏色好。」烏程。

### 王右軍別業

按嘉泰會稽志，卽山陰縣東北戴山下之戒珠寺，寺門有右軍壞像，青巾道服，坐于正中。王梅溪有詩云：「欲弔右軍千載魂，祠堂荆棘斷碑存。老僧相見話遺事，問我蘭亭幾世孫。」山陰。

### 東府

吳越備史云，唐乾寧三年，先武肅王平董昌，敕改威勝軍爲鎮東軍，以王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遂有越州之地。梁開平二年，陞爲大都督府，謂之東府。周廣順元年，大元帥吳越國忠懿王卽越州東府，又築宮治園圃，卽今之紹興府治也。山陰。

### 清白堂

紹興府治中有清白堂，宋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知越州時所建，并自作記。乾隆五十七年，余與修郡志，太守李公屬余隸書，刻諸堂上。山陰。

### 越王臺

名勝志云：「蕭山縣西九里有越王臺，李太白詩「西陵拱越臺」是也。祥符圖經云種山東北亦有越王臺。種山即今之卧龍山，在紹興府城內。其山盤旋回繞，形如卧龍，相傳越大夫文種葬此，故名。府志云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綱于卧龍山西南又築一臺，有曾者年篆書三大字，刻諸石，今不存。山陰。

### 柯亭

柯亭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今亭已廢，即爲柯橋寺。按郡志，千秋亭一名柯亭，又名高遷亭。漢末蔡中郎避難會稽，宿于柯亭，仰觀椽竹，因取爲笛，今詞家所謂「柯亭辨笛」是也。乾隆十六年，高宗皇帝南巡，有柯亭詩。山陰。

## 蓬萊閣

閣在紹興府署後。名勝志云錢武肅王建，卽五代鎮東軍節度使官廨，今府門前有鎮東閣，尚其遺址。其名蓬萊者，取元微之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也。宋淳熙元年，武肅八世孫端禮知越州，重修。自元祐戊辰郡守章棻修之，又四十八年汪綱復修，由來久矣。乾隆辛亥，壬子之間，余嘗盤桓于此，啓窗一望，千巖萬壑，畢呈案前，幽鳥閒雲，時親坐上，又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山陰。

## 雷門

雷門卽今紹興府城之五雲門，元和郡縣志云句踐所立，以吳有蛇門，得雷而發，表事吳之意。會稽記云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每一鼓，聲聞洛陽。孫恩之亂，鼓爲軍人碎破，有雙白鶴飛出，後遂不鳴。會稽。

## 窆石

會稽禹廟，後坐鏡湖，前對宛委山。地甚宏敞，而無唐、宋舊碑，惟窆石爲最古。石在廟

之左偏，狀如稱錘，上有亭覆之。圖經云：「禹葬會稽，取此石爲窆，上有古篆不可讀。」王順伯金石錄以爲漢刻，或以爲三國吳告祭文。有宋、元人題名，可辨者惟會稽令趙與陞及元人員嶠真逸李侗兩題而已。會稽。

### 蘭亭

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其地相傳爲越王勾踐種蘭處，因名。晉王右軍曲水詩序卽于此作也。由襄公埠舍舟而途，約行五六里許，卽天章寺。亭在寺東，右軍書序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者，至此始信。國朝康熙三十四年，聖祖仁皇帝臨幸于此，有御書大字蘭亭寫碑一座，上覆以亭。乾隆十六年春，高宗純皇帝南巡，又有御製蘭亭卽事詩一首，卽刻其陰。癸丑三月三日，郡守李曉園亭特嘗邀袁簡齋太史、平寬夫官詹輩二十一人，作修禊之會，余亦與焉。今五十餘年矣，歲月易遷，歡情難再，可爲太息者也。會中有桐城姚秋槎觀察仿西園雅集圖作記一篇，刻于郡志。會稽。

### 智永禪師書閣

書閣在會稽縣之雲門寺後，卽王右軍七代孫智永禪師臨池之所也。隋、唐間禊帖真本卽

藏此閣。閣凡七間，甚高敞，閣後皆植竹，直接山頂。世所傳退筆塚，即在竹中，今無其蹟矣。乾隆壬子三月，余嘗與袁簡齋太史、平寬夫詹事徐朗齋孝廉、陳斗泉文學一宿其中。會稽。

### 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蕭山縣城，今爲覺苑寺。寺前有夢筆橋，相沿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蕭山。

### 天台山

天台山在浙東三百里，自古來遊天台者，要皆得之耳食，或蹈前人紀載，未必皆親歷其境也。惟本朝王太初、王季重、潘稼堂、齊巨山四公爲得其詳。然此山周圍數百里，一丘一壑，一溪一澗，風雲之出沒，花木之興衰，古今不同，隨時變幻，移步換形。卽四公者，亦不過領略其大概，豈能窮幽歷險，一一筆之于書？余遊天台凡兩次，所到之地，百不得一，如讀史、漢、選本，不可謂之讀過史、漢也。卽如石橋之瀑，險怪百出，桃源之山，壁立萬仞，豈語言筆墨之所能盡？然古人記載，往往言過其實，逾于所見。孔靈符會稽記曰：「懸溜千仞，謂之瀑布。」臨海記曰：「飛泉懸流，千丈如布。」啓蒙記注謂「天台去天不遠，有石橋闊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者，皆傳聞之誤。卽如李太白詩所謂「天台四萬八千丈」，又誰爲之量丈



耶？天台。

### 桃源洞

桃源洞在天台縣北二十里十四都護國寺之東，相傳漢永平中劉晨、阮肇遇仙于此。攢峯疊嶂，左右回環，中有一澗，隨山曲折，水窮道盡，則有一洞潛通山足，仰頭一望，但見諸峯插天，殆非人境。道光五年九月，余以重修先世會稽郡王墓時過桃源，真奇境也。天台。

### 桐柏宮

桐柏宮在天台縣西二十五里，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其路曲折清幽，至宮門，則一望如平疇，四山蒼然，九峯迴抱，別有天地。縣志云，唐景雲二年，爲司馬承禎建，然梁沈約有桐柏山金庭觀碑記，則唐以前先有之矣。至太和、咸通之間，道士徐靈府、葉蕤質新之，元微之、劉處靜爲記。五代開平中，先武肅王重建，名桐柏宮。至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名崇道觀。觀中有上清閣，閣藏宋太宗、真宗御書，及高宗所臨晉、唐法帖共五十三卷。又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十位，連金銀銅所鑄火燄臺座、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八區，玉花八株，銅三清像，金銀字經二百函，睦親宅昭成太子宮聖蹟四十軸，歷代珍饈供奉，至

明吳元年遭火，化爲丘墟。惟存檀香像一區而已。洪武間重建，永樂中又加新之。其時尚有唐人碑刻，如崔尚碑頌，韓擇木八分書。本朝雍正間又火，一椽無存。大吏奏請重建，乾隆初年始訖工。今觀基雖宏壯，不過十之二三矣。天台。

### 李太白書堂

唐李白書堂在華頂峯最高處，相傳太白嘗遊天台，讀書于此。今爲拜經臺，高僧修道，結茅其上，四圍築以石城護之，防風雪也。其下有積水，爲王右軍墨池。天台。

### 石橋

石橋在天台縣北五十里，橋之上下有上方廣、下方廣兩寺。其橋在曇華亭之下，如一龍橫卧于兩崖之間。其上則雙澗合流，俱由橋下衝激，遂成飛瀑，一落數丈，聲如殷雷，真奇觀也。天台。

### 白雲山

台州府城東北隅有白雲山，宋紹興初，有先世賜第，賢穆大長公主所居也。道光三年三

月，余往台州拜觀唐賜鐵券，曾一至焉。惟有祠堂三間，左右皆菜圃而已。臨海。

### 嚴子陵釣臺

七里瀧在嚴州府東北二十里，乾隆甲寅、乙卯之間，余往來者凡數次。其所謂釣臺者甚高，臺上有嚴公祠，兩側配享者爲唐之賀知章、宋之謝皋羽也。臺下急流洶湧，怪石嵯峨，綠樹青山，四圍環繞。祠旁有嚴氏子孫數家，以奉祀事，多以漁樵爲業。余有詩云：「直鉤釣國曲鉤名，富貴原無足重輕。我亦久忘名利者，合來祠下拜先生。」祠堂傾側草蕭蕭，奉祀雲仍亦寂寥。猶有先人家法在，多因避客混漁樵。」建德。

### 九仙山烏石山

福建省城藩署前南行里許曰獅子樓，卽五代王審知還珠門也。又里許，過保泰橋，其東爲九仙山，有定光塔，其西爲烏石山，有堅牢塔。九仙山大石縱橫，疊如樓閣，磨崖題名甚多，其可辨者，小華峯之側有熙寧元年光祿卿、直昭文館、知軍州事程師孟及沈紳、劉彝等七人題名，又廓然臺後有紹興壬子程晉道題名，平遠臺左方有淳熙丙申陳休齋分書兩題，又紹興二年鄭滋德篆書。其郡志所載野意亭、丹井、醉石、杏壇諸勝，俱無從蹤蹟矣。烏石山上有李少

溫篆書「般若臺」三字。摩崖其旁，亦有宋人題名，不暇細讀。堅牢塔凡七級，其第五級有林同穎造塔記，有永隆紀年，今俱鑿去，尚露筆尖。第七級又有僞國王延曦官嬪宮嬙題名，此宋竹垞、吳志伊輩所未搜求者。余嘗賦詩云：「瑯琊建國太忽忽，兩世兵戈一霎中。負海自居天子座，因山猶築梵王宮。至今殘石留名姓，細辨題年記永隆。極目孤城思往事，塔鈴無語怨東風。」閩縣。

### 延平津

延平津在福建延平府延福門外，相傳爲雷、華沉劍處。山上有明翠閣、景雲樓、鳳冠巖諸勝。余以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六日過此，是日東北風甚急，松杉怒號，桃李無色。與山僧坐話者久之，有建河歸櫂詩云：「建河天下險，說起便生愁。衆水趨崩壑，羣山夾亂流。身居烟霧國，家在木蘭舟。最怕前灘急，停橈更綰留。落日張湖坂，奔流勢漸平。急鳴巫峽雨，又激海濤聲。對飯誰能食，推篷暗自驚。仙霞望不見，惟有暮雲征。夜泊延平驛，津頭月一彎。悲風號獨樹，野火燒空山。干莫何時出，斗牛不可攀。我來憑弔古，歎息水潺潺。」南平。

## 叢話十九

### 陵墓

#### 夏禹陵

禹陵在紹興府城南十五里，見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漢書、正義、皇覽諸書。嘉泰會稽志云，禹巡狩江南，死而葬焉，猶舜之陟方而死，遂葬蒼梧。古聖人所以送終，事最簡易，非若漢世人主之豫自起陵也。案自先秦古書帝王皆不稱陵，陵之名實自漢始，今名禹陵者，是後人尊之之辭也。陵有禹廟，甚巍煥，背湖南向，自唐、宋、元、明以來，春秋祭祀不絕。明嘉靖中，閩人鄭善夫定禹陵在廟南數十步，時知府南大吉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以亭，攷古者不封不樹，後之人何能定其故處，恐附會耳。今廟旁有姒氏者數家守衛之，相傳即禹之苗裔。廟中無古碑，皆有明以來所立，惟窆石一塊甚古，上有篆書隱隱可辨，說者謂當是三國吳告祭之文也。乾隆五十七年春，余嘗與修郡志，偕平寬夫侍郎、徐朗齋孝廉親往拜之。

## 商吳泰伯墓

吳泰伯墓在吾邑之鴻山，舊名皇山。南徐記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按史記世家正義注云，泰伯居梅里平墟，在無錫東南三十里是也。漢桓帝永興二年，詔吳郡太守糜豹修之，周以垣墉，給五十戶守衛其墓。晉肅宗太寧元年，詔祀泰伯用王者禮樂，具王者冕服，建廟于莖城南三十步，命晉陵太守殷師領焉。宋武帝永初元年，勅泰伯以太牢祀。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重廣泰伯門殿，遣禮部尚書韓太沖祀以太牢，賜金銅香爐一具。十五年，賜泰伯六十四世孫駙馬都尉吳世偉苗田千頃，永充廟祀。宋太平興國三年，勅朝散大夫梁周翰賜墓旁田二百二十三畝，令歲收供奉灑掃。仁宗天聖元年，勅賜繞墓田一百畝耕種，併入墓倉貯用。哲宗元祐七年，有詔吳泰伯以至德廟爲類，遣官致祭。元符間，制封至德侯。崇寧初，進封王爵。元仁宗元貞元年，命祭三讓王吳泰伯於姑蘇至德廟。英宗至治二年，詔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耳致祭。明洪武二年，改封吳泰伯之神，春秋祀之。弘治間，邑人楊文建亭表墓。本朝康熙中，巡撫吳存禮，邑令吳興祚先後興修，後爲山民侵削，樹木殆盡。雍正四年，邑令王喬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又給帑修葺，邑令王允謙增建享堂墓門。至嘉慶初年，墓之前後皆爲近民開墾，墓門亦頽圮無餘，僅存一小碣，有高忠憲公題字。向例，有泰伯廟道士東西兩

房輪流值管，而終年未嘗一至，蓋荒廢久矣。十六年，婺源齊公彥槐來宰吾邑，先余嘗畫一圖，請翁閣學方綱、曾中丞煥、吳祭酒錫麒、吳學士廌、范編修來宗輩作爲詩文，面呈齊侯，且請修墓，以發其端。至十九年，邑中大旱，侯勸賑鄉閭，始謁墓所。其明年，歲大熟，尚有贏餘，即取造豐樂橋，且以修墓，凡費白金三千兩有奇。自此垣墉復整，墓門復立，植以松柏，栽以梅花，添置守墓道士一人，田八畝，時加防護，侯之力也。後侯以忽忽去縣，未立碑文，他日當爲書刻之，以傳諸後來云。

### 商仲雍墓

按史記素隱注，仲雍冢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太平寰宇記云，虞山有仲雍、齊女墓，即簡文帝招真治碑所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壟蒼茫。」蓋齊、梁時猶不廢也。唐、宋、元、明以來，無有爲之表者，國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孫有周姓者，相傳爲仲雍之後，又立墓門于北門大街，由山麓發路，直達墓所。五十四年，裔孫等又建石坊，學使曹秀先題曰「南國友恭」四字。近來邑之士大夫輒有訟官，謂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發一笑。

### 商大夫彭祖墓

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嘉靖臨安志云，因彭祖壽年八百，故號其山曰八百山，里曰八百里。昔武肅王禦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卽此。東坡詩集有彭祖廟詩云：「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鬪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公自注：山有雲母，彭祖所採服也。不見蟠桃著子時。施注：老彭善補導之術，并服木桂、雲母、麋角，常有少容。」子由亦有詩曰：「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而朱文公雪心賦亦引用之云：「天柱高而壽彭祖。」名山勝概云八百山踰橫嵒次，彭安有孤冢如堂，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旁有一碑仆且泐，不可讀，據諸說則彭祖實有墓在臨安矣。案水經注，彭城有彭祖塚。又續漢郡國志，武陽彭亡聚引益州記注云，亦有彭祖塚，一蘇之詩，恐是彭城或武陽兩地之墓，未必在臨安八百里也。

### 周延陵季子墓

吳季札墓在江陰縣北七十里，地名申港。墓前有石碑，古篆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徑尺，相傳爲孔子手書，體勢奇偉。舊志載，唐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然則唐以前已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模勒石。今廟中所存者，是宋崇寧二年常州太守朱彥立，蓋屢次重刻矣。今丹陽驛前及金壇之九里鎮，俱有一碑，未知孰是？



### 周先賢言子墓

言子墓在虞山北麓乾元宮下，史記素隱及吳地記皆載之，宋、元以來不廢。明弘治中，知縣楊子器爲表其墓。崇禎初，巡按御史路振飛再修。國朝康熙間，參議王儒重修墓道。雍正間，方伯鄂爾泰又建石坊，題曰「南方夫子」，而蘇松糧道王澄又築墻垣衛之。乾隆三十三年，裔孫襄陽太守言如泗、五經博士言如洙等屢爲修建，規模宏敞，松楸鬱然，爲吳中古墓云。

### 周先賢曾點澹臺滅明二墓

山東費縣舊有曾點、澹臺滅明二墓，碑志久闕矣。嘉慶十三年九月，余入京，曾偕孫淵如觀察同過費縣訪得之，遂以隸古書丹付縣令郭志青刻二碣，一立於曾點墓前，一立於澹臺滅明墓前，以垂永久。

### 周先賢閔子墓

閔子墓，據太平寰宇記在范縣東，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嘉慶癸亥冬，陽湖孫淵如觀察

爲山東兗沂曹濟道，以查賑按行范縣，知墓所在，時以河決，不能詣謁。及官糧儲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騫，覺而異之。因出俸錢，屬縣令譚文謨訪視廢墓，申禁樵採，嗣以縣令屢更，事未施行。至華亭唐晟宰是縣，始捐廉重修，栽種樹木，乞觀察爲文紀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于縣之義城寺東，并攷其原委，以存志乘焉。

### 周要離冢

余少時在閭門內十廟前，沿城脚下見水潭邊有石碣，上刻「古要離冢」四字，橫卧荒草中。據後漢書注，梁伯鸞墓在要離冢北，却無碑碣可考。道光七年，福州梁苴林方伯爲訪古蹟，僅于潭水中得一碣，卽是刻也。後有成化十年渤海高出題字樣，而伯鸞墓終無踪蹟。

### 漢高密太守錢咸墓

成化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五里。浙江通志云咸爲彭祖四十七代孫，墓在長興縣西五里，其山名繳蓋山。西吳里語云，墓柱上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

### 漢富春公錢讓墓

萬歷湖州府志云，富春公墓在長興縣西五里。按公諱讓，字德高，高密太守咸之曾孫。

順帝永和元年，舉孝廉，除雁陽、章安二縣長。後從太尉趙峻，辟爲西曹掾，遷黃門選部侍郎。九江寇盜周生、范容作亂，詔授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討平之。桓帝建和元年，拜廣陵相，征東大將軍，使持節，都督江東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夫人徐氏，合葬長城縣平望鄉西北梓山，乃江東錢氏第一代祖也。長城，卽今之長興縣。

### 漢太子洗馬錢京墓

案先世大宗譜，公諱京，字仲恭，富春公第二子，仕後漢歷東宮舍人、太子洗馬，葬長城縣吳概山。

### 漢孝女曹娥墓

按嘉泰會稽志，云在縣東七十二里。後漢書，元嘉初度尚設祭之誅之，改葬娥於江南道旁，卽此。余於乾隆、嘉慶間嘗三過其廟，廟之東偏有雙檜亭，宋張卽之書。亭後有大小兩塚，其大爲娥之父母，其小者卽娥墓也，余爲補書一碑刻石墓上。

### 漢東海孝婦墓

余曩嘗入京，過郟城縣，路旁有東海孝婦祠，香火甚盛。嘉慶廿三年夏，偶遊海州之雲臺山，過新縣北二里亦有孝婦祠，祠後有二塚，相傳孝婦死，附于姑墓，土人爲立祠焉。然案沈括夢溪筆譚，今東海縣卽漢之贛榆，屬琅邪，非古之東海也。廣輿記謂孝婦是郟人，一統志云冢在郟城東十里，又似以郟城爲真墓云。

### 三國吳王夫人墓

華亭南二里許，有屋基廢地一塊，近處居民有劉叟者，每見有紅裳女子徘徊其間，人有見者，旋入地中而滅，甚怪之。疑土中有異，發之不數尺，獲一磚甚古，下有巨槨如屋。旁有穴，以火燭之，有石榻，上卧髑髏一具，前植短碑，有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十二字，非篆非隸。左列石几，供一瓦盆，其色如玉，乃取出貯水，甚清，經年不竭。後見紅裳者復來，或隱或見，其人隨感疾死。盆爲好事者取去，並無他異。此乾隆初年事。

### 吳大將軍丁奉墓

華亭新橋鎮東市有丁奉墓。嘉慶八年，農人墾田見一石，攜歸，石上有大將軍丁奉墓六字，餘俱漫滅。今墓尚存，高三尺許。案三國吳志，丁奉，安豐人。以斬孫綝，遷大將軍。迎

立孫略，擢大司馬左軍師。

### 晉謝太傅墓

謝太傅安墓，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地名三鴉岡，今尚有子孫守墓者。按晉書，文靖卒，本葬于建康之梅嶺。至陳，始與王叔陵淫暴，好發古冢。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地，叔陵乃發謝墓，以葬其生母彭氏。時文靖裔孫名夷吾者，適爲長城令，徙葬於此，立廟祀焉，有大觀三年墓田碑可攷。嘉慶三年，吾友邢佺山太守來宰是邑，重修其墓，并賦詩云：「謝公原上夕陽斜，華表巋然樹半遮。雷雨元功高百辟，風雲荒塚護三鴉。古陂已泐唐人石，野草猶開晉代花。賴有烏衣賢裔在，蘋蘩重薦不須嗟。」錢竹汀宮詹、秦小峴少寇、阮雲臺宮保俱有詩紀之，爲一時盛事云。

### 晉永安侯錢廣墓

弘治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二里。按先世太宗譜，公諱廣，字敬仲，西晉舉孝廉，除上將軍。平賊石冰、封雲等有功，徵補軍諮祭酒、揚威將軍、領江州刺史、使持節、征虜將軍、都督江洪二州諸軍事，封永安侯，謚忠壯。夫人周氏，合葬長城縣胡陵山。按晉書，永安侯廣，

名見周圮傳。

### 梁臨川王錢伯仁墓

按臨川王伯仁，字仲方，宋明帝泰始中，舉孝廉，除王府兵曹參軍、員外散騎常侍。蕭梁革命，義不再仕，遂挂冠歸。天監二年，詔舉世家勳德之士，郡守柳潭表薦之，拜揚州刺史，卒葬高密太守墓西二里。夫人吳郡張氏，子五人：肅之、樂之、邕之、敬之、和之。有女名寶媛，歸文瓊。陳公生子翳先，卽陳武帝也。永定初，追贈臨川王，見陳書外戚傳。又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云：錢氏長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時，先娶之，早卒。及卽位，追尊爲昭皇后，墓曰嘉陵，在縣北五里。

### 梁妙嚴公主墓

蘇城閭邱坊巷有息園，今爲錢氏家廟，族弟榮溪司馬購顧氏依園地增築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嚴臺者，卽梁時妙嚴公主墓，府志已載之。案徐柯妙嚴臺詩序云：考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嬭、令嫺、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何封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瑋，則妙嚴爲簡文女無疑矣，舊志以爲梁武帝女，誤也。公主之墓西去

數百步，今爲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故老相傳尚是墓前物，今俗稱石馬鞍頭是也。墓上建一亭，登亭南望有傑閣，卽禪興寺閣，上有公主像，戴毘羅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有宮女十人侍其兩旁。相傳公主曾下降郡人孫瑒，瑒死，梁亦旋滅，陳高祖以先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十八年，樂溪濟池得宋時舊刻，似是界石，有東至王從事地云云，則此墓唐、宋時猶存也。

###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墓

案吳地記，顧野王墓在橫山東平陸。橫山，今在吳郡西南十八里。隋書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故名橫山。顧炎武詩序亦以爲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之東越來溪上，今三吳顧氏皆其後也。

###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褚中令墓，據河南府志在偃師者，誤也。案新唐書本傳，遂良貶死愛州，卽寔於彼，二男彥甫彥沖、一孫俱拊。咸通九年，詔訪其喪，歸葬陽翟，唐人有詩紀其事，安有葬在偃師之說？且宰相世系表云，褚氏出自漢褚少孫後，裔孫重始居陽翟。又褚亮傳云，亮父玠，玠祖

澹，皆錢塘人。是其先並無居緱氏之說，自史載遂良自愛州貶所歸葬陽翟，亦應在今禹州，不得云偃師也。乾隆戊申正月，余在開封，偶閱河南府志，與洪稚存論及此，故記之。

### 唐工部郎杜甫墓

案河南通志云，唐工部郎杜甫墓在河南府偃師縣之土裏村，元和八年，元微之志其墓。劉昫舊唐書載宗武子嗣業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首陽山之前。墓志亦云啟子美之柩，襄柩事於偃師。柩者，柩當陽侯墓也。是墓在偃師土裏無疑矣。自河南府志有鞏人與事之語，遂沿司馬溫公詩話誤載入鞏縣，反駁元微之柩葬偃師，爲江陵途次懸擬之詞，豈舊唐書亦不可據耶？以嗣業數千里乞丐焦勞，遷柩歸葬，豈不知其祖平日不忘本不忘仁之言？柩葬當陽，以慰泉壤，禮也。乃去土裏咫尺，遷就葬鞏，既違祖遺志，而又悖元公襄柩之言，斷無是理。乾隆初年爲村民所侵，耕爲麥地，邑令朱公訪出造營碑記，以復舊制。閱四十餘年，又復侵削，舊時墓前本有杜公祠，爲鄉民改祀土穀神，欲復其舊不可，乃於城西五里堡專建焉。前臨通衢，過者易識，後洛水暴漲，棟宇摧頽。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湯公統倬又爲清理，廣其兆域，崇其塚封，環以牆垣，前開墓道，樹碣大道邊，至今不廢。湯公又於城西五里堡以舊茶亭改建，其地軒敞，足以棲靈，卽以舊祠僧奉香火。五十二年，余遊河南，深悉其事。



###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

顏魯公墓在偃師縣東北之邙山，明嘉靖中，先世祖樂閑公曾任偃師，嘗爲清理，墓前有米芾書碑云：「公之使賊也，謂錢者曰：吾昔在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服之可以不死，且云七十後有大阨，當會我於羅浮山後。」公葬偃師縣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見道士，奕託書寄至偃師顏家，及造訪，乃塋也。守墓蒼頭識公書，大驚，乃卜日開壙視之，棺已空矣。其事甚奇，附錄於此。

### 唐遜璞先生墓

按先世大宗譜，先生諱師寶，字道圭，隱居不仕，武肅王六世祖始卜居臨安。卒，葬臨安縣石鏡鄉大錢邨，世稱遜璞先生。

### 唐贈尚書右僕射長城令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仁昉，字德純，遜璞先生子，武肅王五世祖也。卒，葬大錢邨父塋。

### 唐贈尚書左僕射檢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碩，字文甫，武肅王四世祖也。高隱不仕，晦蹟邱園。夫人陳氏，合葬於臨安縣石鏡鄉。

### 唐宣州旌德縣令贈尚書禮部郎右諫議大夫洪勝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沛，字仁澤，武肅王高祖，梁開平中追贈吏部尚書、左僕射，建廟於臨安，春秋致饗，追封洪勝王。配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改封趙國太夫人，合葬於臨安縣錦南鄉石鏡溪祖塋。

### 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宇，字道古，武肅王祖也。幼承庭訓，精習詩書，而性尤至孝，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贈檢校司空、彭城侯，追封建初王。墳廟記云，建初王墳在天目鄉官田橋中沙里，去縣五里，計十三畝二角，墳客宋德。東至盛自福桑園，西至衆戶行路并水田，南至大官路，北至墳後直上大隄，分水爲界。

### 水邱太夫人墳

墳廟記云，在錦南鄉上錢王堡，計一十四畝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墳客李承禮。東至官

路，西至錢照田，是錢壽田爲主。南至朱仁佑田，是俞宗貴爲主。北至戴照田，是錢長兒爲主。康熙舊志云，水邱夫人墓在縣南水邱隴，旁有定安院。慶系譜云，水邱太夫人爲武肅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勅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夫人，歷封楚、魏、梁、陳四國太夫人，累贈晉國、許國太夫人、九華太夫人。年九十餘而薨，準勅祔廟配享，生子一，諱寬，卽英顯王也。

### 英顯王墓

吳越備史云，皇考諱寬，字宏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子吳越王功高，勅授威勝軍節度推官、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加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進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乾寧二年夏四月乙巳薨，贈尚書左僕射，累贈特進、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太尉、太傅、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至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葬皇考太師於安國縣錦北鄉清風里之原。初，太師薨，王因受制討董昌，而淮帥楊行密遣將蓋蒙等圍我姑蘇，嘉禾等處以應昌，又遣安仁義、田頴等攻我鎮戍，昌復構湖州刺史李師悅率兵四千人侵我封境，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討昌，進圍越城，遂拔之，昌既死。至四年四月，我師復從海道以救嘉禾，破賊寨十有八，所擒賊將魏約、張宣等及士卒三千餘人，嘉禾

平。秋八月，王再命顧全武等復姑蘇，而昭宗賜鐵券適至。其明年，我師救蘇州，生擒淮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庸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屯無錫，我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餘皆散走。冬十月乃克姑蘇，淮將臺蒙等皆宵遁，蘇州平。其年閏十月，婺州王壇抗命，而衢州刺史陳岌復貳於我。光化二年春，我師復大敗陳岌黨於龍邱，而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其次年正月，淮將康儒、徐從阜等復攻婺州，王命從弟鉞率師討之，遂大敗賊徒于軒渚，并絕其糧道，王壇急奔宣城，陳岌降王，以岌爲浙東安撫使。是年冬十月，勅遣中使取王形圖於凌煙閣。五年之中，王未嘗有一日之安，是以緩也。英顯王配水邱氏，卽太夫人姪女，勅封越國、秦國太夫人。天復元年九月壬子薨，累贈太元太夫人，與英顯王合葬焉。墳廟記云，墓在錦北鄉，去縣五里，計三頃六十六畝二角四十步，看管羅青，東至官路，見有石云云。泳謹案縣志，錦北鄉卽今之縣治也。宋時始建，則今縣治二堂之後有錢王墓者，其爲英顯王墓無疑矣。國朝乾隆十年，滇南李公名元，來宰臨安，見縣治二堂時有異鳥翔集，且循歷巷道，空洞有聲，因令一人持炬就空穴處，人文許，則石屋寬敞，行數十步，磚甃堅固，見有一碑模糊不辨，疑爲武肅隧道，既出，遂蓋淨土，就堂改祠，以奉香火。其後絳州趙公民洽蒞任，謂神人不並治，墓可存疑，而堂不可爲祠也，因移建於舊墓前，工垂成，調去。嶺南嚴公天召繼之，立石存焉。今土人俱誤視爲武肅王墓，而實非也。以上先世七

墓，臨安縣志俱失載。

### 武肅王墓

先武肅王墓，在今臨安縣城內安國山下，備史云，長興三年壬辰春二月，唐主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三月二十八日。王薨於正寢，年八十有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廢朝七日，哀悼不已。詔諡曰武肅，命將作監臣李錯、光祿少卿臣張褒宣命。夏四月庚午，奉靈輜殯於衣錦軍，即今之臨安也。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勅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命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碑文。墳廟記云，武肅王墳山并祠堂在縣城內，計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步，看管羅青、吳贊。東至縣子城，西至縣牆，南至官街火屋池，北至大溪廟基，計二十一畝，祠堂基計九畝二角三十步，廟後墳山地計一百四十畝二角。又云裏城東桑園地計七十畝，祠堂西桑園地計一十四畝二角二十步，墓南向，後坐安國山，即茅山也。前對功臣山，山上有一塔，爲功臣塔，甚聳秀。墓營左右有龍虎沙兩條回抱，前神道碑已倒，一字無存，華表一對、石馬、石羊、石虎俱全，石翁仲兩對，石將軍一對，享堂五楹，其中供奉武肅王木主，以文穆、忠獻、忠遜、忠懿四王配享，享堂之東數武有關帝廟，即吳越之太廟也。今居民尚稱之曰太廟山，廟後有石室，即所謂五祖柩也。墓門之

前卽是大街。泳謹案、武肅王墓載于浙江通志、杭州府志、臨安縣志及吳越備史、十國春秋、五代史記諸書。宋時墓基并祠堂，據碑記載有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步，其四至餘地，皆歷歷可考。元、明以來如舊，弘治間邑令王公翔鳳、毛公忠相繼知縣事，嘗爲置立屋舍柵門，令人看守，禁止作踐，春秋設祭。後被土人將墓上東西龍印二山及甬道左右，各筑牆垣，佔爲園圃，鋤犁耕種，放牧牛羊。正德十二年五月，經臨安縣，省祭官陳天顯、高煥等十三人稟呈于浙江按察僉事許公讚，批發臨安縣查勘申詳，得侵佔人犯盛金等三十四人，卽會同署印知事王儒及儒學掌印官，丈量清理，追出山田地蕩共四十四畝五分零，不許佔種，立石爲界，卽將盛金等分別治罪。其各地上原造小房，令其拆卸，仍將丈量細數并招情繪圖，備行儒學收掌。飭本縣知縣廖瑜支給官銀，于家前臨街建立大門三間，周圍築衛牆垣，又造享堂三間，拜臺一所，著本縣城隍廟護印道士梁元崇看守，給帖付照。嘉靖十八年二月，裔孫刑部郎德洪等又請于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公，卽批本縣查勘清理，又命會稽裔孫生員扛守墓。以舊時祭費不敷，于本縣祠典內每年增設祭儀，春秋二仲致祭，每祭照鄉賢名宦品物外，加帛四端，共計銀四兩。議將種地山民編爲墾戶，專管護，其荒穢不治，坐之以罪。墓域地形周圍五百一十步，并令多植松柏，以壯觀瞻。至隆慶二年間，又被土民吳阿五等三十人佔據，并毀壞石器，私創淫祠，復經裔孫彪題呈于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公，批准清查。遂限侵佔之人立書退狀，將所

佔之地還官，著守祠人照址管業，其久住房屋井山田魚池等俱令納租，以爲祭費。崇禎初，又被土民趙應元、王七等盜斫松樹，裔孫簡討、國本、受益等又呈于欽差督撫軍門張公，勒石禁約，以懲侵盜，又批准下縣。國朝以來，墳廟無恙，子孫雖散處四方，未能年時祭掃，而春秋享祀不絕。泳於嘉慶元年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往臨安瞻拜第一次。道光三年，由吳門至杭州瞻拜第二次。十一年，又偕族弟懋溪瞻拜第三次，則知于七年七月，爲住祠人唐阿七勾結縣書張德銓等，盜伐墓上大松五株，本邑裔孫振禮、錦昌等具呈縣主，詎德銓朦混謂以此爲變賣充公之用，反將振禮等七人管押勒結，于是裔孫生員丹陞、大聚等又上控，經杭州府知府成公親提嚴訊，追價在案。時泳以惠山家祠未曾竣工，因循至十二年冬始與族人松坡、蔭軒、懋溪、佩之、硯茶硯輩酬費興脩，而太倉宗人伯瑜觀察名寶琛者，正爲浙江糧儲道，將除雲南按察使，亦有所捐，共得三百餘兩，重建照牆，石庫門上署「錢武肅王神道」六字，而再立墓前大碑，題曰「唐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諡武肅錢王之墓」三十字，又于東會錦門口立一碑，曰「錢武肅王故里」六大字。時以經費不敷，僅將祠堂添瓦小修，神牌更正，而甬道上之蒼苔瓦礫，神宮前之積水潦涸，未能挑濬，一律擴清，此十四年四月事也。至十五年春，泳偕諸宗人祭掃，則知伯瑜廉訪又擢浙江布政使矣。是時地方大吏正人奏大修海塘，其欽差大臣爲歙縣吳退旃都憲，與泳本舊好，遂面遞一呈，請修先墓。至次年海塘工竣，

奉旨欽頒「朝宗效祉」四字額，恭懸祠內。而都憲還朝，先捐白金百兩爲倡，自是撫、藩、臬、運以及兩浙諸觀察各有所捐，合一千七百餘兩。正欲興修，而爲伯瑜方伯借挪先修會稽祠墓。至十六年，方伯始飭臨安縣知縣馮雲祥再修，清出胡姓所佔東南角竹園一所，于東邊照牆上再建一石庫門，稍肅觀瞻而已。

### 廣陵郡王墓

廣陵郡王諱元璟，武肅王第六子，石晉時爲中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天福七年五月薨，以王禮葬於吳縣南宮鄉楞伽山之原，卽今之南橫山。玉濟之姑蘇志及蘇州府志俱以爲忠獻王者，悞也。墓久湮沒，並無碑志，惟存翁仲石將軍麒麟數事而已。嘉慶初年，爲廣東嘉應州軍犯張樂真盜葬。至十五年春，余與族弟榮溪不忍坐視，首發其事，控諸縣府，自此涉訟二年，卒爲清復，至今祭之。而廣陵嫡支子孫，居浙江之象山縣者最盛，而未之知也。余嘗賦詩云：「薦福山前落日遲，我來祭掃又何辭。螭頭有石眠荒草，馬鬣無封記斷碑。小子尚能清譜牒，時泳正修廣陵王一支之譜及廣陵王墓域志。諸孫早爲建崇祠。榮溪新建五王祠堂，以廣陵王威顯公爲配饗。王靈赫赫今如在，爲祝山神好護持。」



### 文穆王墓

先文穆王墓在錢塘縣龍山之原。今名玉皇山。後晉天福七年二月十九日勅葬。舊時墓基有二百餘畝，前案登雲山，外案浙江會稽諸山，歷歷可數。墓前二百步外有神道碑一座，龜趺螭首，地名頭城門，蓋當時尚有墓城也。宋熙寧十年，郡守趙清獻公抃以錢氏墳廟蕪廢，奏改廢剝妙因院爲表忠觀，卽在墓左，蘇文忠公軾爲作碑文，終宋之世，墳廟無恙。元時燬于兵火，則觀廢而墓存。明正德十二年，浙江按察使許公讚始爲清理，已被土豪江氏佔葬，圖蔽所侵，謬指他向，十餘年不決。至嘉靖十年，裔孫德洪、大經、應揚、邦祥、楞等復呈監司，請掘壙志以爲驗。於時御史王公繼禮、僉憲王公臣移文杭州守婁公至德，發土夫百餘人，而郡佐敖公文瑞、劉公望之躬執畚鍤以從事，十日而志見，乃命七日不掩築，縱民來觀，以示徵信。遠近相聞，扶老攜幼，焚香羅拜，觀者塞途。其明年德洪請諸高陵呂柟大書「吳越國文穆錢王墓」八字，而浙江提學僉事林雲同暨錢塘知縣王鈺爲之刻石，卽今墓前所立者是也。國朝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而舊時墓基所有三百餘畝者，惟存十之一矣。雍正六年間，爲土民先後盜竄。至九年，又有土豪孫蘭臺之故父貪涎風水，盜葬其親，并將墓前石人石獸及華表并天下兵馬都元帥牌坊石柱等盡皆毀埋，以圖滅蹟。爰有一十六世孫志成者，于乾隆三年四月控

縣，爲吏胥得賄，蒙蔽遲延不結，志成憤而成疾，鬱鬱以死。旋有二十七世孫時號心湖者，體志成之志，刈力擴清，又爲弓算經承，與管墳人王君瑞父子及族逆錢在中等通同作弊，訟延至二十六年，心湖抱憤無告，忽奮然起曰：「明春車駕南巡，吾當叩關與孫氏權輕重耳。」孫故富家，聞之大懼，而當事亦恐負廢弛之咎，俾通省理事同知納公與安治其事，卽鎖押王君瑞父子及錢在中、孫蘭臺等，一訊而明，立限孫氏及盜葬者三十餘家統于十日內起遷，清出墳山二十八畝九分有零，另請歸額，其案始定。今之得以春秋祭掃者，心湖力也。嘉慶初年，泳遊兩浙都轉運使幕中，歲時往拜。至十三年春，又捐錢三十千文，而與住杭諸宗人勸資增築石冢，計周圍十六丈，高八尺餘，上覆以土亦四尺許，而請巡撫阮公元書碑立石，冀垂永久。道光十七年，宗人寶琛爲浙江布政使，瞻拜墓下，命族人廷焯、廷燠、治增等又修之。

### 忠獻王墓

忠獻王墓在文穆王墓西，兩墓並列，僅隔一山，其神道碑一座，在今玉屏峯下。明成化間，先爲太常吳誠估葬，由吳墓北行數十步，爲江氏墳堂，墳堂之後有一澗水，甚清澈，再上數十步，有平坡，卽忠獻墓域也。松楸鬱然，並無封冢。又上數十級，爲嘉靖中宮保尚書江瀾之墓。相傳江氏估葬時，既將神道碑文燬滅，而墓之左右前後皆爲江氏所有，其時子孫亦有控

勝者，而江氏勢焰甚盛，既不能復，又坐誣告流戍，金陵土人至今尚目爲江半朝。舊有墓基三畝，國初猶爲錢氏辦糧，雍正八年，江氏一并盜買，竟無從識認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錫山裔孫天球、文炳、俊選等同來祭掃，見平坡上有洞穴，疑爲隧道，卽呈之杭州太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諭錢塘知縣鄧公雲龍親勘立界，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計二百四十步。

### 忠遜王墓

忠遜王墓在會稽縣南秦望山北，地名昌源，今誤爲桑園。嘉泰會稽志亦云在昌源坂。流光譜云在石繖峯大石屏之下，今土人謂之田螺石是也。案元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將發宋諸陵，浙東西騷動，大家之墓，各將石器埋藏，伐松平塚，恐罹此厄，墓之荒廢，當在是時。宋末林景熙詩云：「牛頭一星化爲石，千仞峻增垂鐵脊。隆隆隱隱佳氣藏，列峯環拱效圭壁。」又裔孫養廉詩云：「零落穹碑春雨裏，埋藏臥馬夕陽邊。」細味二詩，其墓在田螺石下無疑矣。國初爲邑人屠氏所得，造爲墳墓，松楸已高，幸正城尚存，惟存兩石柱。道光三年二月初六日，泳遊天台回，路過會稽，嘗同宗人雲亭翁之輩，放舟入山，至昌源坂，拜墓下，紀以詩云：「扁舟出城南，雙槳如輕翻。乍過樵風涇，悠然入深碧。攜我綠玉杖，著我遊春屐。來看射的峯，更上田螺石。峭壁何崢嶸，飛泉亂噴激。拓室已無踪，墓門亦殘闕。憶昔先讓王，踐祚方

六月。禍起碧波亭，一朝棄簪笏。猶幸骨肉恩，愛護同毛髮。遷徙鎮東車，竟入神仙窟。詩酒樂餘年，子孫滿朝籍。至今越州民，思念猶未歇。以上諸事俱見吳越備史。遙遙七百載，幾見滄海易。何況古墓田，松楸異今昔。翁仲既無語，桑精豈能白。亦有父老言，此中是真域。清酒誰薦芳，烏啼自朝夕。四山落蒼翠，滿路生荆棘。一顧三回頭，行者咸歎息。我來昌源坂，憑人問遺蹟。徑窄滑蒼苔，馬鬣終難識。古寺留斜陽，鐘聲送行客。謂顯聖寺。款款信歸棹，鏡湖水流急。至十六年冬，有宗人寶琛爲浙江布政使，泳遂告之，始知是墓所以荒廢之故，旋命紹興太守及山陰、會稽兩邑宰，勘明清丈，表志立碑。

### 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據宋史在河南洛陽縣山賢相里之陶公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載，何也？案靖康之亂，吾錢氏合族俱隨高宗南渡，居於江浙兩省者十之八九。紹興元年，榮國公忱奉母賢穆大長公主定居台州，時金人盤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於天台，以便春秋奉祀，惟舊時譜牒無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錢塘袁簡齋先生遊天台，見有一碑大書「宋秦國忠懿錢王墓」八字，卧於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孫德洪立。先生有詩云：「天台路旁古墓歛，大書忠懿錢王碑。更書南京尚寶呂，爲十七世德洪題。其壙旁隆中窪陷，頗似

發掘遭赤眉。在昔錢王墓近後，宋主恩禮無少衰。賜葬洛陽賢相里，不聞此地曾與機。或者子孫衣冠葬，七百載事難參稽。從來正史與碑碣，往往傳聞多異詞。崇禎枉哭子儀墓，安生誤受熊光欺。我非成精老桑樹，難呼翁仲說是非。且題數行書所見，郢書燕說存其疑。道光三年，泳遊天台，遍求不得，問山僧，亦無知者。他日當再爲尋訪，扶其碑而樹之。

### 會稽郡王墓

先六世祖宋謝馬都尉、會稽郡王賢穆大長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護國寺東五百步，鳳皇山之陽。泳謹案，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於汴京賜第，年七十二。未幾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卽位於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長子榮國公忱等奉母賢穆與郡王靈輜奔江南，權厝於丹徒縣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卽奉賢穆避浙東，旋遷台州。高宗既定鼎州，卽台城賜公主營第。紹興十二年冬，皇太后變與北歸，賢穆歡呼大喜，乃求人覲。或謂主年高，恐櫻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獲春秋時見，今固有大慶，可卽安不一賀天子乎？」遂行，既至臨安，見上并見太后，相爲涕泣，上與太后遣使勞問，相望于道。居數日，主寢疾，上趣國醫診視，疾少間。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湯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遷郡王靈輜與賢穆合葬焉，事具家傳。道光三年二月，泳遊

天台親拜墓下，荒涼不堪，墓前石坊已圯，僅存兩石柱，中間甬道有巨碑，上刻「會稽郡錢王墓」五字，明嘉靖間，餘姚裔孫刑部郎德洪立，而郡王塚封已窪陷如坎窞，似久無人祭掃矣。爲感歎者久之，歸而告諸宗人，適是年江南水災，莫有應者。至五年九月始往重修，凡費白金三百兩有奇，半皆出自宗人捐助，亦以十三日築成，並訪得郡王長子少保瀘州軍節度使榮國公忱墓在護國寺東北山之麓，及三子德慶軍節度使贈威寧郡王愐墓在護國寺西半里許大嶺山之陽，卽泳本房祖也。又榮國第三子觀文殿大學士忠肅公端禮墓在護國寺前山，其子越州安撫使營墓在桃源山，與其孫左丞相贈太師魏國忠靖公象祖墓在忠肅墓東偏，凡五所，俱高其塚封，立碑表志，祭奠而歸。嗚呼！先世自武肅王以布衣提三尺劍，鎮十四州，保民立國，傳子及孫，至忠懿王順天納土，澤及雲仍，功德著於史冊，自古莫有倫比。故國家有祀祭之典，官吏有防護之冊，而爲之子孫者豈忍聽其荒廢不治而漠然置之耶！且武肅王後惟忠懿一支子孫最盛，忠懿之後，惟會稽一支子孫最盛，今江浙郡縣奚啻數百萬家，皆郡王嫡支也，竟無一人爲道之而祭之者，亦奇矣哉！

## 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也，俱在會稽縣寶山，今名爲撥官山。乾隆

五十七年三月，余隨紹興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順帝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者，恃恩橫肆，爲江南總統，與會稽天衣寺僧福開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澤，帶同西僧及部領無賴人等，詐稱朝廷有旨，以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羣擁陵上，時有陵使中官羅銑者拒之，兩相爭執，羣夫擁而毆之，羅大哭而逃逸。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而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光竟天，蓋寶氣也。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及孟、韋、吳、謝四后之陵，浙東之民莫敢言者。時有唐林兩義士于暗中釀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識葬於天章寺旁，以冬青樹識之。後真伽事敗，其資皆籍没人官，理宗頭顱亦人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偶燕見，備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詔下北平，返理宗頭顱葬舊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歸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卽有旨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於是浙江行省繪圖奏上，始行建復，終明之世，禁人樵採。本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故春秋祭祀，至今猶不廢云。

## 叢話二十

### 園林

#### 澄懷園 京師

澄懷園在圓明園東南隅，每年夏月，車駕幸園，尚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參差，綠槐夾道，真仙境也。余嘗於嘉慶十四年七月，相國英公有筆墨事見囑，小寓于此。時公爲戶部侍郎兼副提督，適姚伯昂、席子遠兩編修新入南書房，同在近光樓盤桓者四十餘日，而上海趙謙士少農亦在園中，讀畫評書，徵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門外十丈紅塵也。余時將回江南，因賦七律四首云：「樓前車馬響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百頃池臺因地起，千年雲木傍天開。久歛二妙同民部，恰見雙星列上台。惟我清閒無一事，獨隨野鶴步蒼苔。有鄰園仙鶴常來棲止，飛翔樓下。」蓬萊十日小勾留，喜共羣仙會一樓。太液蓮華猶自發，薊門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鄉淚，鄭衆偏多爲國憂。別院笙歌聽未歇，雞人傳唱月如鉤。「一番秋雨一番涼，立馬重門夜未央。謂英公也。玉露珠圓雙闕曉，宮槐花落四蹄香。」



明朝綵仗應無事，昨夕銀河倍有光。我亦相思千里道，欲憑行止費商量。「從今歸去聽秋聲，恰與飛鴻結伴行。雲水偶然留雪爪，江天何處覓鷗盟。回思舊事千腸結，乍覺新涼百感生。卻羨昆明池上柳，世間離別不關情。」

惠園 京師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有幽致，相傳是園爲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後爲雛鳳樓，樓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樹之間，其後卽內宮門也。嘉慶己未三月，主人嘗招法時帆祭酒、王鐵夫國博與余同遊，樓後有瀑布一條，高丈餘，其聲琅然，尤妙。

萬柳堂

萬柳堂在京師廣渠門外，今爲拈花寺，余嘗往遊數次。國初爲馮益都相公別業，仿元時廉希憲遺制，亦名萬柳堂，當時如毛西河、喬石林、陳其年、朱竹垞輩皆有詩文紀之。然昔之所謂蓮塘花嶼者，卽今日之瓦礫蒼苔也。成親王有詩云：「十日春陰五日雨，崇文門外無塵土。寒草回青趁馬蹄，越陌度阡成漫與。居人猶自說馮家，指點荒亭帶殘堵。野春無門關不

住，鎖綠惟憑萬煙縷。老僧灑掃御書樓，滿壁雲龍照騰翥。國初筆蹟此間多，竹色牆邊無片楮。不知秋井幾回塌，莓苔掩抑雙猊礎。故老風流杳可思，詞林句律能從古。賦詩飲酒樂承平，攬迴臨深慰羈旅。豈無葫蘆嘲學士，亦有蓮華歌相府。敝車羸馬江南客，眼明到此思洲渚。羣鴉剩有後棲啼，雙燕如看舊時舞。希憲崇情且莫論，淡對婁如別南浦。落花紛紛已覺多，回首東風真莽鹵。」以上京師。

### 隨園 江南

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遊焉。時簡齋先生尚健，同坐蔚藍天，看小香雪海，梅花盛開，讀畫論詩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月，偁以事赴金陵，則樓閣傾墮，秋風落葉，又是一番境界矣。其舊僕某尚識余姓名，真所謂「猶有白頭園叟在，斜陽影裏話當年」也。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村又葺而新之，遊人雜遝矣。

### 張侯府園

張侯府園在江寧府城東，國初爲靖逆侯張勇所建，今爲劉觀察承書得之。園不甚廣，大廳東偏，有賜書樓一座最高，可以望遠，萬家烟火，俱在目前，亦勝地也。其他如邢氏園、孫淵

如觀察所構之五松園，皆有可觀。邢氏園以水勝，孫氏園以石勝也。以上江南。

### 樂圃 蘇州

畢秋帆尚書爲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圃舊地，引泉疊石，種竹栽花，擬爲老年退息之所。余爲輯樂圃小志二卷贈之。尚書歿後，家產人官，無托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圃中，可慨也已。案樂圃五代時爲吾家廣陵郡王金谷園遺址，伯原增築之。元時爲張適所居，明成化間又爲杜東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後，又構得之。有賜閒堂、鑑曲亭、招隱榭諸勝，嘗賦詩云：「棲遲舊業理荒蕪，徙倚叢篁據槁梧。爲圃自安吾計拙，歸田早荷聖恩殊。山移小島成愚谷，水引清流學鑑湖。敢向明時稱逸老，北窗高枕一愁無。」又有園居詩云：「樂圃千年跡，蕭齋五畝身。蓬蒿常謝客，花竹總宜人。清曠懷長統，風流屬季真。臨溪時獨釣，吾自老絲綸。」其二云：「投老身猶健，探幽興未闌。花神催爛漫，竹使報平安。茂樹禽聲合，高樓蝶夢殘。不知人世上，何處有風湍。」嗚呼！文定之與尚書，同是狀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不相及也。

### 獅子林

獅子林在吳郡齊女門內潘樹巷，今畫禪寺法堂後牆外。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德潤、趙善長、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而元鎮爲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近人誤以爲倪雲林所築，非也。明時尚屬寺中，國初鞠爲民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純皇帝南巡，始開闢薙草，築衛牆垣。其中有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卧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湖石玲瓏，洞壑宛轉，上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園。後爲黃小華殿撰府第，其北數百步有王氏之蘭雪堂、蔣氏之拙政園，皆爲郡中名勝。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余二十許時，嘗往遊焉，作獅子林竹枝詞云：「蘭雪堂前青草蕃，蔣家三徑亦荒園。尋春聞說獅子林好，借問誰家黃狀元。虬鬚園子倚門邊，分得秋娘買粉錢。入門疑到天台路，且避前頭兩少年。蒼苔新雨滑弓鞋，斜倚闌干問小娃。曾記飛虹橋畔立，不知誰拾鳳頭釵。一雙繡襪污泥濺，日暮歸來空自憐。不是貪遊生小憤，明朝還上虎邱船。」

### 拙政園

拙政園在齊門內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築，文待詔有記。御史歿後，其子好擣菹，一夕失之，歸于徐氏。國初爲海寧陳相國之遊所得，未幾，以駐防兵圍封爲將軍府。園內有

連理寶珠山茶一樹，吳梅村祭酒有詩紀之。迨撤去駐防，又改爲兵備道行館，既而爲吳三桂壻王永康所居。三桂敗事，乃籍人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旋復裁缺，散爲民居，後歸蔣太守榮，改名復園。春秋佳日，名流觴詠，有復園嘉會圖。太守歿後，非復舊時景象。嘉慶中，爲海昌查儻餘孝廉所得，修葺年餘，頓還舊觀。今又歸當湖吳菘圃相國家，爲質庫矣。

### 歸田園

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牆，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中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尚居其中，相傳王氏欲售于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或呼嘯連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嘗見侍郎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書中言小園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卽歸道山，宜一鑑之不泯耳。

### 息園

息園卽顧氏依園舊址，族弟榮溪購而葺之。中有妙嚴臺，相傳爲梁簡文帝女妙嚴公主葬此。嘉慶十三年，濬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時尚有防護也。十六年，又添建先武

廡以下五王家廟於前北向，有江蘇方伯慶公碑記。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閭邱坊巷，有藏春園，或卽其地也。其東爲秀野園，康熙中翰林顧嗣立所居，有秀野草堂額，一時名士，如朱竹垞、韓慕廬輩俱有詩紀之。

### 繡谷

繡谷在閭門內後板廠，國初朔州刺史蔣深築。初刺史之祖垓，成進士後，隱居讀書，偶課園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繡谷」二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頗有法，相傳爲王石谷手筆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書集郡中諸名宿作送春會，坐中年最長者爲尤西堂、朱竹垞兩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徐徽齋諸先生尚爲諸生，畫師則王石谷、楊子鶴，方外則目存上人。是時沈歸愚尚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賦詩作畫，爲一時之盛。刺史之子仙根亦好風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後己卯送春會，則以尚書爲首座矣。世傳張憶娘簪花圖，卽於是園作也。嘉慶中，爲葉河帥觀潮所得，道光初，又歸南康謝椒石觀察，作板輿之奉，今又爲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蔣氏欲將是宅出售他姓，猶豫未決，爲問于乩仙，仙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則上句應矣，後葉氏轉售于謝，謝又售于王，則下句應矣，異哉。

### 懷雲亭

懷雲亭在東白塔子巷，乾隆間郡人沈觀察某佔買大乘菴舊基，而造爲園宅，未及三十年，而售於周勛齋太守。太守復拓而廣之，頗有幽趣，改名懷園。有一峯名歸雲，甚峭，其東爲蔣氏種梅亭。春時百花齊發，羣豔爭芳，係樂安全盛時四十八第一，今歸潘氏，爲古香亭。

### 瞿園

瞿園，卽宋氏綱師園故址嘉定瞿遠村氏增築之，其西數十步，卽前大宗伯沈歸愚先生舊宅也。嘉慶戊寅四月，余嘗同范芝巖、潘榕阜、吳槐江諸先生看園中芍藥，其花之盛，可與揚州尺五樓相埒。范有詩云：「看花車馬聲如沸，誰問尚書舊第來。」今又歸天都吳氏矣。

### 涉園

涉園在新橋巷東，郡人陸蘭亭太守所築。園不甚廣，東近城垣，有小鬱林、觀魚檻、吾愛亭、藤花舫、浮紅漾碧諸勝，近爲崇明祝氏別墅。

## 逸園

逸園在吳縣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煥廬墓之所。右臨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諸勝。每當梅花盛開，探幽尋詩者必到逸園，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鍾，卽孝子孫也。少工詩，同邑顧退山太史擇爲佳婿。太史之女曰蘊玉者，自號生香居士，亦能詩，與在山更唱迭和，較趙凡夫之與陸卿子殆有過之。在山嘗有詩云：「空齋盡日無人到，惟有山妻問字來。」可想見其高致也。當時如沈歸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馬、金安、廉訪諸老，入山探梅，輒留宿園中。余年十二、三時，嘗隨先君子遊逸園，並見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曰生香閣，閣下爲在山小隱，琴尊橫几，圖籍滿牀，前有釣雪槎，其西曰九峯草廬，白沙翠竹山房，騰壙臺，下臨具區，波濤萬頃，可望、縹緲、莫釐諸峯，雖員嶠、方壺，不是過也。嗣生香沒後，在山亦旋卒，一子尚幼，爲地方官買得而造行宮，則向之亭臺池館，皆化而爲方丈瀛州矣。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純皇帝南巡，駐蹕於此，有御製詩五古一首，其結句云：「園應歸故主，吾弗更去矣。」回鑾後，此園遂廢，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礫場，無有知其處者。

## 靈巖山館

靈巖山館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築菟裘也。營造



之工，亭臺之勝，凡四五載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掛其門，曰靈巖山館，先生自書，下有一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臥遊終古定何年。」二門曰鍾秀靈峯，乃阿文成公書。又一聯云：「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道，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魔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樓上有楠木樹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樓下刻紀恩詩及謝表，凡八石。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爲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卽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遊魚出沒可數，其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探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與張君止原嘗邀王夢樓太守、潘榕、卓農部暨其弟雲浦參軍及陸謹庭、孝廉輩，載酒攜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極文酒之歡。至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此園尚無恙也。自是日漸頽圯，蒼苔滿徑，至丙子年間，爲虞山蔣相國孫繼煥所得，而先生自出鎮陝西、河南、山東，兩湖計二十餘載，平泉草木，終未一見，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余偶過是園，回思庚戌之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爲題四絕云：「賣去靈巖一角山，園門已付老僧關。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來鬢亦斑。」憶昔春遊花正紅，曾隨杖履殿諸公。坐中最羨三松樹，依舊掀髯倚碧空。謂榕、卓先生。

「雲壑巍然絕世奇，當年亭榭半參差。此中感慨誰能悉，試問牆間沒字碑。舊時石刻俱已磨去。」  
「眼前富貴總堪哀，世事無如酒一盃。卻喜今朝風日好，山靈應爲故人來。」

### 寒碧山莊

寒碧山莊在閶門外花步洞庭，劉蓉峯觀察所築，園中有十二峯，皆太湖之選。道光三年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

### 水木明瑟園

明瑟園在上沙，初吳江高士徐介白隱居于此，後郡人陸上舍積增拓之，遂稱勝地，秀水朱竹垞檢討爲作明瑟園賦，後復荒蕪。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孫萬仞嘗得王石谷所繪園圖見示，余爲補書朱賦，於後忽忽三十年，又爲畢秋帆尚書營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以上蘇州。

### 東臬草堂 常熟

東臬草堂在常熟大東門外，明左少參羅汝說所築，子稼軒先生式相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貫清堂、鏡中來諸景。稼軒官戶科給事中，本朝順治三年，以議立永明王事，留粵東西數

年，此園遂廢。其子伯申守之，吳梅村祭酒有後東臯草堂歌七古一首，爲伯申作也。近爲趙叔才文學所購，亭臺樹石，猶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蘊山弟往遊，烹茶坐話，有滄桑之感焉。

### 壺隱園

壺隱園在常熟縣西門內致道觀西南，明左都御史陳察舊第。嘉慶十年，吳竹橋禮部長君曼堂得之，築爲亭臺，頗有旨趣，其後卽虞山也。越數年復得彭家場空地，亦明時邑人錢允輝南臯別業舊址，造爲小築，田園種竹養魚，亦清幽可憩。

### 燕谷

燕谷在常熟北門內令公殿右前，臺灣知府蔣元樞所築。後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購得之，倩晉陵戈裕良疊石一堆，名曰燕谷。園甚小，而曲折得宜，結構有法，余每人城亦時寓焉。以上常熟。

### 康山 揚州

康山在揚州徐寧關口兩門之間，相傳爲明狀元康對山讀書處，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遊康山，作半日清談。其主人爲江鶴亭，名春，初爲儀徵諸生，能詩，工于制藝，當時與天台齊次風齊名，風格高邁，一時名士，皆從之遊。余於嘉慶二年始到康山，鶴亭已沒，見其子吉雲。今閱三十年，復見其孫守齋矣。

### 小瓊瓏山館

揚州馬主政名日瑄，字秋玉，住東關街。好古博雅，考校文藝，評隲史傳，旁及金石、書畫、鼎彝、古玉、玩器諸物，與其弟日璐俱能詩，好客，爲東南壇坫。所居曰小瓊瓏山館，有看山樓、紅藥階、七峯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梅寮諸勝，今亭榭依然，惜非舊主人矣。

### 雙桐書屋

雙桐書屋，卽王氏舊園關中張氏增築之，在左衛街。園門北向，進門轉右有竹徑一條，由竹徑而入，小亭翼然，亭中四望，則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徑長廊，奇花異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余於嘉慶初始至揚州，園主人張丈琴溪輒來相招，極文酒之樂，今垂三十餘年，則

亭臺蕭瑟，草木荒蕪矣。豈園之興廢，亦有數歟？

### 片石山房

揚州新城花園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廳之後，湫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傳爲石濤和尚手筆。其地係吳氏舊宅，後爲一媒婆所得，以開麵館，兼爲賣戲之所，改造大廳房，彷彿京師前門外戲園式樣，俗不可耐矣。

### 江園

揚州江畹香侍郎家有一園，在關口門大街，回廊曲榭，花柳池臺，直可與康山爭勝。中有黃鸝數箇生長其間，每三春時，宛轉一聲，莫不爲之神往，余嘗與中丞之姪元卿員外把酒聽之。未三十年，侍郎員外叔姪相繼殂謝，此園遂屬之他人。余每過其門，不勝惘惘。

### 靜修儉養之軒

靜修儉養之軒在齊寧門內，鮑肯園贈公所築。四圍樓閣，通以廊廡，階前湖石數峯，盡栽叢桂、繡毬、丁香、白皮松之屬。余於壬午、癸未兩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臥窗

前致足樂也。

### 樗園

樗園在廣儲門內。嘉慶甲子、乙丑間吳門王鐵夫學博爲儀徵書院山長，寓此最久，同時汪浣雲、華吉崖亦嘗寓焉。

### 平山堂

揚州之平山堂，余於乾隆五十一年秋始到，其時九峯園、倚虹園、篠園、西園、曲水、小金山、尺五樓諸處，自天寧門外起直到淮南第一觀，樓臺掩映，朱碧鮮新，宛人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今隔三十餘年，幾成瓦礫場，非復舊時光景矣。有人題壁云：「樓臺也似佳人老，剩粉殘脂倍可憐。」余亦有句云：「畫舫錄中人半死，倚虹園外柳如煙。」撫今追昔，恍如一夢。

### 九峯園

揚州九峯園，奇石瓌瓏，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園，相傳皆海嶽菴舊物也。高宗南巡見之，選二石入御苑，止存七峯，近又頽廢，不過四五石而已。高東井有詩云：「名園九箇丈人

尊，兩叟蒼顏獨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以上揚州。

### 錦春園 瓜州

錦春園在瓜州城北，前臨運河，余往來南北五十餘年，必由是園經過。園甚寬廣，中有一池水，甚清淺，皆種荷花，登樓一望，雲樹蒼茫，帆檣滿目，真絕景也。高宗純皇帝六次南巡，俱駐蹕于此。成親王有詩云：「錦春園裏萬花榮，媚景熙陽照眼明。百里蜀岡遙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獨憐廢砌橫今古，頗見幽篁記姓名。來自江船須早放，倚闌愁絕莫風生。」

### 樸園 儀徵

樸園在儀徵東南二十里，巴君樸園，宿崖昆仲以其墓旁餘地，添築亭臺，爲一家子弟讀書之所，凡費白金二十餘萬兩，五年始成。園甚寬廣，梅萼千株，幽花滿砌。其牡丹廳最軒敞，吳山尊學士書楹帖一聯云：「花候過丁香，喜我至剛逢數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雲。」有黃石山一座，可以望遠，隔江諸山，歷歷可數，掩映于松楸野戍之間。而湖石數峯，洞壑宛轉，較吳閩之獅子林尤有過之，實淮南第一名園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遊，與童君石林、張君石樵輩信宿其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嶺、芳草垞、含暉洞、飲鶴澗、魚樂溪、尋詩

經、紅藥闌、茵蒼軒、宛轉橋、竹深處、識秋亭、積書巖、仙棋石、斜陽坂、望雲峯、小漁梁諸名目，各系一詩，刻石園中。

### 珠媚園 通州

珠媚園在通州城東北隅。有州人王景獻者，嘗爲廣州太守，得前明顧大司馬舊第，爲增築之。極池、蔓花木之勝，其正中爲花對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內罕見，明時植也。壬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州城，時泗州陳兩峯爲狼山總鎮，嘉興馮椒園爲州刺史，置酒園中，歡會竟日，因書四絕句云：「辟疆舊有小峯巒，築就平泉滯一官。斯事原來千古恨，空留花木讓人看。」萬箇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將軍。探幽莫訝淮東少，如此名園自不羣。」「一灣春水曲通池，池上桃花紅幾枝。爲語園丁好培植，再栽垂柳萬千絲。」「朱廊寥落暮雲多，滿徑蒼苔絆薜蘿。置酒恁恁人欲去，紫薇花發再來過。」

### 文園 如皋

如臯汪春田觀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訓，年十六以資爲戶部郎，隨高宗出圍，以較射得花翎，累官廣西、山東觀察使。告養在籍者二十餘年，所居文園有溪南溪北兩所，一橋可通。飲



酒賦詩，殆無虛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於邑不樂。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遊狼山，將至揚州，繞道訪文園，時觀察年正六十，鬚髮皓然矣。余有詩贈之云：「問訊如臯縣，來遊豐利場。兩園分鶴徑，一水跨虹梁。地僻樓臺靜，春深草木香。桃花潭上坐，留我醉壺觴。曲閣飛紅雨，閒門漾碧流。使君無量福，樂此復何求？闊別成清夢，相思竟白頭。挂帆吾欲去，海上月如鉤。」

塔射園 松江

松江張氏有塔射園，在東塔衝後，舊爲許氏別業，郡人張孝廉維煦購得其半，葺爲小園，以近西林寺塔故名。園中有紫藤花，開時爛漫可觀。舊聞崑山徐健菴司寇家有愴園，園西池內有小浮圖影，又蘇州虎邱有塔影園，此皆近于城市，與塔相近，理或有之。吾鄉小馬橋有寶泉堂，族曾叔祖蓉峯先生所建，堂前一井水，甚清冽，井中亦有塔影。馬橋距錫山五十里，距蘇亦五十里，塔影從何而來，此理之不可解者。

嘯園

嘯園在婁縣治東，明太僕卿范惟一所築，內有振文堂、天游閣諸勝。乾隆間沈氏虞揚得

之，再爲修造，清池峭石，竊若深山，不知在城市間也。

### 右倪園

右倪園在松江府城北門外，沈綺雲司馬恕所居，今謂之北倉，卽姚平山構倪氏舊園而重葺者也。相傳元末倪雲林避亂嘗寓于此，恐亦附會。園中湖石甚多，清水一泓，叢桂百本，當爲雲間園林第一。以上松江。

### 豫園 上海

豫園在上海城內，明潘恭定公恩之子方伯允端所築，方伯自有記。其地甚寬廣，園中有樂壽堂，董思翁爲作樂壽堂歌，書於屏障，字徑三四寸許，其墨蹟至今存焉，余於張芥航先生案頭見之。堂前爲千人坐，有池臺之勝，池邊有湖石甚奇峭，名五老峯，有玉玲瓏、飛駿、玉華之名，相傳爲宣和遺物也。今造城隍廟於其中，爲市估所佔，作會集公所，遊人雜遝，婦女如雲，醫卜星相之流，亦無不畢集，雖東京大相國寺不能過之。

### 日涉園

日涉園在上海縣治南，明太僕卿陳所蘊別業，後歸陸氏起鳳，至其玄孫耳山先生錫熊

貴，尤增築之。園中舊有竹素堂，爲吳門周天球題，三面臨流，最爲宏敞。高宗朝，先生以總纂四庫書成，蒙賜楊基畫松南小隱圖，卽以園中傳經書屋改爲松南小隱，以敬奉之，紀恩也。此園垂二百餘年，陸氏至今世守。

### 吾園

吾園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別業。得露香園水蜜桃種，植數百樹，桃花開時，遊人如蟻。園中有帶鋤山館、紅雨樓諸勝，桃林中築一亭，二鶴居之，每歲生雛，畜之可愛。

### 從溪園

從溪園在法華鎮，亦邑人李氏別業。法華故多牡丹，爲東吳之冠，而園中所植者尤蕃茂。花開時，園主人必設筵，宴請當道搢紳輩爲雅集焉。以上上海。

### 三泖漁莊

青浦

三泖漁莊在青浦縣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蘭泉先生所居也。有經訓堂、鄭學齋、蒲褐山房諸類。先生博雅好古，尤精金石之學，著有金石萃編一百六十餘卷，又湖海文傳、湖海詩傳

共百餘卷，皆收羅天下賢豪長者及騷人墨客之作，爲東南壇坫。

### 南園 太倉

太倉州城南有南園，前明王文肅公所築，中有繡雪堂、潭影軒、香濤閣諸勝，皆種今尚存老梅一株，曰瘦鶴，亦文肅手植也。余於乾隆庚戌早春，曾同畢澗飛員外過之，不堪矣。繡雪堂壁間有「話雨」二字，是董華亭尚書書，左方書「天啟丁卯，同陳眉公訪館聽雨題，四月七日其昌」，計二十二字，墨濤猶存。道光庚寅冬日，偶見程芳墅所書鶴圖，不勝今昔之感，因書二絕句於後云：「昔年踏雪過南園，古寺斜陽草木繁。惟有瘦鶴，一枝花影倚頽垣。」相國門庭感舊知，滿頭冰雪最相思。偶然留得和羹種，曾聽雨時。王文肅、董文敏與陳眉公三人者，最相善，俱年臻大耋。」

### 平蕪館 嘉定

嘉定有張丈山者，以貿遷爲業，產不踰中人，而雅好園圃。鄰家有小園，欲借以爲人不許，張恚甚，乃重價買城南隙地築爲園，費至萬餘金，署曰平蕪館，知縣吳盤齋爲大開園門，聽人來遊，日以千計。張謂人曰：「吾治此園，將與邦人共之，不若鄰家其

也。」識見亦超。

澹園 清河

澹園，在清江浦江南河道總督節院西偏。園甚軒敞，花竹翳如，中有方塘十餘畝，皆植千葉蓮華，四圍環繞垂楊，間以桃李，春時爛漫可觀，而尤宜於夏日。道光己丑歲，余應河帥張芥航先生之招，寓園中者凡四載，余有澹園二十四詠，屬先生作也。

長春園 蕪湖

長春園在蕪湖北門外，卽宋張孝祥于湖舊址，本邑人陳氏廢園，山陰陳岸亭先生聖修宰蕪湖時，搆爲別業。園中有鴻雪堂、鏡湖軒、紫藤閣、剝蕉亭、魚樂澗、卓筆峯、狎鷺隄、拜石廊八景，赭山當牖，潭水潏洄，塔影鐘聲，不暇應接，絕似西湖勝槩。曩余楚北往回，屢寓于此，時長君恒齋、次君默齋皆與余訂兄弟之好，極文酒之歡。迨先生擢任雲南，此園遂廢矣，惜哉！後三十年而爲邑中王子卿太守所購，故名希右園，有歸去來堂、賜書樓、吳波亭、溪山好處亭、觀一精廬、小羅浮仙館諸勝，時黃左田尚書亦予告歸來，日相過從，飲酒賦詩，爲鳩江之名園焉。

玉玲瓏館 杭州

玉玲瓏館在城南橫河橋前，大宗伯姚公立德所居，以窗前有湖石號玉玲瓏，故名。按此石相傳爲宋宣和花石綱之遺，本包氏靈隱山莊舊物也，後歸沈氏庾園，又歸龔侍御翔麟，已屢易主矣。其石高丈許，頗有皴瘦之趣。道光癸巳冬日，余偶訪順德張雲巢都轉，曾一至焉。

皋園

皋園在清泰門北，俗名金衙莊，以金中丞曾居於此，故名。國初爲餘姚嚴少司農沆所構，中有梧月樓、小滄浪、墨琴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余以嘉慶元年自半山看桃花回，同海豐張穆菴都轉訪之，園主人託故不納，悵然而返。至道光壬辰歲，又爲嚴河帥焯卜築於此。國初嚴公官少農，今河帥嚴公號小農，俱住此園，斯已奇矣。其明年冬，余偶至杭州，又偕范吾山觀察訪之，甫入門，見叢桂編籬，枯槐抱竹，正顧盼間，園丁出報云，有官眷遊園，不便入也。乃知一遊一豫，俱有小數存乎其間。

潛園

潛園在張御史巷，其門北向，前儀徵令屠琴陽得餘姚楊孝廉別業，增築之。園中湖石甚

多，清池中立一峯，尤靈峭，名曰鷲君。道光壬辰歲，嘉興范吾山觀察得之，自徐州遷居於此，賦詩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頻伽銘之曰鷲君。當時得者潛園叟，太息主客傷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瓏洞藏府。峭然獨立波中央，但見羣峯皆伏俯。瘦骨稜嶒莫做人，羽毛爲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飛到此，不辭萬里同歸雲。石乎！石乎！何不油然作雲沛霖雨，空老荒山吾與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羨窮鴉銜腐鼠。」

### 長豐山館

長豐山館在湧金門外，郡人朱彥甫舍人得王氏別業而擴充之，蓋其先世居休寧之長豐里，故名。園中有攀雲樓，六橋烟柳，盡在目前，可稱絕勝。舍人豪邁好客，每于春秋佳日，與郡中諸名宿載酒題襟，致足樂也。戊戌六月，余借寓樓上，有詩贈之云：「攀雲樓外水如天，樓上團圓月正圓。清酒一壺詩百首，全家同汎採蓮船。」已上杭州。

### 倦圃 嘉興

嘉興府城西門內有倦圃，卽宋岳鄂王孫倦翁珂故宅，圃甚寬廣，儼若山林。嘉慶甲子三月，嘗同家恬齋過，圃中荒廢久矣。近爲陳氏所購，葺而新之，據朱竹垞曝書亭集所載，有叢

菊徑、積翠池、浮嵐、范湖草堂、靜春軒、圓谷、采山樓、狷溪、金陀別館、聽雨齋、橘田、芳樹亭、溪山真意軒、容與橋、漱研泉、潛山、錦淙洞、留真館、澄懷閣、春水宅諸勝，俱仍舊題，爲嘉禾勝地。

### 曝書亭

曝書亭在嘉興之梅會里，朱檢討彝尊築。僅有一亭，吾鄉嚴秋水先生書額，汪蛟門爲集杜詩一聯以贈，曰：「會須上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嘉慶初，揚州阮雲臺先生督學浙江，嘗過訪，既爲修葺，又刻集杜一聯於石柱，并賦詩紀之。道光七年，東萊呂公延慶知縣事，又捐俸重修。

### 南園

李元孚名原，嘉興王店人，通申、韓之學。所居南園，卽王復旦梅墅舊蹟，在曝書亭後園中。有延青閣、聽月廊、瀟溪草堂、涼舫、玉蘭逕、見山亭、梅花嶺、桂屏片雲軒、虛舟息機處、鏡香橋、知樂亭凡十三景，元孚俱有詩，命曰南園雜詠，諸前輩亦多和作，爲一時之盛。元孚歿後，竟成棄地，近復種爲桑園。事隔五十年而元孚尚未葬，停柩園中，可歎也。以上嘉興。



二十五峯園 嘉善

二十五峯園，在嘉善縣城內環整坊科甲埭，本海昌查氏舊園，有春風第一軒、八方亭、清夢軒、平遠樓諸勝，園多湖石，洞壑瓊瑤。今歸蘇州汪厚齋氏，終年關鎖，命僕守之。三十年來，園主人未嘗一至也。

青藤書屋 紹興

青藤書屋在紹興府治東南一里許，明徐文長故宅，地名觀巷。青藤者，木連藤也，相傳爲文長手植，因以自號。藤旁有水一泓曰天池，池上有自在巖、孕山樓、渾如舟、酬字堂、櫻桃館、柿葉居諸景。國初陳老蓮亦嘗居此，皆所題也，後屢易其主。乾隆癸丑歲，郡人陳永年翁購得之，翁之子姪如小巖、九巖、十峯、士巖輩皆名諸生，好風雅，始將天池修濬而重闢之，復求文長手書舊額懸諸坐上，卽老蓮所題諸景亦仍其舊，並請阮雲臺先生作記，一時遊者接踵，飲酒賦詩，殆無虛日。嘉慶戊申，余重遊會稽曾寓于此，爲作青藤書屋歌云：昔我來遊青屋裏，青藤蟠蟠老將死。滿地落葉秋風喧，似歎所居託無主。今我來時花正芳，青藤生孫如許長。天池之水流洗出，天矯作勢如雲張。花開花落三百載，山人之名尚如在。發狂豈肯讓禰

衡，醉來直欲吞東海。潁川兄弟苟家龍，買得山人五畝宮。引泉疊石作詩料，三楊七薛將無同。吁嗟乎！石簣石公呼不起，門前走狗何足齒。能令遺蹟不湮淪，便是青藤舊知己。況復披榛木柵鄉，年年寒食拜斜陽。墳篋迭唱歸舟晚，春水桃花何處香。蓋文長無後，有墓在木柵鄉，將湮沒矣，而陳氏昆仲復爲修葺而祭掃之，又文長身後之遇也。

### 寓園

寓園在山陰縣西南二十里寓山之麓，明末御史祁彪佳所築，有芙蓉渡、玉女臺、回波嶼、梅坡、試鶯館、卽花舍、歸雲軒、遠山堂八景。崇禎乙酉閏月六日夜，彪佳衣冠投池，殉節于此，其子理孫等遂葬公園旁，今爲祠，壙公像，子孫至今守之。以上紹興。

### 造園

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園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駐足其中，方稱名園。今常熟、吳江、崑山、嘉定、上海、無錫各縣城隍廟俱有園亭，亦頗不俗。每當春秋令節，鄉傭村婦，估客狂生，雜遝歡呼，說書彈唱，而亦可謂之名園乎？

吾鄉有浣香園者，在曠傲涇，江陰李氏世居。康熙末年，布衣李芥軒先生所構，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樹兩三株而已，其前小室，卽芥軒也。沈歸愚尚書未第時，嘗與吳門韓補瓢、李客山輩往來賦詩于此，有浣香園唱和集，乃知園亭不在寬廣，不在華麗，總視主人以傳。

有友人購一園，經營構造，日夜不遑。余忽發議論曰：「園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園亭，有一花一石者，吾來嘯歌其中，卽吾之園亭矣，不亦便哉！」友人曰：「不然，譬如積貲巨萬，買妾數人，吾自用之，豈可與他人同樂耶！」余駁之曰：「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顧眼前，儻有不測，一切功名富貴、狗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況園亭耶？又安知不與他人同樂也。」

吳石林癖好園亭，而家奇貧，未能構築，因撰無是園記，有桃花源記、小園賦風格，江片石題其後云：「萬想何難幻作真，區區邱壑豈堪論。那知心亦爲形役，憐爾飢軀畫餅人。寫盡蒼茫半壁天，煙雲幾疊上蠻牋。子孫翻得長相守，賣向人間不值錢。」余見前人有所謂烏有園、心園、意園者，皆石林之流亞也。

## 叢話二十一

### 笑柄

#### 太無竅

吳梅邨祭酒既仕，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疊假山，遊于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為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竅。」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竅矣。」祭酒為之逃席。

#### 闌玻璃樓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璃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為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 五兩輕

國初有某監察眷戀一優兒，連袂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懌。一客聞之笑曰：「此唐時王右丞有詩已說其輕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 打生員

康熙間蘇州太守盧某試童子，有一秀才混入，爲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爲人代作文耶？」其人倉皇急遽曰：「生員並不是秀才。」太守笑之，實以數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員。」

### 雌雉

顧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穎異，讀論語山梁雌雉，忽謂先生曰：「前讀衛風雄雉之詩，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驚其敏悟。

### 但顧姨姨

吾邑吳承濂、黃蛟起皆名諸生，黃繼娶即前妻之妹，而不睦於昆季。一日兩君各送子院試，同一寓，既出場，詢知試題爲「兄弟怡怡」。黃講題義作法，吳曰：「子毋但顧怡怡，忘卻兄弟也。」黃面赤不言者半日。

### 性畏蟻子

王司農茂京性畏蟻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與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蟻子，惶懼仆地，將責輿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憤，猶未釋也，計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將酒醋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旦過於朝，謂司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司農莞爾答曰：「老叔以蟻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 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鉤其首甚痛，涕淚交并。世宗望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叩首詭云：「臣感念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兩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蝎子」。

太守。」

### 王老虎

雍正間，太倉知州有王某者，素性嚴厲，人稱爲老虎。治賊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時有口號曰：「三擊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夾棍，定責三十五。」又曾以試事責死嘉定縣假冒童生，嘉定人羣起鼓噪。時亦有集四書句以成文者，其破題云：「有衆逐虎，自取之也。」

### 侮聖人之言

吳門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羈，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褻語，作四書文，如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則慕少艾，男女居室爲題，令人不能卒讀，較「西廂制義」春郊演劇尤有甚焉。曾在某督學幕中閱文，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語詩云：「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可以槩見。後是人竟偃蹇終身，未及中年喪身絕嗣，哀哉！大凡喜於侮聖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劫。

### 溺于聲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歸田，溺於聲色，慕西湖之勝，借居曲院荷風，日與梨園子弟、青樓妓女徵歌度曲，爲長夜之飲。遂收梨園爲義子，青樓爲義女，無分上下，合爲一家。有輕薄少年書東坡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二首云：「煙紅霞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幃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斷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載，巢向田田亂葉中。」太守聞之，卽移寓去。

### 糊塗人

人貴曉事，不貴辦事。能辦事者，亦能債事；能曉事者，決不敗事也。尹望山相國總督兩江時，戲謂屬員云：「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塗人。」滿坐盡笑。明將軍亮亦嘗言：「吾出軍打仗者數十年，從無所怕，生平最怕者糊塗人耳。」兩公之言相同。

### 牡丹亭脚色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真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



宋小巖爲杜麗孃，尚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啟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

### 喜對

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其子坤娶婦，相國與太守本爲中表兄弟，送喜對一聯云：「繡閣團團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尚不覺也，次日相國來賀，指此聯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簡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

### 交相拍手

吾鄉嵇滌園先生承志，嘗爲河東河道總督，父子兩世奇遇。其封翁某，少無賴，置身賭博

場，貧益甚，乃就食于叔父文敏公曾筠河東官署，文敏甚惡之。恐其滋事，訓誡甚嚴，不許出署。翁抑鬱無聊，遂逃出充作河標兵，拔百夫長。後文敏薨，文恭公璜又邀聖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命勘南河工程。時翁正在標下，捧茶一杯打聽，以進，文恭爲之起立，諸大吏皆見之，疑而不敢問也。至公事畢，有某公從容竊問文恭，答曰：「此余族兄也。」乃大驚，自此屢次拔擢，至瓜州守備，而滌園亦中鄉榜，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遂引疾歸。一日偶與如夫人戲曰：「吾不欲做顯官耳，若出山，珊瑚頂、孔雀翎有何難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頂翠翎，妾願作綠珠、紅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 臣愚不敢妄對

蘇州汪竺香元亮，博聞強記，爲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有一科會試，頭二場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無及。然只對四問，有一問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對」，房官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 平上去入

平寬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賀之。李松雲先生以詩韻含英一部爲賀，平納之。

而不解其意，且怪其儀之輕也。明日李來，平詰其故，笑曰：「此非四聲韻乎？以尊姓第一字略作一讀，音豆。下三字一氣連讀，則得之矣。」平大慚，先生大笑。

### 雁行

李安公名鎮，吳郡名諸生，中某科副車，為人甚迂，事母與兄動必以禮，而其兄之迂亦不讓安公也。一日兄弟兩人往金陵鄉試，將登舟矣，其兄謂安公曰：「弟有科舉，兄尚錄遺，今日之行，弟當先登。」安公逡巡不敢，曰：「豈有以弟而先兄耶？」遜讓不已，遂作雁行，船頭窄狹，兩人俱墮水中，同伴者大笑。

### 小字

崇明張南溪，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鐵夫、芑孫、沈芷生、清瑞俱短小，不過南溪之半。三人最爲莫逆，往來相隨，每到玉峰考試，鐵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後，諸少年見三人目爲「小」字。癸卯鄉試，芷生中解元以去，則又目曰「卜」字，嗣鐵夫人京召試，欽賜舉人，竟成「卜」字矣，讀曰充。今諸生中尚以此爲笑柄者。嘉慶元年，南溪始舉孝廉方正，「小」字則全不見矣。

### 打兔子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人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叶，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快傳中軍參將，要烏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問何爲？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以丁內艱，爲關中書院山長，與先生爲親戚，常居署中。先生偶於清晨詣其室，學士正酣卧尚未開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戰場。」先生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復大笑。

### 何須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國爲浙江按察使，李曉園河帥爲杭州太守，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咀唔，李大愠，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稟見，遂欲告病，文書已具矣。時方酷暑，相國遺以扇并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讀詩不覺失笑，相得如初。

### 勢利

人情勢利，自古有之。左傳則晉文公重耳之及於難也，國策則蘇秦始將連橫，史記則司

馬相如傳，漢書則朱買臣傳，言語形容，可發一笑。余謂天下之勢利，莫過於揚州，揚州之勢利，莫過於商人，商人之勢利，尤萃於奴僕，似能以屨踐權人輕重者，當爲古今獨絕。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弗聽也，後漸聞於正副兩學師，乃出而呵責之。張則以污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因命門斗拘之尊經閣，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題。張援筆立就，其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欲斥除之，然愛其才竟釋焉。」

情癡

有紫珊居士者，喜步平康，一日遊秦淮河上，與妓者翹雲相愛甚篤。頻行，翹雲嚙舌上血染素帕爲贈，以訂終身，兒女情癡，一至于此。紫珊爲賦青玉盤一闕云：「生銷誰倩佳人織，織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嚙破蓮花舌。點點猩紅親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鴟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時雙槳，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袁蘭村賦沁園春詞

一首，尤爲絕妙，亦附于後：「是胭脂痕，是吐絨歎，何其豔耶。怪斑斑染出，似靈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眉作煙含，齒剛犀露，忽見蓮開舌上花。明燈下，累檀郎細認，一口紅霞。華清汗漬休誇，試比並香痕總覺。差想櫻唇欲啟，故教歎歎，丁香強遞，愁送些些。色較情濃，心如絲潔，廣袖何須鬪石華。生綃好，得親承蕩澤，儂卻輸他。」

### 讀時文

余少見鵝湖華思愚先生爲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生曰：「鵝湖真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生笑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

###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 陳見山

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爲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

園爲別業，捐同知銜，居然列於諸搢紳商人之間。每有喜慶宴會，輒著天青褂五品補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聯曰『五品天青褂』，諸公能對否？」傍一少年應聲云：「六味地黃丸。」

### 識字

昔蒲城王孝齋進士名綜，人京謁選，唱名者讀如梁，王不應，曰：「此讀京字也。」吾鄉周定齋進士名挾，人京謁選，唱名者讀如扇，周不應，曰：「此讀炎字也。」京師人笑之，咸謂進士不識字之故，小學太淺。余見嘉定李許齋方伯廣芸中進士後，刻同登錄，李酷嗜說文，因書許齋爲癯齋，寫書匠不識「癯」字，竟書作「癯邑齋」三字。京師人亦笑之，又謂李公識字之故，小學太深也。

### 出題

南昌相國彭文勤公嘗以周興嗣千文類亂，另成一本，一字不易，進呈祝嘏，高宗稱其敏慧。其督學江蘇時，考己未進，出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則出「率西水滸，踰東家牆」，有衆逐虎，其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不可枚舉。其時適值

萬壽，考八學則出「臣彭恭祝天子萬年」，嵌在人題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侮，祝鮀治宗廟，天子一位，子服堯之服，萬乘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有提調官王姓，雅號王二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王何必曰利，二吾猶不足，麻縷絲絮，子男同一位。考六學則出「李陵答蘇武書」，嵌在六題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答，後來其蘇，又盡善也，謂武、子所雅言詩書之類。一日考四學，出「洋洋乎」，注：鬼神之爲德章。又「洋洋乎」，注：大哉聖人之道章。又「洋洋乎」，注：師學之始章。即欲退堂早膳。學官稟曰：「尚少一題。」相國沉吟曰：「少則洋洋焉。」堂下諸生，莫不掩口而笑。

李滄雲先生爲河南學政，鄉試前考遺材，士子恐不取，輒欲夤緣以期必得，謂之買科舉。先生知之，再錄一場，出題云：「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宜桂舫中丞爲江蘇巡撫，考內簾，官稽查甚嚴，諸明府大窘，竟有不能完卷者。題云：「其中非爾力也」，凡屬此種出題，皆文動開其端云。

### 小姐班頭

吳門稱妓女曰小姐，形之筆墨，或稱校書，或稱錄事。有吳興書客錢景開者，嘗在虎邱半塘開書鋪，能詩，尤好狹邪。花街柳巷，莫不經其品題甲乙，多有贈句，三十年來編爲一集，名



夢雲小稿。嘗曰：「苟有餘資，必爲付刻，可以紀吳中風俗之盛衰也。」袁簡齋先生每至虎邱，輒邀景開爲密友，命之曰「小姐班頭」。一日，余在先生席上遇之，贈以詩云：「把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卧美人家。年年只學梁間燕，飛去飛來護落花。」先生見之，抵掌大笑曰：「此真小姐班頭詩也。」

### 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映璣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掌書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閣學阮公元、方伯謝公啟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卽席賦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賦，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新苔滑似油。」合座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家矣。」一日呼騶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醋。」遂呼騶而行，合市大笑。

### 館

歙縣諸生曹某者，素貧苦，惟蒙館自給。年四十餘，以優貢入京朝考，列二等，仍寓京蒙

館，爲作一詩云：「本爲求官去，反從問舍來。何時官與舍？兩字得分開。」亦可發一笑也。

### 醬

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爲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卻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 打油詩

按打油詩始見於南部新書，其無關於人之名節者，原未嘗不可以爲遊戲。若借此報怨，或發人隱私，或誣人狹褻，此陰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慎也。友人陳斗泉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箇箇不平安。」此種詩雖諧謔，而鍊字鍊句，音節鏗鏘，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嘗作打油詩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臂，中有一首云：「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莫謂是打油詩，其筆甚峭，不可及也。

又王講泉明經言其友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回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當時譬喻話。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賬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瑋瓌。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 兩槐夾井

舊傳有一秀才，於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即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廩餼。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韶九騷對三薰三粟」，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薰肉三塊，物主毆以栗子拳三下。至九韶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鬍鬚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近時風氣，衡文者大率類此。胸既空疎而喜用典故，明知獮祭而視爲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諸生之以聰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時文變遷，皆由此

輩，可歎也已。

### 畫豬

或謂文中之時藝，猶畫中之豬，余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專家，曾見有以剛鬣爲點染者乎？今所流傳字幅詩文詞賦以及雜言小說，無不可書之屏障，曾見有錄荆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

### 文王課

今人占文王課，多用錢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錢課。是筮法之變，非京房易傳之錢卜也。人有以問余者，答曰：「錢可通神，自然靈驗耳。」

### 賦得詩

今大小試俱有賦得詩，命題多不注出處，偶有知者，其人未必淹博，偶有不知者，其人亦未必空疎也。況歲科兩試，並不在詩題之知與不知，而必欲使人暗中摸索耶，或誤認題旨，轉爲所累。彭文獻公爲江蘇學政，考長、元、吳三學，出詩題「平仲君遷」四字，諸童生未讀庚子

山枯樹賦，惟賦宴子搬家，爲一時笑柄。

### 戲言

吾鄉華雨棠先生通申韓之學，有名公卿間，常曰：「吾長子才庸而糊塗，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練達，故使其治家。」聞者莫不笑之，雖有戲言，實抒懷抱。

### 三百銅錢

余友揚州王古靈，能畫人物，無古無今，用筆如篆，今之吳道子也。嘗畫兩仙對酌，圖贈余，余題其上云：「三百銅錢沽十斤，兩人對酌恰平分。頽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峯推白雲。」有一商翁見之，啞然失笑曰：「三百銅錢可以入詩，則三百紋銀、三百洋錢皆可以爲詩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語也，故俗子難與言詩。

### 陋吏銘

近日捐官者，輒喜捐鹽場大使，以其職與知縣相等，而無刑名錢穀之煩也。有揚州輕薄少年用劉禹錫陋室銘而爲陋吏銘者，其辭云：「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則靈。」

斯雖陋吏，惟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人枰青。談笑有場商，往來皆竈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署印官有借佛寺爲公館者。或醉竹西亭，候補人員每喜遊平山堂，每日命酒宴樂而已。孔子云：「何陋之有。」

###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時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妾亦各閱其子之文，較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詆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算盤于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習，後二子皆中式。

### 不准

爲官者必用讀書人，以其有體有用也。然斷不可用書獃子，凡人一獃而萬事廢矣。有名進士某者，選得知縣，到任未幾，有報竊案刃傷事主者，刑席擬批，總嫌不當，乃親書狀尾云：「賊，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爾必擗其鋒而試之，其被殺也，宜哉！不准。」昔

傅歸震川先生作令，視民如子，每坐堂皇，觀者如雲，不禁也。一日訊奸情，觀者益衆。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灑墨水矣。」滿堂大笑。

### 木蘭詩

有某公子迷於兩伶人，一日演佳期，問兩人誰爲優。余笑曰：「我有定評，只不敢說耳。」某固問。答曰：「木蘭詩結束一語。」座中皆大笑。

### 鑲邊酒

近時俗尚驕奢，挾妓飲酒，殆無虛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士不能具纏頭揮霍於筵前者，謂之鑲邊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嘗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所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者，豈非鑲邊酒耶？」

### 二婢

有某搢紳致仕歸，一日之內連納兩妾。人笑其非，余獨謂此公當深於經學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楊生稊。」禮記曰：「行役以婦人。」皆老年娶妾之證。余如有錢，必欲效之，亦買二婢。人問曰：「二婢何爲？」余曰：「與其夾我于死後，寧若夾我於生前之爲樂也。」

##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舖，舖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疝，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知醫，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笑曰：「江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既知內外科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歷數諸醫中豈可多得哉！以視今之舟輿出人，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或致殺人者，真狗屍之不若也。」

## 長隨

長隨之多，莫甚於乾嘉兩朝，長隨之橫，亦莫甚於乾嘉兩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窮奢極欲者，有之；傲慢敗事者，有之；嫖賭殆盡者，有之；一朝落魄至於凍餓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



破男盜女倡者，有之。據所見聞，已不一其人，皆由平生所得多不義之財，民脂民膏也。而間亦有喜於語言文字者，雖無甚要緊，而實可惡。昔阿文成公出使湖北，忽問畢秋帆制府曰：「聞某翰林爲尊紀書聯，竟稱某兄大人，何無恥也。」制府默然，後察其實，遂召此僕逐出之。有周良者，蘇州伶人，亦取號蓮塘，百文敏公之長隨也，嘗畫蓮塘圖，求海內名公卿及騷人墨客之輩題詠幾徧，而諸公亦若惟恐後者。後爲曾賓谷中丞司閹，知其事逐之，落莫以死，一家星散。又劉松庵者，陶雲汀官保之長隨也。嘗畫夢遊佛境圖，求大人先生題詩。卷中有五狀元、兩尚書皆稱其先生或稱某兄某丈者，余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詭託官親或曰幕友，遂爲屬筆，後知之懊悔無已。故爲人書題卷冊，不可不慎。近復有以秀才而當簽押門上者，真斯文掃地矣。

武進劉煦堂刺史官直隸昌平州時，有司閹王誠者，順天人，自言其曾祖已當長隨，積貲鉅萬，家有質庫八所。其爲人也，老成練達，既無嗜好，亦不捐官，公事之暇，惟靜坐一室而已。余聞而異之，遂謂人曰：「夫執鞭之事，原所以求富也；既富矣，而仍爲執鞭何也？」意此人以長隨爲樂者耶？」

孝經通四書熟

江鉄君明經薦一業師與某富翁家，其徒賦質甚鈍，每日讀論語兩三行，掩卷卽不復記憶。主人嫌其師之不善課，嘖有繁言。鉄君曰：「此甚易事，當令先講孝經。」富翁喜，因令師以孝經訓其子，朝夕講誦，越月餘而其鈍如故也。翁疑其給己，復遣江而詢其故，鉄君曰：「翁豈未讀三字經耶？孝經通，四書熟也。」

### 緋仙

有女校書號緋仙者，揚州人，善譚笑，愛文墨，修短合度，秀絕人寰。一時士大夫爲之哄動，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年未二十而積蓄數萬金，尚未許人也。一日在謝君琅林席上談及緋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將金銀揮霍於衆人者，故今生衆人亦將金銀作纏頭，實是收債耳。」此余偶然戲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爲某商翁孫女也，爲歎息者久之。

### 面貌册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册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册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

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尚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 和相

嘉慶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僕親王傳旨，命乾清門侍衛立拿和相交刑部審問，一面抄其家產，至十八日早，賜死獄中。余時在京師，聞見較詳。偶閱冰山錄，知嚴分宜家產不過二千餘萬，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嘗記元人弔脫丞相詩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無腳費，不能搬運到黃泉。」吾於和相亦云。

### 朱玉

秦淮女校書朱玉，頗敏慧，能識人。蓬雲孝廉未第時，玉最欽重，以才子目之。後蓬雲中式，玉自誇鑑賞之真。嘉慶庚午，趙甌北先生重赴鹿鳴，嘗主其家，是時玉有徵蘭之信，先生

書楹帖一聯贈之，云：「憐卿新種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時傳爲佳話。

### 素不相能

吾鄉鄭曉屏相國與秦小峴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論，輒彼此咀唔。後司寇以目疾告歸，而相國亦以教匪林清謀叛，不能先事預防，有旨著回原籍閉門思過，因此同在林居。一日兩公于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國曰：「君能見我耶？」從者皆竊笑。

###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上海趙謙士少農由監生入懋勳殿行走，歷官至戶部侍郎。上每巡幸熱河，侍郎輒隨駕，以較射得孔雀翎。嘉慶十六年，恭繕御製詩，誤書駐爲注字，業已刻石進呈矣，侍郎急入奏，自行檢舉，上以趙素醇謹，不加之罪，僅拔去花翎。京師人有譏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謂馬上得之，馬上失之矣。」

### 繡閣英才

本朝文運天開，文章日盛，而間及于女子，亦著作如林，惜無人爲之選錄成大部者。近時

某君雖有懶芳集，何足數也。余嘗戲語孫子瀟庶常云：「君詩才絕妙，刻集盈尺，而多閒暇，何不精選繡閣英才之詩，都爲一集，俾掃眉人吐氣乎？」昔顧俠君選元詩舉，夢中有古衣冠者數十人來謝，他日君夢中自亦必有無數紅裝翠衷，深深拜謝于君前者，豈非一大快事耶！」

### 官妓

唐、宋時俱有官妓，如白香山之與元微之、歐陽永叔之與蘇東坡皆所不免。近時無官妓，而竟有太守監司俱宿娼者。余笑曰：「此無他，亦行古之道也。」趙甌北先生有題白香山集後云：「風流太守愛魂消，到處春遊有翠翹。想見當時疏禁網，尚無官吏宿娼條。」

### 陞官圖

韓城師禹門太守兩次落職，余作書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擲陞官圖，其得失不係乎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閱之，爲之解頤。

### 王良善馭

余弟子徐季雅名穎，長洲人，內閣學士頤之胞弟也。年未弱冠，能爲古文，筆端頗橫，因

促其受業於王鐵夫。越一年，余偶在友人席上問鐵夫云：「季雅近爲文有進境否？」鐵夫曰：「如小駒亂走，尚未馴也。」余曰：「是在王良之善馭耳。」

### 兩耳太聰

族叔印川少府，少與前兩廣總督吳槐江先生同人泮宮，最爲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強健如少年。一日兩公相晤，各言近狀，少府曰：「余所恨者，兩耳太聰也。」先生愕然，問故，答云：「近日後生家，專以詐人搭橋包漕說訟等事，似爲一業者，余不欲聞之耳。」

### 者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人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土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論

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

### 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聞西洋人以婦人當家，其夫則反處深閨，插花傅粉，若爲其妻妾者。今廣東嘉應州亦有此風，然較西洋爲優，男人在家讀書，女人支持家務，或開張店鋪，或出門營生，以養其夫，一切米鹽瑣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壻知之，恐曠功也。故粵中通省以嘉應一州文風爲最盛，科第亦甲於他州縣。一日余在袁浦張河帥席中，有北平楊桂山都轉自粵東來偶談及此事者，河帥笑曰：「此欲翻周興嗣千文二句，當云『男慕貞潔，女效才良』者也。」滿座大笑。

### 先爲閻羅王定案

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華，爲西河佳話。乾隆末年，袁簡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詩，當時有議其非，然簡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樹著花之誚。近有士子自負才華，先後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詩，都爲一集，其中有貴有賤，雜出不倫，或本人不能詩，爲代作一二首以實之，以誇其桃李門牆之盛。此雖從事風流，而實有關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艷稱其事者，潘榕先生歎曰：「此人死後必轉輪女身，自亦工畫能詩，千嬌百媚，而長安游俠公子王孫爲其所惑。」

者，當十倍之，必得相於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過。」余笑曰：「公竟先爲閻羅王定案耶。」

## 惡俗 附

### 出會

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爲尤盛。其所謂會首者，在城，則府州縣署之書吏衙役；在鄉，則地方保長及遊手好閒之徒。大約稍知禮法而有身家者，不與焉。每當三春無事，疑鬼疑神，名曰出會，咸謂可以驅邪降福，消難除蝗。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其前導者爲清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鎗執棍者，有絆爲兵卒掛刀負弓箭或作烏鎗藤牌者，有僞爲六房書吏持簽押簿案者，有帶腳錄手靠而爲重犯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斬犯者，種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恥，而反以爲樂，實可笑也。近江陰李明經見田亦極論之，有賽會十弊，以爲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爲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過燒紙錢，擊鞀鼓，粉榆壇下，酒奠春風，桑柘林邊，人嬉夕照，樂太平之有象，式禮法于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囂鄉里，妄違禮法，敗壞風俗，若此之甚者也。其言確切，深中時弊，略記于後。



一曰瀆鬼神。論語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聞有敬鬼神而近之者也，不過借衆人之錢財，供會首之醉飽，愚民不知其故，遂從而和之，一時成俗，百弊叢生，其宜禁者一也。

一曰亂法度。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壇、文武城隍廟以及鄉賢名宦諸祠，此皆列於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至若某土地神之爲某王某侯某將某相，則不列于祀典。名爵既別，尊卑無序，古今倒置，儀仗各殊，卽所謂淫祠也。而僧道借以弄錢，婦女因而遊玩，其宜禁者二也。

一曰耗財用。一方賽會，萬戶供張，竟有勉強支持，百端借貸而入會者，亦有典衣糶米，百孔千創而入會者。以有限之錢財，爲無益之費用，至於債不得償，租不得還，凍餓窮愁而不自知者，雖斯民之自貽伊慙，亦由土俗之有此厲階，其宜禁者三也。

一曰誤本業。城市之民，俱有其業，鄉曲之民，各有其事，民以勤儉爲本，安有空閒時耶？且賽會皆在三春，既失其時，又失其業，吾實不知其肺腑，且試問此等事爲名利乎，爲衣食乎？小人之愚，一至於此，其宜禁者四也。

一曰混男女。凡鄉城有盛會，觀者如山，婦女焉得不出。婦女既多，則輕薄少年逐隊隨行，焉得不看。趁遊人之如沸，攬芳澤于咫尺，看回頭一笑，便錯認有情，聽嬌語數

聲，則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喚渡，舟覆人亡，挨躋翻輿，鬢蓬釵墮，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其宜禁者五也。

一曰煽火燭。無論在城在鄉，迎神之日，燈燭輝煌，香烟繚繞，茶坊酒肆，柴火薰天。更有扎綵燈出夜會者，亦有斂民錢放烟火者，設有不虞，難于撲救，奸民亦乘機搶奪，遂不可問，其宜禁者六也。

一曰興賭博。賽會人雜，易於聚賭，搖攤押寶，紛紛而來。或輸錢已竭，尚求亡羊于無何有之鄉，或借貸無門，陷此身於不可知之地，剝衣而去，攘臂而來，貽禍地方，不知所止，其宜禁者七也。

一曰聚打降。鄉曲狂徒，市中匪類，平時聚飲，三三兩兩，尚多相打相擊之事。況賽會人衆，千百爲羣，遇店行沽，逢場入局，一撻忿怒，便逞橫凶，或莫與解紛，卽釀成命案，因而禍延保甲，訟累村坊，其宜禁者八也。

一曰招盜賊。異方匪類，混蹟人叢，稽察綦難，穿窬甚便。日間以熱鬧盡歡，夜靜而熟眠失竊，富者金帛霎時俱罄，貧人米粟一掃而空，至于覓賊追賊，計已晚矣，其宜禁者九也。

一曰壞風俗。人本質樸，因出會而多置衣裳，家本貧窮，因出會而多生費用。甚至

在城在鄉，俱崇華美，小街小巷，迎接親朋，使斯民咸入豪華，而風俗因之敗壞，其宜禁者十也。

## 賭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司馬子長謂博貴梟言，便則食，不便則止，貪之至也。近時俗尚葉子戲，名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戲，曰趕洋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鬪獅虎，以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者。按諸律例，凡賭博，不分軍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官員有犯者，革職枷責，不准收贖，若是其嚴也。余嘗論女子小人，未嘗讀書識義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國重寄，食祿千鍾，不以致君澤民爲心，而以草竊狗偷爲事，亦終日吃吃，彼此較量，而斯民號呼門外，拘候堂皇，愁怨難伸，飢寒交迫者，不知凡幾，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約另具一種心肝者耶。記戊辰十月，余遊濟南時，菊溪相國尚爲方伯，有太守監司俱爲此戲，方伯聞而責之，監司曰：「此不過消遣而已。」方伯怒曰：「君等非無事者，盍卽以公案簿書消遣乎？」監司莫能對也。

## 叢話二十二

### 夢幻

#### 汲古閣

虞山毛子晉生明季天、崇間，時流賊橫行，兵興無定。子晉本有田數千畝，質庫若干所，一時盡售去，即以爲買書刻書之用。創汲古閣于隱湖，又招延海內名士校書，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爲營造，凡三所。汲古閣在湖南七星橋載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雙蓮閣在問漁莊，以延繼流；又一閣在曹溪口，以延遺流。汲古閣後有樓九間，多藏書板，樓下兩廊及前後，俱爲刻書匠所居。閣外有綠君亭，亭前後皆種竹，枝葉凌霄，人者宛如深山。又二如亭左右則植以花木，日與諸名士宴會其中，商榷古今，殆無虛日。又有所謂一滴菴者，爲子晉焚修處，中揭一聯云：「三千餘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爲王新城尚書筆也。當崇禎末年，穀屢荒，人民擾亂，凡吳郡鄉城諸富家莫不力盡筋疲，而子晉處之自若，其用意良深矣。子晉沒後，其子名辰字斧季者，于諸子中最爲知名，又

補刻書數十種，以承父志，實爲海內藏書第一家也。初子晉自祈一夢，夢登明遠樓，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頂光中有一山字，仰見兩楹懸金書二牌，左曰：「十三經。」右曰：「十七史。」自後時時夢見，至崇禎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龍，卽辰也。珠頂露山，卽崇字也。」遂于是年誓願開雕，每年訂證經史各一部，其餘各種書籍，亦由此而成焉。

### 楊貴妃

順治乙未，陝西興平令賀文龍嘗夜夢一女子，明璫靚妝，由儀門直升堂級，訴人侵地而去。後一日，賀出門經楊貴妃墓，乃悟所夢，爲之清界而封樹焉。

### 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爲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閻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閻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前世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卽當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尚得爲人子乎？」綱擬

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弑母，誰曰不宜。」閻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冥使導之歸。遂醒，朱綱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 傳聞之甚

錢塘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最詳雅可傳。嘗作吳越世家，讀至歐陽五代史「攻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云云，乃歎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實鉅。至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事中朝，國以是漸貧，民以是漸安，何云非有德澤，虐用其人歟？豈仁者之言耶！」乃盡削五代史、江表志、歸田錄之譏，謂傳聞之甚。是夜檢討夢數百騎，皆鐵兜鍪，有金甲繡衣者擁一神人，方準豐下，雙童如電，朱衣赤舄，揖吳而言曰：「我唐吳越國王錢某也。崎嶇山海間，斬蛟刈蠹，保民立國，不爲無功，而爲歐陽氏濫貶，幸公爲我雪千載冤。」再拜去，吳驚悸而悟，戈聲劍采猶擊耳輪間也。吳農祥就正薰載其事。

### 鬼胎

國初羊尖席氏有老奴朱雲者，嘗以其女爲主人妾。主人逝，女輒夢侍寢，懷孕四五月而

墮，則一物如敗荷葉，紫色。醫者曰：「鬼胎也。」三年凡三孕，後其女遺嫁，夢遂絕。

### 自矜埋葬

劉秀才名大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累累。雍正初，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骸而築照牆，秀才聞其議，爲之憫然。而窘於力，因告貸於友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一百一具，而金盡矣。秀才雖心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廿四之夕，秀才因於竈神前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聽也，辭色憤憤。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大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遲速有定，何得自矜埋葬一事，罔瀆神聽，若再不悛，當灑汝衿矣。汝苟作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秀才唯唯而覺，越三載，中雍正己酉科鄉榜第一百十一名，後官中書舍人。

### 改名

王奎字效乾，吾邑磚橋人，博學能文，記其春怨云：「楊柳依依綠，春風拂拂吹。封侯君自覓，日暮妾心悲。」頗得古意。少時夢家門口貼進學報單，認其名曰余奎，遂易姓名赴試。是

年江南學院爲余公正健，果入泮。相傳余公本無錫人，三四歲時有遠客買去爲子，猶不忘其舊云。

### 夢中判囚

乾隆廿一年，蘇州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緣兩童拋毬誤落碑後，一童爬取，碑倒壓死，一童折左腿，有老婦負回。是時府尊薩公載適回署，詢知其事，乃謂書吏曰：「昨夜本府夢上官委余判兩囚罪，一囚判斬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負回，真符所夢也。」此童係滕疇藥之子孫，及其壯也，無惡不作，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正合減等之言。

### 文敏公逸事

家文敏公維城以少司寇丁艱回籍，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詔贈尚書銜，賜葬立碑，乃悟其夢。



### 永和銀杏

揚州鈔關官署東隅，有銀杏樹一株，其大數圍，直幹凌霄，春花秋實。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觀察夜夢一人，長身玉立，手持一紙，上書「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樹神也，居此一千五百餘年，興亡屢見，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後厄于火，凡一晝夜乃息，既而復青。

### 陳太守

吳門陳太守基德爲諸生時，祈夢見一所，似堂皇者，屏門上惟有「皇恩雨露深」五字，遂醒。後入京鄉試，以在科場中爲人代作文字事發，拿交刑部，會大旱得雨，有旨赦獄犯減等，遂得出。後卒中，式舉人，充教習，館期滿，挑知縣。不數年，擢河間府知府，接印時入公館，見有新黏楹帖，適「帝德乾坤大」一門，搖轉，僅見下聯，恍記夢中事。到任未幾，旋告病，卒于家。

### 夢斷龍獄

金蘭畦司寇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堂上正坐者爲蘭畦，旁坐

更有二人，外聞數千百人呼冤聲，擁一龍至階前。俱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依例。」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置金，金推案起，遂寤。

### 損陰騰除名

乾隆丁酉科，龔太史大萬、姚主政某同典廣西試，首題爲「斯民也」二句。某房官得一卷欲薦之，忽夢見一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損陰騰，不可薦。」某以夢不足信，遂薦之。夜復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薦而不售，衣巾尚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勾山文，足徵眼力。若置前列，恐遭磨勘，附榜末或無害也。主司以爲然，及到部磨勘，官復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

### 寫婚書

蘇州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僕某通，欲嫁之。而嫡母主其事，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作。生恐傷陰騷，辭之，母固強之，不得已爲作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值秋

聞，生有婦歸寧母家。未幾，婦翁夢神告曰：「汝婿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詢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其夢，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

### 鯉魚求救

蘇州婁門金命之之姪媳郭氏，夜夢紅衣人伏地叩頭曰：「我東海縣人也，明日有大難，乞夫人救之。」郭氏不解其言，因謂之曰：「汝住何處？得來救汝。」紅衣人曰：「現住吊橋堍下某家魚桶內。」郭應之。及天明，召老僕告其故。至吊橋堍下某家，果有一赤鯉，不過四五斤重耳。遂送至婁江，搖尾而去。

### 賀氏第

如皋高雲廬有妹名蘭，生而穎異，通五經，工書法，爲人持重，寡言笑。年十九，隨其叔父漣漪公之衡陽官署。適中元日晝寢，夢有一老嫗謂曰：「逐太夫人回故第。」促之登輿，隨風飄飄然至一宅院，扁曰「賀氏第」。迴廊複道，恍如舊遊，惟空曠荒涼，類久無人居者。檻外老梧一枝，風過蕭蕭有聲。堂中設筵席，席上燃香燭，而遂居首坐，老嫗旁侍，階下有蒼頭祝曰：

「主人遠宦在外，今屆太夫人二十周年，老奴具酒饌冥資，望來受享。」祝畢，焚楮帛金銀，傾出，老嫗急取納諸袖中，餘散滿地。復令登輿送之歸，遂寤，以告家人，且曰：「各品吾俱未食，惟食西瓜少許。」覺胸中作惡，吐出瓜瓢，猶未化也。是年秋旱，署內久無此物矣。逾年而卒，雲廬悼之云：「魂遠可能歸故土，夢殘曾記話前因。」蓋紀其事云。

### 先伯桂山公索詞

先伯父桂山公幼聰穎，十二歲能文，先祖甚愛之，至十六，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卒後七十餘年，先君在夢中屢見一少年，並不識認，謂先君曰：「吾汝長兄也，吾既無子，又無祭享，奈何？」醒而異之，遂以第二孫庭蘭爲公後，且命泳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陰陽一理之說，斯可見矣，然隔七十餘年，始爲示夢，何其遲也。

### 沈肯松

蘇州沈念亭孝廉璠爲諸生時，居京師最久，一夕夢侍上側，捧盤進，御盤中有紙卷數十件，上從盤中掣一卷以與璠，手曰：「就是他。」璠啟視之，乃「肯松」二字，醒而異之。偶歸家，適其弟赴童子試，更名璠，以夢告父，父曰：「用此二字可也。」是年肯松果入泮。乾隆癸卯科登

順天鄉榜，其明年甲辰，中會試第二，歷官河南祥符知縣，陞歸德通判。余遊畢秋帆先生幕中，正沈君官祥符時也。

### 夢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書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為人。嘗卧病半歲，一夕夢徬徨水濱，一巨舸自遠來泊，中有一叟，鬚眉皓然。潘樞衣人謁，問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見公，不識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識吾居，頗憶我所書經否，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彼有人焉，子其無意乎？」潘初不記是何經語，因言「夙昔愛公墨妙，如渴思漿，亦能少酬鄙願否？」叟起立就几，醮墨疾書，俄成巨幅，精靈變幻，不可名狀。潘喜甚，復請曰：「能再書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鶴，望空飛去。潘急起追之，了無所見，惟見蓮影搖波，香風四布，潘手搴蓮子嚼而咽之，甘美無倫，遽然而覺，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嘗記其事。

### 司馬達甫

司馬達甫廬江寧人，河東河道總督駒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車，以甲辰召試，欽賜中書。

坦白無疵，汲古不倦，常收藏漢銅印譜最多，用顧從義集古印譜之例，分爲職官、私印，而私印又分爲四聲，凡十六冊。余遊京師，嘗寓其家爲定甲乙，後一年，中翰忽病沒，年纔三十二也。時上海趙謙士侍郎尚爲御史，亦有同好，遂將印譜借去，隔一二年，侍郎忽夢達甫來索印譜甚急，且曰：「吾生平所好，豈肯割愛讓他人耶？」侍郎異之，遂將十六冊檢出，還其子名淳者，後遂不夢云。

### 曹方廣

先君故友曹方廣，讀書自厲，淹貫古今。嘗取前人注釋諸書，輒爲駁正，人笑其迂，惟一生不遇，坎軻終身。嘉慶壬戌十月，族兄嘯樓忽夢方廣來，補服頂帽，招要同往，嘯樓辭以足疾，曹曰：「此軀壳也，至此復何顧耶？吾先來致意，緩日再相請耳。」嘯樓曰：「信如君言，則吾將死矣。吾死並無所怖，第不知增何疾苦？」曹曰：「無他疾，亦無所苦也。」遂去，隔數日嘯樓果歿，年八十一。

### 擊蛇

吳縣鄉民有往穹窿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

不祥。」亟避去，亦不救也。是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其人家資已蕩然矣。

### 十神人

乾隆五十年丙午，江南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時先君子年六十四，偶觸暑，腹疾大作，醫藥罔效，飲食不進者至四十日。先君子亦自分不起，乃謂泳曰：「吾嘗自占，年可逾七十，今病至此，豈數之不驗耶？」一夕漏四下，忽聞異香滿室，庭樹肅然，先君子忽張目曰：「頃吾夢見十神人來，邀余行，余辭之，已首肯去，吾病其痊乎？」自是漸思飲食，腹疾亦止，月餘始平復。至六十年七月，先君子並無病，夜夢十神人復至，遂謂泳曰：「吾將殆矣！」竟以八月廿七日子時歿，計延壽者十年，亦奇矣哉！

### 枯骨託夢

吳縣木瀆鎮有一富家，買地作生墟，某孝廉者爲經紀其事。孝廉夜夢古衣冠者數人，長揖而言曰：「公貴人也，將來福祿無涯，惟我輩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拋棄，當有以報大德

也。覺而異之，至期開土，果獲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棄擲太湖中。未幾，孝廉竟發狂疾，月餘而死。

### 詩人黃遠

乾隆辛亥九月，余應紹興太守李晚園之聘，與修府志，同徐朗齋孝廉寓卧龍山下之慎餘堂，即通判衙署也。一夕夢有人布衣藍履，揖余而言曰：「某玉壺山人也，聞君等修志，來助抄寫之役可乎？」余唯唯，醒後猶能記憶。次日早起，偶展蘇州府志塚墓門，見有山陰詩人黃遠者，客死於蘇，葬虎邱半塘寺，號玉壺山人墓，因補人文苑傳。

### 鬼神弄人

嘉慶癸酉科江南首場，有吳江某姓者，夢一老人告曰：「汝文須用『稻梁初熟，啄糧戀影，齋之濱，橘柚方濃，擇木念衡陽之浦』四句，方可入報。」醒而思之，竟無可用之處，因置之。至次場，檢經題係「鴻雁來」一句，遂用夢中語。及榜發，竟未售，後領落卷，知文已呈薦，被主司抹此數語，故擯之。因歎鬼神之弄人，亦甚無謂也。



秦檜鐵像

千古姦邪無踰秦檜，墮豕胎而雷殛，掘狗葬而赫灰，人心猶未快也。今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揮使李隆始鑄銅爲之，僅秦檜、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遊人擊碎。萬曆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又添張俊一像。本朝乾隆中，熊公學鵬爲浙江巡撫，四鐵像又已擊壞，縣官稟聞，擬請重鑄。熊未批准，竊念岳王靈爽在天，逆檜沉淪地獄久矣，頑鐵無知，何煩重鑄耶！是夜熊夢四鐵像來，叩謝階下，醒而異之，仍飭縣官重鑄，至今存焉。

四十一

蘇州蔣以暄於葦蘇州廟祈夢，夢至一巨第，門首牆上有真草隸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真書一行，下旁註一悲字。草書一行，下旁註一去字。隸書一行，下旁註一存字，篆書一行，下旁註一喜字。醒後，不解何義，未幾，其尊甫贈公容齋先生歿，時爲乾隆四十一年，真書一行乃驗。服甫闋，以暄亦歿，年四十一歲，草書一行又驗。以暄生前耽吟咏，多散佚，歿後友人檢其遺稿，僅存四十一首，隸書一行又驗。嘉慶庚辰，以暄胞姪秦塔官起居注主事，加三級，恭遇覃恩，她贈以暄朝議大夫，距以暄歿已四十一載，篆書一行又驗。

三十三

元和徐孝廉名孝華，初次鄉試，在省寓，夢途中猝有一貴人肩輿至，僕從如雲，徐避至道旁，輿中人忽招手，諦視之，即其故父也。言語甚多，醒後都不記憶，惟臨別曰：「汝三十三。」徐記在心，然亦不明其義。及嘉慶癸酉鄉闈報捷，拆條乃三十三名，始悟所夢。

南遊夢

康茂園先生名基田，山西興縣人，乾隆癸酉鄉薦後，曾作南遊夢，數十年升沉顯晦，了不記憶，惟記舟至太倉州城下，聽岸上人語云：「此太倉西門也。」欣然登岸，進西門流覽逾時，出北門而去。丁丑成進士，簡發江蘇知縣，似太倉或有緣矣。凡水陸所經，如夢中所遇。補新陽縣，東去太倉西門三十里，調昭文，出太倉北門七十里，以爲夢兆已驗於此。或以陞太倉爲言，終無驗。嗣任嶺南，調中州，再至江蘇，官職日顯，擢任河道總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壩被焚，降太倉州知州，至西門入城，如舊遊。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別，公避之，由北門登舟，然後知夢徵之乃如此也，因作南遊夢記。

### 紅面金甲神

乾隆戊申年六月廿四日夜，荊州大水灌城，人民死者以千萬計。半月前，荊州府署中有幕友某，蒲圻人，夜夢有紅面金甲神持長鞭驅之甚急，次夜復夢如前。遂欲辭館，太守問其故，笑不言，固叩之，乃以實告。太守驚曰：「署中恐有火災耶。」因備水缸數十百具，置之大堂前，此友竟飄然歸矣。及水至，滿城盡爲衝決。四更初，又有紅面金甲神隨燈數百盞，由西北至東南，城門自開，水爲之洩，活人無算。制府畢秋帆先生有七律十章，以紀其事。

### 注蘇詩

桐鄉馮星實先生應榴，中乾隆辛巳恩科進士，歷官至四川布政使。告養回籍，從事蘇詩，羅百氏之說，以證王、施、查三家之訛，勤心博考，朝夕不輟者至七年。先是，己酉十二月，忽夢文忠公來，高冠長髯，相視而笑，自此益力成之，凡五十卷。大約精誠所至，便形夢寐，其理然也。

### 冥獄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人。其兄芝岡先生鳳翼，中乾隆辛丑進士，余舊交也。蘊輝

少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遊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者，延爲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刑席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詳上。論斬後一年，苗匪平，黃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一處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上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故累我也。頃之召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聽，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剛經三千遍，懺悔罪過，便赦汝。」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滿地泥濘，一跌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爲僧。余親問蘊輝，自述如此。

### 西華山神

秀水王仲翬，乾隆甲寅科舉人，載籍極博，落拓不羈。嘉慶丙子七月，與余同遊雲臺山，

看其病重，因促之歸杭州寓館。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餘，有錢唐馮需田者，仲瞿弟子也。忽夢仲瞿著古衣冠，自稱西華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間大興佛法，因聲色之孽太重，降為嶼山山神，過五十年始可復位。惟欲報一仇，必致荼毒生靈，則終古墮落，然此仇必報也。醒時猶能記憶，此夢亦奇。

### 王太守

江陰王儕，名蘇，以翰林出爲衛輝太守者數年，丁艱後，服闋北行，歿于京邸。適有嚴方伯名煊者，與太守舊好，遂遣一介攜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愛妾某，忽夢其主人來召，且命烹庖，醒後猶能記憶。自此不時夢去，一日儕諭之曰：「今日有嚴大人在此，急作一兩樣好菜。」嗣後每夢嚴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後詢之他人，曰：「嚴方伯早卒矣。」又聞太守柩南還時，路遇他舟觸其船者，其水夫立暈，暈而復蘇，曰：「王大老爺命跟隨諸鬼笞之，甚痛。」余在京時與儕往來，人甚謙雅，不謂其死後靈爽如此。

### 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葭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

而病作，叩之巫者，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尚求追還。」東岳神不答，作遲疑狀，忽語曰：「汝于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戶取之而歸。此嘉慶廿四年五月事。

### 自挽詩

虞山趙子梁同鈺能詩，才名洋溢，庚辰九月十五日夜夢若有人謂之曰：「爾百日内當死，尚懔懔耶！」醒而怪之，乃仿隨園老人作自挽詩四首云：「本來原是夢中身，噩夢無端記得真。就使百年仍倏忽，可堪餘日再因循。安排牀簣須防病，商酌衣衾要顧貧。一事在心怎瞑目，未刊詩卷託何人。」細想吾生亦快然，卽今五十四流年。絃雖兩斷難回首，丁巳雙添是踏

肩。薄有才名傳世上，差餘識見出入前。便教真箇形銷化，也算逍遙極樂天。」多謝閻浮不遂收，冤期猶得十旬休。已忘書替來生讀，未看花增幾處遊。亟典薄田償客負，牢持寶硯囑妻留。直須一點無牽望，纔把文章地下修。「呼來芍藥是將離，畢竟瑤棺降幾時。學淺忍拋詩弟子，歸遲端誤女孩兒。事經逆料雖無定，夢出憑空卻可疑。萬一不材冥主棄，罡風還有引回期。」越三月餘，並無恙，真夢之不足徵也。

## 松雪翁人夢

余自束髮卽學松雪翁書，至十八、九歲，最喜臨摹山谷，業師林蠡槎先生謂冰受病已深，仍以松雪爲退轉之法。後每見松雪墨蹟，輒留神披覽，如黃庭經、樂毅論、汲黯傳、過秦論及洛神、枯樹、雪賦、頭陀寺碑、歸去來辭之類，不一而足。中年爲英煦齋相國家鈎勒松雪齋帖六卷，卽又爲齊梅麓太守鈎勒松雪齋帖六卷，則余與松雪雖不同時，若有深契焉者。嘉慶十八年九月，余始遊吳興，求所謂水晶宮、蓮花莊、紅蓼灘諸勝，皆草煙木瘁矣。惟一品石尚在高氏一老寡婦家，鷗波亭則僅存基址在蘆葦中，松雪舊宅惟有一門，甚低，元時舊制也。余徘徊于門外者久之，遂告之太守趙公學轍，歸安陳公三立、烏程彭公志傑，刻一碣曰「元趙文敏公故里」七大字，立于舊宅之前，一時觀者雲集。歸至南潯舟中，夜夢松雪翁來謝，面圓而白，

鬖鬖有鬚，身著藍衫，一如曩時在畢澗飛員外家所見松雪自繪小像者。醒而異之，乃作詩曰：「北海追魂迹已陳，公來入夢又何因。燕臺一宦原如寄，公與中峯札云：「一官如寄。」鴻蹟千年自有真。爭說畫禪成獨絕，但言書法亦誰倫。雌黃卻恠華亭老，不肯從公步後塵。」蓋董華亭一生評論松雪，至老年則漸漸服膺，乃知松雪之書未易言也。

### 夢神狡獪

大凡人心地不寧，則多夢語，又云日之所思，夜之所夢。余生平無妄想心，一而所夢者，皆非所思也，豈夢神故作狡獪，以擲掄弄人耶？一夕夢至一處，宛如舊遊，高門大户，樓閣巍然。一童子出，驚喜曰：「主公回矣。」忽見僕從如雲，左右環列，人堂內則姬妾滿前，擁夫人出見，謂余曰：「兩子人京考試，尚未歸家，自君之出，所喜得三孫，闔家康安，豈非幸事！」遂入內室，見金銀如山，若比今之藩庫，尤爲充裕。有五六大櫃，啓視之，皆珠玉寶器，無暇賞玩。又一櫃皆貯古錢，如齊吉貨、太公九府錢，以至兩漢、六朝錢幣，不下數千百種，既而又見唐、宋各監所鑄之錢，中有年號，從未經見者。正欲翻閱洪遵泉志及宋史食貨志爲之考訂源流，忽聞外堂人聲甚沸，一老僕飛報曰：「兩郎君皆中鼎甲矣。」銅鈺數聲，夢爲之醒，悵然於枕上者久之。又一夕，夢與中貴人坐，坐上皆列寶器及唐、宋名人書畫圖籍，有玉鴛鴦一對，高二尺許，



瑩白如雪，中貴人謂余曰：「此連城璧也。」余取視之，失手落地，分爲數片。中貴人聲色俱厲，余亦踟躕不安，跪謝曰：「願賠還。」乃取家產及所愛書帖悉賣之，不足，又乞舊好張羅借貸，莫有應者，自此大困，飢寒交迫，妻子亦鳩形鵠面，不堪屬目也。乃竊自念曰：「人生至此，尚何足言，吾聞世上事有真有夢，若真也，願速死；若夢也，願速醒。」頃之，果夢也。余嘗有詩云：「人生如夢幻，一死夢始醒。何苦患得失，擾擾勞其形。」李青蓮云：「處世若大夢。」爲千古達人語，特未言夢之醒耳。

### 和神國

幽怪記載李元之嘗夢往和神之國，如死者數日而復生。見其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生二男二女，與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有五穀，不煩人栽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氣候常如深春，樹木葉皆綵綠，可爲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論，吾輩若能在此國作百姓，則何有於功名富貴、謀衣謀食事耶！雖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乃作詩云：「欲買青山願未成，心頭萬緒任縱橫。何時夢到和神國，無事煞心過一生。」

## 叢話二十三

### 雜記上

#### 三教

或問儒釋道何以謂之三教？余答之曰：「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聖人以教之，聖人

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釋道以教之，故儒釋道三教，並行而不悖，無非教人同歸於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蓋聖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釋道不能教也；釋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聖人亦不能教也。」紀曉嵐相國有云：「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頗與余言相合。今爲儒者，不知仁義，爲釋者，不知慈悲，爲道者，不知清靜，惟與利是圖，則天地亦無如之何矣。

先君子養竹公有言曰：「以雪爲白，以墨爲黑，常人之見也。雪可化黑，墨可化白，聖人之見也。雪卽是黑，墨亦是白，道家之見也。白者非雪，黑者非墨，佛家之見也。常人之見實，

聖人之見大，道家之見奧，佛家之見空，此三教之分也。」

### 兄弟和家之肥

天地開闢，卽有九州，九州之君，皆天所生，天之視君，猶諸子也。諸子和，則天下治；諸子不和，則天下亂。伊古以來，事莫妙於堯、舜之遞傳，尚有嫌乎？湯武之革命，雖曰順應，實起爭端，爭端一生，天下反覆，兄弟不和，一家反覆，故致中和則萬物育，兄弟和則家之肥也。

### 天人異論

金正希先生云：「聖賢所自信者天命，而人事則未敢必也。」蔣維園先生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家竹汀官詹曰：「兩先生皆通儒也，其言異，其旨一。夫子曰：『不尤人』，人事可必乎？又曰『不怨天』，天道可知乎？」

### 情

天地不可以無情，四時萬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無情，三綱五常皆以情而成。推而廣之，風雲月露，因人而情；山川草木，因人而情。聲色可以移情，詩酒可以陶情，情之所感，

寢食忘焉，情之所鍾，死生繫焉。然則情也者，實天地之鎖鑰，人生之樞紐也。然情有公私之別，有邪正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則聖賢也。情而私，情而邪，則禽獸矣，可不警懼乎！

### 可知

兄弟不和，婦女作主，几席生塵，飲食無度，一家之事可知矣。官吏相蒙，奴僕執柄，是非倒置，惟利是圖，一國之事可知矣。仁義不施，廉耻道喪，神人交怨，災異疊生，天下之事可知矣。

### 戒殺放生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戒殺放生，尤惻隱之至者也。然而天下皆戒殺，則禽獸將爲人害矣；天下皆放生，則人將爲禽獸役矣。要之扶危濟困，是君子之存心；而救蟻埋蛇，亦仁人所並用，則亦何必戒殺，何必放生哉！究爲釋子之慈悲，而非聖人之仁義也。

### 徒陽運河

今丹徒、丹陽百里之間，爲江潮淤墊，舟楫難行，每到漕船回空之後，輒兩頭打壩，僱夫開

溶，每年所費不貲。而一經水淺，不特不通漕運，而商船亦以阻塞，至於物價騰貴，行路咨嗟，而莫可如何也。蓋請當事抽分開濬之費，爲造船百餘隻，計口授食，以備不虞。水淺則藉以撥糧，糧過則取以載土過江，棄於瓜步之下，不久成田，招民耕種。而徒、陽兩縣之閘，以時啓閉，不使長開，行之五年，必有大效。

### 不可少

鹽米爲斯民之食用，不可少也，鹽無稅，則私販絕蹟；米無徵，則市價自平。官吏爲斯民之父母，不可少也，官能清，則冤抑漸消；吏能廉，則風俗自厚。

###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語有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見老書生矻矻紙堆中數十年，而一出書房門，便不知東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紹興老幕，白髮長隨，走遍十八省，而問其山川之形勢、道里之遠近、風俗之厚薄、物產之生植，而茫然如夢者，亦比比皆是也。國初魏叔子嘗言人生一世間，享上壽者，不過百歲；中壽者，亦不過七、八十歲，除老少二十年，而卽此五六十一年中，必讀書二十載，出遊二十載，著書二十載，方不愧「讀萬卷書，行萬

里路」者也。

## 廿一經

昔人以六經而廣爲九經，又廣爲十三經，其意善矣。近金壇段懋堂先生又言當廣爲廿一經，取禮益以大戴，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又謂周禮六藝之書，爾雅未足以當之，當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三種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既久，于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如指掌。無道學之名，有讀書之實，其說甚新。

## 蔣都督

長洲蔣龍江都督守皖江時，王師已下金陵，不日將至，痛哭曰：「天乎！不可爲矣。」乃召妻妾子女於廳事前，諭之曰：「吾以匹夫受天子厚恩，國亡與亡，死復何憾，若輩盡爲俘矣。」妻王夫人進曰：「臣既死君，妻亦死夫，理之當然者。」妾七人言亦如之。次子傳、三子祖皆曰：「父爲忠臣，兒敢不學孝子耶！」二女與未婚媳趙氏曰：「願吾門全忠孝節義也。」乃積薪縱火，闔門燒死。都督顧視灰燼，提刀而出，巷戰經日，猶殺四十餘人，旋自刎。是時公胞姪珍，官蘇州遊擊，亦遇敵亡，事與周將軍遇吉一門盡節事相類，爲千古不可磨滅者。國朝乾隆四十

一年，詔旌勝朝殉節諸臣，都督已予謚忠烈，詳明史矣。而其隨從殉節者共十四人，俱遵旨入祀忠義節孝二祠，而志乘闕焉，特記於此。

### 父子大拜

本朝父子大拜者有四家，桐城張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子文恪公溥，無錫嵇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子文清公桴也。其父子俱爲一品者，海寧陳清恪公詵爲禮部尚書，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錢塘徐文敬公潮爲吏部尚書，子文穆公本大拜，富陽董文恪公邦達爲禮部尚書，子文恭公詒大拜。

### 席宗玉

國初吾鄉羊尖鎮有席宗玉，慷慨尚義，遠近稱爲長者。崇禎十六年冬，忽有如臯李元旦攜其母許，其妻姚並子女僮僕盡悉投奔於宗玉。元旦係大家宰大生之子，官詹事府少詹，許係大學士許穀女，姚係癸未探花永言女也。元旦贈宗玉詩云：「君豈蓬蒿侶，龍蛇偶寂寥。霜搖三尺劍，月冷數聲簫。疏竹成幽徑，荒廬接小橋。家貧還甚俠，車蓋敢相招。曠昔怨離歌，前宵來渡河。那堪芳草路，只送馬蹄過。烽燧殊方滿，星霜客鬢多。願期春色裏，同剪北窗蘿。」

已駕寒江楫，還爲卒歲留。老慈牽嫂袂，稚子曳君裘。候雁常虛帛，呼天欲寄愁。卽今空汗漫，不復似依劉。每成別後夢，卽檢隔年書。天地情難老，江湖淚有餘。寒雲生舊榻，落日憶空廬。滿目交遊盡，思君總不如。其明年三月，聞思陵崩，遂大哭辭去，回如阜，闔門殉難。時有義士柏仲祥者，一日能行三百里，負元旦子祥官而逃，不知置何處。仲祥後被獲，死南京。嗚呼！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民爲邦本，而至於此極耶！故民貴而官賤，則天下治；官貴而民賤，則天下亂；官貴而民貴，則天地開；官賤而民賤，則天地閉矣。

### 率由舊章

大凡處事，不可執一而論，必當隨時變通斟酌，盡善乃爲妙用。余嘗論「率由舊章」一語，不知壞盡古今多少世事，有舊章之不可改者，有舊章之不可不改者。至如吾鄉之北望亭橋，今改爲豐樂橋，南塊爲無錫所轄，北塊爲金匱所轄。嘉慶二十年將重建時，諸鄉民原請造練路，以便往來舟楫，錫令韓君履因問諸鄉民，向來有否？曰：「無之。」韓曰：「然則率由舊章可也。」而監造之紳衿華鳳儀輩，因人碌碌，亦不與韓君辯，將陋就簡，數月而成。每遇西北風，其流直衝，無有約束，覆舟殞命者，一歲中總有數次，此「率由舊章」之誤事也，可畏哉！



### 峨嵋老僧

江陰朱中丞勳以佐貳起家，官至陝西巡撫，賞戴花翎。先是中丞誕生時，適有老僧在門首化齋，告其家曰：「聞卽刻公喜生一相公，此兒將來當大貴，六十年後或可於長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陝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書煩爲我寄朱大人，我尚知其誕生時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稟之長安令，啓其書，無他語，令爲轉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當東裝北上。果於是日得旨，召入京師，以四品京堂用。

### 修志

郡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譜也。書因革之變，掌褒貶之權，發幽潛之光，垂久遠之鑑，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難焉，非邑人則見聞不親，採訪不實，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則又親戚倚倚，好惡紛沓，必至濫收。沒其所有則不備，飾其所未有則不實，此其所以難也。

凡重修府州縣志，無論文章鉅公縉紳三老，總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叢謗也。蓋修志與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難，評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惡習，試觀諸史如史記、漢書，雖出馬班之手，

尚不能無遺議，況他人邪！

嘉慶十九年，余與修高郵州志，將刻成，署曰嘉慶高郵州志，州中諸縉紳見之譁然，以爲不通，仍去「嘉慶」二字。余笑謂州刺史馮椒園曰：「吾見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乾道臨安志、乾道毘陵志、淳熙三山志、紹熙雲間志、嘉泰會稽志、嘉定赤城志、寶慶四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延祐四明志之類，不可枚舉，豈諸縉紳亦以爲不通耶？少所見多所怪也。」

吾邑無錫之名，始見於史記東越列傳，無錫名縣，見於漢書地理志，無錫有志，始於元人王仁輔。一修於景泰馮擇賢，再修於弘治吳鳳翔、李舜明，三修於萬曆秦子成。本朝康熙二十九年，鄉先正秦對巖、嚴滿漁兩先生修之，乾隆十六年浦二田、華劍光兩先生又修之。嘉慶十七年，少司寇秦小峴先生又修之。頗將舊志刪改，且懶於採訪，凡鄉間所有人物節孝概行疏略，頗不滿於邑中。余因請之司寇，閱新志所未載者，爲採錄一編，名曰梁溪補志存稿，以俟後來云。

道光五六年間，余擬修虎邱志，有一縉紳曰：「錢某並非本地人，何勞涉筆耶？」余聞之而止，夫虎邱一區，無關緊要，而尚遭人謗，其他可知。案虎邱志始於明洪武初王仲賓，久已失傳，重修者爲松陵周安期，再修於婁東顧湄，元和令周岐鳳又修之，震澤任兆麟又修之，皆非

本地人也。

###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今世所傳亦有八體：一曰鐘鼎文，薛尚功鐘鼎款識是也。二曰秦篆，泰山琅邪臺刻石是也。三曰秦隸，兩漢金石器物款識是也。四曰漢隸，東京漢安以後諸碑是也。五曰鐘隸，上尊號奏、受禪、孔羨碑是也。六曰真書，六朝、隋、唐諸碑是也。七曰行書，蘭亭與集王聖教序是也。八曰草書，二王帖書譜是也。

### 性恭謹

余有老友徐翁長，出門曾見山陰何恭惠公媚爲河南巡撫時，性恭謹，每得各省同寅親友公文書啓，命僕開函時，必起而拱立，兩手捧誦，誦畢，然後坐，及答書亦必拜而後發，其誠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撫，然不及乃翁矣。

### 袁簡齋

袁簡齋先生一生不信釋氏，每遊寺院，僧人輒請拜佛，先生以爲可厭，乃自書五言四句於

扇頭云：「逯僧必作禮，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禮僧僧見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講說文，一日宴會，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諸公何以不食耶？」試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從羊，鮮字從羊，善字從羊，義字從羊，即吉祥字亦從羊，羊即祥也。」滿座大笑，似又深通說文者，皆可以開發人之心思。

### 蘇東坡生日會

畢秋帆先生自陝西巡撫移鎮河南，署中築嵩陽吟館，以爲燕客之所。先生於古人中最服蘇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輒爲文忠作生日會。懸明人陳洪綬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率領幕中諸名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爲文忠公壽，拜罷張宴設樂，卽席賦詩者至數百家，當時稱爲盛事。迨總督兩湖之後，荊州水災既罷，苗疆兵事又來，遂不復能作此會矣。嗚呼！以公之風雅愛客，今無其繼，而沒後未幾，家產籍沒，子孫式微，可慨也已。

### 改嫁

改嫁之說，袁簡齋先生極論之，歷舉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漢蔡中郎女文姬改嫁陳留董祀。

新唐書諸公主傳，其改嫁者二十有六人。又權文公之女改嫁獨孤郁，其實嫠也。韓昌黎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文正母謝氏，亦改適朱氏。陸放翁夫人爲其母太夫人之姪女，太夫人出之，改嫁趙氏。薛居正妻柴氏，亦攜貲改嫁。而程伊川云婦人寧餓死，不可失節，乃其兄明道之子婦亦改嫁，不一而足。余謂宋以前不以改嫁爲非，宋以後則以改嫁爲耻，皆講道學者誤之。總看門戶之大小，家之貧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婦人以不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也。」

### 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雖小學之一門，而有裨於文獻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宮室、陵墓、學校、寺觀、祠廟，以及古蹟、名勝、第宅、園林、輿圖、考索，全賴以傳，爲功甚鉅。而每見修志秉筆者，往往視爲土苴而棄之，真不可解也。王蘭泉司寇爲金石萃編一書，有與諸史互異，輒以證之，此深於金石者也。孫淵如觀察嘗言：「吾如官御史，擬請旨著地方官吏保護天下碑刻。」此癖於金石者也。

## 算盡錙銖

每日費用，雖小不苟，所以惜物力、謹財用也。蘇州人奢華麗，寧費數萬錢爲一日之歡，而與肩挑貿易之輩，必斤斤較量，算盡錙銖，至於面紅聲厲而後已。然所便宜者，不過一、二文之間耳，真不可解也。相傳沈歸愚尚書貧困時，鮮於僮僕，每早必提一筐自向市中買物，說一是一，從不與人爭論，諸市人知其厚道，亦不敢欺彼，時尚有古風。

## 布衣可貴

嘉慶己巳歲七月，余在京師，英煦齋相國家有筆墨事，嘗招余住澄懷園之近光樓。時公爲戶部侍郎兼副提督，同寓者爲席君子遠、姚君伯昂兩編修也。一日五鼓天未明，大雨如注，聞雞人傳唱聲，知公已早到官門矣。兩編修聞之，亦急具衣冠，冒雨入朝，不遲晷刻。余時正高卧枕上，朦朧謂兩編修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貴也。」

## 南北氣候

故老嘗言，大江以北，麥花晝開；大江以南，麥花夜開，總未留神察看。嘉慶七、八年間，偶

見麥花皆晝開，殊不信。一老農曰：「麥花自國初以來，俱如舊說，其晝開者，始於嘉慶初年。」蓋由南北氣候日轉，猶之北方產梨、棗、瓶果之屬，今南方亦有之；南方產薑、蓮、慈菰、葶齊之屬，今北方亦有之。余於乾隆壬子，始入京師，夏間蚊蟲絕少，至嘉慶十三、四年六、七月內，每到垂晚，則蚊聲如雷矣。

### 水倉

揚州有余觀德者，人頗豪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帶，不戒於火，延燒達旦，觀德率衆撲救甚力，因創爲水倉，起名甚新。其法在鬧市中距河較遠處，買地一區，前設小門，後爲大院，置水缸數十百隻，貯以清水，設有不虞，水可立至，此良法也。余友孫春洲嘗作門聯云：「事有備而無患，門雖設而常關。」自余觀德創後，揚州城內隨處皆置水倉，惜其法不行於蘇、杭之間耳。

### 大歸四事詩

蓮池大師臨終時有詩云：「病藥兩非何足辨，死生雙幻不須忙。」真達者之言也。余嘗見雲間張文敏公照有小冊蠅頭細書，上題曰「大歸四事詩」，殊妙。四事者，衣衾棺槨也。今錄

於此：「兒女千行淚點污，著來寒暖不關膚。誰能立地明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銖。翠袖明璫長已矣，繡裳命卷更何如。早知一向爲黃土，虛費區分紫與朱。衣。越紵吳綾細剪裁，千條百結褰枯骸。閨中繡滿梵王字，原上飛成鬼伯灰。不許鴛鴦棲並翼，任他蝴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欹枕繚繚子夜來。衾。誰信千年永不開，徒教骨肉隔黃埃。收回天上三春艷，蓋盡人間一石才。水土幾番灰卻了，山林又復釜斯來。還愁仙骨埋難盡，碧落殷勤選玉材。棺。雙手卷然髣沐餘，搗來小有洞天居。渾如護惜加窮袴，莫是隄防用檻車。螻蟻一生忙不定，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枯骸語，爲問王孫意底如。柳。」

### 吳書數

吳江吳莖堂先生，名變，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腸肥腦滿，視莖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太守孔公名傳炯點名及莖堂，莖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莖堂遂挺立慢罵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尚在子姪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實，跣跽謝罪，人稱爲吳書數。



###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爲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晉謁，關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關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肅然，坐定，命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人，祭畢，則送諸門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 易于傳播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重修馬嵬驛，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雲墓，陳雲伯大令在常熟重修河東君墓，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于傳播，人人樂道之何耶？如阮雲臺宮保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於浙江重修曝書亭，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吳時重修桃花庵，林少穆中丞爲杭嘉湖道重修放鶴亭，陶雲汀制府、梁荏林方伯在蘇州重修滄浪亭，并肇建五百名賢祠及梁伯鸞祠，孫淵如觀察在山東重修閔子墓，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范縣之義城寺東，則又在畢秋帆諸公上矣。

## 福慧庵

余舊居之東有福慧庵者，地頗幽閒，又謂之靜室，有蓮華城、憩雲窩、文昌閣諸勝，國初有杲道人來卓錫於此。道人名圓通，相傳爲崇禎某科進士，文章書畫，無所不長，至於雕文刻鏤，皆親自製作，良工見之縮手。嘗手寫蓮華經七卷、楞嚴經十卷，而葡萄一幅，尤爲絕作，隱然以溫日觀自命。余少時讀書庵中，嘗披閱之。辛巳秋日，偶過圓公塔院，題壁二首云：「艱難心事總成灰，師自紅羊劫裏來。收束儒書歸佛刹，獨持禪悅老巖隈。空門安用雕龍手，舉世誰憐吐鳳才。留得葡萄遺墨在，焚香展讀不勝哀。」廿年不到憩雲窩，殿屋蒼涼絆薜蘿。拂面紅塵成底事，滿頭白雪又來過。窮通有命憑誰問，福慧難兼奈老何。禮罷遠公舊時塔，數聲清梵莫雲多。」

## 紅白盛事

蘇、杭之間，每呼婚喪喜慶爲紅白事，其來久矣。乾隆六十年冬，阮雲臺先生以詹事府正詹提督浙江學政，旋有旨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其明年，正續配夫人孔氏爲衍聖公胞姊，公館在錢塘門外，先生乘八座行親迎禮，鹵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內外士民婦女觀者以數萬

計。是年秋，孫補山先生靈柩由廣西賜葬錢塘，奉旨入城，輿馬之盛，執事之多，從來未有。其上一年，富陽董相國丁邗太夫人憂，從京師扶柩歸里，自鎮浙將軍、都統、巡撫、鹽政、司道以下暨合郡縉紳皆素衣跪送，而滿城兵甲侍從，旌旆飛揚，自江頭至六和塔，直接秋濤宮，分列皆滿。蕭公福祿，其先本回部人，爲狼山鎮總兵官，年已七十二，忽然喪耦，尚欲續弦，久之無有應者。嘉興馬姓亦是教門，有閨女年三十八，尚未字人，早擬守貞，以終其身矣。至是蕭來求親，女私念曰：「婿年雖老，究屬二品官，一嫁便作夫人，較守貞不字老苦於空房，自爲優也。」欣然願嫁，擇日成婚。未期月，蕭公陞浙江提督，與夫人赴任，道出嘉興，行歸寧之禮。旌旗輿馬，笳鼓喧闐，自參將以下與標兵三千餘人皆披甲掛刀，排列成行，跪迎於西城門外，觀者萬人，咸爲歎羨。吳門韓旭亭公與潘榕卓農部及其弟雲浦公，皆八十稱觴。旭翁以子對貴，封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雲翁以子世恩貴，亦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俱蒙欽賜壽杖、福字、荷包等物，榮耀鄉閭。而榕卓嗣君世璜亦鼎甲，稱觴之日，數郡畢至，胞姪殿撰公世恩、中翰公世榮俱侍左右，晉接賓朋，此皆紅白事之最盛者也。

### 詰經精舍

嘉慶初年，揚州阮雲臺先生一爲浙江學政，兩爲浙江巡撫，於西湖聖因寺旁設詰經精舍，

選諸生中經學修明通於一藝者，習業其中，有東京馬融氏之遺風。余每遊湖上，必至精舍盤桓一兩日，聽諸君議論風生，有不相能者，輒訖攘面赤，家竹汀官詹聞之，笑曰：「此真所謂洙泗之間，齟齬如也。」其精舍中肄業諸生，則有洪頤煊、洪震煊、徐養源、徐養浩、陳鴻壽、陳文杰、胡敬、徐熊飛、吳東發、汪嘉禧、孫同元、趙春沂、趙坦、范景福、何蘭汀、徐鯤、丁子復、李遇孫、金廷棟、陶定山、張鑑、沈濤、周聯奎、顧廷綸、邵葆初、蔣炯、李方湛、吳文健、陸堯春、朱壬、湯錫蕃、王仁、朱爲弼、何起瀛、錢林、張立本輩凡三十餘人，爲一時之盛。及先生還朝，諸生皆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彫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 畢

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鄭忠公夢道君賜筆而卒，蓋畢字古人已有忌之者。畢秋帆尚書名沅，爲兩湖總督，八年忽以事降調山東巡撫，心竊喜之。未幾仍復兩湖之任，遂愀然不樂，謂人曰：「吾將終老於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領兵堵禦，沒於當陽。乃知姓名亦有忌諱焉。

## 茂林

族弟榮溪家有一青衣名茂林者，滕姓，湖南辰州府滕家堡人，係武世家，族中有十三武舉

兩進士。自言嘉慶元年，苗匪滋事，福大將軍督師，一夕有苗千餘人來撲官軍，官軍急號救於滕氏，立率父兄子弟持器械出佐官軍，殺苗數百人，苗遁去，將軍以爲功，題陞十餘輩。不數日，苗知爲滕氏兵，遂約數千人直殲滕氏，滕氏亦號救官軍，官軍皆不應，無一人出者，此堡遂成瓦礫場，茂林其遺孤也。余時寓息園，聞其語，爲歎息者久之。

### 茵香校書

茵香校書者，本舊家子，長洲人，能畫工詞曲。其父某曾爲府司馬。父沒後，與母獨居，遂落籍。余嘗有詩云：「鸞鳳泊尋常事，一墮迷樓最可憐。」又云：「見卿惟念南無佛，安得閒籠放雪衣。」蓋惜之也。後爲鴿母凌虐，憂鬱成疾，不知其所終。

### 楊婉春

庚申六月十二日，余出都從潞河歸權，有楊氏女婉春者，蘇州人，年十五，善言笑，在某王府度曲，將附余舟，余以同鄉誼弗卻也。行至泇河，適逢七夕，婉春乃言曰：「今夕當唱唐明皇拜月一曲。」其聰慧如此。遂命僕人吹笛和之，歌聲嘹亮，聽者莫不凄然，因書三絕句爲贈，云：「泇河水碧鷺雙飛，人到良期心事違。賴有盈盈年十五，能令秋客坐忘機。」客裏年華去

若馳，撫今追昔不勝悲。聽卿一曲長生殿，想見開元全盛時。「銀河有影度窗紗，烏鵲無心踏彩霞。同是孤舟淪落客，不知好夢屬誰家。」

### 趙梅卿

「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爲裾。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此王惕甫學博詩也。道光乙酉年，蘇州闔門外有妓趙梅卿，素未著名，吳江周蓉裳見之，大爲賞識，戲書此詩於梅卿扇上，自是聲價十倍，車馬盈門。

### 定數

乾隆十二年秋，東北風起，海水大上，南人謂之海嘯，漂沒人民屋舍無算。有一人既溺於水矣，忽有一紅面者挽之，曰：「此吾家人也。」不一二年，火起寢室，其人燒死，始知紅面者是火神也。又壬寅六月立秋日，沿海崇明、寶山、福山一帶亦海嘯，死者無算。有老婦年八十二歲亦死此厄，生時自言海嘯已經七次，俱得救援，至此而仍溺於水。又蘇州葉某者，性迂拙，一無所能，其父死，既無產業，且有遺負。葉終日不樂，屢欲尋死，或獨宿於枯廟，或時走於荒墳，欲投井則有人救之，欲自經則有人解之。遂投人太湖，忽見朱衣人持挺驅之，得達彼岸，適

遇其戚送以歸。葉自述如此，而人亦謂歷經諸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居無何，竟竊又自戕。昔晉惠公死於高粱，卜者先知周亞夫餓蛟入口，卒死於獄。乃知人之死於水火，命之短長俱有定數。

### 芩巴雞

吾邑瘍醫竇西巖之父，少時在金陵以千錢買蜀賈芩巴子三升，已用其半，曝於庭，爲家畜白雞啄食之，雞日漸高大，金胸翠翼，雪羽朱冠，鮮妍五彩，巨過於鵝而高倍之，人不識爲雞也。人來觀者如市，膏藥遂大售，日進千錢，子孫溫裕者三世。

### 機神廟

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爲機神，并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卽居廟右。余於戊辰歲爲阮雲臺中丞書褚公廟碑記，因悉其事。按唐時以七月七日祭機杼，想又以織女星爲機神也。

### 烏槍打雨

嘉慶元年，苗人滋事，上遣福公康安提兵征討。時值四五月，霖雨間作，無一日晴者。福公憂之，命道士祈晴，不應。乃遣烏槍兵向天而開，始放日光，隔數日雖開槍，亦不應也。此余弟子楊生補帆在軍中親見其事。聞甘肅省每遇陰霾致損田禾，須開烏槍打散，亦此意也。

### 五雲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所蓄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髻纖足，善歌舞，余時年二十五、六，猶及見之。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惟以輕雲、綠雲、鮮雲遣嫁，攜素雲、寶雲至湖北送畢秋帆制府，審視之，則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爲汝開釋之。」乃薙其頭，放其足，爲僮僕云。

### 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爲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艷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一、二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



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間，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生，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人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餓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慎，劉甚感。未一年，製籤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痧，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殞殮，寄棺古寺中。客怒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尚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憑文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又死，客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破七案，又陞某州刺史，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

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  
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  
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  
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  
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  
人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  
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別二十年，  
千金，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  
爲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

### 刑罰不中

自古來官家辦命案，莫不舍重就輕，輒引  
中耳。」

### 奇案

余友陳春噓大令嘗官盛京錦縣知縣凡八、九

矣，行至數里，忽大風雪不能行，由小路人一枯廟中暫避，誰知風雪更甚，計五日夜不止，至雪晴後，則已二十餘日矣。兩家始通音問，杳無蹤蹟，大爲駭異，尋至數日方得之，計兩家隨從男女七十餘人，皆凍餓死。

### 富賊貴賊

吾邑有富翁某開質庫，每到庫中，必於無人處竊小物以爲得意，其夥皆知之，以此開銷而向主母索還，以爲常也。又虎邱杜開周翁言，有某觀察者，每日必竊他人物一兩件。一日，管門家人有皮馬褂置在籤押房，觀察竊之，家人不敢問，乃推杜翁索之。翁以是問觀察，觀察曰：「不知也。」翁固問，始笑曰：「吾早知爾衣，亦不取矣。」此一人一富一貴，皆犯竊疾，何也？

### 經訓堂帖

乾隆庚戌歲三月三日，余寓畢秋帆尚書樂園之賜閒堂，時正爲尚書刻經訓堂帖，遂取松雪齋所藏蘭亭五字未損本，及唐懷素小草千文，徐季海朱巨川告，蔡君謨自書詩藁，蘇東坡橘頌，陳簡齋詩卷，朱晦庵城南詩，虞伯生誅蚊賦，趙松雪枯樹賦諸墨蹟置諸案頭，同觀者爲彭尺木進士、潘榕皋農部、張東畬大令、郭匏雅陸謹庭兩孝廉，彈琴賦詩，歡敘竟日，爲一時佳

話。尚書歿後，家產蕩然，家人輩搨之爲餬口計，可憐也。忽忽三十年，諸公半皆凋謝，卷冊亦已散亡，惟經訓堂帖巋然獨存，金石之可貴如此。

### 悟情

悟情女士姓翁氏，揚州人。其姊雲卿爲和希齋大司空側室，和歿後，雲卿殉節，時悟情年十五、六，同在京師，親見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貴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葵藿之傾心，楊花之飄蕩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駱佩香夫人，以守貞自誓。嘉慶甲子十月，余偶過丹徒見之，悟情狀如男子，意氣豪放，善吹簫，能填詞，尤嫻騎射，上馬如飛，一時名公卿皆敬其爲人，真奇女子也。後出家爲比丘尼，趙甌北先生有詩贈之。

### 裹足

婦女裹足之說，不載於經史，經史所載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艷，或言頰言齒言眉目，從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見宋書五行志。唐六典內官尚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襪烏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則唐時尚未裹足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媼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趾斂。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細尺長八寸，減四分

爲七寸六分。韓渥詩：「六寸膚圓光綴綴。」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杜甫詩：「羅襪紅渠艷。」乃青履紅襪，非金蓮之謂也。卽大唐新語並國史補亦祇云：「馬嵬店媪收得楊妃錦靴一隻，並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詩紀事段成式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詩云：「擲履仙鬼起，捲衣蝴蝶飄。」門殿時其履可以擲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則裹足之事始於何時？道山新聞云：「李後主窈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足新月狀。」唐綸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或言起於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帖地謂之步步生蓮花。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爲裹足之始。至宋時有裹有不裹。湛淵靜語云：「程伊川先生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脚始於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尚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未遠，必有所見，非臆說也。大約此風至金、元時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銳者，考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集解徐廣注云：「利屣，舞屣也。」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紋，薄底頭利銳，綴以珠，似卽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於盤樽」，許昌賦「振華足而卻蹈」，又文選舞賦、庾信舞賦、顧野王舞賦以及曹植妾薄命詩，簡文帝、昭明太子舞詩俱有言及足者，蓋古者女衣長而拽地，不見足，惟舞見足，故言履言屣也，因知窈娘裹足，乃舞服也。

說文戶部屨，履中薦也。吳中古蹟記有西施響屐廊，似卽今女人鞋中之高屨，故行步有聲。足之稍大者，欲令使小，則用高屨，言高薦也。今人謂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也。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爲裹足之證，曲云：「朱絲擊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纏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陶淵明閒情賦：「願在絲而爲履，同素足以周旋。」又唐人詩：「兩足白如霜。」夫賦足而言其白，言其素，言其妍，其不纏也可知矣。所謂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其足也。總之婦女之足，無論大小，有高屨無高屨，貴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卽焦仲卿詩所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也。若行步蹣跚，醜態畢露，雖小亦奚以爲。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爲第一義，容貌端莊爲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然元、明以來，士大夫家以至編民小戶，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爲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推其能小之道，蓋亦有法焉。凡女子兩、三歲便能行走，四、五歲之間，卽將兩足以布條圍住，不使長，不使大，至六、七歲已成，片段不纏而自小矣。而兩廣、兩湖、雲、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今以江、浙兩省而言，足之大莫若蘇、松、杭、嘉四府，爲其母者，先憐其女纏足之苦，必至七、八歲方裹。是時兩足已長，豈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緊纏，使小女則痛楚號哭，因而鞭撻之，至鄰里之所不忍聞者，此蘇、杭人習焉。

不察之故也。然則蘇、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則小，不得其法則大。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惟裹足則反是，並無益於民生，實有關於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婦女者，真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亦惑之甚矣！國朝八旗婦女皆不裹足，古道猶存，其風足尚。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豈可裹足耶？盍請地方大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優隸卒及目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剗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試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間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後復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宮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從此永垂萬世。由是觀之，裹足爲不祥之金明矣，而舉世猶效之何也？蓋婦女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墮矣！且裹足爲賤者之服，豈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屬耶？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實有係於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



## 叢話二十四

雜記 下

### 阿文成公

阿文成功業巍巍，富貴福壽，近世無比。高宗純皇帝賜其七十壽聯云：「耆筵錫慶高千叟，雲閣銘勳贊上台。」八十壽聯云：「純嘏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嘉慶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圖像紫光閣者四次，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真所謂出將入相，全壽全歸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文成奉命勘荊州隄工，余時在畢秋帆尚書幕下見之，乃身裁短小，弱不勝衣，並無龍威燕頤之相也，亦奇矣哉！

### 示子

欲子弟爲好人，必令勤讀書，識義理，方爲家門之幸，否則本根拔矣。今人既不能讀書，豈能通義理，而欲爲好人得乎？天下豈有不讀書、不通義理之好人乎？

語云：「忤逆弗天，打一代，還一代。」其言雖俗，甚是有理。余則曰：「欲知祖宗功德，今日所受者是也；欲知子孫賢愚，今日所行者是也。」

勿以小善爲無益，小善積得多，便成大善；勿以小惡爲無傷，小惡積得多，便是大惡。

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間而已。存心於公，公則正，正則便是君子；存心於私，私則邪，邪則便爲小人。

婦言是聽，兄弟必成寇仇；惟利是圖，父子將同陌路。而不知兄弟者，手足也，不可偏廢；父子者，根本也，豈可離心。

凶人爲不善，善人自必笑其非；而善人爲善，凶人亦必笑其非也。故賢者視己，似己非而人是；愚者視己，必己是而人非。

### 得隆慶失隆慶

嘉慶元年，吾鄉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寶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詢此屋，蓋建於明隆慶初年。至乾隆六十年冬，始行立議，嘉慶元年交價，故曰「失隆慶也」，亦奇矣哉。

### 知音犬

吾鄉孫方伯藩家有一犬，聞曲聲便至，坐於笙笛者之前，嗒嗒然似遙相和狀，驅之不去，聞之又來，共呼之曰「知音犬」。此犬前世必是優伶。聞紀曉嵐相國之祖姚安公，有里人負其金不還，反出怨言，其人死後，姚安公忽夢此人來，適國中生一青驪，疑其託生，以其名呼之，輒昂首作怒狀。此人平生好彈三弦，唱邊關調。辛彤甫先生有詩云：「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弦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驪側耳聽。」卽紀其事也。

### 蘇小妹

或有問於余曰：「俗傳蘇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余謝曰：「不知也。」時余適修高郵州志，翻閱淮海集，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爲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廣實，號元孚，有義行，少游爲作事狀載集中，而舊志竟未及。案墨莊漫錄，菊坡叢話俱載東坡止有兩妹，一適柳子玉，一適程璿之子之才也。

### 劉王氏

陽湖有劉王氏者，甚美麗，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劉氏，不一年劉又沒。其族人又欲

嫁之，王大哭曰：「吾再醮已無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經死。時無爲吳盤齋爲縣令，驗其尸得實，遂將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雖烈，是已醮婦，於例不能請旌，乃賦一詩刻諸墓上云：「分釵劈鳳已聯年，就義何妨晚概愆。鳩以換巢難擇木，鶴經別調任更弦。也同豫讓傳千古，莫恨蘇章有二天。究勝世間長樂老，幾回生敬又生憐。」

### 秀才

乾隆乙巳歲，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識袁簡齋先生於吳門。偶與先生大論時文，一時傾倒，因呈所作西湖詩就正，遂載於隨園詩話中。及刻成後，先生稱余爲秀才，嘗寄書求改，先生答曰：「秀才二字昉於漢，在可改不改之間，昔楊素稱孔子爲秀才，非今之生員也。」強辭奪理，可發一噱。

### 小棺材

蘇州府城隍廟住持有袁守中者，所居月渚山房，因以自號。余嘗借寓其齋，見案頭有紫檀木小棺材一具，長三寸許，有一蓋可闔可開。笑曰：「君製此物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則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貴功名利慾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

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可使一心頓釋，萬事皆空，卽以當嚴師之訓誡，座右之箴銘可耳。」余聞之悚然，守中其有道之士歟。

### 前世事

每見士大夫家忽出一子弟，澹於榮祿，繡佛長齋，與釋子往來，常誦經禮拜，此人前世必是高僧。每見平等人家忽出一女子，喜於筆墨，弄粉調朱，寫趙昌之花，吟徐淑之句，此人前世必是名士。

### 大蛇

吾鄉長邱頭有大蛇，其穴在於水車棚之下，有早起耕田者見之，身長數丈，仰頭吸露於高阜之上，其人驚而逸去。近民受其毒者，不一其人，皆浮腫死，居民患之非一日矣。有一年十二月，居民聚數十人欲捕之，其先一日，設香燭酒醴祭土神，告以故。忽起東南風，黑氣一條迤邐向西北去。其次日發之，惟有古墓，磚大如箕，杳無蹤跡，蓋龍蛇之靈事，誠有之。今京師都察院有蟒蛇，其圍如大柱，而能出入窗櫺。內務府西十庫內亦有蟒二條，皆首轟一角，鱗甲作黃金色，將啓鑰必先鳴鉦，恐見之也，京中士大夫莫不知之。

## 難得糊塗

鄭板橋嘗書四字於座右曰「難得糊塗」，此極聰明人語也。余謂糊塗人難得聰明，聰明人又難得糊塗，須要於聰明中帶一點糊塗，方爲處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聰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塗之爲妙用也。

## 東澗老人墓

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乃不及柳夫人削髮投繯，忠於受翁也。嘉慶二十年間，錢塘陳雲伯爲常熟令，訪得柳夫人墓在拂手巖下，爲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塚，卽在其西偏，竟無有人爲之表者，第聞受翁之後已絕，墓亦荒廢。余爲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觀者莫不笑之。記查初白有詩云：「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信哉。

## 豪侈

朱鳴虞素豪侈，一日忽有僧踵門請見。朱出迎，僧貌甚古，延之坐問其何來，僧曰：「吾與

君同住空山，修行數十年，竟忘本來面目耶？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清水來，曰：「請君看前生。」視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即已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詔，僧曰：「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雖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出門去。朱急遣人尾之，忽不見。

### 四字

嫖賭喫著四字，人得其一，即可破家，有兼之者，其破更速。吳門有一紳俱官縣令，一好喫，一好賭。好喫者，有一嫗善烹調，一僕善買辦，其蒸炙之法，肴饌之美，迥非時輩庖人所能夢見。每一日餐費至十餘金，猶嫌無下箸處。其後家事日落，嫗僕亦相繼死，至不能食糠粃，卧死牛衣中。其賭者，家中無上無下俱好之，遊手之徒亦由此入門，凡田地產業書籍器用盡付擄捕，不及十年，一家蕩然。其人死後，至兩女尚未適人，亦邀羣兒賭博，不知其所終云。

### 紅褰

婦人無貴賤，母以子貴，妻以夫貴，古之定禮也。至於服色，無有一定。今作妾者，不許著紅褰，此妬婦之立論，不可遂爲典。據杜少陵納涼遇雨詩「越女紅褰濕」、白香山琵琶行「血色羅襖翻酒污」、東坡詩云「更將文字惱紅褰」，則紅褰者，唐、宋時妓女所用，無所爲貴賤也。

今大小百家皆服之，青樓之假冒良家者，亦服之，又誰爲之分辨耶？按大清會典，婦女之服飾，惟八旗有定制，然今亦不用，況民間耶。

## 尺

尺寸古今不同，余嘗仿製一尺，準以工部營造尺爲則，將周制銅劍莖較於今尺則五寸一分半，以曲阜顏氏所藏周尺較於今尺則六寸七分，以漢元延尺較於今尺則七寸二分，以漢建初尺較於今尺則七寸三分半，以晉尺較於今尺則七寸六分半，以宋三司布帛尺較於今尺則八寸九分半。可知尺寸之長短，一代長於一代，若以今之裁衣尺較工部尺則又盈一寸許矣。

## 貧官

金陵瑣事載，南坦劉公罷嘉興太守，訓蒙自給，遠庵李公罷江西副使，殊無生計，授徒於高淳。又顧橫涇先生罷河南副使歸家，環堵蕭然，客來從鄰家乞火煮茗，當時傳爲佳話。近日長洲蔣少司馬元益歷官主試學政，致仕家居，惟以硯田糊口，典質度日。吾鄉鄒曉屏相國歸田，時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僅存其褱，賴門生贈遺以爲薪水。其子光駿官徽州司馬署府篆，有巨商某嘗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喪，以三千金爲壽，乞太守一至爲榮，往返再



三終不應。笑曰：「豈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風耶？」其廉如此。

### 一品夫人

吳門韓旭亭封公初聘蔣氏蘭石司馬女也。始生日，其伯父西原太史命門下士某爲女推算，曰：「異哉！據命當爲一品夫人，然日上衝剋太甚，而必夭折，何也？」至八歲果殤。韓又娶顧氏，賢淑知大義，力勸封公迎初聘蔣遺像歸，而自居繼配。後以仲子對貴，歷官至刑部尚書，疊遇覃恩，贈一品夫人。

### 孫春陽

蘇州阜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曆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爲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尚舊物也。其爲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

惟孫春陽爲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

### 形家言

堪輿家每視地，輒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雖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年二十餘，以蒙館自給，在陽山聚徒數年，因父母未葬，以一金買一地，在瓜山絕頂，峻險異常。葬後便出門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頂，難於祭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條，蟠曲而上，費至二千金，甚堅固也。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棲於梁間，惜築甬道如長蛇注穴中，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謫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 陳狀元犯土禁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凡動土遷移者必避其方，犯者輒不利，其說皆出之陰陽家，前史所未聞也。吳門陳永齋觀察卜築於因果巷之薛家街，不信陰陽選擇之言，乃自擇一日，啓工開土，至尺許，忽見有物如豬頭，滿頭生眼，競爲張閉，觀察心甚懼，又竊自解曰：「吾狀元是文

曲星，可以壓之。」少頃忽不見，餘無他異，說者以爲卽太歲也。築至後堂，見骷髏甚多，急命工人同瓦礫堆於後園。堂後又有一巨棺，硃漆尚堅，十餘人擡之不動，不得已仍覆土而築牆，半棺在牆內，半棺在牆外也。工始畢，其長子在京謁選，忽生腰疽而沒，訃至，其媳大慟，吞金幾死。不一二年，觀察卒。未幾，蔣夫人亦卒，咸以爲犯土禁所致云。

### 命中缺水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謂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及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蹤蹟之，其婦尚在，年七十餘矣。招致家中，向婦四拜，不數日此婦病，乃送回卽死，咸以爲折福所致云。

### 樟柳神

星命之學，自古傳之，而絕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時起子也。宋儲泳祛疑說曾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時相同者，而富貴貧賤各異，又何說焉？於是看五星辨分野，說愈歧而術愈謬矣。然而巫蠱壓勝，皆用本人生命。今吳越間有所謂沿街算命者，

每用幼孩八字呪而斃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爭相售買，得之者，爲人推算，靈應異常，然不過推已往之事，未來者，則不驗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鄰人行荒野中，聞有小兒聲，似言奈何，傾聽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間拾得一小木人，卽星卜家之所謂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見之，持歸戲玩，留家兩三日，諸小兒皆不安，或作寒熱，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還之，安然如故。

### 治賊

盜賊橫行，捕役庇縱，最爲里閭之害，而殺人放火，奸宄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視爲無甚要緊，以至釀成大案，比比是也。余友陳春曉名昶，以舉班大挑得知縣，分發浙江。其令桐鄉時，獨坐二堂飲酒，捕偶獲一小賊來，問之，無有實供。令含笑自若，謂賊曰：「汝能飲酒乎？」曰：「能。」遂賜以酒數盃，賊醉矣。復問之，近石門縣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賊曰：「非小的地界。」春曉訝曰：「然則汝地界在何所？」賊分說甚明。又曰：「汝窩有若干人？」賊不肯說，令大怒，示以刑，賊惶遽，遂招三處，卽乘夜親率捕役民壯四十餘人，以此賊爲眼目，一夜中獲數窩，得三十餘賊，起賊無算，訊之連破十三案，棉花案亦與焉。春曉令桐鄉二年，境內肅清，可以開門過夜。近有周太守名燾者，爲通州知州時，每獲一賊卽

斷其脚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刺史曰：「小的做賊多年，亦頗知讀大清律例，割脚脛在何條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着衣裳，汝在那一行？」賊口噤，遂割其脚脛。衆賊聞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 琴心曲

嘉慶丙辰八月，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與許君春山、孫君復初攜古琴茶具出湧金門，泛舟西湖，小泊聖因寺前。於時已二更餘，萬籟寂然，月明如晝，因命篙師烹茶，余撫琴作數弄，忽有兩女子著碧羅衫挽墮馬髻，容儀不凡，翩翩從柳影中來，竊聽者久之。余與春山、復初皆肅然，不敢問訊，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過陳雪樵寓齋，晤陳雲伯，挑燈夜話，爲述其事。雲伯賦琴心曲云：「珠簾窳地春燈紅，主人醉客邀春風。團團明月夜三五，一庭花霧香濛濛。座中慘綠江南客，攜琴獨坐花間月。自譜新聲信手彈，細將舊事重頭說。蘭橈雙槳去年秋，曾向西湖載月遊。紅豆低吟波渺渺，白蘋閒採水悠悠。高城夜靜沈魚鑰，桂花流影驚飛鵲。佳客相逢得許衡，詞人更復招孫綽。片片流雲送畫橈，高樓何處夜吹簫。迴環梵宇排三塔，指點蘇隄認六橋。銀浦無聲沈萬籟，賓朋連襪邀情話。風月無邊明遠詩，湖山如此華源畫。午夜無聲月滿天，一聲柔櫓破孤煙。秋江三疊臨風弄，欲託琴心問水仙。紅

牆隱隱離宮近，樓臺金碧琉璃映。秋花深鎖六宮間，夜烏夢穩雙隄靜。玉宇高寒展畫圖，此身濯魄到冰壺。夜山如影人聲寂，瑟瑟西風瘦綠蕪。忽聞笑語花間出，兩美雙雙隄上立。顛影低徊若有情，月華如水秋衣濕。對此蒼茫百感生，憑將幽意託瑤琴。冰絃掩抑焦桐語，寫盡相如曲曲心。最憐此際情難識，半是躊躇半憐惜。人影遙隨花影流，芳心暗與琴心合。羅帶風飄雲鬢斜，分明咫尺隔天涯。空教綠綺憐君意，何處紅樓是妾家。苦向箏師詳姓氏，曲中暮雨依稀是。衣香人影最魂消，一葉扁舟歸去矣。此時珠斗影闌干，囊住龍腰不再彈。獨對銀蟾愁不語，夜潮聲急海門寒。歸舟載取新愁重，玉釵惆悵牆東宋。天風環珮蕩餘音，殘燈紅暈芙蓉夢。夢魂彷彿向瑤臺，依舊明粧約步來。涼月影中情縹緲，萬花深處意徘徊。花前月下還相見，分將團扇遮嬌面。自言天上謫仙人，謝君深意空留戀。鷓聲喔喔動晨光，一枕遊仙未許長。自寫新詞憐蛺蝶，空將錦字託鴛鴦。從此段家橋畔路，愁過當時鼓琴處。滿地苔錢燕子飛，桃花門巷迷崔護。屈指相思秋復春，鏡中眉黛畫中身。祇應一片西冷月，曾照微波解佩人。我聞此言重太息，世間萬事空陳迹。花月姻緣事有無，情禪參破成鴻雪。我亦人間有半生，花前曾解唱雙行。月中人去琴聲悄，一曲長歌萬古情。此詩刻入碧城仙館集中。

唐竹莊

吳門唐竹莊名景煌，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爲人販買人獲，往返瀋陽者凡數次，而好爲詩，著有出關詩草。出塞云：「驅車出邊塞，天地何茫茫。四顧不見人，千里塵沙黃。橫視一氣中，山海交青蒼。北風裂地來，沙礫皆飛揚。嚴陽盛寒氣，白日無晶光。堅冰不可渡，羸馬停仿徨。區區衣食事，驅我適遠方。白雲自南來，浩然思故鄉。」燕臺懷古云：「騎馬出遠郊，落日天蒼皇。經過碣石館，不見燕昭王。市駿得國士，報齊關土疆。迨後六國衰，全秦獨橫強。丹雖寡謀識，激烈志慨慷。脫不披逆鱗，燕亦終淪亡。至今易水上，風色猶悲涼。遙遙建國始，布政流風長。召伯有餘烈，吾其思甘棠。」筆力沈雄，直接漢、魏，非抽黃對白家所能道也。登澄海樓云：「到此長城盡，洪波人杳冥。百蠻分島嶼，一氣混空青。故土思南國，高樓俯北溟。何當趁風色，萬里獨揚舲。」度懷愴嶺至山海關望長城云：「策馬嶺雲高，關門倚石牢。千峯蟠朔漠，一線走臨洮。樓角侵邊色，城根撼海濤。每懷今古事，不盡水滔滔。」宵征云：「肅肅戒征鞍，蒼蒼夜色闌。草枯風力勁，林靜月光寒。邊柝宵爭發，霜鐘曉未殘。關心長路客，於役敢求安。」途中寒食云：「寒食青山下，鶯花客路稀。雲陰低古戍，柳色上征衣。墟落新煙起，溪橋夕照微。那堪逢令節，遊子未忘歸。」登泰山云：「靈鎮東邦望秩崇，巖巖岱

岳荷神功。陰陽混合三元上，齊魯青蒼一氣中。碣石煙橫霄漢紫，扶桑日曜海濤紅。蓬萊宮闕分明近，抗手羣仙欲御風。」山海關云：「雄關特立勢巖岈，東北封疆此鬱蟠。匝地海聲騰朔漠，極天山勢控辰韓。龍沙積雪三邊白，雁蹟風高萬里寒。牢落長征豪氣在，重來躍馬問登壇。」吉林感懷云：「朝朝靜對吉林峯，迢遞音書意萬重。知己向誰尋鮑叔，小人有母愧茅容。心依羌笛三邊月，夢繞江楓半夜鐘。鄉土不同時物換，一樽濁酒度嚴冬。」皆慷慨激烈之音。

### 牛次原

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慶己未進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師，即識之，貌不甚揚，而聰明絕世，廣於交遊，偶作詩亦清新可喜。嘗記其臨清卽事一首云：「幾樹垂楊官道斜，不成村落野人家。偶從三尺竹牆裏，時露一枝山杏花。晝永人稀初叱犢，隴深麥淺不藏鴉。仲春天氣寒猶峭，想得江南摘早茶。」

### 喪子

顧南雅學士視學雲南，忽喪其子，至於痛哭不輟，廢寢忘餐。余作詩慰之云：「亡羊當補牢，喪馬勿輕逐。君是南國才，豈效西河哭。不見東家翁，有子俱碌碌。不見西家子，雖多何



足齒。酒囊飯袋奚以爲，臧獲輿臺亦如此。人生擾擾無彭殤，直是一夢炊黃粱。百年長作牛馬走，促促總爲兒孫忙。吁嗟乎！多男多累何時了，有子不如無子好。東門不哭增離憂，伯道無兒少煩惱。我聞青邱言，君應傳真詮。惡兒亦何須？願得一子賢。無災無悔到卿相，昂然直上青雲巔。」

### 言過其實

贊美之辭，往往言過其實，東坡與米元章書云：「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余觀元章露筋碑相論及五七言詩與其平時筆札，殊無過人處，今人但重其書法之神妙，不暇計其詩文之工拙也。元暉尤遜，乃翁其奉勅審定晉、唐名人墨蹟，不過但書右某人書、臣某鑑定恭跋數字，從無一字論斷，亦無一字考訂者，乃知古人贊美不可盡信，東坡贊人尚如此，何況他人耶？

### 滄江虹

滄江虹，揚州阮雲臺官保坐船也。壬午六月，陸見出京，道出邗上，乘滄江虹直達洪都，時官保爲兩廣總督，舟中賦詩云：「可是江天夜夜虹，蒲帆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掠

柁初回船，綽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廬深碧，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是年九月，余于役金陵，亦乘此船，宮保是詩尚在篷板上也。又書四絕句於後云：「掛席滄江正好風，舉頭西望水連空。柁樓喜讀新詩句，知是米家買月虹。」兩岸衰楊水一灣，蒼蒼都是六朝山。古來無數興亡事，盡入寒濤暮鷺間。」蕭蕭蘆荻已深秋，我比蘆花亦白頭。三十餘年如一夢，也將舊事付東流。」指點金陵話昔時，白雲紅樹最相思。故人猶有何哉在，書寄羊城開府知。」

### 陳正吾

陳正吾名格，前工部尚書文和公五世孫，少工詩，稿多散失，祇記其感懷云：「桂花香冷露華新，小院秋風伴客身。料得今宵明月下，一家團坐說征人。」留別云：「莫向臨岐折柳枝，柳枝原不管相思。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皆妙。

### 浮簽

蔣礪堂相國以乾隆四十三年入泮，時方十齡，後中鄉榜，成進士，入翰林，至道光五年大拜。偶於舊簾中檢得童子試卷，上浮簽一紙云：「蔣攸銛，年十歲，廂藍旗，金文淵佐領，下身

小，面白無鬚，習易經，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三十三字。按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道典試樓閣，復得至會經堂，此紙之出，若爲之先兆者，相國因囑順天府學官將是年滿洲、蒙古、漢軍同造諸生名，注明旗籍，彙爲一冊，裝池而什製之，而請曹盧英諸相國題詩，一時和者甚衆。其明年丁亥，相國出爲兩江總督，是時延州張芥航先生爲南河河帥，亦賦七律四章云：「童子掄科肇有唐，羌無故實隸青絀。詞林此日添佳話，名紙多年閱古香。身小已凝公輔器，文成知噪鳳鸞翔。十齡集泮何勞羨，不朽勳猶紀太常。」綸閣平章贊太清，春風桃李又持衡。檢來故紙呈符讖，抱得初心答聖明。舊地會經身再到，碧齡譚易客皆驚。蟬聯科第看雙鳳，早注餘慶作瑞徵。」冊八春秋迹已陳，當時片楮亦堪珍。弄持可但同鱗鱗，呵護端疑有鬼神。淡墨填將年貫備，錦緹裝就色香新。朱文記錄皆名貴，鄭重留題老健身。「更憑若個話前游，九十人中第一流。苦憶主司衡鑑好，也教同學姓名留。秀才本色基台鼎，元老深情託倡酬。誰續披言須記取，宗臣韻事足千秋。」

## 艷雪山房藁

小湘公子名文焯，內府正黃旗人，以玉牒館議敘得知縣，未補缺。道光己丑歲，始出京師，省其尊甫監督公於淮上。時余在袁浦節署遇之，嘗以所著艷雪山房藁見示，從戎曲云：「玉

門闕下飲葡萄酒，霜氣稜稜逼戰袍。醉後渾忘家萬里，枕戈笑看月如刀。沙場白骨積成山，二十從戎老未還。夜半驚聞傳羽檄，將軍即刻破完顏。」深得唐人樂府遺意，能暗用狄青故事尤妙。又紀夢二絕云：「春來心事等飛鷗，夢到青溪舊酒樓。滿樹桃花人不見，斜陽紅暎碧波流。」夾岸垂楊風動搖，醒時轉側尚魂消。分明記得溪頭路，杖策聽鶯過板橋。」亦復清新有味，可補熙朝雅頌之遺。

### 題壁詩

嘉慶庚午秋，偶過燕子磯，山亭蔓草侵階，頽垣欲倒，見粉牆上有七絕一首云：「垂垂楊柳碧山嵌，風捲楊花上客帆。燕子無家飛不起，半江絲雨濕春衫。」後無姓名，不知誰作。隔三四年復過其處，則修葺一新，此詩尚未抹去，豈巧者亦知詩耶。

有人過邯鄲，見題壁云：「生死世間原草草，功名夢裏太忒忒。不如歸去滄江上，醉倒花香鳥語中。」又京口題壁云：「滿篷飛雪覺春寒，怪底停舟縮頸看。似此風波公莫渡，不如歸去老江干。」兩詩皆用不如歸去，可見出門者有何意味，而必欲朝秦暮楚何耶？清江浦已近東省，凡小民廬舍大半皆以蘆荻爲之。道光辛卯歲四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民房半皆漂沒，有旅客題壁云：「盲風怪雨日縱橫，紙閣蘆簾拽水行。堪笑主人同客窘，一時攜手入愁城。」旅寓

之苦如此，尤不堪以一日居也。高季迪詩云：「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可爲久客者誦之。

題壁詩鮮有佳者，有不寐詩云：「夜永寒偏覺，迢迢送遠更。朔風何凜冽，殘月轉淒清。失學羞言祿，無田莫問耕。曉來翻欲卧，曙色半窗明。」讀其詩全是天籟，後題秋舫山人，不知誰氏。

### 釋道詩

釋、道詩最易工，何也？以其所居境界清閒，力學甚易也。亦最難工，何也？自幼披剃卽讀經懺，誰能以經史子集貫於胸中哉！若讀書人半路出家，自有不得已之事，卽有一、二詩篇亦必寫其牢騷抑鬱，而終非釋、道之詩也。記目存和尚題張憶娘簪花圖云：「他年得人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乃爲得體。若祥上人之「水藻半浮苔半濕，浣紗人去不多時」，佛裔之「魚亦憐儂水中影，悞他爭啜鬢邊花」，句雖新，乃色鬼語，尚得爲釋、道耶？

有青螺庵客僧名量周者，貌甚惡俗，惟念佛而已。一日有諸名士集庵中作詩社，賦梅花詩，輕視此僧不之顧。量周忽技癢，求分韻得音字云：「幾被霜侵與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誰於冷處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茅屋風高門正掩，板橋凍折路難尋。稜稜莫謂無相識，曾

有何郎爲賞音。」諸名士皆垂頭喪氣，爲之擱筆。

余偶見禪鑑僧詠四皓云：「因秦生白髮，爲漢出青山。」一聯甚妙。又墨禪師盤山詩云：「一鳥墮寒翠，千峯明夕陽。」隆光師卽景云：「水繞柴門碧，花欹釣檻紅。」又雨後云：「返照一條溪畔路，晴雲幾疊畫中山。」皆僧道中不可得之句也。

### 閩秀詩

沈佩玉夫人，葉中丞世倬孫媳，克昌孝廉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蚤唸深夜月，人卧一庭花」十字，頗爲士林傳誦。又云：「四壁蟲聲秋已老，半窗月色夜如年。」清明有懷云：「走馬路迷紅杏雨，啼鶯聲斷綠楊煙。」

虞山女史邵秋士名廣仁，五六歲時，祖母蘇太恭人授以詩，卽能吟誦。後歸仁和家小謝廷煊，爲謝庵吏部之媳，卒年二十六。有詠白秋海棠云：「閑房寂寂掩重門，相伴冰肌玉一盆。涼月西風成獨對，花光人影共消魂。頗多慘綠淒清態，絕去嫣紅點染痕。粧閣不須銀燭照，斜陽亭院未黃昏。」題黃仲則悔存齋詩稿後云：「纔去愁魔又病魔，詩人心力漸消磨。才如李賀天還忌，哭比唐衢淚更多。人坐無言惟嬾慢，挑燈有得費吟哦。吾家衣鉢相傳後，自注：仲則先生曾受業於先伯祖叔宜公。彩筆從今嘆逝波。著有吟秋閣遺稿，吳山尊學士爲之序。

吳筠字湘屏，號晚芬，上虞學博吳竹溪季女，適嘉興李杏村孝廉貽德。杏村好學，擅詩歌，晚芬相與唱酬，常欲出杏村上，有句贈杏村云：「柳絮因風傳謝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風致可想見也。

余以癸酉年春卜居翁家莊，相傳爲翁司寇叔元舊宅也。嘗作七律四首自寫胸臆，一時和者至數十家，字字珠璣，不能盡錄。周勗齋太守押門字韻云：「虞山拱笏青延屋，春水如油綠到門。」袁茂才治押仙字云：「不求聞達寧非福，得聚妻孥便是仙。」席上舍世楠押肩字云：「莫將清福看如水，好去紅塵息此肩。」陳上舍柘慈介云：「載酒定多人問字，司花應遣鶴看門。」又云：「已逢叔度思投轄，乍見洪厓笑拍肩。」皆名句也。惟第一首悲字最難押，如王艾軒之「得完太璞非容易，一瑣名縲便可悲」，袁茂才之「邱壑從心容我嬾，煙花過眼替人悲」，俱妙。陳柘慈爲伯恭學士之長君，其夫人王氏名崑藻，號綺思，華亭人，所和四首，尤爲絕妙，附錄於此。其一云：「軟紅撲面復何爲，收拾歸心上釣絲。已卜鶯遷酬燕喜，何勞鶴怨與猿悲。高情陶令營三徑，妙喻莊生戀一枝。看盡稻花香十里，耦耕生計未嫌遲。」其二云：「振衣千仞恥徒論，占得臨溪郭外村。豈爲逃名辭越水，偶因長嘯寄蘇門。緩歌漫弔前朝蹟，風雅能歸異代孫。定有新詩吟白紵，清樽檀板付桃根。」其三云：「小住吳中隔一牆，儼居何幸近華堂。花開綺陌青春短，燕蹴晶簾白日長。落紙乍驚詩筆健，當歌不厭酒杯忙。請看袞袞登臺者，可有閒情把

玉觴。其四云：「才名夙昔動幽燕，瞥眼星霜歷廿年。筆陣鎮王無敵手，譚鋒荀陸本齊肩。早趨朱邸稱詞客，晚卧滄江作散仙。最是撐腸五千卷，一甌茶熟正高眠。」

沈采石夫人名穀，嘉興人，父山漁明經，諱光春，故禾中宿學，著有醉墨齋詩集。母許氏

諱英，號梅村，著有清芬閣吟藁。采石少學詩於明經，旋學畫於母氏，而又與其弟西雍太守相

切磋，一時有左太沖、賁嬪之目，著有白雲洞天詩一卷。出塞曲云：「漢王不輕戰，命將守塞

口。行行日已遠，夜夜驚刁斗。丈夫重意氣，君恩故難負。日落塵沙昏，身當三軍首。大破

強胡膽，執醜獻我后。功繪麒麟閣，名垂千載後。」中興四將歌云：「中興有四將，韓岳乃可稱。

張劉何爲者，而亦居其名。張驪劉情不足道，握兵乃比韓岳早。韓岳自是生死臣，金牌痛哭

騎驢老。圖其像者劉松年，笑他亦廁韓岳間。此圖傳之萬萬古，論功論罪俱昭然。吁嗟乎！

張劉地下如有知，請看靈巖西湖兩墓。」定國元勳碑題劉阮人天台圖云：「做到神仙便有情，會

仙石上訂三生。重遊未必來時路，幾樹桃花照眼明。」春遊云：「知我春遊天乍晴，鳥啼花落踏

春行。雲山佳處真如畫，一幅生綃寫不成。」聞鄰曲云：「歌聲宛轉是誰家，自啟珠簾月半斜。

聽到四絃淒絕處，一庭銀海浸梨花。」皆妙。

李璠字璠圃，嘉興人，明經李金瀾姊也。適同里太學生張芝梁，芝梁貧不能治生，終年館

於外。璠圃親操井臼，奉姑教子之外，輒喜吟詠，著有倚閣吟百餘首。嘉慶戊辰正月，忽有別



外子詩云：「卅載鹽甘澹泊，一宵風雪了因緣。」是夕死。

虞山王雲上名岱，能詩，家素貧，常出門負米。其夫人席氏亦工吟咏，有「愁連雙鬢改，貧覺一身多」之句，傳誦藝林。

合肥女史趙景淑，字筠湄，少有夙慧，喜讀書，嘗集古今名媛四百餘人，各爲小傳，題曰靈史。又著香奩雜考一卷，徵引詳博，至於韻語，特其餘事耳。其論本朝詩則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輒效李長吉，蓋天性然也。記其舟中聞雁一首云：「柁樓不寐寒燈挑，愁聽征雁聲嗷嗷。西風穿林霜月小，北斗插地秋天高。羈臣海上魂應斷，獨客天涯渺河漢。祇有漁舟自在眠，空江影落寒星亂。」又湖上弔韓蘄王云：「君相籌邊只議和，北來鼙鼓震關河。小朝已定紅羊劫，大將空悲白雁歌。三字獄成同調少，兩宮誓在痛心多。江山滿眼都殘闕，忍向西湖策蹇過。」慷慨沈雄，能寫出蘄王一生心事。則又絕去阮亭蹊徑矣。沒時纔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蒙城張麗坡將軍好風雅，嘗爲江蘇撫標中軍參將。有女公子名襄，號雲裳者，年十餘齡，卽能詩，不三四年著書盈尺矣。有錦槎軒詩集十卷，各體俱備。擬古別離云：「漠漠塞上雲，渺渺榆林樹。青山幾萬重，一別從茲去。前程尚模糊，安問歸時路。風雪滿征衣，今宵宿何處？」遊山云：「指點青山郭，真堪作畫圖。心隨流水逝，目送片雲孤。樹色分朝暮，山光乍有

無。歸來忘遠近，喜不藉人扶。」擬岳大將軍鍾琪奉詔起征金川留別故人之作二首云：「未許身閑水石間，九重恩詔起衰顏。蔣侯已擬長開徑，李廣無端又出山。老別那能期後會，壯行原不計生還。卻憐舊雨紛紛集，亂樹寒雲擁劍關。」乍拋釣艇脫羊裘，共唱陽關賦遠遊。憐我已成強弩末，感君還望大刀頭。牙旗影落邊城月，鼙鼓聲高絕塞秋。此去百蠻應見笑，邯鄲夢裏又封侯。公常有句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春日閒居云：「深閨夢短思悠悠，爲怯春寒嬾下樓。自笑年來嬌養慣，滿簾紅日未梳頭。七言如穿雲慣舞，雙龍劍踏月能開。十石弓捲起湘簾，看寶劍燒殘銀燭。」讀陰符俱有穿雲裂石之聲，真將家子也。

自古婦人工詩畫者甚多，而能評論古今作詩話者絕少。如卓有熊澹仙夫人者，名隲，苦節一生，老而好學，嘗著詩話四卷。其略云：詩本性情，如松間之風，石上之泉，觸之成聲，自然天籁。古人用筆，各有妙處，不可別執一見，棄此尚彼。又云：詩境，卽畫境也。畫宜峭，詩亦宜峭；詩宜曲，畫亦宜曲；詩宜遠，畫亦宜遠；風神氣骨，都從興到故。昔人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也。澹仙詩詞俱妙，出於性靈，題黃月溪乞食圖云：「田園蕩盡故交稀，舞榭歌筵一夢非。未必相逢皆白眼，憑他黃犬吠鶉衣。」借題發揮，罵盡世人。澹仙又有感悼詞數十首，集曰長恨編類，皆爲閨中薄命者作也，未能全錄，茲僅記其題辭。金縷曲一闋云：「薄命千般苦，極堪哀生生死死，情癡何補？多少幽貞人未識，蘭蕙香消荒圃，埋不了茫茫黃土。花落鶉啼悽欲

絕，剪輕綃那是招魂處，靜裏把芳名數。同聲一哭三生誤，恁無端聰明磨折，無分今古。憐色憐才憑弔裏，望斷天風海霧，未全入江郎恨賦。我爲紅顏頻吐氣，拂霜毫填盡淒涼譜。閨中怨，從誰訴？」

吳藻字蘋香，仁和人，著有蘋香詞，長短調俱絕妙，實今之李易安也。記其有虞美人二闋云：「風漪八尺玲瓏展，午睡何曾慣。自煎湯藥倦攤書，長日如年強半病消除。綠沈瓜是清涼飲，熱惱須臾盡。斜陽偏到小窗紅，爭得階前添種碧梧桐。」曉窗睡起簾初卷，十指寒如剪。昨宵疏雨昨宵風，無數海棠搖得可憐紅。分明人也因花病，幾度慵看鏡。日高猶是不梳頭，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清平樂二首云：「一庭苦雨，送了秋歸去。只有詩情無着處，散入碧雲紅樹。黃昏月冷煙愁，湘簾不下銀鉤。今夜夢隨風度，忍寒飛上瓊樓。」彎彎月子，偏照深閨裏。病骨闌珊扶不起，祇把紗窗深閉。幾家銀燭金荷，幾人檀板笙歌。一樣黃昏院落，傷心誰似優多。」可想見其心事矣。蘋香尤多穎悟，心境甚達，記其金縷曲後半首云：「心情漸覺今非昨。看庭前殘紅滿地，又添離索。狼藉胭脂香粉散，多半隔宵風惡。因悟到人生榮落，回首繁華原若夢，再休提我命如花薄，茵與溷，偶然錯。」讀之令人下淚。

任蘊昭字夢檀，嘉興人，生數月而孤，六歲復失恃，育于祖母姚。幼聰慧，耽書史，倚兩姑習女紅，分題拈韻，調笑爲樂。年十九嫁同邑諸生陸少枚，頤高，其于歸時有別兩姑詩云：「分

手各無言，惟有淚如雨。寄語世間人，生男莫生女。生男離別少，生女別離多。鼓吹喧滿堂，行矣將如何？頗有古樂府音節。少枚遊學廣陵，夢檀食貧自若，不數年而沒，年二十七。

畢秋帆先生購得朱長文樂園不過千金，沒後未幾，有旨抄其家產，園已造爲家廟，例不入官，一家眷屬盡居園中，近亦荒廢不治，無有過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題壁一絕云：「清池峭石古亭臺，深鎖園扉盡不開。此日恰逢搖落後，花時悔我未曾來。」智珠又有詠蠶豆云：「花開低傍麥畦邊，面面勾圓結實鮮。且喜嘗新共櫻筍，正當四月養蠶天。」燈謎詞云：「胸中不必多書卷，只要聰明悟得來。」不卽不離，清新有味，其女淑慧，號定生，亦能詩。

國初王文簡公嘗爲揚州推官，提唱風雅，極一時之盛。後盧雅雨先生爲兩淮轉運使，在平山堂修園築三賢祠，以歐、蘇兩文忠配以文簡。四方遊客，每來謁祠，輒有議論，以文簡尚不稱與歐、蘇同祀也。近復移三賢祠於桃花巷，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爲四賢者。嘉慶己卯六月，有蓮因女史過祠下，題壁云：「誰人于此祀三賢，風雅騷壇有後先。堪笑揚州花月地，不知水部與樊川。」語中帶刺，頗見心思。

### 做詩阿娘

長洲蔣竹浦封翁尊慈陳太淑人用一嫗，素不識字，而喜吟詩。時贈公容齋暨其兄辛齋兩

先生填箎唱和，殆無虛日，此嫗每從門屏竊聽，有明白易解者，輒記不忘，久之亦能自爲詩。中秋無月云：「最怕中秋風雨來，人家佇月尚徘徊。七齡小姐癡愁甚，拜祝天門兩扇開。」用唐人七歲女子賦詩事，尤典切。後辛齋以病廢，長卧牀褥，知嫗能詩，召而詢之。適榻前有佛手柑二枚，置于几上，指以爲題，嫗應聲云：「十指拳拳不肯開，掌中定捧寸珠來。何緣得近詩人榻，香氣還宜問蠟梅。」時有婢名蠟梅者，亦侍于旁，蓋戲之也。辛齋爲之歎賞，給以吳綾一端，笑謂容齋曰：「此嫗可匹鄭婢。」初宅中婢僕素輕嫗，以爲癡，及見主人優禮，咸呼之曰「做詩阿娘」。阿娘又有句云：「讀書盼望爲官早，畢竟爲官遜讀書。」亦妙。

### 穆慶能爲駢體文

嘉慶初，吳門蔣氏玉照堂有小僕穆慶者，喜爲駢體文，許穆堂侍御偶過其家，聞鸚鵡能言，春日晴和，新鶯百囀，秋風蕭瑟，病蝶孤飛。詢之，乃穆慶所撰也。

### 優伶能解韻語

近日優伶中亦有能解韻語者，陸晚卿云：「吟詩忘月出，弄酒喜更長。」潘映蓮云：「愁至聞歌解，花開晤別難。」顧蓉卿云：「日暮揚鞭疲馬倦，更深擊柝素娥來。」有沈文振者，曾搭集秀班，能書仿松雪天冠山詩，尤奇。